

卷第一百三 列传第三十七

王韩苏薛王柳冯蒋

王义方，泗州涟水人，客于魏。孤且窳，事母谨甚。淹究经术，性褻特，高自标树。举明经，诣京师，客有徒步疲于道者，自言：“父宦远方，病且革，欲往省，困不能前。”义方哀之，解所乘马以遗，不告姓名去，由是誉振一时。不肯造请贵势，太宗使宰相听其论。于是尚书外郎独孤慤以儒显，给事中许敬宗推慤确论，义方引逮百家异同，连拄慤，直出其上。左右为慤不平，辄罢会。补晋王府参军，直弘文馆。魏征异之，欲妻以夫人之侄，辞不取。俄而征薨，乃娶。人问其然，曰：“初不附宰相，今感知己故也。”

素善张亮，亮抵罪，故贬吉安丞。道南海，舟师持酒脯请福，义方酌水誓曰：“有如忠获戾，孝见尤，四维廓氛，千里安流。神之听之，无作神羞。”是时盛夏，涛雾蒸涌，既祭，天云开露。人壮其诚。吉安介蛮夷，梗悍不驯，义方召首领，稍选生徒，为开陈经书，行释奠礼，清歌吹舞，登降跽立，人人悦顺。久之，徙洹水丞。而亮兄子皎自硃崖还，依义方。将死，诿妻子，愿以尸归葬，义方许之。以皎妻少，故与之誓于神，使奴负柩，辍车载皎妻，身步从之。既葬皎原武，归妻其家，而告亮墓乃去。迁云阳丞。

显庆元年，擢侍御史，不再旬，会李义府纵大理囚妇淳于，

迫其丞毕正义缢死，无敢白其奸。义方自以兴县属，不三时拜御史，且疾当世附离匪人以欺朝廷，内决劾奏，意必得罪，即问计于母。母曰：“昔王母伏剑，成陵之谊。汝能尽忠，吾愿之，死不恨。”义方即上言：“天子置公卿大夫士，欲水火相济，盐梅相成，不得独是独非也。昔尧失之四凶，汉高祖失之陈豨，光武失之逢萌，魏武失之张邈。彼圣杰之主，然皆失于前而得于后。今陛下抚万邦而有之，蛮区夷落，罪无逃罚，况辇毂下奸臣肆虐乎？杀人灭口，此生杀之柄，不自主出，而下移佞臣，履霜坚冰，弥不可长。请下有司杂治正义死状。”即具法冠对伏，叱义府下，跪读所言。帝方安义府狡佞，恨义方以孤士触宰相，贬莱州司户参军。岁终不复调，往客昌乐，聚徒教授。母丧，隐居不出。卒，年五十五。

义方为御史时，买第，后数日，爰廷中树，复召主人曰：“此佳树，得无欠偿乎？”又予之钱。其廉不贪类此。始，魏征爱其材也，每恨太直，后卒以疾恶不容于时。既死，门人员半千、何彦先行丧，蒔松柏冢侧，三年乃去。

彦先，齐州全节人。武后时，位天官侍郎。

员半千，字荣期，齐州全节人。其先本彭城刘氏，十世祖凝之，事宋，起部郎，及齐受禅，奔元魏，以忠烈自比伍员，因赐姓员，终镇西将军、平凉郡公。

半千始名余庆，生而孤，为从父鞠爱，鹑草通书史。客晋州，州举童子，房玄龄异之，对诏高第，已能讲《易》《老子》。长与何彦先同事王义方，以迈秀见赏。义方常曰：“五百岁一贤者生，子宜当之。”因改今名。凡举八科，皆中。咸亨中，上书自陈：“臣家赀不满千钱，有田三十亩，粟五十石。闻陛下封神岳，举豪英，故鬻钱走京师。朝廷九品无葭蓂亲，行年三十，怀志洁操，未蒙一官，不能陈力归报天子。陛下何惜玉

陛方寸地，不使臣披露肝胆乎？得天下英才五千，与榷所长，有一居先，臣当伏死都市。”书奏，不报。

调武陟尉，岁旱，劝令殷子良发粟振民，不从。及子良谒州，半千悉发之，下赖以济。刺史大怒，囚半千于狱。会薛元超持节度河，让太守曰：“君有民不能恤，使惠出一尉，尚可罪邪？”释之。俄举岳牧，高宗御武成殿，问：“兵家有三阵，何谓邪？”众未对，半千进曰：“臣闻古者星宿孤虚，天阵也；山川向背，地阵也；偏伍弥缝，人阵也。臣谓不然。夫师以义出，沛若时雨，得天之时，为天阵；足食约费，且耕且战，得地之利，为地阵；举三军士如子弟从父兄，得人之和，为人阵。舍是，则何以战？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既对策，擢高第。

历华原、武功尉。厌卑剧，求为左卫胄曹参军。使吐蕃，将行，武后曰：“久闻尔名，谓为古人，乃在朝邪！境外事不足行，宜留侍制。”即诏入阁供奉。迁司宾寺主簿。稍与丘悦、王剧、石抱忠同为弘文馆直学士，又与路敬淳分日待制显福门下。擢累正谏大夫，兼右控鹤内供奉。半千以控鹤在古无有，而授任者皆浮狭少年，非朝廷德选，请罢之，忤旨，下迁水部郎中。会诏择牧守，除棣州刺史。复入弘文馆为学士。武三思用事，以贤见忌，出豪、蕲二州刺史。半千不专任吏，常以文雅粉泽，故所至礼化大行。睿宗初，召为太子右谕德，仍学士职。累封平原郡公。表乞骸骨，有诏听朝朔望。

半千事五君，有清白节，年老不衰，乐山水自放。开元九年，游尧山、沮水间，爱其地，遂定居。卒，年九十四，即葬焉。吏民哭野中。

抱忠，长安人。名属文。初置右台，自清道率府长史为殿中侍御史，进检校天官郎中，与侍郎刘奇、张询古共领选，寡廉洁，而奇号清平，二人坐慕连耀伏诛。

悦，河南人。亦善论议，仕至岐王傅。

韩思彦，字英远，邓州南阳人。游太学，事博士谷那律。律为匪人所辱，思彦欲杀之，律不可。万年令李乾祐异其才，举下笔成章、志烈秋霜科，擢第。授监察御史，昌言当世得失。高宗夜召，加二阶，待诏弘文馆，伏内供奉。

巡察剑南，益州高贲兄弟相讼，累年不决，思彦敕厨宰饮以乳。二人寤，啮肩相泣曰：“吾乃夷獠，不识孝义，公将以兄弟共乳而生邪！”乃请辍讼。至西洱河，诱叛蛮降之。会蜀大饥，开仓赈民，然后以闻，玺书褒美。使并州，方贼杀人，主名不立，醉胡怀刀而污，讯掠已服。思彦疑之，晨集童儿数百，暮出之，如是者三。因问：“儿出，亦有问者乎？”皆曰：“有之。”乃物色推讯，遂擒真盗。

后太后昼见，劝帝修德答天谴。帝让中书令李义府曰：“八品官能言得失，而卿冒没富贵，主何事邪？”义府谢罪。司农武惟良擅用并州赋二百万缗，思彦劾处死，武后为请而免。义府与诸武共譖思彦，出为山阳丞。初，尉迟敬德子姓陷大逆，思彦按释其冤，至是赠黄金良马，思彦不受。至官阅月，自免去，放迹江、淮间。久之，补建州司户参军。帝召问：“不见卿久，今何官邪？”思彦泣道所以然。帝谓宰相：“此亦太屈。”复召为御史。

俄出为江都主簿，又徙苏州录事参军。罢，客汴州。张僧彻者，庐墓三十年，诏表其间，请思彦为颂，饷缣二百，不受。时岁凶，家窶甚，僧彻固请，为受一匹，命其家曰：“此孝子缣，不可轻用。”上元中，复召见。思彦久去朝，仪矩梗野，拜忘蹈舞，又诋外戚擅权，后恶之。中书令李敬玄劾奏思彦见天子不蹈舞，负气鞅鞅，不可用。时已拜乾封丞，故徙硃鸢丞。迁贺州司马，卒。

始，思彦在蜀，引什邡令邓恽右坐，曰：“公且贵，愿以子孙诿公。”比其斥，而恽已为文昌左丞。

子琬。琬字茂贞，喜交酒徒，落魄少崖检。有姻劝举茂才，名动里中。刺史行乡饮饯之，主人扬觶曰：“孝于家，忠于国，今始充赋，请行无算爵。”儒林荣之。擢第，又举文艺优长、贤良方正，连中。拜监察御史。景云初，上言：

国安危在于政。政以法，暂安焉必危；以德，始不便焉终治。夫法者，智也；德者，道也。智，权宜也；道，可以久大也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

贞观、永徽之间，农不劝而耕者众，法施而犯者寡；俗不偷薄，器不行窳；吏贪者士耻同列，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；罚虽轻而不犯，赏虽薄而劝；位尊不倨，家富不奢；学校不励而勤，道佛不惩而戒；土木质厚，裨贩弗蚩。其故奈何？维以皇道也。自兹以来，任巧智，斥謇谏；趋势者进，守道者退；谐附者无黜剥之忧，正直者有后时之叹；人趋家竞，风俗沦替。其故奈何？行以霸道也。贞观、永徽之天下，亦今日天下，淳薄相反，由治则然。

夫巧者知忠孝为立身之阶，仁义为百行之本，托以求进，口是而心非，言同而意乖，陛下安能尽察哉！贪冒者谓能，清贞者谓孤，浮沉者为黠，刚正者为愚。位下而骄，家贫而奢。岁月渐渍，不救其弊，何由变浮之淳哉？不务省事而务捉搦。夫捉搦者，法也。法设而滋章，滋章则盗贼多矣。法而益国，设之可也。比法令数改，或行未见益，止未知损。譬弈者一棋为善，而复之者愈善，故曰设法不如息事，事息则巧不生。圣人防乱未然，天下何繇不治哉？

永淳时，雍丘令尹元贞坐妇女治道免官，今妇夫女役常不知怪。调露时，河内尉刘宪父丧，人有请其员者，有司以为名

教不取，今谓为见机。太宗朝，司农以市木槿倍价抵罪，大理孙伏伽言：“官木槿贵，故百姓者贱。臣见司农识大体，未闻其过。”太宗曰：“善。”今和市专刻剥，名为和而实夺之。往者学生、佐史、里正每一员阙，拟者十人，今当选者亡匿以免。往选司从容有礼，今如仇敌贾贩。往官将代，储什物俟其至；今交罢，执符纷竞校在亡。往商贾出入万里，今市井至失业。往家藏镒积粟相餽，今匿货示羸以相尚。往夷狄款关，今军屯积年。往召募，人贾其勇；今差勒，阖宗逃亡。往仓储盈衍，今所在空虚。

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、忘桑梓也，敛重役亟，家产已空，邻伍牵连，遂为游人。穷诈而犯禁，救死而抵刑。夫乱绳已结，急引之则不可解。今刻薄吏能结者也，举劾吏能引者也，则解者不见其人。愿取奇材卓行者，量能授官。

又言：

仕路太广，故弃农商而趋之。一夫耕，一妇蚕，衣食百人，欲储蓄有余，安可得乎？

书入，不报。

出监河北军，兼按察使。先天中，赋绢非时，于是谷贱缣益贵，丁别二缣，人多徙亡。琬曰：“御史乃耳目官，知而不言，尚何赖？”又上言：“须报则弊已甚，移檄罢督乃闻。”诏可。开元中，迁殿中侍御史，坐事贬官，卒。

苏安恒，冀州武邑人。博学，尤明《周官》、《春秋左氏》学。武后末年，太子虽还东宫，政事一不与，大臣畏祸无敢言。安恒投匭上书曰：“陛下膺先圣顾托，受嗣子揖让，应天顺人，二十余年，岂不闻虞舜褰裳、周公复辟事乎？今太子孝谨，春秋盛壮，使统临宸极，何异陛下身抚天下哉！胡不传位东宫，休安圣躬？自昔天下无二姓并兴，且梁、河内、建昌诸王，以

亲得封，恐万岁后不能良计，宜退就公侯，任以闲简。又陛下二十孙，无尺土封，非长久计也，请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。纵今尚幼，且择立师傅，养成德器，藩屏皇家。”书奏，后虽猜克，不能无感，乃召见赐食，厚慰遣之。

明年，复谏曰：“臣闻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之天下。有隋失驭，群雄鹿骇，唐家亲事戎旅，以平宇县，指河为誓，非李氏不王，非功臣不封。陛下虽居正统，实唐旧基。日前太子在谅暗，相王非长嗣，唐祚中弱，故陛下因以即位。今太子年德已盛，尚贪有大宝，忘母子之恩，蔽其元良，以据神器，何旅颜面见唐家宗庙、大帝陵寝哉！臣谓天意人事，还归李氏。物极则复，器满则覆；当断不断，将受其乱。诚能高揖万机，自怡圣心，史臣书之，乐府歌之，斯盛事也。臣闻见过不谏非忠，畏死不言非勇。陛下以臣为忠，则择是而用；以为不忠，则斩臣头以令天下。”书闻，不报。

于是魏元忠为张易之克弟所构，狱方急，安恒独申救曰：王者有容天下之量，故济其心；能进天下之善，故除其恶。不然，则神鬼冯怒，阴阳纷舛。陛下始革命，勤秉政枢，博逮谋猷，天下以为明主。暮年厌怠，谗佞炽结，水火相灾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天下以为暗君。邪正糅进，狱讼冤剧。何昔是而今非邪？居安忘危之失也。

窃见元忠廉直有名，位宰相，履忠正，邪佞之徒嫉之若讎。易之兄弟无功无德，但以冯附，不阅数期，位势隆极，指马献蒲，先害善良。自元忠下狱，人人偶语，谓易之交乱，且及四国。烈士抚髀，忠臣钳口，惧易之之权，恐先谏受戮，虚死无名。况贼虜方强，赋敛重困，而自纵谗慝，摇变遐迩。臣恐四夷低目窥覩，为边鄙患，百姓托义以清君侧，逐鹿之人叩关而至，陛卫左右，从中以应，争锋硃雀之门，问鼎大明之宫，陛

下何以谢之？臣今计者，莫若收雷电之威，解恢恢之网，复爵还位，君臣如初，则天下幸甚。陛下纵不能斩佞臣，塞人望，且当抑夺荣宠，翦其羽翅，无使骄横为社稷之忧。

疏奏，易之等大怒，遣刺客邀杀之，赖凤阁舍人桓彦范等悉力营解，乃免。

神龙初，为习艺馆内教。节愍太子难，或谗安恒豫谋，死狱中。睿宗立，知其枉，诏赠谏议大夫。

薛登，常州义兴人。父士通，为隋鹰扬郎将。江都乱，与州民间人遂安据城拒贼。武德初，持地自归，授东武州刺史。辅公柝反，士通与贼将西门君仪战，破之。及平，封临汾侯。终泉州刺史。

登通贯文史，善议论，根证该审，与徐坚、刘子玄齐名。调阁中主簿。天授中，累迁左补阙。时选举滥甚，乃上疏曰：

比观举荐，类不以才，驰声假誉，互相推引，非所谓报国求贤者也。古之取士，考素行之原，询乡邑之誉，崇礼让，明节义，以敦朴为先，雕文为后。故人崇劝让，士去轻浮，以计贡贤愚为州之荣辱。昔李陵降而陇西溯，干木隐而西河美。名胜于利，则偷竞日销；利胜于名，则贪暴滋煽。盖冀缺以礼让升而晋人知礼，文翁以经术教而蜀士多儒。未有上好而下不从者也。汉世求士，必观其行，故士有自脩，为闾里推举，然后府寺交辟。魏取放达，晋先门阀，梁、陈荐士特尚词赋。隋文帝纳李谔之言，诏禁文章浮词，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表不典实得罪，由是风俗稍改。炀帝始置进士等科，后生复相驰竞，赴速趋时，缉缀小文，名曰策学，不指实为本，而以浮虚为贵。

方今举士，尤乖其本。明诏方下，固已驱驰府寺之廷，出入王公之第，陈篇希恩，奏记誓报。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。觅者，自求也，非彼知之义。是以耿介之士羞于自拔，循常小人

弃疏取附。愿陛下降明制，颁峻科，断无当之游言，收实用之良策，文试效官，武阅守御。昔吴起将战，左右进剑，吴子辞之，诸葛亮临阵，不亲戎服，盖不取弓剑之用也。汉武帝闻司马相如之文，恨不与同时，及其至也，终不处以公卿之位，非所任故也。汉法，所举之主，终身保任。杨雄之坐田仪，成子之得魏相，赏罚之令行，则请谒之心绝；退让之义著，则贪竞之路销。请宽年限，以容简汰，不实免官，得人加赏，自然见贤不隐，贪禄不专矣。

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，如论钦陵、阿史德元珍、孙万荣，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，及还，并为边害。登谏曰：

臣闻戎、夏不杂，古所戒也。故斥居塞外，有时朝谒，已事则归，三王之法也。汉、魏以来，革袭衣冠，筑室京师，不令归国。较其利害，三王是而汉、魏非，拒边长而质子短。昔晋郭欽、江统以夷狄处中夏必为变，武帝不纳，卒有永嘉之乱。伏见突厥、吐蕃、契丹往因入侍，并被奖遇，官戎秩，步黉门，服改氍毹，语习楚夏，窥图史成败，熟山川险易。国家虽有冠带之名，而狼子狐恩，患必在后。

昔申公奔晋，使子狐庸为吴行人，教吴战阵，使之叛楚。汉迁五部匈奴于汾、晋，卒以刘、石作难。窃计秦并天下，及刘、项用兵，人士凋散，以冒顿之盛，乘中国之虚，而高祖困厄平城，匈奴卒不入中国者，以其生长碛漠，谓穹庐贤于城郭，氍毹美于章绂，既安所习，是以无窥中国心，不乐汉故也。元海五部散亡之余而能自振者，少居内地，明习汉法，鄙单于之陋，窃帝王之称。使其未尝内徙，不过劫边人缯彩、曲糵归阴山而已。

今皇风所覃，含识革面，方由余效忠，日殚尽节。然臣虑备豫不谨，则夷狄称兵不在方外，非貽谋之道。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，先在国者不使归蕃，则夷人保强，边邑无争。

武后不纳。

久之，出为常州刺史。属宣州贼钟大眼乱，百姓溃震，登严勒守备，阖境赖安。再迁尚书左丞。景云中，为御史大夫。僧慧范怙太平公主势，夺民邸肆，官不能直，登将治之，或劝以自安，答曰：“宪府直枉，朝奏暮黜可矣。”遂劾奏，反为主所构，出岐州刺史。迁太子宾客。开元初，为东都留守，再为太子宾客。登本名谦光，以与皇太子名同，诏赐今名。坐子累归田里，家苦贫，诏给致仕禄。卒，年七十三，赠晋州刺史。

王求礼，许州长社人。武后时，为左拾遗、监察御史。后方营明堂，珣饰譎怪，侈而不法。求礼以为“铁鸞金龙、丹腹珠玉，乃商琼台、夏瑶室之比，非古所谓茅茨椽椽者。自轩辕以来，服牛乘马，今辇以人负，则人代畜”，上书讥切。久不报。

契丹叛，使孙万荣寇河北，诏河内王武懿宗御之，懦扰不进，贼败数州去。懿宗乃条华人为贼诖误者数百族，请诛之。求礼劾奏曰：“诖误之人无良边吏教习，城不完固，为虏胁制，宁素持叛心哉？懿宗拥兵数十万，闻敌至，走保城邑，今乃移祸无辜之人，不亦过乎？请斩懿宗首以谢河北。”懿宗大惧，后尽赦其人。

当是时，契丹陷幽州，馈輓屈竭，左相豆卢钦望请停京官九品以上两月奉助军兴。求礼曰：“公禄万钟，正可辍，仰禄之人可奈何？”钦望拒不应。既奏，求礼历阶进曰：“天子富有四海，何待九品奉，使宰相夺之以济军国用乎？”姚曰：“秦、汉皆有税算以佐军，求礼不识大体。”对曰：“秦、汉虚天下事边，奈何使陛下效之？”后曰：“止。”

久视二年三月，大雨雪，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，率群臣入贺。求礼让曰：“宰相變和阴阳，而季春雨雪，乃灾也。”

果以为瑞，则冬月雷，渠为瑞雷邪？”味道不从。既贺者入，求礼即厉言：“今阳气僭升，而阴冰激射，此天灾也。主荒臣佞，寒暑失序，戎狄乱华，盗贼繁兴，正官少，伪官多，百司非贿不入，使天有瑞，何感而来哉？”群臣震恐，后为罢朝。然以刚正故，宦龃龉。神龙初，终卫王府参军。

柳泽，蒲州解人。曾祖亨，字嘉礼，隋大业末，为王屋长，陷李密，已而归京师。姿貌魁异，高祖奇之，以外孙奚妻之。三迁左卫中郎将，寿陵县男。以罪贬邛州刺史，进散骑常侍。代还，数年不得调。持兄丧，方葬，会太宗幸南山，因得召见，哀之。数日，入对北门，拜光禄少卿。亨射猎无检，帝谓曰：“卿于朕旧且亲，然多交游，自今宜少戒。”亨由是痛飭厉，谢宾客，身安静素，力吏事。终检校岐州刺史，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曰恭。

泽耿介少言笑，风度方严。景云中，为右率府铠曹参军，四岁不迁。先是，中宗时，长宁、宜城、定安诸公主及后女弟、昭容上官与其母郑、尚宫柴、陇西夫人赵及姻联数十族，皆能降墨敕授官，号斜封。及姚元崇、宋璟辅政，白罢斜封官数千员。元崇等罢去，太平公主尽奏复之。泽诣阙上疏曰：

臣闻药不毒不可以蠲疾，词不切不可以补过。故习甘旨者，非摄养之方；迎谄佞者，非治安之宜。臣窃见神龙以来，纲纪大坏，内宠专命，外嬖制权，因贵凭势，卖官鬻爵。妃主之门同商贾然，举选之署若闾阖然，屠贩者由邪忝官，废黜者因奸冒进。天下溷乱，几危社稷，赖陛下聪明神武，拯溺举坠。耳目所亲，岂可忘鉴诫哉？且斜封官者，皆仆妾私谒，迷谬先帝，岂尽先帝意邪？陛下即位之初，用元崇等计，悉以停废，今又收用之。若斜封之人不可弃邪，韦月将、燕钦融不应褒赠，李多祚、郑克义不容荡雪也。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能忍于彼，使

善恶混并，反覆相攻，道人以非，劝人以僻。今天下咸称太平公主与胡僧慧范以此误陛下，故语曰：“姚、宋为相，邪不如正；太平用事，正不如邪。”臣恐流近致远，积小为大，轻微成高。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；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。

又言：

尚医奉御彭君庆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，奈何轻用名器，加非其人？臣闻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，赏之；罚一人而千万人劝者，罚之。惟陛下裁察。

疏入，不报。泽入调，会有诏选者得言事。乃上书曰：

顷者韦氏蛊乱，奸臣同恶，政以贿成，官以宠进，言正者获戾，行殊者见疑，海内寒心，人用不保。陛下神圣勇智，安宗社于已危，振黎苗之将溺。乃今蠲烦省徭，法明德举，万邦恺乐，室家胥欢。《诗》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惟陛下慎厥初，脩其终。《书》曰：“惟德罔小，万邦惟庆；惟不德罔大，坠厥宗。”甚可惧也。

夫骄奢起于亲贵，纲纪乱于宠幸。禁之于亲贵，则天下从；制之于宠幸，则天下畏。亲贵为而不禁，宠幸挠而不制，故政不常，令不一，则奸诈起而暴乱生焉，虽朝施暮戮，而法不行矣。陛下欲亲与爱，莫若安之福之。夫宠禄之过，罪之阶也，谓安之邪？骄奢之淫，危之梯也，谓福之邪？前事不忘，后之师也。陛下敷求俊哲，使朝夕纳诲。其有逆于耳、谬于心者，无速罚，姑求之道；顺于耳、便于身者，无急赏，姑求之非道。羞淫巧者拒之，则淫巧息；进忠谏者赏之，则忠谏进。

臣闻生于富者骄，生于贵者傲。《书》曰：“罔淫于逸，罔游于乐。”今储宫肇建，王府复启，愿采温良、博闻、恭俭、忠鯁者为之僚友，仍请东宫置拾遗、补阙，使朝夕讲论，出入侍从，授以训诰，交修不逮。

臣又闻“驰骋畋猎，令人发狂”。今贵戚打球击鼓，飞鹰奔犬，狎比宵人，盘游蕝泽。《书》曰：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”惟陛下诞降谋训，劝以学业，示之以好恶，陈之以成败，则长享福祿矣。

臣闻“富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，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”。顷韦庶人、安乐公主、武延秀等可谓贵且宠矣，权侔人主，威震天下。然怙侈灭德，神怒人弃，岂不谓爱之太极、富之太多乎？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今陛下何劝？其皇祖谋训之则乎！陛下何惩？其孝和宠任之失乎！故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夫宠爱之心未有能免，要去其太甚，闲之以礼，则可矣。诸王、公主、驸马，陛下之所亲爱也，矫枉监戒，宜在厥初，使居宠思危，观过务善。《书》曰：“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，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心亡。”惟陛下黜奢僭骄怠，进朴素行业，以勸其非心。

臣闻“常厥德，保厥位；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”。愿陛下不作无益，不启私门，不差刑，不滥赏，则惟德是辅，惟人之怀，天祿永终矣。

睿宗善之，拜监察御史。

开元中，转殿中侍御史，监岭南选。时市舶使、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，泽上书曰：“‘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’，是知见可欲而心必乱矣。庆立雕制诡物，造作奇器，用浮巧为珍玩，以譎怪为异宝，乃治国之巨蠹，明王所宜严罚者也。昔露台无费，明君不忍；象箸非大，忠臣愤叹。庆立求媚圣意，摇荡上心。陛下信而使之乎，是宣淫于天下；庆立矫而为之乎，是禁典之所无赦。陛下新即位，固宜昭宣菲薄，广示节俭，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！”书奏，玄宗称善。历迁太子右庶子。为郑州刺史，未行，卒，赠兵部侍郎。

泽从祖范、爽。

范，贞观中为侍御史，时吴王恪好田猎，范弹治之。太宗曰：“权万纪不能辅道恪，罪当死。”范进曰：“房玄龄事陛下，犹不能谏止畋猎，岂宜独罪万纪？”帝怒，拂衣起。顷之，召谓曰：“何廷折我？”范谢曰：“主圣则臣直，陛下仁明，臣敢不尽愚。”帝乃解。高宗时，历尚书右丞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

爽字子邵。以父隋时使高丽卒焉，故往迎丧，号踊尽哀，为夷人所慕。贞观中，累迁中书舍人。外孙为皇后，迁中书侍郎，进中书令。皇后挟媚道觉，罢为吏部尚书。后废，贬爱州刺史。许敬宗等构爽通宫掖，谋行鸩毒，与褚遂良朋党，罪大逆。遣使杀之，没其家，期以上亲并流岭表，爽房隶桂州为奴婢。

神龙初，乃复官爵，子孙亲属缘坐者悉免。开元初，泽兄涣为中书舍人，上言：“臣从伯祖爽，去显庆三年与褚遂良等五门同被谴戮，虽被原雪，而子孙殆尽，唯曾孙无忝客籍龚州。陛下先天后诏书，尝任宰相家并录其后。况臣之伯祖无辜被诛，今藁窆未还，后嗣侨处，愿许伯祖归葬，孤孙北迁。”于是诏无忝护爽柩归乡里，官给丧事。无忝后历潭州都督。

冯元常，相州安阳人，其先盖长乐信都著姓。曾祖子琮，北齐右仆射。叔祖慈明，有文辞，仕隋为内史舍人。奉诏讨李密，为密将所缚，身数创，密厚礼之，情谓曰：“东都危蹙，我欲率四方贤豪建功业，幸公同之。”慈明曰：“公家事先帝，名在王室，乃挟玄感举兵，亡命至今，复图反噬，何耶？”密囚之。俄为翟护所杀。武德初，赠吏部尚书，谥壮武。

元常举明经及第，调浚仪尉。高宗时，擢累监察御史、剑南道巡察使，兴利除害，蜀人顺赖。历尚书左丞。尝密谏帝中

宫权重，宜少抑，帝虽置其计，而内然之，由是为武后所恶。元常在职脩举，识鉴澄远，帝委遇特厚。及不豫，诏平章百司奏事。武后擅朝，嵩阳令樊文进瑞石，后暴石朝堂示百官。元常奏石妄伪，不可以示群臣。后怒，出为陇州刺史。会天下岳牧集乾陵，后不欲元常得会，故道徙眉州刺史。剑南有光火盗，夜掠人，昼伏山谷。元常喻以恩信，约悔过自新，贼相率脱甲面缚。贼平，转广州都督，诏便驿走官。安南酋领李嗣仙杀都护刘延祐，劫州县，诏元常讨之。率士卒航海，驰檄先示祸福，贼党多降，元常纵兵斩首恶而还。虽有功，犹以拂旨见怨，不录功。凡三徙，终不得至京师，卒为酷吏周兴所陷，追赴都，下狱死。

元常闺门雍睦，有礼法，虽小功丧不御私室。神龙中，旌其家，大署曰“忠臣之门”。天下高其节，凡名族皆愿通婚。

从弟元淑，及后时，历清漳、浚仪、始平三县令，右善去恶，人称为神明。与奴仆日一食，马日一秣，所至不挈妻子，斥奉余以给贫穷。或讥其近名，元淑曰：“吾性也，不为苦。”中宗降玺书劳勉，付状史官。元淑约洁过于元常，然刚直不及也。终祠部郎中。

蒋钦绪，莱州胶水人。颇工文辞，擢进士第，累迁太常博士。中宗始亲郊，国子祭酒祝钦明建言，皇后应亚献，欲以媚韦氏。天子疑之，诏礼官议。众曲意阿徇，钦绪独抗言不可，诸儒壮其节。

历吏部员外郎。始，韩琬为高邮主簿，使京师，自负其才，有不遇之言题客舍。它日，钦绪见之，笑曰：“是子叹后时耶？”久之，琬举贤良方正，钦绪擢其文异等，因谓曰：“朋友之过免未？”琬曰：“今日乃见君子之心。”其务荐引士类此。

钦绪精治道，驭吏整严，虽铢秒罪不贷。出为华州长史。

萧至忠自晋州被召，过钦绪，钦绪本姻家，因戒曰：“以君才不患不见用，患非分而求耳。”至忠竟及祸。开元十三年，以御史中丞录河南囚，宣尉百姓，振穷乏。徙吏部侍郎，历汴、魏二州刺史，卒。

性孤洁自守，唯与贾曾、郭利贞相友云。

子沆，亦专洁博学，少有名。以孝廉授洛阳尉，迁监察御史，与兄演、溶、弟清俱为才吏，有名天宝间。始，河南尹韩朝宗、裴迥尝委讯覆检句，而处事平，剖断精允，群寮莫能望也。乾元中，历陆浑、盩厔、咸阳、高陵四县令，美政流行，长老纪焉。郭子仪军出其县，敕麾下曰：“蒋沆，贤令，供亿当有素，得蔬饭足矣，毋挠其清也！”迁长安令，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，领渭桥运出纳使。

元载持政，守道士类不迁，沆以故滞郎位，不得调。常袞代相，闻士议恨沆屈，故擢御史中丞、东都副留守。再迁大理卿，持法明审，号称职。德宗出奉天，沆奔行在，为贼所拘，欲诱署伪职，沆绝食不应命，窜伏里中，不复见。京师平，乃出，擢右散骑常侍。卒年七十四，赠工部尚书。

清，举明经中第，调巩丞。东京留守李愬贤之，表为判官。与愬同死安禄山乱，赠礼部侍郎。敬宗时，录其孙郾为伊阙令。初，清蒙难，以秩卑不及谥。太和初，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，追谥曰忠。

卷第一百四 列传第三十八

唐张徐

唐临，字本德，京兆长安人。周内史瑾之孙。其先自北海内徙。武德初，隐太子讨王世充，临以策进说，太子引直典书坊，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。太子废，出为万泉丞。有轻囚久系，方春，农事兴，临说令可且出囚，使就畎亩。不许。临曰：“有所疑，丞执其罪。”令移疾，临悉纵归，与之约，囚如期还。

再迁侍御史。大夫韦挺责著位不肃，明日，挺越次与江夏王道宗语，临进曰：“王乱班。”道宗曰：“与大夫语，何至尔！”临曰：“大夫亦乱班。”挺失色，众皆悚伏。俄持节按狱交州，出冤系三千人。累迁大理卿。高宗尝录囚，临占对无不尽，帝喜曰：“为国之要在用法，刻则人残，宽则失有罪，惟是折中，以称朕意。”它日复讯，余司断者辄纷诉不已，独临所讯无一言。帝问故，答曰：“唐卿断囚不冤，所以绝意。”帝叹曰：“为狱者固当若是。”乃自述其考曰“形如死灰，心若铁石”云。

永徽元年，拜御史大夫。萧龄之尝任广州都督，受赇当死，诏群臣议，请论如法，诏戮于朝堂。临建言：“群臣不知天子所以议之之意。在律有八。王族戮于隐，议亲也；刑不上大夫，议贵也。今龄之贪赃狼戾，死有余咎。陛下以异于它囚，故议之有司，又令入死，非尧、舜所以用刑者，不可为后世法。”帝然之。龄之，齐高帝五世孙，由是免死。

临累迁吏部尚书。初，来济谪台州，李义府谪普州，临奏许祚为江南巡察使，张伦剑南巡察使。祚与济善，而伦与义府有隙。武后常右义府，察知之，谓临遣所私督其过，坐免官。起为潮州刺史，卒，年六十。

临俭薄寡欲，不好治第宅。性旁通，专务掩人过。见妻子，必正衣冠。

兄皎，武德初，为秦王府记室，从王征讨，掌书檄。贞观中，官吏部侍郎。先是，选集四时补拟，不为限。皎请以冬初集，尽季春止，后遂为法。终益州长史，赠太常卿。

子之奇，给事中。坐章怀太子属徙边。后除括苍令，与徐敬业起兵，诛。

临孙绍绍，神龙时为太常博士。迁左台侍御史、度支员外郎，常兼博士。韦庶人请妃、公主、命妇以上葬给鼓吹，诏可。绍曰：“鼓吹本军容，黄帝战涿鹿，以为警卫，故曲有《灵夔吼》、《雕鹗争》、《石坠崖》、《壮士怒》之类。惟功臣诏葬，得兼用之。男子有四方功，所以加宠。虽郊祀天地，不参设，容得接闺闼哉？在令，五品官昏葬，无给鼓吹者，唯京官五品则假四品，盖班秩在夫若子。请置前诏，用旧典。”不省。

中宗始郊，国子祭酒祝钦明等知韦后能制天子，欲迎谄之，即奏以皇后亚献，安乐公主终献，又四时及列帝诞日，遣使者诣陵如事生。绍以为非礼，引正谊固争。帝又诏武氏陵及诸武墓皆置守户，绍谓：“昊、顺二陵守户五百，与昭陵同。在令，先世帝王陵户二十，今虽崇奉外家，宜准附常典。又亲王墓户十，梁、鲁乃追赠，不可逾真王。褒德卫卒，至逾宗庙，不可明甚，请罢之。”又言：“比群臣务厚葬，以俑人象驂眩耀相矜，下逮众庶，流宕成俗。愿按令切敕裁损，凡明器不许列衢路，惟陈墓所。昏家盛设障车，拥道为戏乐，邀货捐货动万计，

甚伤化紊礼，不可示天下。”事虽不从，议者美叹。

睿宗即位，数言政损益，再迁给事中，兼太常少卿。先天二年，玄宗讲武骊山，绍以典仪坐失军容，当斩。帝怒甚，执纛下，左右犹冀少贷，金吾将军李邕遽传诏斩之。时深咎邕，帝亦悔，俄诏罢邕官，殡死于家。

张文瓘，字稚圭，贝州武城人。隋大业末，徙家魏州之昌乐。幼孤，事母、兄以孝友闻。贞观初，第明经，补并州参军。时李勣为长史，尝叹曰：“稚圭，今之管、萧，吾所不及。”勣入朝，文瓘与属僚二人皆饯，勣赠二人以佩刀、玉带，而不及文瓘。文瓘以疑请，勣曰：“子无为嫌。若某，允豫少决，故赠以刀，欲其果于断；某放诞少检，故赠以带，俾其守约束。若子才，无施不可，焉用赠？”因极推引。再迁水部员外郎。时兄文琮为户部侍郎，于制，兄弟不并台阁，出为云阳令。累授东西台舍人，参知政事。乾封二年，迁东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，遂与勣同为宰相。俄知左史事。

时高宗造蓬莱、上阳、合璧等宫，复征讨四夷，京师养厩马万匹，帑瓘浸虚。文瓘谏曰：“王者养民，逸则富以康，劳则怨以叛。秦、汉广事四夷，造宫室，至二世土崩，武帝末年户口减半。夫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。人罔常怀，怀于有仁。臣愿抚之，无使劳而生怨。隋监未远，不可不察。”帝善其言，赐缗锦百段，为减厩马数千。

改黄门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，又兼大理卿。不旬日，断疑狱四百，抵罪者无怨言。尝有小疾，囚相与斋祷，愿亟视事。时以执法平恕方戴胄。后拜侍中，兼太子宾客。诸囚闻其迁，皆垂泣，其得人心如此。性严正，未尝回容，诸司奏议，悉心纠驳，故帝委之。或时移疾，他宰相奏事，帝必问与文瓘议未。若不者，曰：“往共筹之。”或曰：“已议。”即皆报可。

新罗叛，帝将出兵讨之。时文瓘病卧家，自力请见，曰：“吐蕃盗边，兵屯境未解，新罗复叛，议者欲出师，二虜俱事，臣恐人不堪弊，请息兵修德，以怀异俗。”诏可。

初，同列以堂馔丰余，欲少损。文瓘曰：“此天子所以重枢务、待贤才也，吾等若不任职，当自引避，不宜节减，以自取名。”众乃止。卒，年七十三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懿。以尝事孝敬皇帝，诏陪葬恭陵。

四子：潜，为魏州刺史；沛，同州刺史；洽，卫尉卿；涉，殿中监。父子皆至三品，时谓“万石张家”。韦温诛，涉为乱兵所杀。

文琮，好自写书，笔不释手。子弟谏止，曰：“吾好此，不为倦。”贞观中，为治书侍御史，迁亳州刺史。永徽初，献《文皇帝颂》，优制褒美，拜户部侍郎。坐房遗爱从母弟，出为建州刺史。州尚淫祀，不立社稷，文琮下教曰：“春秋二社本于农，今此州废不立，尚何观？比岁田亩卒荒，或未之思乎！神在于敬，可以致福。”于是始建祀场，民悦从之。卒于官。

子锡，久视初，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代其甥李峤为宰相。请还庐陵王，不为张易之所右。与郑杲俱知选，坐泄禁中语，又赧谢钜万，时苏味道亦坐事，同被讯，系凤阁，俄徙司刑三品院。锡按辔专道，神气不慑，日膳丰鲜，无损贬。味道徒步赴逮，席地菜食。武后闻之，释味道，将斩锡，既而流循州。神龙中，累迁工部尚书，兼修国史，东都留守。韦后临朝，诏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旬日，出为绛州刺史。累封平原郡公，卒。

文琮从父弟文收，终太子率更令。善音律，著《新乐书》十余篇。

徐有功，名弘敏，避孝敬皇帝讳，以字行，国子博士文远

孙也。举明经，累补蒲州司法参军，袭封东莞县男。为政仁，不忍杖罚，民服其恩，更相约曰：“犯徐参军杖者，必斥之。”

“讫代不辱一人。累迁司刑丞。时武后僭位，畏唐大臣谋己。于是周兴、来俊臣、丘神绩、王弘义等揣识后指，置总监牧院诸狱，捕将相，俾相钩逮，掩搦护送，楚掠凝惨。又污引天下豪人桀，驰使者即按，一切以反论。吏争以周内穷诋相高，后辄劝以官赏，于是以急变相告言者无虚日。朝野震恐，莫敢正言，独有功数犯颜争枉直，后厉语折抑，有功争益牢。时博州刺史琅邪王冲，责息钱于贵乡，遣家奴督敛，与尉颜余庆相闻知，奴自市弓矢还。会冲坐逆诛，魏州人告余庆豫冲谋，后令俊臣鞫治，以反状闻。有司议：“余庆更永昌赦，法当流。”侍御史魏元忠谓：“余庆为冲督偿、通书，合谋明甚，非曰支党，请殊死，籍其家。”诏可。有功曰：“永昌赦令：‘与虺贞同恶，魁首已伏诛，支党未发者原之。’《书》曰：‘歼厥渠魁’，律以‘造意为首’，寻赦已伏语，则魁首无遗。余庆赦后被言，是谓支党。今以支为首，是以生入死。赦而复罪，不如勿赦；生而复杀，不如勿生。窃谓朝廷不当尔。”后怒曰：“何谓魁首？”答曰：“魁者，大帅；首者，元谋。”后曰：“余庆安得不为魁首？”答曰：“若魁首者，虺贞是已。既已伏诛，余庆今方论罪，非支党何？”后意解，乃曰：“公更思之。”遂免死。当此时，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，皆缩项不敢息，而有功气定言详，闾然不挠。

有韩纪孝者，受徐敬业伪官，前已物故，推事使顾仲琰籍其家，诏已报可。有功追议曰：“律，谋反者斩。身亡即无斩法，无斩法则不得相缘。所缘之人亡，则所因之罪减。”诏从之，皆以更赦免，如此获宥者数十百姓。

累转秋官郎中。凤阁侍郎任知古、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

被诬当死，后谓宰相曰：“古人以杀止杀，我今以恩止杀，就群公丐知古等，赐以再生，可乎？”俊臣、张知默固请如法，后不许。俊臣独引行本更验前罪。有功奏曰：“俊臣违陛下再生之赐，不可以示信。”于是悉免死。

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，有功争不能得。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：“汉法，附下罔上者斩，面欺者亦斩。在古，析言破律者杀。有功故出反囚，罪当诛，请按之。”后不许，犹坐史官。

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，辞曰：“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，势固自然。陛下以法官用臣，臣守正行法，必坐此死矣。”后固授之。天下闻有功复进，洒然相贺。时有诏：“公坐流、私坐徒以上会赦免，逾百日不首者，复论。”有功奏曰：“陛下宽殊死罪，已发者原之，是通改过之心、自新之路。故律，告赦前事，以其罪坐之。若无告言，所犯终不自发；如告言赦前事，则与律乖。今赦前之罪，不自言者，还以法论，即恩虽布天下，而一罪不能贷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”后更诏五品以上议可。

又上疏曰：“天下员有定，比选者日多，选曹诿嘱公行，器谤满路。唐季人多逆节，鞫讯结断，刑惨狱严，革命岁久，其流弗改。事表生情，法外构理，而刻薄吏驱扇成奸。虽朝堂进表，列匭内牒，叫阍弗听，叩鼓弗闻，使申其冤，正增其枉。诚令天官铨注有所不平、法司推断舞法深诋、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拥塞不白者皆许臣按验劾发，夺禄贬劳，不越月逾时，可致刑措。”后纳之。

窦孝谦妻庞为其奴怖以妖祟，教为夜解，因告以厌诅。给事中薛季昶鞫之，庞当死。子希城讼冤，有功明其枉。季昶劾有功党恶逆，当弃市。有功方视事，令史泣以告。有功曰：“岂

吾独死，而诸人长不死邪？”安步去。后召诘曰：“公比断狱多失出，何耶？”对曰：“失出，臣小过；好生，陛下大德。

“后默然。庞得减死，有功免为民。

起拜左司郎中，转司刑少卿。与皇甫文备同按狱，诬有功纵逆党。久之，文备坐事下狱，有功出之。或曰：“彼尝陷君于死，今生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尔所言者私忿，我所守者公法，不可以私害公。”

尝谓所亲曰：“大理，人命所系，不可阿旨诡辞，以求苟免。”故有功为狱，常持平守正，以执据冤罔，凡三坐大辟，将死，泰然不忧，赦之，亦不喜，后以此重之。所全活甚众，酷吏为少衰，然疾之如仇矣。改司仆少卿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司刑卿。中宗即位，加赠越州都督，遣使就第吊祭，赐物百段，授一子官。开元初，奚希城等请以己官让有功子愉，以报旧德，由是自大理司直迁恭陵令。会昌中，追谥忠正。

初，鹿城主簿潘好礼慕有功为人，论之曰：“昔称张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人，今有功断狱，亦天下无冤人。然释之当汉文帝时，中外无事，守法而已。有功居革命之际，周兴、来俊臣等掩义隐贼，崇饰恶言，以诬盛德，有功守死明道，身滨殆者数矣，此其贤于释之明甚。”或称有功仁恕过汉于、张。起居舍人卢若虚曰：“徐公当雷霆之震，而能全仁恕，虽千载未见其比。”五世孙商。

赞曰：“徐有功不以唐、周贰其心，惟一于法，身蹈死以救人之死，故能处猜后、酷吏之间，以恕自将，内挫虐焰，不使天下残于燎，可谓仁人也哉！议者谓过汉于、张，渠不信夫！”

商，字义声，或字秋卿，客新郑再世，因为新郑人。幼隐中条山。擢进士第。大中时，擢累尚书左丞。宣宗诏为巡边使，使有指，拜河中节度使。突厥残种保特峨山，以千帐度河自归，

诏商绥定。商表处山东宽乡，置备征军，凡千人，褰纸为铠，劲矢不能洞。徙节山南东道，襄多山棚，为票贼，商取材卒为捕盗将，别为屯营，寇所发，辄迹捕，捕必得，遂为精兵。江西都将反，韦宙乘传抵山南发兵，商命部将韩季友以捕盗营士往。贼平，宙表留季友所部为纲纪。咸通初，以刑部尚书为诸道盐铁转运使，封东莞县子。四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为荆南节度使。累进太子太保，卒。

子彦若，事僖宗为中书舍人。昭宗立，再用为御史中丞。张浚师败太原，以彦若为户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俄代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，不得入，还为御史大夫。乾宁初，复当国，进位太保、齐国公。崔胤专政，以彦若位已右，不悦，以平章事为清海军节度使，卒于镇，而行军司马刘隐因主留务。方时多难，彦若最见信于帝，有以事自陈者，帝曰：“汝当问彦若。”其所倚任如此。

卷第一百五 列传第三十九

崔徐苏豆卢

崔融，字安成，齐州全节人。擢八科高第。累补宫门丞、崇文馆学士。中宗为太子时，选侍读，典东朝章疏。武后幸嵩高，见融铭《启母碣》，叹美之。及已封，即命铭《朝覲碑》。授著作佐郎，迁右史，进凤阁舍人。时有司议关市，行人尽征之，融上疏谓：“《周官》九赋，其七曰关市。以市多淫巧，而关通未游，欲止抑之，故加税耳。然唯敛工商，而不及往来。今一切通取，则事不师古。且四人异业旧矣，复动而摇之。市者，兼受善恶也。若甚，则细人无所容，细人无所容，久必为乱。天下之关必险道，市必要津，豪宗、恶少在焉，闻一旦变法，或致骚动，恐南走蛮，北走狄。今江津、河浒列铺率税，检覆稽留，加主司僦略邀巧，则商人废业，魏、晋、齐、隋所不行，况陛下乎？有如师兴费广，虽倍算商旅、加敛齐人可也。后纳之。

张易之兄弟颇延文学士，融与李峤、苏味道、麟台少监王绍宗降节佞附。易之诛，贬袁州刺史，召授国子司业。与脩《武后实录》劳，封清河县子。融为文华婉，当时未有辈者。朝廷大笔，多手敕委之，其《洛出宝图颂》尤工。撰《武后哀册》最高丽，绝笔而死，时谓思苦神竭云。年五十四。赠卫州刺史，谥曰文。膳部员外郎杜审言为融所奖引，为服缙麻。

六子，其闻者禹锡、翹。禹锡，开元中，中书舍人，赠定

州刺史，谥曰贞。翹，礼部尚书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成。

孙巨，右补阙，亦有文。

曾孙从。从字子义，少孤贫，与兄能偕隐太原山中。会岁饥，拾橡实以饭，讲学不废。擢进士第。从山南严震府为推官，以母丧免。兄弟庐墓，手艺松柏。丧阋，不应辟命。久之，韦皋引为西山运务使。奏迁判官，摄守邛州。前刺史有以盗系狱，辞已具。从疑其冤，纵不治，俄得真盗。皋卒，刘辟反，欲并东川。从以书谕止辟，辟怒，从乃募兵婴城守。辟方悉兵拒高崇文，战而败，从完州自如。卢坦表宣州副使。

入为殿中侍御史，迁吏部员外郎。异时，史给选者成牒，以先后丐賕，从一限出之，后遂为法。裴度为御史中丞，奏以右司郎中知杂事。度已相，代为中丞。所弹治，不屈权幸。事系台阁而付仗内者，必请还有司。荐引御史，务取质重廉退者。李翊以宠得京兆尹，为庄宪太后山陵桥道使，务以减末徭费为功，至不治道輶车留渭桥，久不得进。从三劾之，无少贷。

俄授陕虢观察使。迁尚书右丞。王承宗请割德、棣而遣子入侍也，宪宗选堪使者，以命从。议者谓承宗狠谄，非单使可屈。次魏，田弘正请以五百骑从，辞之，惟童骑十数，疾趋镇。集军士球场宣诏，为陈逆顺大节祸福之效，音辞畅厉，士感动，承宗自失，貌愈恭，至泣下，即按二州户口、符印上之。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帝欲遂相，监军使揣知，为用事者求金，从不肯答，用是不得相。长庆初，繇尚书左丞领鄜坊节度。属部多神策屯军，数乱法骄横，吏不能制，从一绳以法，下皆重足畏之。党项互市羊马，类先遗帅守，从独不取，而厚慰待之，羌不敢盗境。宝历初，为东都留守。故事，留司官入宫城门列晨衙见留守。吏诞傲，久废，至是复行。

召拜户部尚书。宰相李宗闵以从裴度、李德裕所善，内不

喜。从求致仕，除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告满百日去。于是众哗语不平，宗闵惧，复授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淮南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扬州凡交易货产、奴婢有贯率钱，畜羊有口算，又贸曲牟其赢，以佐用度，从皆蠲除之。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给，独节度使则否，从皆与之同。大和六年卒，年七十二。下有剖股肉以祭者。赠司空，谥曰贞。

从为人严伟，立朝棱棱有风望，不喜交权利，忠厚而让。阶品当立门戟，终不请。位方镇，内无声妓娱玩。士大夫贤之。

能，字子才。硃泚之乱，浑瑊以朔方军战武功，引佐幕府。进累侍御史。河东郑儋表为判官。累迁黔中观察使，以谗坐贬。从为中丞，奏以自代。繇将作监授岭南节度使，与从皆秉节居镇，世传为荣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礼部尚书。

从子慎由、安潜。能子彦曾。

慎由，字敬止。聪警强记，资端厚，有父风采。繇进士第擢贤良方正异等。郑滑高铎辟府判官。入为右拾遗，进翰林学士。授湖南观察使。召还，由刑部侍郎领浙西。入迁户部侍郎，判户部。始，慎由苦目疾，不得视，医为治刮，适愈而召。

俄进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萧鄴有隙，鄴辅政，引刘 彖，而出慎由为东川节度使。初，宣宗饵长年药，病渴且中躁，而国嗣未立。帝对宰相欲肆赦，患无其端。慎由曰：“太子，天下本。若立之，赦为有名。”帝恶之，不答。鄴等乘是谮去之，时大中十二年也。

咸通初，徙华州刺史，改河中节度使。以吏部尚书请老，授太子太保，分司东都。卒，赠司空，谥曰贞。子胤，别传。

安潜，字进之。进士擢第。咸通中，历江西观察、忠武节度使。乾符初，王仙芝寇河南，安潜募人增陴缮械，不以力费仰朝廷。首请会兵讨捕，号令精明，贼畏之，不犯陈许境。使

大将张自勉将兵七千援宋州。时宋威屯曹州，而官军数却，贼围宋益急。自勉收南月城，斩贼二千级，仙芝夜解去。宰相郑畋建言：“请以陈许兵三千隶宋威。”而威忌自勉，乞尽得安潜军，使自勉隶麾下。畋谓威有疑忿，必杀自勉，奏言：“今以兵悉畀威，是自勉以功受辱。安潜抗贼有功，乃取锐兵付威，后有缓急，何以战？是劳不蒙赏，无以示天下。”诏止以四千付威，余还自勉。

俄代高骈领西川节度。吏倚骈为奸利者，安潜皆诛之，数更除缪政，于是盗贼衰，蜀民以安。宰相卢携素厚骈，乃诬以罪，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

僖宗避贼剑南，召为太子少师。王鐸任都统，表以自副。鐸解兵，安潜复为少师、东都留守。青州王敬武卒，诏拜平卢节度使，检校太师兼侍中。会敬武子师范专地，不得入而还。后迁太子太傅。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贞孝。

安潜于吏事尤长，虽位将相，阅具狱，未尝不身听之。

彦曾，咸通初，繇太仆卿为徐州观察使。晓律令，然卞急，为政刚猛。徐军素骄，而彦曾长于抚民，短治军，士多怨之。

初，蛮寇五管，陷交趾，诏节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，以八百人戍桂林。旧制，三年一更。至期请代，而彦曾亲吏尹戡、徐行俭贪不恤士，乃议稟赐乏，请无发兵，复留屯一年。戍者怒，杀都将王仲甫，胁粮料判官庞勋为将，取库兵，剽湘、衡，虏丁壮，合众千余北还，自浙西趋淮南，达泗口。所过先遣伴儿弄木偶，伺人情，以防邀遏。彦曾命牙将田厚简慰劳，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馆击贼。勋遣吏给言士思归，不敢遏，请至府解甲自归，彦曾斩其吏。勋陷宿州，发廩钱募兵，亡命者从乱如归，船千艘，与骑夹岸，噪而进。彦曾料丁男乘城。或劝率众奔兖州，彦曾曰：“我，方帅也，奉命守此，惟有死尔。”

“斩议者一人号于众。俄而勋傅城，城中大雾如堕。彦曾悉诛贼家属，勋众四面超墉入，囚彦曾大彭馆。有曹君长者说勋曰：“贵者不并处，今朝廷未以留后命公，盖观察使存尔。”勋乃杀彦曾于寝，自监军使逮官属皆死。始，彦曾治第郑州，引水灌沼，水十步忽化为血。署张佛筵，液蜜为人，一昔鼠啮皆断首。徐有子亭，下漭水为沱，彦曾导清河灌之，镌石龙首注溜，蔽以屋。徐人谓屋覆龙，于文为“庞”；清河，崔望也，为吞噬云。赠刑部尚书。乾符中，录其子祐之为荥阳尉。

徐吏有路审中者，彦曾知其能，颇任之。既遇害，赂守卒，敛藏其尸。张玄稔攻徐州；审中率死士应官军，开南白门，官兵入，因得破勋。后位岚州刺史。郑畋谓审中节贯神明，请擢为右羽林将军，诏可。

有许鐸者，罢武城令，客于徐，勋胁以官，不从。彦曾官属被囚，鐸潜馈资粮，及死，为收瘞，匿免其子弟，贼平，乃皆归其丧。诏拜石首令，赐银绯。僚官焦璐、温廷皓、李柟、崔蕴、柳秦、卢崇嗣、韦廷范赠官有差，录其子官之。

徐彦伯，兖州瑕丘人，名洪，以字显。七岁能为文。结庐太行山下。薛元超安抚河北，表其贤，对策高第。调永寿尉、蒲州司兵参军。时司户韦皓善判，司士李巨工书，而彦伯属辞，时称“河东三绝”。迁职方员外郎，奉迎中宗房州，进给事中。武后撰《三教珠英》，取文辞士，皆天下选，而彦伯、李峤居首。迁宗正卿，出为齐州刺史。帝复位，改太常少卿。以脩《武后实录》劳，封高平县子。为卫州刺史，政善状，玺书嘉劳。移蒲州，以近畿，会郊祭，上《南郊赋》一篇，辞致黄缛。擢脩文馆学士、工部侍郎。历太子宾客。以疾乞骸骨，许之。开元二年卒。

彦伯事寡嫂谨，抚诸侄同己子。秉笔累朝，后来翕然慕仿。

晚为文稍强涩，然当时不及也。

始，武后时，大狱兴，王公卿士以语言为酷吏所引，死徙不可计。彦伯著《枢机论》以谓：“言者，德之柄，行之主，志之端，身之文也。君子之枢机，动则物应，得失之见也。可以济身，亦以覆身，否泰荣辱一系之。能审思而应，精虑而动，择其交以后谈，则悔吝何由而生？怨恶何由而至？如此乃可以言也。”以为戒世云。

苏味道，赵州栾城人。九岁能属辞，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，时号“苏李”。逮冠，州举进士，中第。累调咸阳尉。吏部侍郎裴行俭才之，会征突厥，引管书记。裴居道为左金吾卫将军，倩味道作章，揽笔而具，闲彻清密，当时盛传。

延载中，以凤阁舍人检校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岁余为真。证圣元年，与张锡俱坐法系司刑狱。锡虽下吏，气象自如，味道独席地饭蔬，为危惴可怜者。武后闻，放锡岭南，才降味道集州刺史。召为天官侍郎。圣历初，复以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更葬其亲，有诏州县治丧事。味道因役庸过程，遂侵毁乡人墓田，萧至忠劾之，贬坊州刺史。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张易之败，坐党附，贬眉州刺史。复还益州长史，未就道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冀州刺史。

味道练台阁故事，善占奏。然其为相，特具位，未尝有所发明，脂韦自营而已。常谓人曰：“决事不欲明白，误则有悔，摸棱持两端可也。”故世号“摸棱手”。性友爱。其弟味元，味元尝请托不遂，因慢折之，味道怡然不屑。所论著行于时。

豆卢钦望，雍州万年人。祖宽，隋文帝外孙，为梁泉令。高祖定关中，与郡守萧瑀率豪姓进款。擢累殿中监。子怀让，尚万春公主。诏宽用魏太和诏，去“豆”姓，著“卢”。贞观中，迁礼部尚书、左卫大将军，芮国公。卒，赠特进、并州都

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定。复其旧姓。

钦望累官越州都督、司宾卿。长寿二年，拜内史，封芮国公。李昭德被罪，有司劾奏钦望阿顺昭德不执正，附臣罔君，贬赵州刺史。入为司府卿，迁秋官尚书。中宗还东宫，拜太子宫尹。进文昌右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罢为太子宾客。帝复位，擢尚书左仆射、平章军国重事。钦望居宰相积十余年，方易之、三思等怙势宣烝，窥间王室，戮忠戚，舛冀非常，不能有所裁抑，独谨身谆谆自全。进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。卒，年八十，赠司空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谥曰元。

武后时，宰相又有史务滋、崔元综、周允元，略可述者附左方。

史务滋，宣州溧阳人。累吏劳，迁司宾卿，进拜纳言。后革命，诏务滋等十人分行天下。雅州刺史刘行实兄弟为侍御史来子珣诬其反，诏务滋与来俊臣杂治，俊臣言务滋与囚善，掩其反状，后命俊臣并治，遂自杀。

崔元综，郑州新郑人。祖君肃，武德中为黄门侍郎、鸿胪卿。元综，天授初以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性格慎，坐政事堂，束带，终日不休偃，尤护细概。外若谨厚，而中刻薄。每受制鞫狱，必澡垢索疵，不入死不肯止，人畏鄙之。未几，坐事流振州，播绅为庆。会赦还，除监察御史。迁蒲州刺史，致仕。善摄生，年九十余卒。

周允元字汝良，豫州安城人。自右肃政御史中丞，拜检校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武后宴宰相，诏陈书传善言，允元曰：“耻其君不如尧、舜。”武三思劾奏语指斥，后曰：“闻其言足以诚，安得为过？”卒，赠贝州刺史。

卷第一百六 列传第四十

狄郝硃

狄仁杰，字怀英，并州太原人。为儿时，门人有被害者，吏就诘，众争辨对，仁杰诵书不置，吏让之，答曰：“黄卷中方与圣贤对，何暇偶俗吏语耶？”举明经，调汴州参军。为吏诬诉，黜陟使阎立本召讯，异其才，谢曰：“仲尼称观过知仁，君可谓沧海遗珠矣。”荐授并州法曹参军。亲在河阳，仁杰登太行山，反顾，见白云孤飞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亲舍其下。”瞻怅久之，云移乃得去。同府参军郑崇质母老且疾，当使绝域。仁杰谓曰：“君可贻亲万里忧乎？”诣长史兰仁基请代行。仁基咨美其谊，时方与司马李孝廉不平，相敕曰：“吾等可少愧矣！”则相待如初，每曰：“狄公之贤，北斗以南，一人而已。”

稍迁大理丞，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，时称平恕。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、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坐误斧昭陵柏，罪当免，高宗诏诛之。仁杰奏不应死，帝怒曰：“是使我为不孝子，必杀之。”仁杰曰：“汉有盗高庙玉环，文帝欲当之族，张释之廷诤曰：‘假令取长陵一抔土，何以加其法？’於是罪止弃市。陛下之法在象魏，固有差等。犯不至死而致之死，何哉？今误伐一柏，杀二臣，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？”帝意解，遂免死。数日，授侍御史。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宠自肆，仁杰劾奏其恶，有诏原之。仁杰曰：“朝廷借乏贤，如本立者不鲜。陛下惜有

罪，亏成法，奈何？臣愿先斥，为群臣戒。”本立抵罪。繇是朝廷肃然。使岐州，亡卒数百剽行人，道不通。官捕系盗党穷讯，而余曹纷纷不能制。仁杰曰：“是其计穷，且为患。”乃明开首原格，出系者，稟而纵之，使相晓，皆自缚归。帝叹其达权宜。

迁度支郎中。帝幸汾阳宫，为知顿使。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石女祠，俗言盛服过者，致风雷之变，更发卒数万改驰道。仁杰曰：“天子之行，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何石女避邪？”止其役。帝壮之，曰：“真丈夫哉！”出为宁州刺史，抚和戎落，得其欢心，郡人勒碑以颂。入拜冬官侍郎、持节江南巡抚使。吴、楚俗多淫祠，仁杰一禁止，凡毁千七百房，止留夏禹、吴太伯、季札、伍员四祠而已。

转文昌右丞，出豫州刺史。时越王兵败，支党余二千人论死。仁杰释其械，密疏曰：“臣欲有所陈，似为逆人申理；不言，且累陛下钦恤意。表成复毁，自不能定。然此皆非本恶，诖误至此。”有诏悉谪戍边。囚出宁州，父老迎劳曰：“狄使君活汝耶！”因相与哭碑下。囚斋三日乃去。至流所，亦为立碑。初，宰相张光辅讨越王。军中恃功，多暴索，仁杰拒之。光辅怒曰：“州将轻元帅邪？”仁杰曰：“乱河南者一越王，公董士三十万以平乱，纵使暴横，使无辜之人咸坠涂炭，是一越王死，百越王生也。且王师之至，民归顺以万计，自縊而下，四面成蹊。奈何纵邀赏之人杀降以为功，冤痛彻天？如得上方斩马剑加君颈，虽死不恨！”光辅还，奏仁杰不逊，左授复州刺史。徙洛州司马。

天授二年，以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武后谓曰：“卿在汝南有善政，然有谮卿者，欲知之乎？”谢曰：“陛下以为过，臣当改之；以为无过，臣之幸也。谮者乃不愿知。”后叹其长者。时太学生谒急，后亦报可。仁杰曰：“人君惟生杀柄

不以假人，至簿书期会，宜责有司。尚书省决事，左、右丞不句杖，左、右丞相不判徒，况天子乎？学徒取告，丞、簿职耳，若为报可，则胄子数千，凡几诏耶？为定令示之而已。”后纳其言。

会为来俊臣所构，捕送制狱。于时，讯反者一问即臣，听减死。俊臣引仁杰置对，答曰：“有周革命，我乃唐臣，反固实。”俊臣乃挺系。其属王德寿以情谓曰：“我意求少迁，公为我引杨执柔为党，公且免死。”仁杰叹曰：“皇天后土，使仁杰为此乎！”即以首触柱，血流沫面。德寿惧而谢。守者浸弛，即丐笔书帛，置褚衣中，好谓吏曰：“方暑，请付家彻絮。”仁杰子光远得书上变，后遣使案视。俊臣命仁杰冠带见使者，私令德寿作谢死表，附使以闻。后乃召见仁杰，谓曰：“承反何耶？”对曰：“不承反，死笞掠矣。”示其表，曰：“无之。”后知代署，因免死。武承嗣屡请诛之，后曰：“命已行，不可返。”时同被诬者凤阁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贷。御史霍献可以首叩殿陛苦争，欲必杀仁杰等，乃贬仁杰彭泽令，邑人为置生祠。

万岁通天中，契丹陷冀州，河北震动，擢仁杰为魏州刺史。前刺史惧贼至，驱民保城，修守具。仁杰至，曰：“贼在远，何自疲民？万一虏来，吾自办之，何预若辈？”悉纵就田。虏闻，亦引去，民爱仰之，复为立祠。俄转幽州都督，赐紫袍、龟带，后自制金字十二於袍，以旌其忠。

召拜鸾台侍郎，复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时发兵戍疏勒四镇，百姓怨苦。仁杰谏曰：

天生四夷，皆在先王封域之外。东距沧海，西隔流沙，北横大漠，南阻五岭，天所以限中外也。自典籍所纪，声教所暨，三代不能至者，国家既已兼之。诗人矜薄伐於太原，化行於江、

汉，前代之遐裔，而我之域中，过夏、商远矣。今乃用武荒外，邀功绝域，竭府库之实，以争硤确不毛之地，得其人不足以增赋，获其土不可以耕织。苟求冠带远夷，不务固本安人，此秦皇、汉武之所行也。传曰：“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

臣伏见国家师旅岁出，调度之费徂以浸广，右戍四镇，左屯安东，杼轴空匮，转输不绝，行役既久，怨旷者多。上不是恤，则政不行；政不行，则害气作；害气作，则虫螟生，水旱起矣。方今关东荐饥，蜀汉流亡，江、淮而南，赋敛不息。人不复本，则相率为盗，本根一摇，忧患非浅。所以然者，皆贪功方外，耗竭中国也。昔汉元帝纳贾捐之之谋而罢珠崖，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田。贞观中，克平九姓，册拜李思摩为可汗，使统诸部，夷狄叛则伐，降则抚，得推亡固存之义，无远戍劳人之役。今阿史那斛瑟罗，皆阴山贵种，代雄沙漠，若委之四镇，以统诸蕃，建为可汗，遣御寇患，则国家有继绝之美，无转输之苦。损四镇，肥中国，罢安东，实辽西，省军费於远方，并甲兵於要塞，恒、代之镇重，而边州之备丰矣。

且王者外宁，容有内危。陛下姑敕边兵谨守备，以逸待劳，则战士力倍；以主御客，则我得其便；坚壁清野，寇无所得。自然深入有颠蹶之虑，浅入无虏获之益。不数年，二虏不讨而服矣。

又请废安东，复高姓为君长，省江南转饷以息民，不见纳。

张易之尝从容问自安计，仁杰曰：“惟劝迎庐陵王可以免祸。”会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，以问宰相，众莫敢对。仁杰曰：“臣观天人未厌唐德。比匈奴犯边，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，逾月不及千人。庐陵王代之，不浹日，辄五万。今欲继统，非庐陵王莫可。”后怒，罢议。久之，召谓曰：“朕数梦双陆

不胜，何也？”於是，仁杰与王方庆俱在，二人同辞对曰：“双陆不胜，无子也。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！且太子，天下本，本一摇，天下危矣。文皇帝身蹈锋镝，勤劳而有天下，传之子孙。先帝寝疾，诏陛下监国。陛下掩神器而取之，十有余年，又欲以三思为后。且姑侄与母子孰亲？陛下立庐陵王，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；三思立，庙不祔姑。”后感悟，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於房州。王至，后匿王帐中，召见仁杰语庐陵事。仁杰敷请切至，涕下不能止。后乃使王出，曰：“还尔太子！”仁杰降拜顿首，曰：“太子归，未有知者，人言纷纷，何所信？”后然之。更令太子舍龙门。具礼迎还，中外大悦。初，吉頊、李昭德数请还太子，而后意不回，唯仁杰每以母子天性为言，后虽忤忍，不能无感，故卒复唐嗣。

寻拜纳言，兼右肃政御史大夫。突厥入赵、定，杀掠甚众，诏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，假以便宜。突厥尽杀所得男女万计，由五回道去，仁杰追不能逮。更拜河北安抚大使。时民多胁从於贼，贼已去，惧诛，逃匿。仁杰上疏曰：“议者以为虜入寇，始明人之逆顺，或迫胁，或愿从，或受伪官，或为招慰。诚以山东之人重气，一往死不为悔。比缘军兴，调发烦重，伤破家产，剔屋卖田，人不为售。又官吏侵渔，州县科役，督趣鞭笞，情危事迫，不循礼义，投迹犬羊，以图賒死，此君子所愧，而小人之常。民犹水也，壅则为渊，疏则为川，通塞随流，岂有常性。昔董卓之乱，神器播越，卓已诛禽，部曲无赦，故事穷变生，流毒京室。此由恩不溥洽，失在机先。今负罪之伍，潜窜山泽，赦之则出，不赦则狂。山东群盗，缘兹聚结。故臣以为边鄙暂警不足忧，中土不宁可为虑也。夫持大国者不可以小治，事广者不可以细分。人主所务，弗检常法。愿曲赦河北，一不问罪。”诏可。

还，除内史。后幸三阳宫，王公皆从，独赐仁杰第一区，眷礼卓异，时无辈者。是时李楷固、骆务整讨契丹，克之，献俘含枢殿，后大悦。二人者，本契丹李尽忠部将，尽忠入寇，楷固等数挫王师，后降，有司请论如法。仁杰称其骁勇可任，若贷死，必感恩纳节，可以责功。至是凯旋，后举酒属仁杰，赏其知人。授楷固左玉钤卫大将军、燕国公，赐姓武；务整右武威卫将军。

后将造浮屠大像，度费数百万，官不能足，更诏天下僧日施一钱助之。仁杰谏曰：“工不役鬼，必在役人；物不天降，终由地出。不损百姓，且将何求？今边垂未宁，宜宽征镇之徭，省不急之务。就令顾作，以济穷人，既失农时，是为弃本。且无官助，理不得成。既费官财，又竭人力，一方有难，何以救之？”后由是罢役。

圣历三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赠文昌右相，谥曰文惠。仁杰所荐进，若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敬晖、姚崇等，皆为中兴名臣。始居母丧，有白鹤驯扰之祥。中宗即位，追赠司空。睿宗又封梁国公。子光嗣、景晖。

光嗣，圣历初，为司府丞。武后诏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，仁杰荐光嗣，由是拜地官员外郎，以称职闻。后曰：“祁奚内举，果得人。”历淄、许、贝三州刺史。母丧，夺为太府少卿，固让，睿宗嘉其诚，许之。累迁扬州长史，以罪贬歙州别驾，卒。

景晖，官魏州司功参军，贪暴为虐，民苦之，因共毁其父生祠，不复奉。至元和中，田弘正镇魏博，始奏葺之，血食不绝。族孙兼谟。

兼谟字汝谐，及进士第。辟襄阳使府，刚正有祖风。令狐楚执政，荐授左拾遗，数上书言事。历刑部郎中、蕲邓郑三州

刺史。岁旱饥，发粟赈济，民人不流徙。改苏州，以治最，擢给事中。左藏史盗度支缣帛，文宗以经赦诏勿治，兼谏封还诏书，帝问之，对曰：“典史犯赃，不可免。”帝曰：“朕已赦其长官，吏亦宜宥，与其失信，宁失罪人。”既而曰：“后或事有不可，勿以还诏为惮。”迁御史中丞。帝曰：“御史台朝廷纲纪，一台正，则朝廷治，朝廷正，则天下治。畏忌顾望，则职业废矣。卿，梁公后，当嗣家声，不可不慎。”兼谏顿首谢。江西观察使吴士矩加给其军，擅用上供钱数十万。兼谏劾奏：“观察使为陛下守土，宣国诏条，知临戎赏士，州有定数，而与夺由己，贻弊一方，为诸道觖望，请付有司治罪。”士矩繇是贬蔡州别驾。历兵部侍郎、河东节度使。还为尚书左丞。武宗子岷封益王，命兼谏为傅。俄领天平节度使，辞疾，以秘书监归洛阳，迁东都留守，卒。

郝处俊，安州安陆人。父相贵，因隋乱，与妇翁许绍据峡州，归国，拜滁州刺史，封甑山县公。处俊甫十岁而孤，故吏归千缣赠之，已能让不受。及长，好学，嗜《汉书》，崖略暗诵。贞观中，第进士，解褐著作佐郎，袭父爵。兄弟友睦，事诸舅谨甚。再转滕王友，耻为王府属，弃官去。久之，召拜太子司议郎，累迁吏部侍郎。高丽叛，诏李勣为涇江道大总管，处俊副之。师入虏境，未阵，贼遽至，举军危骇。处俊方据胡床，体胖，安餐乾糒不顾，密畀料精锐击之，虏却，众壮其谋。

入拜东台侍郎。时浮屠卢伽逸多治丹，曰：“可以续年。”高宗欲遂饵之，处俊谏曰：“脩短固有命，异方之剂，安得轻服哉？昔先帝诏浮屠那罗迦娑寐案其方书为秘剂，取灵葩怪石，历岁乃能就。先帝饵之，俄而大渐，上医不知所为。群臣请显戮其人，议者以为取笑夷狄，故法不得行。前鉴不远，惟陛下深察。”帝纳其言，第拜卢伽逸多为怀化大将军，进处俊

同东西台三品。

咸亨初，幸东都，皇太子监国，诸宰相皆留，而处俊独从。帝尝曰：“王者无外，何为守御？而重门击柝，庸待不虞邪？我尝疑秦法为宽，荆轲匹夫耳，匕首窃发，群臣皆荷戟侍，莫敢拒，岂非习慢使然？”处俊对曰：“此乃法急耳。秦法，辄升殿者，夷三族。人皆惧族，安有敢拒邪？魏曹操著令曰：‘京城有变，九卿各守其府。’后严才乱，与徒数十人攻左掖门，操登铜爵台望之，无敢救者。时王脩为奉常，闻变，召车骑未至，领官属步至宫门。操曰：‘彼来者，必王脩乎！’此由脩察变识几，故冒法赴难。向若拘常，则遂成祸矣。故王者设法不可急，亦不可慢。《诗》曰‘不懈于位，人之攸暨’，仁也；‘式遏寇虐，无俾作慝’，刑也。《书》曰‘高明柔克，沈潜刚克’，中道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

转中书侍郎，监脩国史。初，显庆中，令狐德棻、刘胤之撰国史，其后许敬宗复加绪次。帝恨敬宗所纪失实，更命宰相刊正，且曰：“朕昔从幸未央宫，辟仗既过，有横刀伏草中者，先帝敛辔却，谓朕曰：‘事发，当死者数十人，汝可命出之’。史臣惟叙此为实。”处俊曰：“先帝仁恩溥博，类非一。臣之弟处杰被择供奉，时有三卫误拂御衣者，惧甚。先帝曰：‘左右无御史，我不汝罪。’”帝曰：“此史臣应载。”处俊乃表左史李仁实欲删整伪辞，会仁实死而止。

上元初，帝观酺翔鸾阁，时赤县与太常音技分东西朋，帝诏雍王贤主东，周王显主西，因以角胜，处俊曰：“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，恐其欺诈之心生也。二王春秋少，意操未定，乃公朋造党使相夸，彼俳儿优子，言辞无度，争负胜，相讥诮，非所以导仁义，示雍和也。”帝遽止，叹曰：“处俊远识，非众臣所逮。”迁中书令，兼太子宾客，检校兵部尚书。

帝多疾，欲逊位武后，处俊谏曰：“天子治阳道，后治阴德，然则帝与后犹日之与月，阳之与阴，各有所主，不相夺也。若失其序，上谪见于天，下降灾诸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帝崩，不许皇后临朝。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？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，正应谨守宗庙，传之子孙，不宜持国与人，以丧厥家。”中书侍郎李义琰曰：“处俊言可从，惟陛下不疑。”事遂沮。又兼太子左庶子，拜侍中，罢为太子少保。开耀元年卒，年七十五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大都督。帝哀叹其忠，举哀光顺门，祭以少牢，赠绢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诏百官赴哭，官庀葬事。子北叟固辞，未听。裴炎为白帝曰：“处俊阼死，诿臣曰；‘生无益于国，死无烦费，凡诏赐，愿一罢之。’”帝闻惻然，答其意，止赠物而已。

处俊资约素，土木形骸，然临事敢言，自秉政，在帝前议论谆谆，必傅经义，凡所规献，得大臣体。武后虽忌之，以其操履无玷，不能害。与舅许圜师同里，俱宦达；乡人田氏、彭氏以高赀显。故江、淮间为语曰：“贵如郝、许，富如田、彭”。

孙象贤，垂拱中，为太子通事舍人，后素衔处俊，故因事诛之。临刑，极骂乃死，后怒，令离磔其尸，斫夷祖、父棺冢。自是讫后世，将刑人，必先以木丸窒口云。

硃敬则，字少连，亳州永城人。以孝义世被旌显，一门六阙相望。敬则志尚恢博，好学，重节义然诺，善与人交，振其急难，不责报於人。与左史江融、左仆射魏元忠善。咸亨中，高宗闻其名，召见，异之，为中书令李敬玄所毁，故授洹水尉。久之，除右补阙。

初，武后称制，天下颇流言，遂开告密罗织之路，兴大狱，诛将相大臣。至是，已革命，事益宁。敬则谏曰：

臣闻李斯之相秦也，行申、商之法，重刑名之家，杜私门；

张公室；弃无用之费，损不急之官；惜日爱功，亟战疾耕。既庶而富，遂屠诸侯。此救弊之术也。故曰：“刻薄可施子进趋，变诈可陈於攻战。”天下已平，故可易之以宽简，润之以淳和。秦乃不然，淫虐滋甚，往而不反，卒至土崩。此不知变之祸也。

陆贾、叔孙通事汉祖，当荥阳、成皋间，粮饷穷，智勇困，未尝敢开一说，效一奇，唯进豪猾贪暴之人。及区宇适定，乃陈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说礼、乐，开王道。高帝忿然曰：“吾以马上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？”对曰：“马上得之，可马上治之乎？”帝默然。於是贾著《新语》，通定礼仪。此知变之善也。向若高帝斥二子，置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重攻战，尊首级，则复道争功，拔剑击柱，晷漏之不保，何十二帝二百年乎？故曰：仁义者，圣人之蘧庐；礼者，先王之陈迹。祠祝毕，刍狗捐；淳精流，糟粕弃。仁义尚尔，况其轻乎？

国家自文明以来，天地草昧，内则流言，外则构难。故不设钩距，无以顺人；不切刑罚，无以息暴。於是置神器，开告端，故能不出房闱，而天下晏然易主矣。臣闻急趋者无善迹，促柱者无和声；拯溺不规行，疗饥不鼎食。即向时秘策，今之刍狗也。愿鉴秦、汉之失，考时事之宜，毁蘧庐，遗糟粕；下宽大之令，流旷荡之泽，去萋斐之角牙，顿奸险之芒刃，塞罗织之妄源，扫朋党之险迹，旷然使天下更始，岂不乐哉！

后善其言。迁正谏大夫，兼修国史。乃请高史官选，以求名才。侍中韦安石尝阅其稿史，叹曰：“董狐何以加！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，宰相但能制生人，史官兼制生死，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。”时赋敛繁重，民多荡析，后数召入禁中访失得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张易之构魏元忠、张说，欲诛之，无敢言者。敬则独奏曰：“元忠、说秉心忠一，而所坐无名，杀之失天下望。”乃得不死。

以老疾还政事，俄改成均祭酒、冬官侍郎。易之等集名儒撰《三教珠英》，又绘武三思、李峤、苏味道、李迥秀、王绍宗等十八人像以为图，欲引敬则，固辞不与，世洁其为人。出为郑州刺史，遂致仕。侍御史冉祖雍诬奏与王同皎善，贬涪州刺史。既明其非罪，改庐州。代还，无淮南一物，所乘止一马，子曹步从以归。卒年七十五。

敬则与三从昆弟居四十年，货产无异。及执政，每以用人为先，细务不省也。岭表蛮叛，以裴怀古有文武才，用为桂州都督，蛮服其威惠，相率降。荐魏知古为凤阁舍人，张思敬为右史，皆称职。初，二张权宠盛，敬则密谓敬晖曰：“公若假太子令，举北军诛易之兄弟，两飞骑力耳。”晖卒用其策。始崔实、仲长统、王朗、曹冏论封建，指秦为失，敬则以为秦、汉世礼义陵迟，不可复用周制封诸侯，著论明之，儒者以为知言。

睿宗嗣位，尝曰：“神龙以来，忠於本朝者，李多祚、王同皎、韦月将、燕钦融并褒复矣，尚有遗者耶？”刘幽求曰：“殊敬则忠正义烈，天下所推，往为宗楚客、冉祖雍等所诬，谪守刺史。长安中，尝语臣曰：‘相王必受命，当悉心事之。’及韦氏干纪，臣遂见危赴难。虽天诱其衷，亦敬则启之。”於是追赠秘书监，谥曰元。

敬则兄仁轨，字德容，隐居养亲。常诲子弟曰：“终身让路，不枉百步；终身让畔，不失一段。”有赤乌、白鹤栖所居树，按察使赵承恩表其异。及卒，郭山恽、员半千、魏知古共谥为孝友先生。

赞曰：武后乘唐中衰，操杀生柄，劫制天下而攘神器。仁杰蒙耻奋忠，以权大谋，引张柬之等，卒复唐室，功盖一时，人不及知。故唐吕温颂之曰：“取日虞渊，洗光咸池。潜授五

龙，夹之以飞。”世以为名言。方高宗举天下将以禅后，处俊固争，不使妻乘夫，阴反阳，至奸人衔怨，仇觜以逞。盖所谓谊形於主耶。敬则一谏，而罗织之狱衰，时而后言者欤！

卷第一百七 列传第四十一

二玮 陆二李杜

王綝，字方庆，以字显。其先自丹杨徙雍咸阳。父弘直，为汉王元昌友，王好畋游，上书切谏，王稍止，然益疏斥，终荆王友。

方庆起家越王府参军，受司马迁、班固二史于记室任希古，希古它迁，就卒其业。武后时，累迁广州都督。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琲，前都督路元睿冒取其货，舶酋不胜忿，杀之。方庆至，秋毫无所索。始，部中首领沓墨，民诣府诉，府曹素相饷谢，未尝治。方庆约官属不得与交通，犯者痛论以法，境内清畏。议者谓治广未有如方庆者，号第一，下诏赐瑞锦、杂彩，以著善政。转洛州长史，封石泉县子。迁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进凤阁侍郎。

神功初，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凯还，且献俘，内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，请鼓吹备而不作，方庆曰：“晋穆帝纳后，当康帝忌月，时以为疑。荀询谓《礼》有忌日无忌月，自月而推，则忌时忌年，俞无理据。世用其言。臣谓军方大凯，作乐无嫌。”诏可。武后幸玉泉祠，以山道险，欲御腰舆。方庆奏：“昔张猛谏汉元帝‘乘船危，就桥安’。帝乃从桥。今山阿危峭，陞道曲狭，比於楼船，又复甚危，陛下奈何轻践畏涂哉？”后为罢行。方庆尝以“令，期及大功丧，未葬，不听朝贺；未除，弗豫享宴。比群臣不遵用，颓紊教谊，不可长”。

有诏申责，内外畏之。

后尝就求义之书，方庆奏：“十世从祖义之书四十余番，太宗求之，先臣番上送，今所存惟一轴。并上十一世祖导、十世祖洽、九世祖珣、八世祖晁首、七世祖僧绰、六世祖仲宝、五世祖骞、高祖规、曾祖褒并九世从祖献之等凡二十八人书共十篇。”后御武成殿遍示群臣，诏中书舍人崔融序其代阙，号《宝章集》，复以赐方庆，士人歆其宠。以老乞身，改麟台监，脩国史。中宗复为皇太子，拜方庆检校左庶子。

后欲季冬讲武，有司不时办，遂用明年孟春。方庆曰：“按《月令》‘孟冬，天子命将帅讲武，习射御，角力。’此乃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安不忘危之道。孟春不可以称兵。兵，金也，金胜木。方春木王，而举金以害盛德，逆生气。孟春行冬令，则水潦为败，雪霜大挚，首种不入。今孟春讲武，以阴政犯阳气，害发生之德，臣恐水潦败物，霜雪损稼，夏麦不登。愿陛下不违时令，前及孟冬，以顺天道。”手制褒允。

是岁，真拜左庶子，进封公，奉入同职事三品，兼侍太子，更‘弘’为‘崇’；沛王为太子，读书，方庆奏人臣于天子，未有斥子名者。晋山涛启事，称皇太子不名，孝敬为太子，更‘贤’为‘文’。今东宫门殿名多嫌触，请一改之，以协旧典。“制可。长安二年卒，赠兖州都督，谥曰贞。中宗复位，以东宫旧臣，赠吏部尚书。

方庆博学，练朝章，著书二百余篇，尤精《三礼》。学者有所咨质，酬复渊诣，故门人次为《杂礼问答》。家聚书多，不减秘府，图画皆异本。方庆歿后，诸子不能业，随皆散亡。

孙備。六世孙均，别传。均曾孙抟。

赞曰：李德裕著书称：“方庆为相时，子为眉州司士参军。武后曰：‘君在相位，何子之远？’对曰：‘卢陵是陛下爱子，

今尚在远，臣之子庸敢相近？’以比仓唐悟文侯事。”嗟乎，君子哉！虽造次不忘悟君於善。及建言不斥太子名，以动群臣，示中兴之渐，所谓人难言者，於方庆难乎哉！德裕之称，为不诬矣。

甫字灵龟。明经，调莫州参军，辟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幕府。时契丹屈烈部将谋入寇，河北骚然。甫至虏中，胁说祸福，虏乃不入。安禄山叛，拜博陵、常山二太守，副河北招讨。卒，赠太常卿。自褒至甫，六世封石泉云。甫孙遂。

遂好兴利，操下以严。累迁邓州刺史、太府卿、西北供军使。与度支潘孟阳争营田事，宪宗怒，出遂为柳州刺史。亲吏韦行素、柳季常当受课料两池，吏见遂斥，即抵以罪。始，诏书出，左丞吕元膺劾：“遂补吏犯赃，法当坐，而诏称‘清能业官’，按遂犯有状，不宜谓清。且柳，大州，不可使治。”帝喻之，乃下。会兵宿淮西，亟财赋，藉遂干强，拜宣歙观察使。蔡已平，师东讨李师道，召为光禄卿、淄青行营粮料使。辞卿职，换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御史大夫。始，调兵食岁三百万，俄而贼诛，遂簿羨贲百万以献，帝高其能。于时析齐为三镇，即拜遂沂兖海观察使。

遂资褊刻，仗扑皆逾制。盛夏，治署舍墙垣，程督惨峭。将吏素悍戾，遂辄骂曰：“反残贼！”人人羞忿。裨校王弁与役人浴于川，语曰：“天方雨，墙且毁，等罪耳！”乃谋乱。明日，遂方燕，弁率其党挟兵进，遂惊，匿厕下，执而数其罪，杀之。其副张敦实、官属李矩甫皆死。弁自知留事。帝以沂、海新定，畏青、郢亦摇，乃拜弁开州刺史。至徐州，械送京师，斩东市。监军上遂所制杖，出示於朝为戒云。

抔字昭逸。擢进士第，辟佐王鐸滑州节度府，累迁苏州刺史。久之，以户部侍郎判户部。乾宁初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董昌诛，出为威胜节度使。未行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浙东西宣抚使。会钱寔兼领二浙，故留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度支。昭宗建嫡后，抻请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礼。正拜右仆射，迁司空，封鲁国公。

初，中官权盛，帝欲翦抑之。自石门还，政一决宰相，群宦不平，构藩镇内胁天子。抻曰：“人君务平心大体，御万物，偏听产乱，古所戒也。今奄人盗威福，逼制君上，道路人皆知之。方朝廷多难，未可卒除，当徐以计去之。事急，且有变。

“崔胤与抻并位，素忌抻明达有谋，即劾抻为中官外应。会胤罢宰相，疑抻挤斥，乃厚结硃全忠荐己复辅政，即诬抻与枢密使宋道弼、景务脩交私，将危社稷。全忠因显疏其尤。光化三年，罢为工部侍郎，贬溪州刺史。又贬崖州司户参军事，赐死蓝田驿。

韦思谦，名仁约，以近武后父讳为嫌，遂以字行。其先出雍州杜陵，后客襄阳，更徙为郑州阳武人。八岁丧母，以孝闻。及进士第，累调应城令，负殿，不得进官。吏部尚书高季辅曰：“予始得此一人，岂以小疵弃大德邪？”擢监察御史。常曰：“御史出使，不能动摇山岳，震慑州县，为不任职。”中书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，思谦劾之，罢为同州刺史。及复相，出思谦清水令。或吊之，答曰：“吾狷直，触机辄发，暇恤身乎？丈夫当敢言地，要须明目张胆以报天子，焉能录录保妻子邪？”沛王府长史皇甫公义引为仓曹参军，谓曰：“公非池中物，屈公为数旬客，以重吾府。”

改侍御史，高宗贤之，每召与语，虽甚倦，徙倚轩槛，犹数刻罢。疑狱剧事，多与参裁。武侯将军田仁会诬奏御史张仁祚，帝廷诘，仁祚懦不得对。思谦为辩其枉，因言仁会营罔陷人不测者，词旨详畅，帝善之，仁祚得不坐。累迁右司郎中、

尚书左丞，振明纲辖，朝廷肃然。进御史大夫。

性謇谔，颜色庄重，不可犯。见王公，未尝屈礼。或以为讥，答曰：“耳目官固当特立。雕、鹞、鹰、鹞，岂众禽之偶，奈何屈以狎之？”帝崩，思谦扶疾入临，涕泗冰须，俯伏号绝，诏给扶侍。转司属卿，复为右肃政大夫。故事，大夫与御史钧礼，思谦独不答。或以为疑，思谦曰：“班列固有差，奈何尚姑息邪？”垂拱初，封博昌县男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转纳言，辞疾，不许，诏肩舆以朝，听子孙侍。以太中大夫致仕，卒，赠幽州都督。

子承庆、嗣立。

承庆字延休。性谨畏，事继母为笃孝。擢进士第，补雍王府参军，府中文翰悉委之。王为太子，迁司议郎。

仪凤中，诏太子监国，太子稍嗜声色，兴土功。承庆见造作玩好浮广，倡优鼓吹喧哗，户奴小人皆得亲左右、承颜色，恐因是作威福，宜加绳察，乃上疏极陈其端，又进《谕善箴》，太子颇嘉纳。承庆尝谓人所以扰浊浮躁，本之於心，乃著《灵台赋》，讥揣当世，亦自广其志。太子废，出为乌程令。累迁凤阁舍人，掌天官选。属文敏无留思，虽大诏令，未尝著藁。失大臣意，出为沂州刺史。

明堂灾，上疏谏，以“文明、垂拱后，执政者未几，率以罪去，大抵皆恶逆不道。夫构大厦，济巨川，必择文梓、榦。若亟毁而败，则是庇朽木、乘胶船也。臣谓陛下求贤之意切，而取人之路宽，故一言有合，而付大任。夫以尧举舜，犹历试诸难，况庸庸者可超处辅相，以百揆万机畀小人哉？”书闻不报。未几，复为舍人，掌选。病免，改太子谕德。历豫、虢二州刺史，有善政。转天官侍郎，修国史。凡三掌选，铨授平允，议者公之。

长安中，拜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张易之诛，承庆以素附离，免冠待罪。时议草赦令，咸推承庆，召使为之，无桡色误辞，援笔而就，众叹其壮。然以累犹流岭表。岁馀，拜辰州刺史，未行，以秘书员外少监召，兼脩国史，封扶阳县子。诏撰《武后纪圣文》，中宗善之。迁黄门侍郎，未拜，卒。帝悼之，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会葬，因拜黄门侍郎继其位。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温。

嗣立，字延构，与承庆异母。少友悌，母遇承庆严，每笞，辄解衣求代，母不听，即遣奴自捶，母感寤，为均爱。世比晋王览。第进士，累调双流令，政为二川最。承庆解凤阁舍人，武后召嗣立谓曰：“尔父尝称二子忠且孝，堪事朕。比兄弟称职，如而父言。今使卿兄弟自相代。”即拜凤阁舍人。

时学校废，刑滥及善人，乃上书极陈：“永淳后，庠序隳散，胄子衰缺，儒学之官轻，章句之选弛。贵阙后生以徼幸升，寒族平流以替业去。垂拱间，仁入弥多，公行私谒，选补逾滥；经术不闻，猛暴相夸。陛下诚下明诏，追三馆生徒，敕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学，尊尚师儒，发扬劝奖，海内知响。然后审异铨总，各程所能。以之临人，则官无旷，民乐业矣。”

又曰：“扬豫以来，大狱屡兴，穷治连捕，数年不绝。大猾伺间，阴相影会，构似是之言，正不赦之辜，恣行楚惨，类自诬服，王公士人，至连颈就戮。道路藉藉，咸知其非，而锻炼已成，不可翻动。小则身诛，大则族夷，相缘共坐者庸可胜道？彼皆报讎复嫌，苟图功求官赏耳。臣愿陛下廓天地之施、雷雨之仁，取垂拱以来罪无重轻所不赦者，普皆原洗。死者还官，生者沾恩，则天下了然，知向所陷罪，非陛下意也。”

长安中，拜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时州县非其人，后以为忧。李峤、唐休璟曰：“今朝廷重内官，轻外职，每除

牧守，皆诉不行，非过累不得遣。请选台阁贤者分典大州，自近臣始。”后曰：“谁为朕行？”嗣立曰：“内典机要，非臣所堪，请先行以示群臣。”后悦，以本官检校汴州刺史，由是左肃政大夫杨再思等十八人悉补外。未几，承庆知政事，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、洛二州，政无它异。坐善二张，贬饶州长史。繇相州刺史入为黄门侍郎。转太府卿、修文馆大学士。

中宗景龙中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时崇饰观寺，用度百出。又恩幸食邑者众，封户凡五十四州，皆据天下上腴。一封分食数州，随土所宜，牟取利入。至安乐、太平公主，率取高货多丁家，无复如平民有所损免，为封户者亟於军兴。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言：“愿停徵封，一切附租庸输送。”不纳。嗣立建言：

今廩帑耗竭，无一岁之储。假遇水旱，人须赈给，不时军兴，士待资装，陛下何以具之？伏见营立寺观，累年不绝，鸿侈繁丽，务相矜胜，大抵费常千万以上。转徙木石，废功害农；地藏开发，蛰虫伤露。上圣至慈，理必不然。准之道法则乖，质之生人则损。陛下岂不是思？

又食封之家，日月猥众，凡用户部丁六十万，人课二绢，则固一百二十万。臣见太府岁调绢才百万匹，少则十之二，有所贷免，曾不半在。比诸封家，所入已寡。国初功臣，共定天下，食封不三十家，今横恩特赐，家至百四十以上。天下租赋，在公不足，而私有馀。又封家徵求，各遣奴皂，凌突侵渔，百姓怨叹。或贸易断盗，诛责纷纭，曾无少息。下民窳乏，何以堪命？臣愿以丁课一送太府，封家诣左藏仰给，禁止自徵，以息重困。

臣闻设官建吏，本於治人而务安之也。明官得其人，则天下治。古者取士，先乡曲之誉，然后辟於州；州已试，然后辟

五府；五府著闻，乃升诸朝。得不谓所择悉而所历深乎？今之取人，未试而遽迁，务进微幸，比肩系踵。故文者治官，则回邪赃污；武者治军，则庸懦怯弱。补授亡限，员外置官，吏困供承，官竭资奉。国家大事，岂甚於此？

古者，设爵待士，才者有之。不才者进，则有才之路塞。贤人据正，远侥幸之门。侥幸开，则贤者隐矣。贤者隐，则人不安；人不安，国将危矣。刺史、县令，治人之首，比年不加简择，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，吏部年高不善刀笔者乃拟县。朝轻用人，何以治国？愿下有司，精加汰择。凡诸曹侍郎、两省、二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，当先选用刺史、县令，所冀守宰称职，以兴太平。

帝不听。

嗣立与韦后属疏，帝特诏附属籍，顾待甚渥。营别第骊山鸚鹄谷，帝临幸，命从官赋诗，制序冠篇，赐况优备，因封嗣立逍遥公，名所居曰清虚原幽栖谷。嗣立献木栢、藤盘数十物。唐隆初，拜中书令。韦后败，几死于乱，宁王为救免。出为许州刺史，以定策立睿宗，赐封百户，徙汝州。入为国子祭酒、太子宾客。坐宗楚客等削遗制事，不执正，贬岳州别驾。再徙为陈州刺史。开元中，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，欲复用，会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孝。

初，嗣立代承庆为凤阁舍人、黄门侍郎；承庆亦代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。父子并为宰相，世罕其比。有二子恒、济，知名。

恒，开元初为碭山令，政宽惠，吏民爱之。天子东巡，州县供张，皆鞭扑趣办，恒不立威而事给。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荐恒有经济才，让以其位，擢殿中侍御史。累转给事中，为陇右、河西黜陟使。时河西节度使盖嘉运恃左右援，横恣不法，

妄列功状，恒劾奏之，人代其恐，出为陈留太守，卒。

济，开元初调鄆城令。或言吏部选县令非其人，既众谢，有诏问所以安人者，对凡二百人，惟济居第一，不能对者悉免官。於是擢济醴泉令，侍郎卢从愿、李朝隐并贬为刺史。济四迁户部侍郎，为太原尹。著《先德诗》四章，世服其典懿。天宝中，授尚书左丞，凡三世居之。济文雅，颇能脩饰政事，所至有治称。终冯翊太守。子奥，夏令，亦以能政闻。

嗣立孙弘景，擢进士第，数佐节度府。以左补阙召为翰林学士。苏光荣为泾原节度使，弘景当草诏，书辞不如旨，罢学士。迁累度支郎中。张仲方黜李进甫谥得罪，宪宗意弘景摛助，出为绵州刺史。李夷简镇淮南，奏以自副。召入，再迁给事中。驸马都尉刘士泾赂权近，擢太仆卿，弘景上还诏书，穆宗使喻：“其先人昌有功，朕所以念功睦亲者。”弘景固执，帝怒，使宣慰安南。由是有名。

时萧俯辅政，弘景议论常佐佑之。还，再迁吏部侍郎，铨综平序，贵幸惮其严，不敢郤以私。历陕虢观察使，召拜尚书左丞，驳正吏铨所除六十馀官不当进资，於是郑綰、丁公著、杨嗣复皆夺俸，郎吏肃然，望风脩整。吏部员外郎杨虞卿以累下吏，诏弘景与御史详讞。虞卿私造门，弘景厉言曰：“有诏按公，尚私谒邪？”虞卿多朋助，自谓必见纳，及是，惶恐去。迁礼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弘景以直道进，议论持正有守，当时风教所倚赖，为长庆名卿。

陆元方，字希仲，苏州吴人。陈给事黄门侍郎琛之曾孙。伯父柬之，善书名家，官太子司议郎。元方初明经，后举八科皆中。累转监察御史。武后时，使岭外，方涉海，风涛惊壮，舟人惧，元方曰：“吾受命不私，神岂害我？”趣使济，而风

讫息。使还，除殿中侍御史，擢凤阁舍人、秋官侍郎。为来俊臣所陷，后置不罪。迁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坐附会李昭德，贬绥州刺史。擢天官侍郎，兼司卫卿。或言其荐引皆亲党，后怒，免官，令白衣领职。元方荐人如初，后召让之，对曰：“举臣所知，不暇问讎党。”又荐其友崔玄 有宰相才。后知无它，复拜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后尝问外事，对曰：“臣备位宰相，大事当白奏，民间碎务，不敢以闻。”忤旨，下除太子右庶子。进文昌左丞，卒。

元方素清慎，再执政，每进退群臣，后必先访问，外秘莫知。临终，取奏稿焚之，曰：“吾阴德在人，后当有兴者。”又曰：“吾当寿，但领选久，耗伤吾神。”有一桺，生平所緘钥者，歿后，家人发之，乃前后诏敕。赠越州都督。

诸子皆美才，而象先、景倩、景融尤知名。

象先器识沉邃，举制科高第，为扬州参军事。时吉頊与元方同为吏部侍郎，頊擢象先为洛阳尉，元方不肯当，頊曰：“为官择人，岂以吏部子废至公邪？”卒以授。俄迁监察御史。累授中书侍郎。景云中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

初，太平公主谋引崔湜为宰相，湜曰：“象先人望，宜干枢近，若不者，湜敢辞。”主不得已为言之，遂并知政事。然其性恬静寡欲，议论高简，为时推向。湜尝曰：“陆公加於人一等。”公主既擅权，宰相争附之，象先未尝往谒；及谋逆，召宰相议，曰：“宁王长，不当废嫡立庶。”象先曰：“帝得立，何也？”主曰：“帝有一时功，今失德，安可不废？”对曰：“立以功者，废必以罪。今不闻天子过失，安得废？”主怒，更与窦怀贞等谋，卒诛死。时象先与萧至忠、岑羲等坐为主所进，将同诛，玄宗遽召免之，曰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！”以保护功，封兗国公，赐封户二百。

初，难作，睿宗御承天楼，群臣稍集，帝麾曰：“助朕者留，不者去！”於是有投名自验者。事平，玄宗得所投名，诏象先收按，象先悉焚之。帝大怒，欲并加罪，顿首谢曰：“赴君之难，忠也。陛下方以德化天下，奈何杀行义之人？故臣违命，安反侧者，其敢逃死？”帝寤，善之。时穷治忠、羲等党与，象先密为申救，保全甚众，当时无知者。

罢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剑南按察使，为政尚仁恕。司马韦抱真谏曰：“公当峻扑罚以示威，不然，民慢且无畏。”答曰：“政在治之而已，必刑法以树威乎？”卒不从，而蜀化。累徙蒲州刺史，兼河东按察使。小吏有罪，诫遣之，大吏白争，以为可杖，象先曰：“人情大抵不相远，谓彼不晓吾言邪？必责者，当以汝为始。”大吏惭而退。尝曰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扰之为烦耳。第澄其源，何忧不简邪？”故所至民吏怀之。

入为太子詹事，历户部尚书，知吏部选事，母丧免。起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迁太子少保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尚书左丞相，谥曰文贞。始，象先名景初，睿宗曰：“子能绍先构，是谓象贤者。”乃赐名焉。

弟景倩为抚沟丞。河南按察使毕构覆州县殿最，欲必得实。有吏言状曰：“某强清，某诈清，惟景倩曰真清。”终监察御史。

景融长七尺，美姿质，宽中而厚外。博学，工笔札。以阴补千牛，转新郑令，政有风绩，累迁工部尚书、东京留守。卒，赠广陵郡都督。景融於象先，后母弟也。象先被笞，景融谏，不入，则自楚，母为损威，人多其友。四世孙希声。

希声博学善属文，通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老子》，论著甚多。商州刺史郑愚表为属。后去，隐义兴。久之，召为右拾遗。时儉腐秉权，岁数歉，梁、宋尤甚。希声见州县刳敝，上言当谨

视盗贼。明年，王仙芝反，株蔓数十州，遂不制。擢累歙州刺史。昭宗闻其名，召为给事中，拜户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在位无所轻重，以太子少师罢。李茂贞等兵犯京师，輿疾避难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文。元方从父余庆。

余庆，陈右卫将军珣孙，方雅有祖风。已冠，名未显，兄玄表喑曰：“尔名宦不立，奈何？”余庆感激，闭户诵书三年，以博学称。举制策甲科，补萧尉。累迁阳城尉。武后封嵩山，以办具劳，擢监察御史。圣历初，灵、胜二州党项诱北胡寇边，诏余庆招慰，喻以恩信，蕃酋率众内附。迁殿中侍御史、凤阁舍人。后尝命草诏殿上，恐惧不能得一词，降左司郎中。久之，封广平郡公、太子右庶子。

余庆於寒品晚进，必悉力荐藉。人有过，辄面折，退无一言。开元初，为河南、河北宣抚使，荐富春孙逖、京兆韦述、吴兴蒋冽、河南达奚珣，后皆为知名士。迁大理卿。终太子詹事，谥曰庄。

雅善赵贞固、卢藏用、陈子昂、杜审言、宋之问、毕构、郭袭微、司马承祜、释怀一，时号“方外十友”。余庆才不逮子昂等，而风流敏辩过之。

初，武后时，酷吏用事，中宗朝，幸臣贵主斜封大行，啗利啗祸之人，与相乾没，虽亟贵骤用，而戮不反踵。余庆以道自将，虽仕不赫赫，讫无悔尤。

子璟，字仲采。举明经，补长安尉，以清干称。开元初，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，改新乡令，人为立祠。用按察使宇文融荐，迁浞池令。累迁兵部郎中，兼驍骑使。还，除洛阳令，时车驾在洛，摧勒奸豪，人不敢犯，为中书令萧嵩所器。嵩罢，佗宰相俾阴廉嵩短，璟曰：“与人交，过且不可言，况无有邪？”以是忤贵近，出为太原少尹。累徙西河太守，封平恩县男。属

邑多虎，前守设槛阱，獯至，彻之，而虎不为暴。

王及善，洺州邯郸人。父君愕，有沉谋。隋乱，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郸，君愕往说曰：“隋氏失御，豪俊共救其乱，宜抚纳遗氓而保全之，观时变，待真主。足下无尺寸之地、兼旬之粮，劫众而兴，但恣残剽，所过失望，窃为足下羞之。”君廓谢曰：“计安出？”答曰：“井陘之险可先取。”君廓从其言，遂屯井陘山。高祖入关，与君廓偕来，拜君愕大将军，封新兴县公，累迁左卫卫将军。从太宗征辽，领左屯营兵，与高丽战驻蹕山，死于阵，赠左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、邢国公，陪葬昭陵。

及善以父死事，授朝散大夫，袭邢国公爵。皇太子弘立，擢及善左奉裕率。太子宴于宫，命宫臣掷倒，及善辞曰：“殿下自有优人，臣苟奉令，非羽翼之美。”太子谢之。高宗闻，赐绢百匹。除右千牛卫将军，帝曰：“以尔忠谨，故擢三品要职。群臣非搜辟，不得至朕所。尔佩大横刀在朕侧，亦知此官贵乎？”病免。召为卫尉卿。垂拱中，历司属卿。山东饥，诏为巡抚赈给使。拜春官尚书。出为秦州都督、益州长史，加光禄大夫，以老病致仕。

神功元年，契丹扰山东，擢魏州刺史，武后劳曰：“逆虜盗边，公虽病，可与妻子行，日三十里，为朕卧治，为屏蔽也。”因延问朝政得失，及善陈治乱所宜，后悦曰：“御寇末也，辅政本也，公不可行。”留拜内史。来俊臣系狱当死，后欲释不诛，及善曰：“俊臣凶狡不道，引亡命，污戮善良，天下疾之。不剿绝元恶，且摇乱胎祸，忧未既也。”后纳之。卢陵王之还，密赞其谋。既为皇太子，又请出外朝，以安群臣。

及善不甚文，而清正自将，临事不可夺，有大臣节。时二张怙宠，每侍宴，无人臣礼，及善数裁抑之，后不悦曰：“卿

年高，不宜侍游燕，但检校阁中。”及善即移病馀月，后不复问，叹曰：“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？”遂乞骸骨，犹不许，改文昌左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卒，年八十二，赠益州大都督，谥曰贞，陪葬乾陵。

李日知，郑州荥阳人。及进士第。天授中，历司刑丞。时法令严，吏争为酷，日知犹平宽无文致。尝免一囚死，少卿胡元礼执不可，曰：“吾不去曹，囚无生理。”日知曰：“仆不去曹，囚无死法。”皆以状谏，而武后用日知议。

神龙初，为给事中。母老病，取急调侍，数日须发辄白。母未及封而卒。方葬，吏乃赙赠制，日知殒绝于道，左右为泣，莫能视。巡察使路敬潜欲表其孝，使求状，辞不报。服除，累迁黄门侍郎。

景云初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转御史大夫，仍知政事。初，安乐公主馆第成，中宗临幸，燕从官，赋诗，日知卒章，独以规戒。睿宗它日谓曰：“响时虽朕亦不敢谏，非公挺直，何能尔？”即拜侍中。先天元年，罢为刑部尚书。屡乞骸骨，许之。日知将有请，不谋于家，归乃治行，妻惊曰：“产利空空，何辞之遽？”日知曰：“仕至此，已过吾分。人亦何厌之有？若厌于心，无日而足也。”既罢，不治田园，唯饰台池，引宾客与娱乐。开元三年卒。

日知贵，诸子方总角，皆通婚名族，时人讥之。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，鬻田宅，至兄弟讼阅，家法遂替云。

杜景佺，冀州武邑人。性严正。举明经中第。累迁殿中侍御史。出为益州录事参军。时隆州司马房嗣业徙州司马，诏未下，欲即视事，先笞责吏以示威。景佺谓曰：“公虽受命为司马，州未受命，何急数日禄邪？”嗣业怒，不听。景佺曰：“公持咫尺制，真伪莫辨，即欲搅乱一府，敬业扬州之祸，非此类

邪？”叱左右罢去，既乃除荆州司马，吏歌之曰：“录事意，与天通；州司马，折威风。”由是浸知名。

入为司刑丞，与徐有功、来俊臣、侯思止专治诏狱，时称“遇除、杜者生，来、侯者死”。改秋官员外郎，与侍郎陆元方按员外郎侯味虚罪，已推，辄释之。武后怒其不待报，元方大惧，景佺独曰：“陛下明诏六品、七品官，文辨已定，待命于外，今虽欲罪臣，奈明诏何？”宰相曰：“诏为司刑设，何预秋官邪？”景佺曰：“诏令一布，无台、寺之异。”后以为守法，擢凤阁舍人。迁洛州司马。

延载元年，检校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后尝季秋出梨华示宰相以为祥，众贺曰：“陛下德被草木，故秋再华，周家仁及《行苇》之比。”景佺独曰：“阴阳不相夺伦，渎即为灾。故曰：‘冬无愆阳，夏无伏阴，春无凄风，秋无苦雨。’今草木黄落，而木复华，渎阴阳也。窃恐陛下布德施令，有所亏紊。臣位宰相，助天治物，治而不和，臣之咎也。”顿首请罪。后曰：“真宰相！”会李昭德下狱，景佺苦申救，后以为面欺，左迁秦州刺史。入拜司刑卿。圣历元年，复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契丹入寇，陷河北数州，虜已去，武懿宗欲尽论其罪，景佺以为胁从可原，后如其议。罢为秋官尚书。坐漏省内语，降司刑少卿。出为并州长史，道病卒，赠相州刺史。初名元方，垂拱中改今名。

李怀远，字广德，邢州柏仁人。少孤，嗜学。宗人欲藉以高廕，怀远辞，退而曰：“因人之势，高士耻之。假廕而官，吾志邪？”擢四科第，累转司礼少卿，出为本州刺史，改冀州，迁扬、益二都督府长史，徙同州刺史。治尚清简。累迁鸾台侍郎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封平乡县男。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

门下三品，爵赵郡公，赐实封户三百。以老，听致仕。中宗还京师，召知东都留守，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怀远久贵，益素约，不治居室。尝乘款段马，仆射豆卢钦望谓曰：“公贵显，顾当然邪？”答曰：“吾幸其驯，不愿它骏。”神龙二年卒，帝赐锦衾敛，自为文祭之，赠侍中，谥曰成。

子景伯，景龙中为谏议大夫。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。酒酣，各命为《回波词》，或以谄言媚上，或要丐谬宠，至景伯，独为箴规语以讽帝，帝不悦。中书令萧至忠曰：“真谏官也。”景云中，进太子右庶子。时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，诏群臣普议，景伯与太子舍人卢甫议：“今天下诸州分隶都督，专生杀刑赏。使授非其人，则权重衅生，非强干弱枝、经邦轨物之谊。愿罢都督，留御史，以时按察，秩卑任重，以制奸宄便。”繇是停都督。终右散骑常侍。

子彭年，有才，剖析明悟。历迁中书舍人、吏部侍郎。与李林甫善。常慕山东著姓，为婚姻，引就清列。典选七年，卒以赃败，长流临贺郡。天宝十二载，擢为济阴太守，徙冯翊。天子幸蜀，陷於贼，胁以伪官，忧愤死，赠礼部尚书。

卷第一百八 列传第四十二

裴刘魏李吉

裴炎，字子隆，绛州闻喜人。宽厚，寡言笑，有奇节。补弘文生，休澣，它生或出游，炎读书不废。有司欲荐状，以业未就，辞不举，服勤十年，尤通《左氏春秋》。举明经及第。补濮州司仓参军，历御史、起居舍人，浸迁黄门侍郎。调露二年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进拜侍中。高宗幸东都，留皇太子京师，以炎调护。帝不豫，太子监国，诏炎与刘齐贤、郭正一於东宫平章政事，及大渐，受遗辅太子，是为中宗。改中书令。旧，宰相议事门下省，号政事堂，长孙无忌以司空、房玄龄以仆射、魏徵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，至炎，以中书令执政事笔，故徙政事堂於中书省。

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，炎固执不从，帝怒曰：“我意让国与玄贞，岂不可？何惜侍中邪？”炎惧，因与武后谋废帝。后命炎泊刘祎之率羽林将军程务挺、张虔勳勒兵入宫，宣太后令，扶帝下殿，帝曰：“我何罪？”后曰：“以天下与玄贞，安得无罪？”乃废帝为卢陵王，更立豫王为皇帝。以定策功，封永清县男。

后已持政，稍自肆，於是武承嗣请立七庙，追王其先，炎谏曰：“太后天下母，以盛德临朝，宜存至公，不容追王祖考，示自私。且独不见吕氏事乎！”后曰：“吕氏之王，权属生人，

今追崇先世，在亡迹异，安得同哉！”炎曰：“蔓草难图，渐不可长。”后不悦而罢。承嗣又讽太后诛韩王元嘉、鲁王灵夔，以绝宗室望，刘祎之、韦仁约畏默不敢言，炎独固争，后愈衔怒。未几，赐爵河东县侯。

豫王虽为帝，未尝省天下事。炎谋乘太后出游龙门，以兵执之，还政天子。会久雨，太后不出而止。徐敬业兵兴，后议讨之，炎曰：“天子年长矣，不豫政，故竖子有辞。今若复子明辟，贼不讨而解。”御史崔旰曰：“炎受顾托，身总大权，闻乱不讨，乃请太后归政，此必有异图。”后乃捕炎送诏狱，遣御史大夫蹇味道、御史鱼承晔参鞫之。凤阁侍郎胡元范曰：“炎社稷臣，有功於国，悉心事上，天下所知，臣明其不反。“纳言刘齐贤、左卫率蒋俨继辨之，后曰：“炎反有端，顾卿未知耳。”元范、齐贤曰：“若炎反，臣辈亦反矣。”后曰：“朕知炎反，卿辈不反。”遂斩于都亭驿。

炎被劾，或勉其逊辞，炎曰：“宰相下狱，理不可全。”卒不折节，籍其家，无儋石之赢。初，炎见裴行俭破突厥有功，沮薄之，乃斩降虏阿史那伏念等五十余人，议者恨其媚克，且使国家失信四夷，以为阴祸有知云。睿宗立，赠太尉、益州大都督，谥曰忠。

元范者，申州义阳人。介廉有才，以炎故，流死嵩州。

炎从子伾先。伾先未冠，推廕为太仆丞。炎死，坐流岭南。上变求面陈得失，后召见，盛气待之，曰：“炎谋反，法当诛，尚何道？”伾先对曰：“陛下唐家妇，身荷先帝顾命，今虽临朝，当责任大臣，须东宫年就德成，复子明辟，奈何遽王诸武，斥宗室？炎为唐忠臣，而戮逮子孙，海内愤怨。臣愚谓陛下宜还太子东宫，罢诸武权。不然，豪桀乘时而动，不可不惧！”后怒，命曳出，杖之朝堂，长流灊州。

岁余，逃归，为吏迹捕，流北庭。无复名检，专居贿，五

年至数千万。娶降胡女为妻，妻有黄金、骏马、牛羊，以财自雄。养客数百人。自北庭属京师，多其客，候朝廷事，闻知十常七八。时补阙李秦授为武后谋曰：“讖言‘代武者刘’，刘无强姓，殆流人乎？今大臣流放者数万族，使之叶乱，社稷忧也。”后谓然，夜拜秦授考功员外郎，分走使者，赐墨诏，慰安流人，实命杀之。佺先前知，以橐驼载金币、宾客奔突厥。行未远，都护遣兵追之，与格斗，为所执。械系狱，以状闻。会武后度流人已诛，畏天下姍俏，更遣使者安抚十道，以好言自解释曰：“前使使慰安有罪，而不晓朕意，擅诛杀，残忍不道，朕甚自咎。今流人存者一切纵还。”繇是佺先得不死。

中宗复位，求炎后，授先太子詹事丞。迁秦、桂、广三州都督。坐累且诛，赖宰相张说右之，免官。久乃擢范阳节度使，太原、京兆尹。以京师官冗，奏罢畿县员外及试官。进工部尚书。年八十六，以东京留守累封翼城县公，卒官下。

刘祎之，字希美，常州晋陵人。父子翼，字小心，在隋为著作郎。峭直有行，尝面折僚友短，退无馀訾。李伯药曰：“子翼詈人，人都不憾。”贞观初，召之，辞以母老，诏许终养。江南道巡察使李袭誉嘉其孝，表所居为孝慈里。母已丧，召拜吴王府功曹参军，终著作郎、弘文馆直学士。

祎之少与孟利贞、高智周、郭正一俱以文辞称，号“刘孟高郭”，并直昭文馆。俄迁右史、弘文馆直学士。上元中，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，论次新书凡千馀篇。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，以分宰相权，时谓“北门学士”。兄懿之，亦给事中，同两省。先是，姊为内官，武后遣至外家问疾，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，坐流嵩州。后为丐还，除中书舍人。

仪凤中，吐蕃寇边，帝访侍臣所以置之、讨之之宜，人人异谋，祎之独劝帝：“夷狄犹禽兽，虽被冯陵，不足校，愿戢

威，纾百姓之急。”帝内其言。俄拜相王府司马。检校中书侍郎，帝谓曰：“卿家忠孝，朕子赖卿以师矩，冀蓬在麻不扶而挺也。”

后既立王为帝，以其参奉大议，愈亲之，擢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赐爵临淮县男。方是时，诏令丛繁，祜之思致华敏，裁可占授，少选可待也。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坐累贬卫州司马，诉于相府，内史蹇味道谓曰：“太后旨。”祜之曰：“乃上从有司所奏云。”后闻，以味道归非於上，贬青州刺史，加祜之太中大夫，赐物百段。后因曰：“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以手足疾移於腹背，尚为一体乎？祜之引咎於已，忠臣也。”纳言王德真推顺曰：“戴至德无异才，惟能归善於君，为时所服。”后曰：“善。”后私语凤阁舍人贾大隐曰：“后能废昏立明，盍反政以安天下？”大隐表其言，后怒曰：“祜之乃负我！”垂拱中，或告祜之，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，与许敬宗妾私通，太后遣肃州刺史王本立鞠治，以敕示祜之，祜之曰：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谓之敕！”后以为拒制使，赐死于家，年五十七。

初，祜之得罪，睿宗以旧属申理之，姻友冀得释。祜之曰：“吾死矣。太后威福由己，而帝营救，速吾祸也！”在狱上疏自陈。临诛，洗沐，神色自若。命其子执笔占为表，子号塞不能书，祜之乃自捉笔，得数纸，词恳哀到，人皆伤之。麟台郎郭翰、太子文学周思钧怅叹其文，后恶之，贬翰巫州司法参军，思钧播州司仓参军。睿宗嗣位，赠祜之中书令。

翰者，尝为御史，巡察陇右。多所按劾。次宁州，时狄仁杰为刺史，民争言有异政。翰就馆，以笔纸置于案，谓僚属曰：“入其境，其政可知，愿荐使君美於朝，毋久留。”即命驾去。性宽简，读《老子》至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，慨然曰：“大雅君

子，以保其身。”乃辞宪官，改麟台郎云。

魏玄同，字和初，定州鼓城人。祖士廓，仕齐为轻车将军。玄同进十擢第，调长安令。累官司列大夫。坐与上官仪善，流岭外。既废，不自护籍，乃驰逐为生事。上元初，会赦还，工部尚书刘审礼表其材，拜岐州长史。再迁吏部侍郎。永淳元年，诏与中书、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。封钜鹿男。上疏言选举法弊曰：

方今人不加富、盗贼未衰、礼谊浸薄者，下吏不称职，庶官非其才，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。武德、贞观，庶事草创，人物固乏。天祚大圣，享国永年，异人间出。诸色人流，岁以千计，官有常员，人无定限，选集猥至，十不收一，取舍淆紊。

夏、商以前，制度多阙。至周，焕然可观。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，王朝庶官不专一职。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，命曰：“慎简乃僚。”此乃自择下吏之言也。太仆正，特中大夫耳，尚以僚属委之，则三公、九卿亦当然也。故太宰、内史并掌爵禄废置，司徒、司马别掌兴贤诏事。是分任群司而统以数职，王命其大者，而自择其小者。

汉制，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，其傅、相大臣则汉为置之；州郡掾史、督邮、从事，悉任之牧守。

自魏、晋以后，始归吏部，而迄于今。以刀笔量才，簿书察行，法与世弊，其来久矣。尺寸之量，锤庾之器，非所及则不能度，非所受则无以容，况天下之大、土类之众，可委数人手乎！又尸厥任者，间非其选，至为人择官，为身择利，下笔系亲疏，措情观势要，悠悠风尘，此焉奔竞，使百行折之一面，九能断之数言，不亦难乎。

且臣闻莅官者，不可以无学。传曰：“学以从政，不闻以政入学。”今贵戚子弟一皆早仕，弘文、崇贤、千牛、辇脚之

类，程较既浅，技能亦薄，而门阀有素，资望自高。夫所谓胥子者，必裁诸学，少则受业，长而入官，然后移家事国，谓之德进。夫少仕则不务学，轻试则无才。又勋官、三卫、流外之属，不待州县之举，直取书判，非先德后言之谊。

臣闻国之用人，如人用财，贫者止糟糠，富者馀梁肉。故当衰弊乏贤，则磨策朽钝以馭之；太平多士，则遴柬髦俊而使之。今选者猥多，宜以简练为急。窃见制书，三品至九品并得荐十，此诚仄席旁求意也。但褒贬不明，故上不忧黜责，下不尽搜扬，莫慎所举，而苟以应命。且惟贤知贤，圣人笃论。皋陶既举，不仁者远。身苟滥进，庸及知人？不择举者之紧，而责所举之滥，不可得已。以陛下圣明，国家德业，而不建经久之策，但顾望魏、晋遗风，臣窃惑之。愿少遵周、汉之规，以分吏部选，即所用详，所失鲜矣。

不纳。进拜文昌左丞、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迁地官尚书，检校纳言。玄同与裴炎缔交，能保终始，故号“耐久朋”。

先是，狄仁杰督太原运，失米万斛，将坐诛，玄同救免。而河阳令周兴未知也，数於朝堂听命。玄同曰：“明府可去矣，毋久留。”兴以为沮己，衔之，至是诬玄同言“太后老矣，当复皇嗣”。后不察，赐死于家，年七十三。初，监察御史房济监刑，谓曰：“丈人盍上变？冀召见，得自陈。”玄同曰：“人杀与鬼杀等耳，不能为告事人！”玄同子恬，字安礼，事亲以孝闻。第进士，为御史主簿。开元中。至颖王傅。

李昭德，雍州长安人。父乾祐，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。郇令裴仁轨私役门卒，太宗欲斩之，乾祐曰：“法令与天下共之，非陛下独有也。仁轨以轻罪致极刑，非画一之制。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帝意解，繇是免死。迁侍御史。母卒，庐

墓侧，负土成坟。帝遣使就吊，表异其间。历治书侍御史，有能名。永徽初，擢御史大夫，为褚遂良所恶，出为邢、魏二州刺史。乾祐虽强直，而昵小人。尝为书与所善吏，刺取朝廷事，迷隐其辞，为吏所卖，遂良白发於朝，坐流驩州。台拜沧州刺史。入为司刑太常伯，举雍州司功参军崔擢为尚书郎，不得报，私语擢所以然。后擢犯罪，告乾祐漏禁中语以自赎，诏免官，卒。

昭德强干有父风，擢明经，累官御史中丞。永昌初，坐事贬振州陵水尉。还为夏官侍郎。如意元年，拜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武后营神都，昭德规创文昌台及定鼎、上东诸门，标置华壮。洛有二桥，司农卿韦机徙其一直长夏门，民利之，其一桥废，省巨万计。然洛水岁潦啮之，缮者告劳。昭德始累石代柱，锐其前，厮杀暴涛，水不能怒，自是无患。俄检校内史。薛怀义讨突厥，以昭德为行军长史，不见虏还。

武承嗣任文昌左相，昭德谏曰：“承嗣已王，不宜典机衡，以惑众庶。且父子犹相篡夺，况姑侄乎？”后矍然曰：“我未之思也。”乃罢承嗣为太子少保。洛阳人王庆之率险佞数百人请以承嗣为皇太子，后不许；固请，后遣昭德诘其故。昭德答杀庆之，余党散走。因奏曰：“自古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？以亲亲言之，天皇，陛下夫也；皇嗣，陛下子也。当传之子孙为万世计。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，又立承嗣，臣见天皇不来食矣。”后乃止。承嗣恨，谮短之。后曰：“吾任昭德而获安枕，是代我劳，非而所知也。”有人获洛水白石而赤文者，献阙下曰：“此石赤心，故以献。”昭德叱曰：“洛水余石岂能反邪？”时来俊臣、侯思止舞文法，数诛陷大臣，人皆畏惧。昭德每奏其诬罔不道状，卒榜杀思止，其党稍摧沮。

然昭德颇怙权，为众指目。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曰；

“臣闻魏冉诛庶族以安秦，忠也。弱诸侯以强国，功也；然出入自专，击断无忌，威震人主，不闻有王，张禄一言而卒用忧死。向使昭王不即觉悟，则秦之霸业或不传子孙。陛下天授以前，万机独断，公卿百执具职而已。自长寿以来，厌怠细政，擢委昭德，乘总权纲，而才小任重，负气强愎，聋盲下民，刍狗同列，刻薄庆赏，多所矫虔，声威翕习，天下杜口。臣伏见南台敕目，群臣奏请，陛下制已曰‘可’，而昭德建言不可，制又从之。且人臣参奉机密，献可替否，事或便利，不豫咨谋，而画可已行，方兴驳异，是阳露擅命，以示於人，归美引咎，谊不类此，一切奏谏，皆承风指，阴相傅会。臣观其胆，乃大於身，鼻息所冲，上拂云汉。夫小家治生，有千百之资，将以托人，尚忧失授，况天下之重，可轻委寄乎？履霜坚冰，须防其渐。大权一去，收之良难。愿陛下察臣之言。”又果毅邓注著《石论》数千言，述其专恣，凤阁舍人逢弘敏以闻。后由是恶之，谓姚曰：“诚如所言，昭德固负国矣！”乃贬钦州南宾尉。俄召授监察御史。

万岁通天二年，来俊臣诬以逆谋，既而俊臣亦下狱，同日诛。时甚雨，众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。神龙二年，赠左御史大夫。建中三年，加赠司空。

吉頊，洛州河南人。长七尺，性阴克，敢言事。举进士及第。调明堂尉。父哲为易州刺史，坐赇当死，頊往见武承嗣，自陈有二女弟，请侍王巾盥者。承嗣喜，以犊车迎之。三日未言，问其故，答曰：“父犯法且死，故忧之。”承嗣为表贷哲死，迁頊龙为监。

刘思礼谋反，頊上变事，后命武懿宗杂讯，因讽囚引近臣高闾生平所晤者凡三十六姓，捕系诏狱，撈楚百惨，以成其狱，同日论死，天下冤之。擢右肃政台中丞。

来俊臣下狱，司刑当以死，状三日不下。瑒从武后游苑中，因间言：“臣为陛下耳目，知俊臣状入不出，人以为疑。”后曰：“朕以俊臣有功，徐思之。”瑒曰：“于安远告虺贞反，今为成州司马。俊臣诬杀忠良，罪恶如山，国蠹贼也，尚何惜？”於是后斩俊臣，而召安远为尚食奉御。

突厥陷赵、定，授检校相州刺史，且募兵制虜南向。瑒辞不知武，后曰：“贼方走，藉卿坐镇耳。”初，太原温彬茂死高宗时，封一笥书，谗妻曰：“吾死后，须年及垂拱献之。”垂拱初，妻上其书，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赵去，故后知虜且还。瑒至，募士无应者，俄诏以皇太子为元帅，应募日数千。瑒还言状，后曰：“人心若是邪？卿可为群臣道之。”瑒诵语于朝，诸武恶之。

始，瑒善张易之、殿中少监田归道、凤阁舍人薛稷、正谏大夫员半千、夏官侍郎李迥秀，皆为控鹤内供奉。瑒又强敏，故后倚为腹心。圣历二年，进天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为刺史时，武懿宗讨契丹，退保相州。后争功殿中，懿宗陋短俯俸，瑒严语侵之，无所容假。后怒曰：“我在，乃藉诸武，它日安可保？”衔之。

张易之兄弟以宠盛，思自全，问瑒计安出。瑒曰：“公家以幸进，非有大功於天下，势必危。吾有不朽策，愿效之，非止保身，且世世不绝胙。”易之流涕请，瑒曰：“天下思唐久矣！庐陵斥外，相王幽闭。上春秋高，武诸王，非海内属意。公盍从容请相王、庐陵，以副人望？易吊为贺之资也。”易之、昌宗乘间如瑒教，后意乃定。既而知瑒与谋，召见问状，瑒对：“庐陵、相王皆陛下子，先帝顾托於陛下，当速有所付。”乃还中宗。

明年，瑒坐弟冒伪官贬琰川尉，及辞，召见，泣曰：“臣

去国，无复再谒，愿有所言。然疾棘，请须臾间。”后命坐，
项曰：“水土皆一蛊，有争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曰：“以为涂，
有争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曰：“以涂为佛与道，有争乎？”曰：
“有之。”项顿首曰：“虽臣亦以为有。夫皇子、外戚，有分
则两安。今太子再立，而外家诸王并封，陛下何以和之？贵贱
亲疏之不明，是驱使必争，臣知两不安矣。”后曰：“朕知之，
业已然，且奈何？”项寻徙始丰尉，客江都，卒。

中宗之立，项实倡之，会得罪，无知者。睿宗初，有发明
其忠，乃下诏赠御史大夫。

赞曰：异乎，炎之暗于几也！知中宗之不君，不知武后之
盗朝，假虎翼而责其搏人，死固宜哉！昭德、项进不以道，君
子耻之。虽然，一情区区，抑武兴唐，其助有端，则贤炎远矣。
祚之、玄同漏言及诛，不失所以事君者云。

卷第一百九 列传第四十三

张韦韩宋辛二李裴

张廷珪，河南济源人。慷慨有志尚。第进士，补白水尉。举制科异等。累迁监察御史，按劾平直。武后税天下浮屠钱，营佛祠於白司马坂，作大象，廷珪谏，以为：“倾四海之财，殫万民之力，穷山之木为塔，极冶之金为象，然犹有为之法，不足高也。填塞涧穴，覆压虫蚁，且巨亿计。工员穷窳，驱役为劳，饥渴所致，疾疹方作。又僧尼乞丐自贍，而州县督输，星火迫切，鬻卖以充，非浮屠所谓随喜者。今天下虚竭，苍生雕弊，谓宜先边境，实府库，养人力。”后善之，召见长生殿，赏慰良厚，因是罢役。

会诏市河南河北牛羊、荆益奴婢，置监登、莱，以广军资。廷珪上书曰：“今河南牛疫，十不一在，诏虽和市，甚於抑夺。并市则价难准，简择则吏求贿，是牛再疫，农重伤也。高原耕地夺为牧所，两州无复丁田，牛羊践暴，举境何赖？荆、益奴婢多国家户口，奸豪掠买，一入於官，永无免期。南北异宜，至必生疾，此有损无益也。抑闻之，君所恃在民，民所恃在食，食所资在耕，耕所资在牛；牛废则耕废，耕废则食去，食去则民亡，民亡则何恃为君？羊非军国切要，假令蕃滋，不可射利。”后乃止。

张易之诛，议穷治党与。廷珪建言：“自古革命，务归人心，则以刑胜治。今唐历不移，天地复主，宜以仁化荡宥。且

易之盛时，趋附奔走半天下，尽诛则已暴，罚一二则法不平，宜一切洗贷。”中宗纳之。

神龙初，诏白司马坂复营佛祠，廷珪方奉诏抵河北，道出其所，见营筑劳亟，怀不能已，上书切争，且言：“自中兴之初，下诏书，弛不急，斥少监杨务廉，以示中外。今土木复兴，不称前诏；掘壤伐木，浸害生气。愿罢之，以纾穷乏。”帝不省。寻为中书舍人。再迁礼部侍郎。

玄宗开元初，大旱，关中饥，诏求直言。廷珪上疏曰：“古有多难兴国，殷忧启圣，盖事危则志锐，情苦则虑深，故能转祸为福也。景龙、先天间，凶党构乱，陛下神武，汛扫氛垢，日月所烛，无不濡泽，明明上帝，宜锡介福。而顷阴阳愆候，九谷失稔，关辅尤剧。臣思天意，殆以陛下春秋鼎盛，不崇朝有大功，轻尧、舜而不法，思秦、汉以自高，故昭见咎异，欲日慎一日，永保大和，是皇天於陛下眷顾深矣，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！诚愿约心削志，考前王之书，敦素朴之道，登端士，放佞人，屏后宫，减外厩，场无蹴鞠之玩，野绝从禽之乐，促远境，罢县戍，矜惠惇独，蠲薄徭赋，去淫巧，捐珠璧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或谓天戒不足畏，而上帝冯怒，风雨迷错，荒馑日甚，则无以济下矣；或谓人穷不足恤，而亿兆携离，愁苦昏垫，则无以奉上矣。斯安危所系，祸福之原，奈何不察？今受命伊始，华夷百姓清耳以听，刮目以视，冀有闻见，何遽孤其望哉？”

再迁黄门侍郎，监察御史蒋挺坐法，诏决杖朝堂，廷珪执奏：“御史有谴，当杀杀之，不可辱也。”士大夫服其知体。

王琚持节巡天兵诸军，方还，复诏行塞下，议者皆谓将袭回纥，廷珪陈五不可，且言：“中国步多骑少，人赍一石粮，负甲百斤，盛夏长驱，昼夜不休，劳逸相绝，其势不敌，一也。出军掩敌，兵不数万，不可以行，废农广馈，饥岁不支，二也。

千里远袭，其谁不知？贼有斥候，必能预防，三也。狄人兽居碛漠，譬之石田，克而无补，四也。天下无年，当养人息兵，五也。”又请复十道按察使，巡视州县，帝然纳之，因诏陆象先等分使十道。时遣使赉缙锦至石国市犬马，廷珪曰：“犬马非土性弗畜，珍禽异兽不育于国，不宜劳远人致异物，愿省无益之故，救必然之急，天下之幸。”

坐漏禁内语，出为沔州刺史。频徙苏、宋、魏三州。初，景龙中，宗楚客、纪处讷、武廷秀、韦温等封户多在河南、河北，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，虽水旱得以蚕折租。廷珪谓：“两道倚大河，地雄奥，股肱走集，宜得其欢心，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？若以桑蚕所宜而加别税，则陇右羊马、山南椒漆、山之铜锡铅锛、海之蜃蛤鱼盐，水旱皆免，宁独河南、北外於王度哉？愿依贞观、永徽故事，准令折免。”诏可。在官有威化。入为少府监，封范阳县男。以太子詹事致仕。卒，赠工部尚书，谥贞穆。

廷珪伟姿仪，善八分书，与李邕友善，及邕蹶於仕，屡表荐之，人尚其方介云。

韦湊，字彦宗，京兆万年人。祖叔谐，贞观中为库部郎中，与弟吏部郎中叔谦、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，时号“三列宿”。

湊，永淳初，解褐婺州参军事。徙资州司兵，观察使房昶才之，表于朝，迁扬州法曹。州人孟神爽罢仁寿令，豪纵，数犯法，交通贵戚，吏莫敢绳，湊按治，杖杀之，远近称伏。入为相王府属，时姚崇兼府长史，尝曰：“韦子识远文详，吾恨晚得之。”六迁司农少卿。忤宗楚客，出为贝州刺史。

睿宗立，授鸿胪少卿。徙太府，兼通事舍人。时改葬故太子重俊，有诏加谥，又诏雪李多祚等罪，议赠官。湊上言：

王者发号出令，必法大道，善善著，恶恶明也。赏罚所不

加，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。臣议其君，子议其父，曰“灵”曰“厉”者，不敢以私乱公也。臣伏见故太子与多祚等拥北军，犯宸居，破扉斩关，兵指黄屋，骑腾紫微，和帝御玄武门亲谕逆顺，太子据鞍自若，督众不止；逆党悔非，回兵执贼，多祚伏诛，太子乃遁去。明日帝见群臣，涕数行下，曰：“几不与公等相见”，其为危甚矣！

臣子之礼，过位必趋，蹙路马乌有诛。昔汉成帝为太子，行不敢绝驰道。秦师免胄过周北门，王孙满策其必败。推此，则太子称兵宫中，为悖已甚。以斩三思父子而嘉之乎，则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可也；因欲自立，则是为逆，又奚可褒？此时韦氏逆未明，义未绝，於太子母也，子无废母之理；非中宗命废之，则又劫父废母。且君或不君，臣安可不臣？父或不父，子安可不子？晋太子申生谥曰恭，汉太子据谥曰戾，今太子乃谥节闵，臣所未谕。愿与议谥者质於御前，使臣言非耶，甘鼎镬之诛，申大义示天下。臣言是耶，咸蒙冰释，不复异议。如曰未然，奈何使后世乱臣贼子资以为辞？宜易谥以合经礼，多祚等罪云“免”而不云“雪”。

帝瞿然，引内阁中，劳曰：“诚如卿言。业已尔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太子实逆，不可以褒，请质行以示。”时大臣亦重改，唯罢多祚等赠官。

景云初，作金仙等观，奏谏，以为：“方农月兴功，虽赏出公主，然高直售庸，则农人舍耕取雇，趋末弃本，恐天下有受其饥者。”不听，奏执争，以“万物生育，草木昆虫伤伐甚多，非仁圣本意”。帝诏外详议。中书令崔湜、侍中岑羲曰：“公敢是耶？”湜曰：“食厚禄，死不敢顾，况圣世必无死乎？”朝廷为减费万计。出为陕、汝、岐三州刺史。

开元初，欲建碑靖陵，湊以古园陵不立碑，又云旱不可兴工，谏而止。迁将作大匠。诏复孝敬皇帝庙号义宗，湊谏曰：“传云：‘必也正名。’礼：祖有功，宗有德，其庙百世不毁。商有三宗，周宗武王，汉文帝为太宗，武帝为世宗。历代称宗者，皆方制海内，德泽可尊，列於昭穆，是谓不毁。孝敬皇帝未尝南面，且别立寝庙，无称宗之义。”遂罢。

迁右卫大将军，玄宗谓曰：“故事，诸卫大将军与尚书更为之，近时职轻，故用卿以重此官，其毋辞！”寻徙河南尹，封彭城郡公。会洛阳主簿王钧以赇抵死，诏曰：“两台御史、河南尹纵吏侵渔，《春秋》重责帅，其出湊曹州刺史，侍御史张洽通州司马。”久之，迁太原尹，兼北都军器监，边备修举，诏赐时服劳勉之。及病，遣上医临治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文。子见素。

见素，子会微，质性仁厚。及进士第，授相王府参军，袭父爵，擢累谏议大夫。天宝五载，为江西、山南、黔中、岭南道黜陟使，绳纠吏治，所至震畏。迁文部侍郎，平判皆诵於口，铨叙平允，官有愿求，辄下意听纳，人多德之。

十三载，玄宗苦雨潦，阅六旬，谓宰相非其人，罢左相陈希烈，诏杨国忠审择大臣。时吉温得幸，帝欲用之。温为安禄山所厚，国忠惧其进，沮止之。谋於中书舍人窦华、宋昱，皆以见素安雅易制，国忠入白帝，帝亦以相王府属，有旧恩，遂拜武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院学士，知门下省事。

明年，禄山表请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，帝许之，见素不悦，谓国忠曰：“禄山反状暴天下，今又以蕃代汉，难将作矣。”国忠不应，见素曰：“知祸之牙不能防，见祸之形不能制，焉用彼相？明日当悬论之。”既入，帝迎谕曰：“卿等有疑禄山意耶？”国忠、见素趋下，流涕具陈禄山反明甚，诏复位，因

以禄山表置帝前乃出。帝令中官袁思艺传诏曰：“此姑忍，朕徐图之。”由是奉诏。然每进见，未尝不为帝言之，帝不入其语。未几，禄山反，从帝入蜀。陈玄礼之杀国忠也，兵伤其首，众传声曰：“毋害韦公父子！”获免。帝令寿王赐药傅创。次巴西，诏兼左相，封豳国公。

肃宗立，与房琯、崔涣持节奉传国玺及册，宣扬制命，帝曰：“太子仁孝，去十三载已有传位意，属方水旱，左右劝我且须丰年。今帝受命，朕如释负矣。烦卿等远去，善辅导之。

“见素涕泣拜辞，又命见素子谔及中书舍人贾至为册使判官，谒见肃宗於顺化郡。肃宗闻琯名且旧，虚怀待之；以见素尝附国忠，礼遇独减。

是岁十月丙申，有星犯昴，见素言於帝曰：“昴者，胡也。天道谪见，所应在人，禄山将死矣。”帝曰：“日月可知乎？”见素曰：“福应在德，祸应在刑。昴金忌火，行当火位，昴之昏中，乃其时也。既死其月，亦死其日。明年正月申寅，禄山其殪乎！”帝曰：“贼何等死？”答曰：“五行之说，子者视妻所生。昴犯以丙申。金，木之妃也；木，火之母也。丙火为金，子申亦金也。二金本同未异，还以相克，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！”及禄山死，日月皆验。

明年三月至凤翔，拜尚书右仆射，罢知政事。初，行在所承丧乱后，兵吏三铨簿领炆散，选部文符伪滥，帝欲广怀士心，至者一切补官，不加检复。见素奏宜明条纲以为持久，帝未及从。既还都，选者猥集，补署无所，日诉于朝，乃追行其言。会郭子仪亦为仆射，徙见素太子太师，诏至蜀郡奉迎太上皇。以功食实封三百户。上元初，以疾求致仕，许之，诏朝朔望。宝应元年卒，年七十六，赠司徒，谥忠贞。子谔。

赞曰：杨国忠本与安禄山争宠，故捕吉温以激其乱，阴储

蜀货，待天子之出，则己与韦见素流涕争禄山反状，将信所言，以久其权。见素能言禄山反，不能言所以反，是佐国忠败王室也，玄宗不悟，仍相之。卒为后帝所薄，然犹完其要领，幸矣。谓见素为前知，果非也。

谔历京兆府司录参军。国忠之死，军聚不解，陈玄礼请杀贵妃以安众，帝意犹豫，谔谏曰：“臣闻以计胜色者昌，以色胜计者亡。今宗庙震惊，陛下弃神器，奔草莽，惟割恩以安社稷。”因叩头流血。帝寤，赐妃死，军乃大悦。擢谔御史中丞，为置顿使。乘舆将行，或曰：“国忠死，不可往蜀，请之河、陇”，或请幸太原、朔方、凉州，或曰如京师，杂然不一。帝心向蜀，未能言。谔曰：“今兵少，不能捍贼，还京非万全计，不如至扶风，徐图去就。”帝问於众，众然之，遂至扶风，乃决西幸。后终给事中。

顓，字周仁，谔弟益之子。蚤孤，事姊恭顺。及长，身不衣帛。通阴阳象纬，博知山川风俗，论议曲据。以门调补千牛备身。自鄆尉判入等，授万年尉。历御史、补阙，与李约、李正辞更进讽谏，数移大事。裴垪、韦贯之、李绹、崔群、萧俯皆布衣旧，继为宰相，朝廷典章多所咨逮，尝曰：“吾侪五人，智不及一韦公。”长庆初为大理少卿。累迁给事中。敬宗立，授御史中丞，为户部侍郎，徙吏部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所著《易缊解》，推演终始，有深谊。既喜接士，后出莫不造门。而李逢吉方结党与，擅国政，颇傅会之，素议遂衰。然节俭自居，天下推其尚云。

知人，字行哲，叔谦子。弱而好古。以国子举授校书郎。高宗时，擢州参军八人为中台郎，知人自荆府兵曹迁司库员外郎，兼判司戎大夫事。未几卒。子维、绳。

维，字文纪。进士对策高第，擢武功主簿。督役乾陵，会

岁饥，均力劝功，人不知劳。坐徐敬业亲，贬五泉主簿。徙内江令，教民耕桑，县为刻颂。迁户部郎中，善裁剖，时员外宋之问善诗，故时称“户部二妙”。终太子右庶子。

绳，长文辞。抚养宗属孤幼无异情。举孝廉，以母老不肯仕。逾二十年，乃历长安尉，威行京师。擢监察御史，更泗、泾、鄜三州刺史。天宝初，入为秘书少监，玄宗尚文，视其职如尚书丞、郎。绳刊是图简，以善职称。终陈王傅。

虚心，字无逸，维子。举孝廉。迁大理丞、侍御史。神龙中，按大狱，仆射窦怀贞、侍中刘幽求有所轻重，虚心据正不挠。景龙中，属羌叛，既禽捕，有诏悉诛，虚心惟论酋长死，原活其余。迁御史中丞。历荆、潞、扬三大都督府长史。荆州有乡豪，负势干法，虚心籍其訾入之官。以庐江多盗，遂县舒城，盗贼为衰。入为工部尚书、东京留守。累封南皮郡子卒，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正。弟虚舟，历洪、魏二州刺史，有治名。入为刑部侍郎。

初，维为郎，蒔柳于廷，及虚心兄弟居郎省，对之辄敛容。自叔谦后，至郎中者数人，世号“郎官家”。

韩思复，字绍出，京兆长安人。祖伦，贞观中历左卫率，封长山县男。思复少孤，年十岁，母为语父亡状，感咽几绝，故伦特爱之，尝曰：“此儿必大吾宗。”然家富有，金玉、车马、玩好未尝省。笃学，举秀才高第，袭祖封。永淳中，家益窳，岁饥，京兆杜瑾者，以百绫餉思复，思复方并日食，而绫完封不发。

调梁府仓曹参军，会大旱，辄开仓赈民，州劾责，对曰：“人穷则滥，不如因而活之，无趣为盗贼。”州不能诘。转汴州司户，仁恕，不行鞭罚。以亲丧去官，鬻薪自给。姚崇为夏官侍郎，识之，擢司礼博士。五迁礼部郎中。建昌王武攸宁母

亡，请鼓吹，思复持不可而止。坐为王同皎所荐，贬始州长史。迁滁州刺史，州有铜官，人铲凿尤苦，思复为贾他鄙，费省获多。有黄芝五生州署，民为刻颂其祥。徙襄州。

入拜给事中。帝作景龙观，思复谏曰：“祸难初弭，土木遽兴，非忧物恤人所急。”不见省。严善思坐譙王重福事，捕送诏狱，有司劾善思“任汝州刺史，与王游；至京师，不暴王谋，但奏东都有兵气。匿反罔上，宜伏诛”。思复曰：“往韦氏擅内，谋危社稷，善思诣相府，白陛下必即位。今诏追善思，书发即至，使有逆节者，肯遽奔命哉？请集百官议。”议多同，善思得免死，流静州。迁中书舍人，数指言得失，颇见纳用。

开元初，为谏议大夫。山东大蝗，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。思复上言：“夹河州县，飞蝗所至，苗辄尽，今游食至洛。使者往来，不敢显言。且天灾流行，庸可尽瘞？望陛下悔过责躬，损不急之务，任至公之人，持此诚实以答谴咎，其驱蝗使一切宜罢。”玄宗然之，出其疏付崇，崇建遣思复使山东按所损，还，以实言。崇又遣监察御史刘沼覆视，沼希宰相意，悉易故牒以闻，故河南数州赋不得蠲。崇恶之，出为德州刺史。拜黄门侍郎。帝北巡，为行在巡问赈给大使。迁御史大夫，性恬淡，不喜为绳察，徙太子宾客，进爵伯。累迁吏部侍郎。复为襄州刺史，治行名天下，代还，仍拜太子宾客。卒，年七十四，谥曰文。天子亲题其碑曰“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”。故吏卢僎、邑人孟浩然立石岷山。

初，郑仁杰、李无为者，隐居太白山，思复少从二人游，尝曰：“子识清貌古，恨仕不及宰相也。”子朝宗。

朝宗初，历左拾遗。睿宗诏作乞寒胡戏，谏曰：“昔辛有过伊川，见被发而祭，知其必戎。今乞寒胡，非古不法，无乃为狄？又道路藉藉，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。且匈奴在邸，刺客

卒发，大忧不测，白龙鱼服，深可畏也。况天象变见，疫疠相仍，厌兵助阴，是谓无益。”帝称善，特赐中上考。帝传位太子，朝宗与将军庞承宗谏曰：“太子虽睿圣，宜且养成盛德。”帝不听。累迁荆州长史。

开元二十二年，初置十道采访使，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。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，传言汲者死，行人虽曷困，不敢视，朝宗移书谕神，自是饮者亡恙，人更号韩公井。坐所任吏擅赋役，贬洪州刺史。天宝初，召为京兆尹，分渭水入金光门，汇为潭，以通西市材木。出为高平太守。始，开元末，海内无事，讹言兵当兴，衣冠潜为避世计，朝宗庐终南山，为长安尉霍仙奇所发，玄宗怒，使侍御史王讯之。贬吴兴别驾，卒。朝宗喜识拔后进，尝荐崔宗之、严武於朝，当时士咸归重之。

朝宗孙欽，字相之，性清简。元和初第进士。自山南东道使府入为殿中侍御史。累迁桂管观察使，部二十余州，自参军至县令无虑三百员，吏部所补才十一，余皆观察使商才补职。欽下车，悉来谒，一吏持籍请补缺员，欽下教曰：“居官治，吾不夺；其不奉法，无望纵舍。缺者，须按籍取可任任之。”会春服使至，乡有豪猾厚进贿使者，求为县令，使者请欽，欽许之。既去，召乡豪责以桡法，笞其背，以令部中，自是豪右畏戢。时诏置五管监兵，尽境赋不足充其费，欽处以俭约，遂为定制，众以为难。卒，赠工部侍郎。

宋务光，字子昂，一名烈，汾州西河人。举进士及第，调洛阳尉。迁右卫骑曹参军。神龙元年，大水，诏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极谏，务光上书曰：

后王乐闻过，罔不兴；拒谏，罔不乱。乐闻过则下情通，下情通则政无缺，此所以兴也。拒谏则群议壅，群议壅则上孤

立，此所以乱也。

臣尝观天人相与之际，有感必应，其间甚密，是以教失於此，变生於彼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”窃见自夏以来，水气勃戾，天下多罹其灾，洛水暴涨，漂损百姓。《传》曰：“简宗庙，废祠祀，则水不润下。”夫王者即位，必郊祀天地，严配祖宗。自陛下御极，郊、庙、山川不时荐见。又水者阴类，臣妾之道，气盛则水泉溢，顷虹蜺纷错，暑雨滞霪，阴胜之沴也。后廷近习或有离中馈之职以干外政，愿深思天变，杜绝其萌。

又自春及夏，牛多病死，疫气浸淫。《传》曰：“思之不睿，时则有牛祸。”意者万机之事，陛下未躬亲乎？晁错曰：“五帝其臣不及，则自亲之。”今朝廷贤佐虽多，然莫能仰陛下清光。愿勤思法宫，凝就大化。以万方为念，不以声色为娱；以百姓为忧，不以犬马为乐。臣闻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，顾备御存乎人耳。灾兴细微，安之不怪，及祸变已成，骇而图之，犹水决治防、病困求药，虽复下龟俯，尚何救哉！夫塞变应天，实系人事。今霖雨即闭坊门，岂一坊一市能感发天道哉？必不然矣。故里人呼坊门为宰相，谓能节宣风雨。天工人代，乃为虚设。

又数年以来，公私匱竭，户口减耗，家无接新之储，国乏俟荒之蓄。陛下近观朝市，则以为既庶且富；试践阡陌，则百姓衣马牛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十室而九，丁壮尽於边塞，孀孤转於沟壑，猛吏奋毒，急政破资。马困斯佚，人穷斯诈。起为奸盗，从而刑之，良可叹也。今人贫而奢不息，法设而伪不止；长吏贪冒，选举以私；稼穡之人少，商旅之人众。愿坦然更化，以身先之。凋残之后，缓其力役；久弊之极，训以敦庞。十年之外，生聚方足。

臣闻太子者，君之贰，国之本，所以守器承祧，养民赞业。愿择贤能，早建储副，安社稷，慰黎元。姻戚之间，谤议所集，积疑成患，凭宠生灾，爱之适以害之也。如武三思等，诚不宜任以机要，国家利器，庸可久假於人？秘书监郑普思、国子祭酒叶静能挟小道浅术，列硃紫，取银黄，亏国经，悖天道。《书》曰：“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。”此诚治乱安危之秋也。愿陛下远佞人，亲有德，乳保之母、妃主之家，以时接见，无令媠黜。

疏奏不省。俄以监察御史巡察河南道。时滑州输丁少而封户多，每配封人，皆亡命失业。务光建言：“通邑大都不以封。今命侯之家专择雄奥，滑州七县，而分封者五，王赋少於侯租，人家倍於输国。请以封户均余州。”又请“食赋附租庸岁送，停封使，息传驿之劳”。不见纳。以考最，进殿中侍御史。迁右台。尝荐汝州参军事李钦宪，后为名臣。卒，年四十二。

时又有清源尉吕元泰，亦上书言时政曰：“国家者，至公之神器，一正则难倾，一倾则难正。今中兴政化之始，几微之际，可不慎哉？自顷营寺塔，度僧尼，施与不绝，非所谓急务也。林胡数叛，獯虜内侵，帑藏虚竭，户口亡散。天下人失业，不谓太平；边兵未解，不谓无事；水旱为灾，不谓年登；仓廩未实，不谓国富。而乃驱役饥冻，雕镌木石，营构不急，劳费日深，恐非陛下中兴之要也。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，骏马胡服，名曰‘苏莫遮’。旗鼓相当，军阵势也；腾逐喧噪，战争象也；锦绣夸竞，害女工也；督敛贫弱，伤政体也，胡服相欢，非雅乐也；浑脱为号，非美名也。安可以礼义之朝，法胡虜之俗？《诗》云：‘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则。’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於四方，臣所未谕。《书》：《书》曰：‘谋，时寒若。’何必羸形体，灌衢路，鼓舞跳跃而索寒焉？”书闻不报。

辛替否，字协时，京兆万年人。景龙中为左拾遗。时置公主府官属，而安乐府补授尤滥；武崇训死，主弃故宅，别筑第，侈费过度；又盛兴佛寺，公私废匮。替否上疏曰：

古之建官不必备，九卿有位而阙其选。故赏不僭，官不滥；士有完行，家有廉节；朝廷余奉，百姓余食；下忠於上，上礼於下；委 责无仓卒之危，垂拱无颠沛之患。夫事有惕耳目，动心虑，事不师古，以行於今，臣得言之。陛下倍百行赏，倍十增官，金银不供於印，束帛不充於锡，何所愧於无用之臣、无力之士哉？

古语曰：“福生有基，祸生有胎。”且公主，陛下爱子也，选贤嫁之，设官辅之，倾府库以赐之，壮第观以居之，广池御以嬉之，可谓至重至怜也。然用不合古义，行不根人心，将变爱成憎，转福为祸。何者？竭人之力，费人之财，夺人之家，怨也。爱一女，取三怨於天下，使边疆士不尽力，朝廷士不尽忠。人心散矣，独持所爱，何所恃乎？向使鲁王赏同诸婿，则有今日之福，无曩日之祸。人徒见其祸，不知祸所来，所以祸者，宠过也。今弃一宅，造一宅，忘前悔，忽后祸，臣窃谓陛下乃憎之，非爱之也。臣闻君以人为本，本固则邦宁，邦宁则陛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。愿外谋宰臣，为久安计，不使奸臣贼子有以伺之。

今疆场危骇，仓廩空虚，卒输不充，士赏不及，而大建寺宇，广造第宅。伐木空山，不给栋梁；运土塞路，不充墙壁。所谓佛者，清静慈悲，体道以济物，不欲利以损人，不荣身以害教。今三时之月，掘山穿地，损命也；殫府虚帑，损人也；广殿长廊，荣身也。损命则不慈悲，损人则不爱物，荣身则不清净，宁佛者之心乎？昔夏为天子，二十余世而商受之，商二十余世而周受之，周三十余世而汉受之，由汉而后，历代可知

已。咸有道之长，无道之短，岂穷金玉修塔庙享久长之祚乎？臣以为减雕琢之费以周不足，是有佛之德；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，是有佛之仁；罢营构之直以给边垂，是有汤、武之功；回不急之禄以购廉清，是有唐、虞之治。陛下缓其所急，急其所缓，亲未来，疏见在，失真实，冀虚无，重俗人之所为，而轻天子之业，臣窃痛之。

今出财依势，避役亡命，类度为沙门，其未度者，穷民善人耳。拔亲树知，岂离朋党，畜妻养孥，非无私爱，是致人毁道，非广道求人也。陛下常欲填池堑，捐苑囿，以赈贫人。今天下之寺无数，一寺当陛下一宫，壮丽用度尚或过之。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，陛下何有之矣？虽役不食之人、不衣之士，犹尚不给，况必待天生地养、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？臣闻国无九年之储，曰非其国。今计仓廩，度府库，百僚共给，万事用度，臣恐不能卒岁。假如兵旱相乘，则沙门不能擐甲胄，寺塔不足糲饥饑矣。

帝不省。睿宗立，罢斜封官千余人，俄诏复之。方营金仙、玉真观。替否以左补阙上疏曰：

臣谓古之用度不时、爵赏不当、国破家亡者，口说不若身逢，耳闻不若目见，臣请以有唐治道得失，陛下所及见者言之。

太宗，陛下之祖，拨乱立极，得至治之体。省官清吏，举天下职司无虚授，用天下财帛无枉费；赏必待功，官必得才，为无不成，征无不服。不多寺观而福祿至，不度僧尼而咎殃灭。阴阳不愆，五谷遂成，粟腐帛烂。万里贡赋，百蛮归款。享国久长，多历年所。陛下何惮而不法之？

中宗，陛下之兄，居先帝之业，忽先帝之化，不听贤臣之言，而悦子女之意。虚食禄者数千人，妄食土者百余户；造寺蠹财数百亿，度人免租、庸数十万。是故国家所出日加，所入

日减，仓乏半岁之储，库无一时之帛。所恶者逐，逐必忠良；所爱者赏，赏皆谗慝。朋佞喋喋，交相倾动。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，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。人怨神怒，亲忿众离，水旱疾疫，六年之间，三祸为变。享国不永，受终於凶妇，取讥万代，诒笑四夷，陛下所见也。若法太宗治国，太山之安可致也；法中宗治国，累卵之危亦可致也。

顷淫雨不解，谷荒于垄，麦烂于场，入秋亢旱，霜损虫暴，草木枯黄，下人咨嗟，未知所济。而营寺造观，日继于时，道路流言，计用缗钱百余万。陛下知仓有几岁储？库有几岁帛？百姓何所活？三边何所输？民散兵乱，职此由也。而以百万构无用之观，受天下之怨。陛下忍弃太宗之治本，不忍弃中宗之乱阶；忍弃太宗久长之谋，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。何以继祖宗、观万国耶？陛下在韦氏时，切齿群凶；今贵为天子，不改其事，恐复有切齿於陛下者。

往见明敕，一用贞观故事。且贞观有营寺观，加浮屠、黄老，益无用之官，行不急之务者乎？往者和帝之怜悖逆也，宗晋卿劝为第宅，赵履温劝为园亭，工徒未息，义兵交驰，亭不得游，宅不得息，信邪僻之说，成骨肉之刑，陛下所见也。今兹二观，得无晋卿之徒阴劝为之，冀娱骨肉？不可不察也。惟陛下停二观以须丰年，以所费之财给贫穷、填府库，则公主福无穷矣。

疏奏，帝不能用，然嘉切直。

稍迁右台殿中侍御史。雍令刘少微恃权贪脏，替否按之，岑羲屡以为请，替否曰：“我为宪司，惧势以纵罪，谓王法何？”少微坐死。迁累颖王府长史。卒，年八十。

李渤，字浚之，魏横野将军、申国公发之裔。父钧，殿中侍御史，以不能养母废于世。渤耻之，不肯仕，刻志於学，与

仲兄涉偕隐庐山。尝以列御寇拒粟，其妻怒，是无妇也；乐羊子舍金，妻让之，是无夫也。乃摭古联德高蹈者，以楚接舆、老莱子、黔娄先生、於陵子、王孺仲、梁鸿六人，图象赞其行，因以自徼。久之，更徙少室。

元和初，户部侍郎李巽、谏议大夫韦况交章荐之，诏以右拾遗召。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诏、币即山敦促，渤上书谢：“昔屠羊说有言：‘位三旌，禄万钟，知贵於屠羊，然不可使吾君妄施。’彼贱贾也，犹能忘己爱君。臣虽欲盗荣以济所欲，得无愧屠羊乎？”不拜。洛阳令韩愈遗书曰：

有诏河南敦喻拾遗公，朝廷士引颈东望，若景星、凤鸟始见，争先睹之为快。方今天子仁圣，大小之事皆出宰相，乐善言如不得闻，自即大位，凡所出而施者无不得宜。勤俭之声，宽大之政，幽闺妇女、草野小子饱闻而厌道之。愈不通於古，请问先生，兹非太平世欤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，年谷屡熟，符祝委至。干纪之奸不战而拘累，强梁之凶销铄缩栗，迎风而委伏。其有一事未就正，视若不成人。四海所环，无一夫甲而兵者。若此时也，遗公不疾起与天下士乐而享之，斯无时矣。昔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已，迹接於诸侯之国。今可为之时，自藏深山，牢关而固拒，即与仁义者异守矣。想遗公冠带就车，惠然肯来，舒所畜积，以补缀盛德之阙，利加于时，名垂将来。踊跃怀企，顷刻以冀。又切闻朝廷议，必起遗公，使者往若不许，即河南必继以行。拾遗徵若不至，更加高秩。如是辞少就多，伤於廉而害於义，遗公必不为也。善人进其类，皆有望於公。公不为起，是使天子不尽得良臣，君子不尽得显位，人庶不尽被惠利，其害不为细。必审察而谛思之，务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。

渤心善其言，始出家东都，每朝廷有阙政，辄附章列上。

元和九年讨淮西，上平贼三术：一曰感，二曰守，三曰战。感不成，不失为守；守不成，不失为战。又上《御戎新录》，乃以著作郎召，渤遂起。岁余，迁右补阙，以直忤旨，下迁丹王府谘议参军，分司东都。十三年，上言：

至德以来，天下思致治平，讫今不称者，人倦而不知变。天以变通之运遗陛下，陛下顺而革之，则悠久。宜乘平蔡之势，以德羸服恒、竟无不济，则恩威畅矣。昔舜、禹以匹夫宅四海，其烈如彼；今以五圣营太平，其难如此。臣恐宰相群臣蕴晦术略，启沃有所未尽，使陛下翹然思文、武、禹、汤而不获也。宜正六官，叙九畴，修王制、月令，崇孝悌，敦九族，广谏路，黜选举，复俊造，定四民，省抑佛、老，明刑行令，治兵御戎。愿下宰相公卿大夫议，博引海内名儒，大开学馆，与群臣参讲，据经稽古、应时便俗者，使切磋周复，作制度，合宣父继周之言。谨上五事：一礼乐，二食货，三刑政，四议都，五辨讎。

渤虽处外，然志存朝廷，表疏凡四十五献。擢为库部员外郎。会皇甫镈辅政，务剥下佐用度，而渤奉诏吊郗士美丧，在道上言：“渭南长源乡户四百，今才四十；阆乡户三千，而今千。它州县大抵类此。推其敝，始於摊逃人之赋。假令十室五逃，则均责未逃者，若抵石于井，非极泉不止，诚繇聚敛之臣割下媚上。愿下诏一赐禁止，计不三年，人必归于农。夫农，国之本，本立而太平可议矣。”又言：“道路蕪不治，驿马多死。”宪宗得奏咨骇，即诏出飞龙马数百给畿驿。渤既以峭直触要臣意，乃谢病归。

穆宗立，召拜考功员外郎。岁终，当校考。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，上奏曰：“宰相俯、文昌、值，陛下即位，倚以责功，安危治乱系也。方陛下敬大臣，未有昵比左右自骄之心，而天下事一以付之，俯等不推至公，陈先王道德，又不振拔旧典，

复百司之本。政之兴废在赏罚。俯等未闻慰一首公，使天下吏有所劝；黜一不职，使尸禄有所惧。士之邪正混然无章。陛下比幸骊山，宰相、学士皆股肱心腹，宜皆知之，不先事以谏，陷君於过。俯与学士杜元颖等请考中下。御史大夫李绛、左散骑常侍张惟素、右散骑常侍李益谏幸骊山，郑覃等谏畋游，得事君之礼，请考上下。崔元略当考上下，前考于翬不实，翬以贿死，请降中中。大理卿许季同，任翬者，应考中下；然顷陷刘辟，弃家以归，宜补厥过，考中中。少府监裴通职修举，考应中上；以封母，舍嫡而追所生，请考中下。奏入，不报。会渤请急，冯宿领考功，以“考课令取岁中善恶为上下，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，由三品上为清望官，岁进名听内考，非有司所得专。渤举旧事为褒贬，违朝廷制，请如故事”。渤议遂废。

会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表渤为副，元颖劾奏：“渤卖直售名，资狂躁，干进不已，外交方镇求尉荐，不宜在朝。”出为虔州刺史。渤奏还信州移税钱二百万，免赋米二万石，废冗役千六百人。观察使上状。不阅岁，迁江州刺史。

度支使张平叔敛天下逋租，渤上言：“度支所收贞元二年流户赋钱四百四十万，臣州治田二千顷，今旱死者千九百顷。若徇度支所敛，臣惧天下谓陛下当大旱责民三十年逋赋。臣刺史，上不能奉诏，下不忍民穷，无所逃死，请放归田里。”有诏蠲责。渤又治湖水，筑堤七百步，使人不病涉。

入为职方郎中，进谏议大夫。时敬宗晏朝紫宸，入阁，帝久不出，群臣立屏外，至顿仆。渤见宰相曰：“昨论晏朝事，今益晚，是谏官不能移人主意，渤请出阁待罪。”会唤仗，乃止。退上疏曰：“今日入阁，陛下不时见群臣，群臣皆布路跛倚。夫跛倚形诸外，则忧思结诸内。忧倦既积，灾衅必生，小

则为旱为孽，大则为兵为乱。《礼》：‘三谏不听，则逃之。’陛下新即位，臣至三谏，恐危及社稷。”又言：“左右常侍职规讽，循默不事，若设官不责实，不如罢之。”俄充理匭使，建言：“事大者以闻，次白宰相，下以移有司。有司不当，许再纳匭。妄诉者加所坐一等，以绝冒越。”诏可。

时政移近幸，纪律荡然，渤劲正不顾患，通章封无阍日。天子虽幼昏，亦感寤，擢给事中，赐金紫服。

五坊卒夜斗，伤县人，鄆令崔发怒，敕吏捕捽，其一，中人也，释之。帝大怒，收发送御史狱。会大赦、改元，发以囚坐鸡竿下，俄而中人数十持挺乱击，发败面折齿，几死，吏哀请乃去。既而囚皆释，而发不得原。渤上疏曰：“县令曳辱中人，中人殴御囚，其罪一也。然令罪在赦前，而中人在赦后，不寘于法，臣恐四夷闻之，慢倍之心生矣。”渤又诵言：“前神策军在幔城，篡京兆进食牙盘，不时治，致宦人益横。”帝以问左右，皆曰“无之”。帝谓渤有党，出为桂管观察使。它日，宰相李逢吉等见帝曰：“发暴中人，诚不敬，然其母故宰相韦贯之姊，年八十，忧发成疾。陛下方孝治，宜少延之。”帝恻然曰：“比谏官但言发枉，未尝道此。”即遣使送发於家，且抚尉其母。韦拜诏，泣对使者杖发四十。犹夺其官。至文宗，乃用发为怀州长史。

桂有漓水，出海阳山，世言秦命史禄伐粤，凿为漕，马援讨徵侧，复治以通馈；后为江水溃毁，渠遂废浅，每转饷，役数十户济一艘。渤酾浚旧道，鄣泄有宜，舟楫利焉。逾年，以病归洛。大和中，召拜太子宾客。卒，年五十九，赠礼部尚书。

渤，孤操自将，不苟合於世，人咸谓之沽激。屡以言斥，而悻直不少衰，守节者尚之。

裴潏，本河东闻喜人。笃学，善隶书。以廩仕。元和初，

累迁左补阙。於是两河用兵，宪宗任宦人为馆驿使，检稽出纳。有曹进玉者，尤恃恩倨甚，使者过，至加粹辱，宰相李吉甫奏罢之。会伐蔡，复以中人领使。潞谏曰：“凡驿，有官专尸之，畿内以京兆尹，道有观察使、刺史相监临，台又御史为之使，以察过阙。犹有不职，则宜明科条督责之，谁不惕惧？若复以宫闈臣领之，则内人而及外事，职分乱矣。夫事不善，诚於初；体有非，不必大。方开太平，澄本正末，宜塞侵官之原、出位之渐。”帝虽不用，而嘉其忠，擢起居舍人。

帝喜方士，而柳泌为帝治丹剂，求长年。帝御剂，中躁病渴。潞谏曰：

夫除天下之害者，常受天下之利；共天下之乐者，常飨天下之福。故上自黄帝、颡项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咸以功济生人，天皆报以耆寿，垂荣无疆。陛下以孝安宗庙，以仁牧黎庶，攘 袄凶，复张太平，宾礼贤俊，待以终始。神功圣德，前古所不及。陛下躬行之，天地宗庙必相陛下以亿万之永。今乃方士韦山甫、柳泌等以丹术自神，更相称引，诡为陛下延年。臣谓士有道者皆匿名灭景，无求於世，岂肯干谒贵近，自鬻其伎哉？今所至者，非曰知道，咸求利而来。自言飞炼为神，以誅权贿，伪穷情得，不耻遁亡。岂可信厥术、御其药哉？

臣闻人食味、别声、被色而生者也。味以行气，气以实志。水火盐梅以烹鱼肉，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夫三牲五谷，禀五行以生也，发为五味。天地生之，所以奉人，圣人节调，以致康强。若乃药剂者，所以御疾，岂常进之饵哉？况又金石性托酷烈，而烧治积年，包炎产毒，未易可制。夫秦、汉之君亦信方士矣，如卢生、徐福、栾大、李少君，后皆诈谲无成功。事暴前策，皆可验视。

《礼》：“君之药，臣先尝之；父之药，子先尝之。”臣、

子一也，愿以所治剂，俾其人服之，竟一岁以考真伪，则无不验矣。

帝怒，贬江陵令。

穆宗立，泌等诛，召潞，再迁刑部郎中。前率府仓曹参军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，有司以死在辜外，推元衡父廕赎金，公成受赇不诉，以赦免。潞议曰：“杖捶者，官得施所部，非所部，虽有罪，必请有司，明不可擅也。元衡非在官，公成母非所部，不可以廕免。公成取贿仇家，利母之死，逆天性，当伏诛。”有诏元衡流，公成论死。久之，繇给事中为汝州刺史，越法杖人辄死，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。迁左散骑常侍、集贤殿学士。改刑部侍郎，为华州刺史。召拜兵部侍郎，出为河南尹，复还旧官。卒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敬。

潞以道自任，悉心事上，疾党附，不为权近所持。尝哀古今辞章，续梁昭明太子《文选》，自号《大和通选》，上之。当时文士非与游者皆不取，世恨其隘。宪宗竟以药弃天下，世益谓潞知言。

穆宗虽诛泌，而后稍稍复惑方士。有布衣张皋者，上疏曰：“神虑澹则血气和，嗜欲胜则疾疹作。古之圣贤务自颐养，不以外物挠耳目、声色败情性，繇是和平自臻，福庆用昌。在《易》‘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’，在《诗》‘自天降康，降福穰穰’，此天人符也。然则药以攻疾，无疾不用药也。高宗时，处士孙思邈达於养生，其言曰：‘人无故不应饵药。药有所偏助，则藏气为不平。’推此论之，可谓达见至理。夫寒暑为贼，节宣乖度，有资於医，尚当重慎。故《礼》称：‘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’庶士犹尔，况天子乎？先帝晚节喜方士，累致危疾，陛下所自知，不可蹈前覆、迎后梅也。今人人窃议，直畏忤旨，莫敢言。臣蓬蒿之生，非以邀宠，顾忠义可为者，闻而

默，则不安，愿陛下无忽。”帝善其言，诏访皋，不获。

李中敏，字藏之，系出陇西。元和中，擢进士第。性刚峭，与杜牧、李甘善，其文辞气节大抵相上下。沈传师观察江西，辟为判官。入拜侍御史。

郑注诬逐宰相宋申锡，天下以目。大和六年，大旱，文宗内忧，诏询所以致雨者。中敏时以司门员外郎上言：“雨不时降，夏阳骄愆，苗欲槁枯，陛下忧勤，降德音，俾下得尽言。臣闻昔东海误杀一孝妇，大旱三年。臣顷为御史台推囚，华封儒杀良家子三人，陛下赦封儒死。然三人者，亦陛下赤子也。神策士李秀杀平民，法当死，以禁卫，刑止流。宋申锡位宰相，生平馈致一不受，其道劲正，奸人忌之，陷不测之辜，狱不参验，衔恨而没，天下士皆指目郑注。臣知数冤必列诉上帝，天之降灾，殆有由然。汉武帝国用空竭，桑弘羊兴筦榷之利，然卜式请亨以致雨。况申锡之枉，天下知之，何惜斩一注以快忠臣之魂，则天且雨矣。”帝不省。中敏以病告满，归颍阳。注诛，以司勋员外郎召。

累迁谏议大夫，为理匭使，建言：“上书者将纳於匭，有司先审其副，有不可，辄却之。臣谓匭出禁中，暮而入，为下开必达之路，广聪明，直枉结。若有司先裁可否，恐事不重密，非穷塞得自申意。请一裁诸上。”诏可。迁给事中。仇士良以开府阶廕其子，中敏曰：“内谒者监安得有子？”士良惭恚。繇是复弃官去。开成末，为婺、杭二州刺史，卒于官。

中敏所善李款，字言源。长庆初第进士，为侍御史。注自邠宁入朝，款伏阁劾奏：“注内通敕使，外结朝臣，往来两地，卜射赅谢。”帝不省。后浸用事，款被斥去。注死，由仓部员外郎累迁江西观察使。终澶王傅。

李甘，字和鼎。长庆末，第进士，举贤良方正异等。累擢侍

御史。郑注侍讲禁中，求宰相，朝廷哗言将用之，甘显倡曰：“宰相代天治物者，当先德望，后文艺。注何人，欲得宰相？白麻出，我必坏之。”既而麻出，乃以赵儋为鄜坊节度使，甘坐轻肆，贬封州司马。而李训内亦恶注，由是注卒不相。甘终于贬。

始，河南人杨牢，字松年，有至行。甘方未显，以书荐於尹曰：“执事之部孝童杨牢，父茂卿，从田氏府，赵军反，杀田氏，茂卿死。牢之兄蜀，三往索父丧，虑死不果至。牢自洛阳走常山二千里，号伏叛垒，委发羸骸，有可怜状，讎意感解，以尸还之。单纁冬月，往来太行间，冻肤皴痂，衔哀雨血。行路稠人为牢泣，归责其子，以牢勉之。牢为儿践操如此，未闻执事门唁而书显之，岂树风扶教意耶？且乡人能啮疽割脊，急亲之病，皆一时决耳，犹蒙表其间，脱之徭，上有大礼则差问以粟帛。今河北骄叛，万师不能攘，而牢徒步请尸仇手，与夫含腐忍疮者孰多？牢绝乳即能诗，洛阳儿曹壮於牢者皆出其下。闻牢之赎丧，潞帅偿其费，其葬也，滑帅贖之财，斯执事之事，他人既篡之矣。即有称牢於上者，执事能无恨其后乎？”其激印自任类此。牢后亦擢进士第。

赞曰：夫以下摩上，士所甚患，然取名最多，故上失德则与下争名，而后有诛夷斥窜事。然或依古肆言，高而难从，以邀主贾直者，逆之似伤道，行之不切时，此言事常弊也。若廷珪数子，优游弥缝，皆中时病，非所谓贾直自荣者也。至渤争晏朝，潞谏方士，甘斥郑注不可作宰相，排宠救危，不得不尔，贤哉！

卷第一百一十 列传第四十四

武李贾白

武平一，名甄，以字行，颍川郡王载德子也。博学，通《春秋》，工文辞。武后时，畏祸不敢与事，隐嵩山修浮图法，屡诏不应。中宗复位，平一居母丧，迫召为起居舍人，丐终制，不见听。景龙二年，兼修文馆直学士。时天子暗柔不君，韦后蒸乱，外戚盛。平一重斥语，即自请抑母党，上言：“去岁荧惑入羽林，太白再经天，太阳亏，月犯大角。臣闻灾不妄生，上见下应，信如景响。《诗》曰：‘唯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’陛下天性孝爱，戚属外家，恩洽泽濡。臣一宗，阶三等，家数侯，殊轮华毂，过许、史、梁、邓远甚。恩崇者议积，位厚者衅速，故月满必亏，日中则移，时不再来，荣难久藉。昔永淳之后，王室多难，先圣从权，故臣家以宗子窃禄疏封。今上圣复辟，宜退守园庐，乃再假光宠，爵封如初，高班厚位，遂超涯极。故阴气僭阳，河、洛泛滥。昔王族骄盈，梅福上书；窦氏专纵，丁鸿进谏。且后妃之家，恩过宠深，一朝覆没，遂无噍类。愿思仰损之宜、长远之策，推远时权，以全亲亲。”帝慰勉，不许。迁考功员外郎。

于时，太平、安乐公主各立党相报毁，亲贵离阍，帝患之，欲令敦和，以访平一。因上书曰：“病之在四体者，迹分而易逐，居心腹者，候遽而难治。刑政乖舛，四支疾也；亲权猜间，

心腹患也。《书》曰：‘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协比其邻，婚姻孔云。’是知亲族以辑睦为义也。自顷权贵猜防，外和内离，怨结姻娅，疑生骨肉。邀荣之徒，谗献忠款；膏膺之伍，苟输谗计。胁肩邸第之中，嚙颐媼宦之侧。故过从绝，猜嫌构，亲爱乖，党与生。积霜成冰，祸不可既。愿悉召近亲贵人，会宴内殿，告以辑睦，申以恩勤，斥奸人，塞谗路。若犹未已，则舍近图远，抑慈示严，惟陛下之命。”帝美其忠切，卒不用。

初，崔日用自言明《左氏春秋》诸侯官族。它日，学士大集，日用折平一曰：“君文章固耐久，若言经，则败绩矣。”时崔湜、张说素知平一该习，劝令酬诘，平一乃请所疑。日用曰：“鲁三桓，郑七穆，奈何？”答曰：“庆父、叔牙、季友，桓三子也。孟孙至彘凡九世，叔孙舒、季孙肥凡八世。郑穆公十一子，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，子羽不为卿，故称七穆，子罕、子驷、子良、子国、子游、子印、子丰也。”一坐惊服。平一问日用曰：“公言齐桓公、楚庄王时，诸侯属齐若楚凡几？平公、灵王时，诸侯属晋、楚凡几？晋六卿，齐、楚执政几何人？”日用谢曰：“吾不知，君能知乎？”平一条举始末，无留语。日用曰：“吾请北面。”阖坐大笑。

后宴两仪殿，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，婴滑稽敏给，诏学士嘲之，婴能抗数人。酒酣，胡人袜子、何懿等唱“合生”，歌言浅秽，因倨肆，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。平一上书谏曰：“乐，天之和，礼，地之序；礼配地，乐应天。故音动於心，声形于物，因心哀乐，感物应变。乐正则风化正，乐邪则政教邪，先王所以达废兴也。伏见胡乐施于声律，本备四夷之数，比来日益流宕，异曲新声，哀思淫溺。始自王公，稍及闾巷，妖伎胡人、街童市子，或言妃主情貌，或列王公名质，咏歌蹈

舞，号曰‘合生’。昔齐衰，有《行伴侣》，陈灭，有《玉树后庭花》，趋数惊鹜僻，皆亡国之音。夫礼谦而不进即销，乐流而不反则放。臣愿屏流僻，崇肃雍，凡胡乐，备四夷外，一皆罢遣。况两仪、承庆殿者，陛下受朝听讼之所，比大飨群臣，不容以倡优媠狎亏污邦典。若听政之暇，苟玩耳目，自当奏之后廷可也。”不纳。

玄宗立，贬苏州参军，徙金坛令。平一见宠中宗，时虽宴豫，尝因诗颂规诫，然不能卓然自引去，故被谪。既谪而名不衰。开元末，卒。孙元衡、儒衡别传。

李义，字尚真，赵州房子人。少孤。年十二，工属文，中书令薛元超曰：“是子且有海内名。”第进士、茂才异等，累调万年尉。长安三年，诏雍州长史薛季昶选部吏才中御史者，季昶以义闻，擢监察御史。劾奏无避。景龙初，叶静能怙势，义条其奸，中宗不纳。迁中书舍人、修文馆学士。帝遣使江南，发在所库贳以赎生，义上疏以为：“江南鱼鳖之利，衣食所资。江湖之生无既，而府库之财有限，与其拯物，不如忧民。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视，钱刀日至，网罟岁广，施之一朝，营之百倍。若回所赎之贳，减方困之徭，其泽乡矣。”

韦氏之变，诏令严促，多义草定。进吏部侍郎，仍知制诰。与宋璟等同典选事，请谒不行，时人语曰：“李下无蹊径。”改黄门侍郎，封中山郡公。制敕不便，辄驳正。贵幸有求官者，睿宗曰：“朕非有靳，顾李义不可耳！”谏罢金仙、玉真二观，帝虽不从，优容之。太平公主干政，欲引义自附，义深自拒绝。

开元初，姚崇为紫微令，荐为侍郎，外托引重，实去其纠驳权，畏义明切也。未几，除刑部尚书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黄门监，谥曰贞。遗令薄葬，毋还乡里。

义沉正方雅，识治体，时称有宰相器。葬日，苏頲、毕构、

马怀素往祖之，哭曰：“非公为恻而谁恻欤！”又事兄尚一、尚贞孝谨甚，又俱以文章自名，弟兄同为一集，号《李氏花萼集》，又所著甚多。尚一终清源尉，尚贞博州刺史。

贾曾，河南洛阳人。父言忠，貌魁梧，事母以孝闻，补万年主簿。护役蓬莱宫，或短其苛，高宗廷诘，辩列详谛，帝异之，擢监察御史。方事辽东，奉使禀军饷，还，奏上山川道里，并陈高丽可破状。帝问：“诸将材否？”对曰：“李勣旧臣，陛下所自悉。庞同善虽非斗将，而持军严。薛仁贵票勇冠军，高侃忠果而府，契苾何力性沈毅，虽忌前，有统御才。然夙夜小心，忘身忧国，莫逮於勣者。”帝然所许，众亦以为知言。累转吏部员外郎。李敬玄兼尚书，言忠尚气，及主选，不能下，贬邵州司马。失武懿宗意，下狱几死，左除建州司户参军，卒。

曾少有名，景云中，为吏部员外郎。玄宗为太子，遴选宫僚，以曾为舍人。太子数遣使采女乐，就率更寺肄习，曾谏曰：“作乐崇德，以和人神。《韶》、《夏》有容，《咸》、《英》有节，而女乐不与其间。昔鲁用孔子几霸，戎有由余而强，齐、秦遗以女乐，故孔子行，由余出奔。良以冶容哇咬，蛊心丧志，圣贤疾之最甚。殿下渴贤之美未彰，好伎之声先闻，非所以追启诵、嗣尧舜之烈也。余闲宴私，后廷伎乐，古亦有之，犹当秘隐，不以示人，况阅之所司，明示群臣哉！愿下令屏倡优女子，诸使者采召，一切罢止。”太子手令嘉答。

俄擢中书舍人，以父嫌名不拜，徙谏议大夫，知制诰。天子亲郊，有司议不设皇地祇位，曾请合享天地如古制并从祀等坐。睿宗诏宰相礼官议，皆如曾请。开元初，复拜中书舍人，曾固辞。议者谓中书乃曹司，非官称，嫌名在礼不讳，乃就职。与苏晋同掌制诰，皆以文辞称，时号“苏贾”。后坐事贬洋州刺史。历虔、郑等州刺史，迁礼部侍郎，卒。子至。

至字幼邻，擢明经第，解褐单父尉。从玄宗幸蜀，拜起居舍人，知制诰。帝传位，至当撰册，既进稿，帝曰：“昔先天诰命，乃父为之辞，今兹命册，又尔为之，两朝盛典，出卿家父子手，可谓继美矣。”至顿首，呜咽流涕。历中书舍人。

至德中，将军王去荣杀富平令杜徽，肃宗新得陕，且惜去荣材，诏贷死，以流人使自效。至谏曰：“圣人诛乱，必先示法令，崇礼义。汉始入关，约法三章，杀人者死，不易之法也。按将军去荣以朔方偏裨提数千士，不能整行列，挟私怨杀县令，有犯上之逆。或曰去荣善守，陕新下，非去荣不可守，臣谓不然。李光弼守太原，程千里守上党，许叔冀守灵昌，鲁灵守南阳，贾贲守雍丘，张巡守睢阳，初无去荣，未闻贼能下也。以一能而免死，彼弧矢绝伦、剑术无前者，恃能犯上，何以止之！若舍去荣，诛将来，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。惜一去荣，杀十去荣之材，其伤盖多。彼逆乱之人，有逆於此而顺於彼乎？乱富平而治於陕乎？悖县令，能不悖於君乎？律令者，太宗之律令，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，废祖宗大法。”帝诏群臣议，太子太师韦见素、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为：“法者，天地大典，王者不敢专也。帝王不擅杀，而小人得擅杀者，是权过人主。开元以前，无敢专杀，尊朝廷也；今有之，是弱国家也。太宗定天下，陛下复鸿业，则去荣非至德罪人，乃贞观罪人也。其罪祖宗所不赦，陛下可易之耶？”诏可。

蒲州刺史以河东濒贼，彻傅城庐舍五千室，不使贼得保聚，民大扰。诏遣至慰安，官助营完，蒲人乃安。坐小法，贬岳州司马。

宝应初，召复故官，迁尚书左丞。杨绾建请依古制，县令举孝廉于刺史，刺史升天子礼部。诏有司参议，多是绾言。至议以为：“自晋后，衣冠迁徙，人多侨处，因缘官族，所在占

籍。今乡举取人未尽，请广学校，增国子博士员，十道大州得置大学馆，诏博士领之，召置生徒，使保桑梓者，乡里举焉；在流寓者，庠序推焉。”议者更附至议。转礼部侍郎，待制集贤院。

大历初，徙兵部。累封信都县伯，进京兆尹。七年，以右散骑常侍卒，年五十五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文。

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其先盖太原人。北齐五兵尚书建，有功于时，赐田韩城，子孙家焉。又徙下邳。父季庚，为彭城令，李正己之叛，说刺史李洧自归，累擢襄州别驾。

居易敏悟绝人，工文章。未冠，谒顾况。况，吴人，恃才少所推可，见其文，自失曰：“吾谓斯文遂绝，今复得子矣！”贞元中，擢进士、拔萃皆中，补校书郎。元和元年，对制策乙等，调整屋尉，为集贤校理，月中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迁左拾遗。

四年，天子以旱甚，下诏有所蠲贷，振除灾沴。居易见诏节未详，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，以救流瘠，且多出宫人。宪宗颇采纳。是时，于頔入朝，悉以歌舞人内禁中，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，皆頔嬖爱。居易以为不如归之，无令頔得归曲天子。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，为魏徵孙赎故第，居易言：“徵任宰相，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，后嗣不能守，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。师道人臣，不宜掠美。”帝从之。河东王锬将加平章事，居易以为：“宰相天下具瞻，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。按锬诛求百计，不恤雕瘵，所得财号为‘羨余’以献。今若假以名器，四方闻之，皆谓陛下得所献，与宰相。诸节度私计曰：‘谁不如锬？’争袞割生人以求所欲。与之则纲纪大坏，不与则有厚薄，事一失不可复追。”是时，孙 以禁卫劳，擢凤翔节度使。张奉国定徐州，平李 有功，迁金吾将军。居易为帝言：“宜罢 ，进奉国，以竦天下忠臣心。”度支有囚系闾乡狱，更三

赦不得原。又奏言：“父死，絜其子，夫久系，妻嫁，债无偿期，禁无休日，请一切免之。”奏凡十余上，益知名。

会王承宗叛，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，居易谏：“唐家制度，每征伐，专委将帅，责成功，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。韩全义讨淮西，贾良国监之；高崇文讨蜀，刘贞亮监之。且兴天下兵，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。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，即承璀为制将，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，是实都统。恐四方闻之，必轻朝廷。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，陛下忍受此名哉？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，心有不乐，无以立功。此乃资承宗之奸，挫诸将之锐。”帝不听。既而兵老不决，居易上言：“陛下讨伐，本委承璀，外则卢攸史、范希朝、张茂昭。今承璀进不决战，已丧大将，希朝、茂昭数月乃入贼境，观其势，似阴相为计，空得一县，即壁不进，理无成功。不亟罢之，且有四害。以府帑金帛、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，使益富强，一也。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，将请洗涤承宗，章一再上，无不许，则河北合从，其势益固。与夺恩信，不出朝廷，二也。今暑湿暴露，兵气熏蒸，虽不顾死，孰堪其苦？又神策杂募市人，不耻于役，脱奔逃相动，诸军必摇，三也。回鹘、吐蕃常有游侦，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，则兵之强弱，费之多少，彼一知之，乘虚入寇，渠能救首尾哉？兵连事生，何故蔑有？四也。事至而罢，则损威失柄，祇可逆防，不可追悔。”亦会承宗请罪，兵遂罢。

后对殿中，论执强鯁，帝未谕，辄进曰：“陛下误矣。”帝变色，罢，谓李絳曰：“是子我自拔擢，乃敢尔，我叵堪此，必斥之！”絳曰：“陛下启言者路，故群臣敢论得失。若黜之，是箝其口，使自为谋，非所以发扬盛德也。”帝悟，待之如初。岁满当迁，帝以资浅，且家素贫，听自择官。居易请如姜公辅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，以便养，诏可。明年，以母丧解，还，

拜左赞善大夫。是时，盗杀武元衡，京都震扰。居易首上疏，请亟捕贼，刷朝廷耻，以必得为期。宰相嫌其出位，不悦。俄有言：“居易母堕井死，而居易赋《新井篇》，言浮华，无实行，不可用。”出为州刺史。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，追贬江州司马。既失志，能顺适所遇，托浮屠生死说，若忘形骸者。久之，徙忠州刺史。入为司门员外郎，以主客郎中知制诰。

穆宗好畋游，献《续虞人箴》以讽，曰：

唐受天命，十有二圣。兢兢业业，咸勤厥政。鸟生深林，兽在丰草。春瞳冬狩，取之以道。鸟兽虫鱼，各遂其生。民野君朝，亦克用宁。在昔玄祖，厥训孔彰：“驰骋畋猎，俾心发狂。”何以效之，曰羿与康。曾不是诫，终然覆亡。高祖方猎，苏长进言：“不满十旬，未足为欢。”上心既悟，为之辍畋。降及宋璟，亦谏玄宗。温颜听纳，献替从容。璟趋以出，鹞死握中。噫！逐兽于野，走马于路。岂不快哉，衔橛可惧。审其安危，惟圣之虑。

俄转中书舍人。田布拜魏博节度使，命持节宣谕，布遗五百缣，诏使受之，辞曰：“布父讎国耻未雪，人当以物助之，乃取其财，谊不忍。方谕问旁午，若悉有所赠，则贼未殄，布货竭矣。”诏听辞饷。是时，河朔复乱，合诸道兵出讨，迁延无功。贼取弓高，绝粮道，深州围益急。居易上言：“兵多则难用，将众则不一。宜诏魏博、泽潞、定、沧四节度，令各守境，以省度支货饷。每道各出锐兵三千，使李光颜将。光颜故有凤翔、徐、滑、河阳、陈许军无虑四万，可径薄贼，开弓高粮路，合下博，解深州之围，与牛元翼合。还裴度招讨使，使悉太原兵西压境，见利乘隙夹攻之，间令招谕以动其心，未及诛夷，必自生变。且光颜久将，有威名，度为人忠勇，可当一面，无若二人者。”於是，天子荒纵，宰相才下，赏罚失所宜，

坐视贼，无能为。居易虽进忠，不见听，乃丐外迁。为杭州刺史，始筑堤捍钱塘湖，钟泄其水，溉田千顷。复浚李泌六井，民赖其汲。久之，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。复拜苏州刺史，病免。

文宗立，以秘书监召，迁刑部侍郎，封晋阳县男。太和初，二李党事兴，险利乘之，更相夺移，进退毁誉，若旦暮然。杨虞卿与居易姻家，而善李宗闵，居易恶缘党人斥，乃移病还东都。除太子宾客分司。逾年，即拜河南尹，复以宾客分司。开成初，起为同州刺史，不拜，改太子少傅，进冯翊县侯。会昌初，以刑部尚书致仕。六年，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尚书右仆射，宣宗以诗吊之。遗命薄葬，毋请谥。

居易被遇宪宗时，事无不言，湔剔抉摩，多见听可，然为当路所忌，遂摈斥，所蕴不能施，乃放意文酒。既复用，又皆幼君，偃蹇益不合，居官辄病去，遂无立功名意。与弟行简、从祖弟敏中友爱。东都所居履道里，疏诏种树，构石楼香山，凿八节滩，自号醉吟先生，为之传。暮节惑浮屠道尤甚，至经月不食荤，称香山居士。尝与胡杲、吉日女、郑据、刘真、卢真、张浑、狄兼谟、卢贞燕集，皆高年不事者，人慕之，绘为《九老图》。

居易於文章精切，然最工诗。初，颇以规讽得失，及其多，更下偶俗好，至数千篇，当时士人争传。鸡林行贾售其国相，率篇易一金，甚伪者，相辄能辩之。初，与元稹酬咏，故号“元白”；稹卒，又与刘禹锡齐名，号“刘白”。其始生七月能展书，姆指“之”、“无”两字，虽试百数不差；九岁暗识声律。其笃於才章，盖天稟然。敏中为相，请谥，有司曰文。后履道第卒为佛寺。东都、江州人为立祠焉。

赞曰：居易在元和、长庆时，与元稹俱有名，最长於诗，

它文未能称是也，多至数千篇，唐以来所未有。其自叙言：“关美刺者，谓之讽谕；咏性情者，谓之闲适；触事而发，谓之感伤；其它为杂律。”又讥“世人所爱惟杂律诗，彼所重，我所轻。至讽谕意激而言质，闲适思澹而辞迂，以质合迂，宜人之不爱也”。今视其文，信然。而杜牧谓：“纤艳不逞，非庄士雅人所为。流传人间，子父女母交口教授，淫言媠语入人肌骨不可去。”盖救所失不得不云。观居易始以直道奋，在天子前争安危，冀以立功，虽中被斥，晚益不衰。当宗闵时，权势震赫，终不附离为进取计，完节自高。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，名望隳然。呜呼，居易其贤哉！

行简，字知退，擢进士，辟卢坦剑南东川府。罢，与居易自忠州入朝，授左拾遗。累迁主客员外郎，代韦词判度支按，进郎中。长庆时，振武营田使贺拔志岁终结课最，诏行简阅实，发其妄，志惧，自刺不殊。行简敏而有辞，后学所慕尚。宝历二年卒。

敏中，字用晦，少孤，承学诸兄。长庆初，第进士，辟义成节度使李昕府，昕一见，许其远到。迁右拾遗，改殿中侍御史，为符澈邠宁副使，澈卒以能政闻。御史中丞高元裕荐为侍御史，再转左司员外郎。武宗雅闻居易名，欲召用之。是时，居易足病废，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茶不任事，即荐敏中文词类其兄而有器识。即日知制诰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进承旨。宣宗立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中书侍郎，兼刑部尚书。德裕贬，敏中抵之甚力，议者訾恶。德裕著书亦言“惟以怨报德为不可测”，盖斥敏中云。历尚书右仆射、门下侍郎，封太原郡公。自员外，凡五年，十三迁。

崔铉辅政，欲专任，患敏中居右。会党项数寇边，铉言宜得大臣镇抚，天子响其言，故敏中以司空、平章事兼邠宁节度、

招抚、制置使。初，帝爱万寿公主，欲下嫁士人。时郑颢擢进士第，有阙阅，敏中以充选。颢与卢氏婚，将授室而罢，衔之。敏中自以居外，畏颢谗，自诉于帝。帝曰：“朕知久矣。若用颢言，庸相任耶？”顾左右取书一函，发视，悉颢所上，敏中乃安。及行，帝御安福楼以饯，颁玺书谕尉，赐通天带，卫以神策兵，开府辟士，礼如裴度讨淮西时。次宁州，诸将已破羌贼，敏中即说谕其众，皆愿弃兵为业。乃自南山并河按堡保，回绕千里。又规萧关通灵威路，使为耕战具。逾年，检校司徒，徙剑南西川，增骤军，完创关壁。治蜀五年，有劳，加兼太子太师，徙荆南。

懿宗立，召拜司徒、门下侍郎，还平章事。数月足病不任谒，固求避位，不许，中使者劳问，俾对别殿，毋拜。右补阙王谱奏言：“敏中病四月，陛下坐朝，与他宰相语不三刻，安暇论天下事？愿听其请，无使有持宠旷贵之讥。”书闻，帝怒，斥谱阳翟令。给事中郑公舆申救，不听。谱者，侍中珪之远裔。未几，加敏中中书令。自裴度以勋德居，而敏中以恩泽进。

咸通二年，南蛮扰边，召敏中入议，许挟扶升殿。固求免，乃出为凤翔节度使。三奏愿归守坟墓，除东都留守，不敢拜，许以太傅致仕。诏书未至，卒，册赠太尉。博士曹鄴责其病不坚退，且逐谏臣，举怙威肆行，谥曰丑。

卷第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四十五

五王

桓彦范，字士则，润州丹阳人。以门荫调右翊卫，迁司卫主簿。狄仁杰曰：“君之才，当自光大，毋恤于初。”厚为礼。寻擢监察御史，迁累中丞。

长安中，为司刑少卿。张昌宗引妖人迎占，言计不轨。宋璟请穷治其奸，武后以昌宗尝自归，不许。彦范谏曰：“昌宗谬横恩，苞祸心，任意测天命，皇神降怒，自撻其咎。推原厥情，盖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，未败则候时为逆。此凶诡之臣，营惑圣心。既自归露，而尚与妖人祈福禳解，则果于必成，初无悔意。今而宥之，诚恐昌宗自谓应运，天下浩然从之。父在，子称尊为逆子；君在，臣图位为逆臣。逆而不诛，社稷惧亡。请付三司考治。”不纳。时内史李峤等屡奏：“往为酷吏破家者，请皆宥雪。”依违未从。彦范复上言：“自文明后得罪，惟扬、豫、博三州不免，它可悉赦。”疏十上，卒见听。尝曰：“大理，人命所县，不可便辞诡合以自免。”

张柬之将诛易之等，引与定策。于是，以彦范、敬晖为左右羽林将军，属以禁兵。时中宗每北门起居，因得谒陈秘计。神龙元年正月，彦范、晖率羽林兵与将军李湛、李多祚、杨元琰、薛思行等千骑五百人讨贼。令湛、多祚就东宫迎中宗至玄武门，彦范等斩关入，士皆鼓噪，时武后处迎仙宫之集仙殿，

斩易之等庑下。后闻变而起，见中宗曰：“乃汝耶？竖子诛，可还宫。”彦范进曰：“太子今不可以归！往天皇弃群臣，以爱子托陛下。今久居东宫，群臣思天皇之德，不血刃，清内难，此天意人事归李氏。臣等谨奉天意，惟陛下传位，万世不绝，天下之幸。”后乃卧，不复言。明日，中宗复位，以彦范为侍中，封谯郡公，赐实封五百户。

上书戒帝曰：

《诗》以《关雎》为始，言后妃者人伦之本，治乱之端也。故舜之兴以皇、英，而周之兴以任、姒。桀奔南巢，祸阶末嬉；鲁桓灭国，惑始齐姜。伏见陛下临朝视政，皇后必施帷殿上，预闻政事。臣愚谓古王者谋及妇人，皆破国亡身，倾辘继路。且以阴乘阳，违天也；以妇凌夫，违人也。违天不祥，违人不义。故《书》曰：“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无攸遂，在中馈。”言妇人不得预外政也。伏愿上以社稷为重，令皇后无居正殿，干外朝，深居宫掖，修阴教以辅佐天子。

又道路籍籍，皆云胡僧慧范托浮屠法，诡惑后妃，出入禁奥，渎挠朝政。陛下尝轻骑微服，数幸其居，上下污慢，君臣亏替。臣谓兴化致治以康乂国家者，繇进善而弃恶。孔子曰：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，假鬼神以危人者杀。”今慧范乱政危人者也，不急诛，且有变。除恶务本，愿早裁之。

帝孱昏，徇左右，不能有所省纳。

俄墨敕以方士郑普思为秘书监，叶静能为国子祭酒。彦范执不可，帝曰：“要已用之，不可止。”彦范曰：“陛下始复位，制诏：‘军国皆用贞观故事。’贞观时，以魏徵、虞世南、颜师古为监，以孔颖达为祭酒，如普思等方伎猥下，安足继踪前烈。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才，以天秩加私爱。”不从。

时武三思以迁太后衔恚，虑不利诸武，而韦后雅为帝宠畏，

且三思与蒸乱，由是朋谗奇中。未几，罢彦范等政事。五月，加特进，封扶阳郡王，赐姓韦，同后属籍，锡金银、锦绣，皆以铁券恕十死，令朝朔望。寻出为洛州刺史，改濠州。王同皎谋诛三思，事泄，三思诬彦范等同逆，阴令许州司功参军郑愔上变。乃贬彦范泷州司马，敬晖崖州司马，袁恕己冀州司马，崔玄白州司马，张柬之新州司马，悉夺勋封。三思又疏韦后隐秽，榜于道，请废之。帝震怒，三思猥曰：“此殆彦范辈为。”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状，物色其人。承嘉即奏：“彦范、晖、柬之、恕己、玄白暴讪摇变，内托废后，而实危君。人臣无将，当伏诛。”诏有司议罪。大理丞李朝隐执奏：“彦范等未讯即诛，恐为雠家诬讪，请遣御史按实。”卿裴谈请即诛斩，家籍没。帝业尝许以不死，遂流灊州，禁锢终身，子弟年十六以上谪徙岭外。擢承嘉金紫光禄大夫、襄武郡公，后又赐彩五百段、锦被一。进谈刑部尚书，而贬朝隐。三思又讽节愍太子请夷彦范等三族，帝不从。三思虑五人者且复用，乃纳崔湜计，遣周利贞矫制杀之。利贞至贵州，逢彦范，即缚曳竹槎上，肉尽，杖杀之，年五十四。

睿宗即位，彦范等并追复官爵，赐实封二百户，还其子孙，谥曰忠烈。开元六年，诏与晖、玄白、柬之、恕己勤劳王家，皆配享中宗庙庭。建中三年，复赠彦范为司徒，晖太尉，玄白太子太师，柬之司徒，恕己太子太傅。

彦范工属文，然不甚喜观书，所志惟忠孝大略。居若不能言，及议论帝前，虽被诘让，而安辞定色，辨色愈切。

诛二张也，柬之勒兵景运门，将遂夷诸武。洛州长史薛季昶劝曰：“二凶虽诛，产、禄犹在，请除之。”会日暮事遽，彦范不欲广杀，因曰：“三思机上肉尔，留为天子藉手。”季昶叹曰：“吾无死所矣！”俄而三思窃入宫，因韦后反盗朝权。

同功者叹曰：“死我者，桓君也。”彦范亦曰：“主上昔为英王，故吾留武氏使自诛定。今大事已去，得非天乎！”初，将起事，告其母。母曰：“忠孝不并立，义先国家可也。”

御史李福业者，尝与彦范谋，及被杀，福业亦流番禺。后亡匿吉州参军敬元礼家，吏捕得，元礼俱坐死。福业将刑，谢元礼曰：“子有亲，吾甚愧恨。”元礼曰：“公穷而归我，我得已乎？”见者伤之。

时监察御史卢袭秀亦坐与桓、敬善，为冉祖雍所按，不屈。或报曰：“南使至，桓、敬已死。”袭秀泫然。祖雍怒曰：“彦范等负国，君乃流涕。且君下狱，诸弟皆纵酒无忧色，何邪，”对曰：“我何负哉？正坐与彦范善耳。今尽杀诸弟则已，如独杀袭秀，恐公不得高枕而瞑！”祖雍色动，握手曰：“当活公。”遂得不坐。

袭秀者，其祖方庆，武德中，为察非掾，秦王器之。尝引与议建成事，方庆辞曰：“母老矣，丐身归养。”王不逼也。贞观中，为稿城令。”

彦范弟玄范，官至常州刺史；臣范，工部侍郎。

薛季昶者，绛州龙门人。武后时上书，自布衣擢监察御史，以累左迁平遥尉，复拜御史。屡按狱如旨，擢给事中。夏官郎中侯味虚将兵讨契丹，不利，妄言“贼行有蛇虎导军”。后恶其诡，拜季昶为河北道按察使。季昶驰至军，斩味虚以闻，威震北方。稿城尉吴泽射杀驿使，髡民女发为髻，州不能劾，季昶杖杀之。然后布恩信，甄表善良。或传季昶曩为味虚笞辱，故深文报怨。自给事中数月为御史中丞，坐事左迁。久乃入为雍州长史，迁文昌左卫，为洛州长史。预诛易之等功，进户部侍郎。五王失柄，出季昶荆州长史，贬詹州司马。初，季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、广州事马光楚客不叶，惧二怨，不敢往。叹曰：“吾至是邪！”即具棺沐浴，仰药死。葬昭州。睿宗立，诏

赠左御史大夫，同彦范等赐一子官。

季昶刚烈，然喜入先语以为实，后虽有辨理，不能得也。而敦爱故旧，礼有名士，其长可盖所缺云。

杨元琰者，字温，虢州阆乡人，汉太尉震十八代孙。生数岁未言，相者视曰：“语迟者神定，必为重器。”及长，秀眉美须髯，崇肩博颡。居父丧，七日不食。服除，补梓州参军，平棘令，课第一，御史府表其政，玺书褒厉。再擢永宁军副使，忤用事者免。载初中，为安南副都护，三徙为荆府长史，五迁州刺史，咸有风绩。

初，张柬之代为荆州，共乘舩江中，私语外家革命，元琰悲涕慷慨，志在王室。柬之执政，故引为右羽林将军，谓曰：“江上之言，君叵忘之，今可以勉！”乃与李多祚等定计斩二张。进云麾将军，封弘农郡公，实封户五百，赐铁券恕十死。敬晖等为武三思所构，元琰知祸未已，乃诡计请祝发事浮屠，悉还官封。中宗不许。晖闻，尚戏曰：“胡头应祝。”以多鬣似胡云。元琰曰：“功成不退，惧亡。我不空言。”晖感之，然已不及计。晖等死，独元琰全。

再迁卫尉卿，又上官封，愿追宠其亲，帝哀怜，赠越州都督长史。李多祚死太子难，元琰坐厚善，系狱，萧至忠救之，免。睿宗立，数上书乞骸骨，不听。四迁刑部尚书，封魏国公。徙太子宾客，诏设位东宫，太子为拜。俄致仕。开元六年卒，年七十九，谥曰忠。生平无留蓄，中外食其家常数十人。临终，敕诸子薄葬。

子仲昌，字蔓。以通经为修文生。累调，不甚显。以河阳尉对策，玄宗擢第一，授蒲州法曹参军，判入异等，迁监察御史。坐累为孝义令。鸾降庭树，太守萧恕表其政，徙下邳。终吏部郎中。仲昌资长于吏。常分父邑租振宗党。御身以约，善

与人交，士乐从之游云。

敬暉，字仲晔，绛州平阳人。弱冠举明经。圣历初，为卫州刺史。是时，河北经突厥所骚，方秋而城，暉曰：“金汤非粟不守，岂有弃农田，事池隍哉？”纵民归敛，阖部赖安。迁夏官侍郎，出为太州刺史，改洛阳长史。武后幸长安，为副留守，以治干闻，玺书劳之，多赐物段。

长安二年，授中台右丞。以诛二张功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为侍中、平阳郡公，实封五百户，进封齐国。暉表请诸武王者宜悉降爵，繇是皆为公。三思愤。俄封平阳郡王，加特进罢政事。

初，易之已诛，薛季昶请收诸武，暉亦苦谏，不从。三思浊乱，暉每椎坐怅恨，弹指流血。寻及贬，又放琼州，为周利贞所害。睿宗时，追复官爵，又赠秦州都督，谥曰肃愍。

崔玄，博陵安平人，本名毕，武后时，有所避，改焉。少以学行称，叔父秘书少监行功器之。举明经，为高陵主簿。居父丧尽礼。庐有燕，更巢共乳。母卢，有贤操，常戒玄曰：“吾闻姨兄辛亥馭云：‘子姓仕宦，有言其贫窶不自存，此善也；若货货盈衍，恶也。’吾尝以为确论。比见亲表仕者务多财以奉亲，而亲不究所从来。必出于禄禀则善，如其不然，何异盗乎？若今为吏，不能忠清，无以戴天履地。宜识吾意。”故玄所守以清白名。母亡，哀毁，甘露降庭树。

后以库部员外郎累迁凤阁舍人。长安元年，为天官侍郎，当公介然，不受私谒，执政忌之，改文昌左丞。不逾月，武后曰：“卿向改职，乃闻令史设斋相庆，此欲肆其贪耳，卿为朕还旧官。”乃复拜天官侍郎，厚赐彩物。三年，授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太子左庶子。四年，迁凤阁侍郎。先是，酷吏诬籍数百家，玄开陈其枉，后感悟，皆为原洗。宋璟劾

张昌宗不轨事，玄 颇助璟。及有司正昌宗罪，而玄 弟昇为司刑少卿，执论大辟。兄弟守正如此。

后久疾，宰相不召见者累月。及少闲，玄 奏言：“皇太子、相王皆仁明孝友，宜侍医药，不宜引异姓出入禁闼。”后慰纳。以诛二张功为中书令、博陵郡公。后迁上阳宫，顾玄 曰：“诸臣进皆因人，而云 我所擢，何至是？”对曰：“此正所以报陛下也。”俄拜博陵郡王，罢政事，册其妻为妃，赐实封五百户，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知都督事。会贬，又流古州。道病卒，年六十九，谥曰文献。

玄 三世不异居，家人怡怡如也。贫寓郊墅，群从皆自远会食，无它爨，与昇尤友爱。族人贫孤者，抚养教励。后虽秉权，而子弟仕进不使逾常资，当时称重。少颇属辞，晚以非己长，不复构思，专意经术。

子璩，亦有文。开元二年诏：“玄 、柬之，神龙之初，保义王室，奸臣忌焉，谪歿荒海，流落变迁，感激忠义。宜以玄 子璩、柬之孙毖，并为朝散大夫。”璩终礼部侍郎。璩子涣。

涣博综经术，长论议。十岁居父丧，毁辟加人，陆元方异之。起家亳州司功参军，还调。於是入判者千余，吏部侍郎严挺之施特榻试《彝尊铭》，谓曰：“子清庙器，故以题相命。”累迁司门员外郎。杨国忠恶不附己，出为巴西太守。玄宗西狩，迎谒于道。帝见占奏，以为明治体，恨得之晚，房琯亦荐之，即日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肃宗立，与韦见素等同赴行在。时京师未复，举选不至，诏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。收采遗逸，不以亲故自嫌。常曰：“仰才虞谤，吾不忍为。”然听受不甚精，以不职罢为左散骑常侍，兼余杭太守、江东采访防御使。入迁吏部侍郎、集贤院待

制。简淡自处，时望尤重。迁御史大夫。

元载辅政，与中官董秀槃结固宠，涣疾之，因进见，慨然论载奸。代宗曰：“载虽非重慎，然协和中外无间然，能臣也。”对曰：“和之为贵者，由礼节也，不节之以礼，焉得和？今干戈甫定，品物思义。载为宰相，宜明制度，易海内耳目。而怙权树党，毁法为通，鬻恩为怨，附下苟容，乃幽国卑主术，臣所未喻。”帝默然。会涣兼税地青苗钱物使，以钱给百官，而吏用下直为使料，上直为百司料。载讽皇城副留守张清撻其非，诏尚书左丞蒋涣按实，且载所恶，由是贬道州刺史。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曰元。子纵。

纵繇协律郎三迁监察御史。会诏择令长，授蓝田令，德化大行，县人立碑颂德，涣之贬，纵弃金部员外郎就养。后为汴西水陆运、两税、盐铁等使。王师围田悦，乏食，诏纵饷四节度粮，军无乏。德宗出奉天，方镇兵未至。纵劝李怀光奔命，悉军财称所须。怀光兵疲久战，次河中，迁延不进。纵以金帛先度，曰：“济者即赐。”众趋利争西，遂及奉天。迁京兆尹。上言：“怀光反覆不情，宜备之。”及帝徙梁州，追扈不及，左右短纵素善怀光，殆不来。帝曰：“知纵者，朕也，非尔辈所及。”后数日至，授御史大夫。处大体，不急细事，狱诉付成僚属而已。

自兵兴，内外官冗溢，时议并省。纵奏：“兵未息，仕进者之绪，在官则累迁，有功而褒赏，不可废也。比选集，乃据阙留人，怨望滋结。朝廷频诏录劳，而诸道叙优日广。若停减吏员，非但承优者无官可叙，亦恐序进者无路胜置矣。”诏可贞元元年，天子郊见，为大礼使。岁旱用屈，纵撙裁文物，俭而不陋。除吏部侍郎，寻为河南尹。时兵虽定，民雕耗，纵治简易，蠲略细苛。先是戍边者道由洛，储饩取於民。纵始令官

办，使五家相保，自占发敛，以绝胥史之私。又引伊、洛溉高仰，通利里闲，人甚宜之。入为太常卿，封常山县公。卒年六十二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忠。

初，涣为元载所抑，纵讫载世，不求闻达。涣有嬖妾，纵以母事之。妾刚酷，虽纵显官而数笞诟，然率妻子候颜色，承养不懈，时以为难。孙碣。

碣，字东标，及进士第，迁右拾遗。武宗方讨泽潞，碣建请纳刘稹降，忤旨，贬邓城令。稍转商州刺史。擢河南尹、右散骑常侍，再为河南尹。邑有大贾王可久，转货江、湖间。值庞勋乱，盖亡其货，不得归。妻诣卜者杨乾夫咨在亡。乾夫名善数，而内悦妻色，且利其富。既占，阳惊曰：“乃夫殆不还矣！”即阴以百金谢媒者，诱聘之，妻乃嫁乾夫，遂为富人。它年徐州平，可久困甚，丐衣食归闾里，往见妻。乾夫大怒，诟逐之。妻诣吏自言，乾夫厚纳贿，可久反得罪。再诉，复坐诬。可久恨叹，遂失明。碣之来，可久陈冤，碣得其情，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狱史下狱，悉发赅奸，一日杀之，以妻还可久。时淫潦，狱决而霁，都民相语，歌舞于道。徙陕虢观察使。军乱，贬怀州司马，卒。

张柬之，字孟将，襄州襄阳人。少涉经史，补太学生。祭酒令狐德棻异其才，便以王佐期之。中进士第，始调清源丞。永昌元年，以贤良召，时年七十余矣。对策者千余，柬之为第一。授监察御史，迁凤阁舍人。时突厥默啜有女请和亲，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。柬之奏：“古无天子取夷狄女者。”忤旨，出为合、蜀二州刺史。故事，岁以兵五百戍姚州，地险瘴，到屯辄死。柬之论其弊曰：

臣按姚州，古哀牢国，域土荒外，山阻水深。汉世未与中国通，唐蒙开夜郎、滇笮，而哀牢不附。东汉光武末，始请内

属，置永昌郡统之。赋其盐布氈罽以利中土。其国西大秦，南交趾，奇珍之贡不阙。刘备据蜀，甲兵不充，诸葛亮五月度泸，收其产入以益军，使张伯岐选取劲兵，以增武备。故《蜀志》称亮南征后，国以富饶。此前世置郡，以其利之也。今盐布之税不供，珍奇之贡不入，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，宝货之资不输於大国。而空竭府库，驱率平人，受役蛮夷，肝脑涂地。臣窃为陛下惜之。

昔汉历博南山，涉兰仓水，更置博南、哀牢二县。蜀人愁苦，行者作歌曰：“历博南，越兰津，度兰仓，为他人。”盖讥其贪珍奇之利，而为蛮夷所驱役也。汉获其利，人且怨歌。今减耗国储，费调日引，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，骸骨不归，老母幼子哀号望祭於千里之外。朝廷无丝发利，而百姓蒙终身之酷，臣窃为国家痛之。

往诸葛亮破南中，即用渠率统之，不置汉官，不留戍兵。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：置官必夷汉杂居，猜嫌将起；留兵转粮，为患滋重；后忽反叛，劳费必甚。故粗设纲纪，自然久定。臣谓亮之策，诚尽羁縻蛮夷之要。今姚州官属，即无固边厌寇之心，又无亮且纵且擒之伎。唯诡谋狡算，恣情割剥；扇动酋渠，遣成朋党；折支谄笑，取媚蛮夷，拜跪趋伏，无复为耻；提挈子弟，啸引凶愚，聚会蒲博，一掷累万。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，户赢二千，专事剽夺。且姚州本龙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，其后长史李孝让、辛文协死於群蛮，诏遣郎将赵武贵讨击，兵无噍类，又以将军李义总继往，而郎将刘惠基战死，其州遂废。臣窃以亮有三不易，其言卒验。

垂拱中，蛮郎将王善宝、昆州刺史爨乾福复请置州，言课税自支，不旁取於蜀。及置，州掾李棱为蛮所杀。延载中，司马成琛更置泸南七镇，戍以蜀兵，蜀始扰矣。且姚府总管五十

七州间，皆巨猾游客。国家设官，所以正俗防奸，而无耻之吏，败谬至此。今劫害未止，恐惊扰之祸日滋。宜罢姚州，隶嵩府，岁时朝覲同蕃国；废泸南诸镇，而设关泸北，非命使，不许交通；增嵩屯兵，择清良吏以统之。臣愚以为便。

疏奏不纳。俄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

长安中，武后谓狄仁杰曰：“安得一奇士用之？”仁杰曰：“陛下求文章资历，今宰相李峤、苏味道足矣。岂文士齷齪，不足与成天下务哉？”后曰“然。”仁杰曰：“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，宰相材也。用之必尽节于国。”即召为洛州司马。它日又求人，仁杰曰：“臣尝荐张柬之，未用也。”后曰：“迁之矣。”曰：“臣荐宰相而为司马，非用也。”乃授司刑少卿，迁秋官侍郎。后姚崇为灵武军使，将行，后诏举外司可为相者，崇曰：“张柬之沉厚有谋，能断大事，其人老，惟亟用之。”即日召见，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进凤阁侍郎。

诛二张也，柬之首发其谋。以功擢天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、汉阳郡公，实封五百户。不半岁，以汉阳郡王加特进，罢政事。柬之既失权，愿还襄州养疾，乃授襄州刺史。中宗为赋诗祖道，又诏群臣饯定鼎门外。至州，持下以法，虽亲旧无所纵贷，会汉水涨啮城郭，柬之因垒为堤，以遏湍怒，阖境赖之。又垦辞王爵，不许。俄及贬，又流泷州，忧愤卒，年八十二。景云元年，赠中书令，谥曰文贞，授一子官。柬之刚直不傅会，然邃於学，论次书数十篇。

子愿、漪。愿仕至襄州刺史。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阳，恃其家立功，简接乡人，乡人怨之。

初，易之等诛后，中宗犹监国告武氏庙，而天久阴不霁。侍御史崔浑奏“陛下复国，当正唐家位号，称天下心。奈何尚告武氏庙？请毁之，复唐宗庙。”帝嘉纳。是日诏书下，霁翳

澄驳，咸以为天人之应。

袁恕己，沧州东光人。仕累司刑少卿，知相王府司马。与诛二张，又从相王统南衙兵备非常，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南阳郡公，实封五百户。

将作少匠杨务廉者，以工巧进。恕己恐其复启游娱侈丽之渐，言於中宗曰：“务廉位九卿，忠言嘉谏不闻，而专事营构以媚上，不斥之，亡以昭德。”乃授陵州刺史。

未几，拜中书令、特进、南阳郡王，罢政事。例及贬，又流环州，为周利贞所逼，恕己素饵黄金。至是饮野葛数升，不死，愤懣，抔土以食，爪甲尽，不能绝，乃击杀之。谥曰贞烈。孙高。

高字公颐。少慷慨有节尚。擢进士第。代宗时，累迁给事中。建中中，拜京畿观察使，坐累贬韶州长史，复拜给事中。德宗将起卢杞为饶州刺史，高当草诏，见宰相卢翰，刘从一曰：“杞当国。矫诬阴贼，斥忠谊，傲明德，反易天常，使宗祏失守，天下痍痛，朝廷不真以法，才示贬黜，今还授大州，天下其谓何？”翰等不悦，命舍人作诏。诏出，高执不下，奏曰：“陛下用杞为相，出入三年，附下罔上，使陛下越在草莽，群臣愿食其肉且不厌。汉法，三光不有，雨旱不时，皆宰相请罪，小者免，大者戮。杞罪万诛，陛下赦不诛，止贬新州，俄又内移，今复拜刺史，诚失天下望。”帝曰：“杞不逮，是朕之过。朕已再赦。”答曰：“杞天资诡险，非不逮，彼固所余。赦者，止赦其罪，不宜授刺史。愿问外廷，并敕中人听於民。若亿兆异臣之言，臣请前死。”谏官亦力争帝前。帝曰：“与上佐可乎？”群臣奉诏。翌日，遣使慰高曰：“朕惟卿言切至，已如奏。”太子少保韦伦曰：“高言劲挺，自是陛下一良臣，宜加优礼。”

贞元二年，帝以大盗后关辅百姓贫，田多荒蕪，诏诸道上耕牛，委京兆府劝课。量地给牛，不满五十亩不给。高以为圣心所忧，乃在穷乏。今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，请两户共给一牛。从之。卒，年六十，中外恡惜。宪宗时，李吉甫言其忠謇，特赠礼部尚书。

文宗开成三年，又诏：玄 曾孙郢为监察御史，晖曾孙元膺河南丞，柬之四世孙憬寿安尉，恕己曾孙德文校书郎。始，帝访御史中丞狄兼暮，以仁杰功，且言五王遗烈，乃求其后，秩以官。唯彦范后无闻云。

赞曰：五王提卫兵诛嬖臣，中兴唐室，不淹辰，天下晏然，其谋深矣。至谓中宗为英王，不尽诛诸武，使天子藉以为威，何其浅耶？衅牙一启，为艳后，竖儿所乘，劫持戮辱，若放豚然，何哉？无亦神夺其明，厚韦氏毒，以兴先天之业乎？不然，安李之功，贤於汉平、勃远矣！

卷第一百一十二 列传第四十六

刘钟崔二王

刘幽求，冀州武强人。圣历中，举制科中第。调闾中尉，刺史不礼，弃官去。久之，授朝邑尉。桓彦范等诛张易之、昌宗，而不杀武三思，幽求谓彦范曰：“公等无葬地矣。不早计，后且噬脐。”不从。既，五王皆为三思构死。

临淄王入诛韦庶人，预参大策，是夜号令诏敕一出其手。以功授中书舍人，参知机务，爵中山县男，实封二百户，授二子五品官，二代俱赠刺史。睿宗立，进尚书右丞、徐国公，增封户至五百，赐物千段、奴婢二十人、第一区、良田千亩、金银杂物称是。

景云二年，以户部尚书罢政事。不旬月，迁吏部，拜侍中。玺诏曰：“顷王室不造，中宗厌代，戚孽专乱，将隳社稷，朕与王公皆几于难。幽求处危思奋，翊赞圣储，协和义士，震殄元恶。国家之复存，系幽求是赖，厥庸茂焉，朕用嘉之。虽昨以土宇，而赋入未广。昔西汉行封，更择多户；东京定赏，复增大邑。宜加赐实封二百户，子子孙孙传国无绝，特免十死，铭诸铁券，以传其功。”先天元年，为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。

幽求自谓有劳于国，在诸臣右，意望未满足，而窦怀贞为左仆射，崔湜为中书令，殊不平，见於言面。已而湜等附太平公

主，有逆计。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 定计，使说玄宗曰：“湜等皆太平党与，日夜阴谋，若不早图，且产大害，太上不得高枕矣。臣请督羽林兵除之。”帝许之。未发也，而 漏言於侍御史邓光宾，帝惧，即列其状。睿宗以幽求等属吏，劾奏以疏间亲，罪应死。帝密申右之，乃流幽求於封州、 於峰州、光宾於绣州。明年，太平公主诛，即日召复旧官，知军国事，还封户，赐锦衣一袭。

开元初，进尚书左丞相，兼黄门监，俄以太子少保罢。姚崇素忌之，奏幽求郁快散职，有怨言。诏有司鞠治，宰相卢怀慎等奏言：“幽求轻肆不恭，失大臣礼，乖崖分之节。”翌日，贬睦州刺史，削实封户六百。迁杭、郴二州，恚愤卒于道，年六十一。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文献。六年，诏与苏环配享睿宗庙廷。建中中，追赠司徒。

钟绍京，虔州赣人。初为司农录事，以善书直凤阁。武后时署诸宫殿、明堂及铭九鼎，皆其笔也。景龙中，为苑总监，会讨韦氏难，绍京帅户奴、丁夫从。事平，夜拜中书侍郎，参知机务。明日，进中书令、越国公，实封五百户，赉赐与刘幽求等。既当路，以赏罚自肆，当时恶之。因上疏让官，睿宗用薛稷谋，进户部尚书，出为彭州刺史。

玄宗即位，复拜户部尚书，增实封，改太子詹事。不为姚崇所喜，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，贬果州刺史，赐封邑百户。后坐它事，贬怀恩尉，悉夺阶封，再迁温州别驾。十五年入朝，见帝泣曰：“陛下忘畴日事邪，忍使弃死草莽！且同时立功者，今骨已朽，而独臣在，陛下不垂愍乎？”帝恻然，即日授太子右谕德。久之，迁少詹事。年逾八十，以官寿卒。绍京嗜书画，如王羲之、献之、褚遂良真迹，藏家者至数十百卷。建中中，追赠太子太傅。

崔日用，滑州灵昌人。擢进士第，为芮城尉。大足元年，武后幸长安，陕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顿峙，馈献丰甘，称过宾使者。楚客叹其能，亟荐之，擢为新丰尉，迁监宗御史。阴附安乐公主，得稍迁。神龙中，郑普思纳女后宫，日用劾奏，中宗初不省，廷争切至，普思由是得罪。时诸武若三思、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煽，日用多所结纳，骤拜兵部侍郎。宴内殿，酒酣，起为《回波舞》，求学士，即诏兼脩文馆学士。

帝崩，韦后专制，畏祸及，更因僧普润、道士王晔私谒临淄王以自托，且密赞大计。王曰：“谋非计身，直纾亲难尔。”日用曰：“至孝动天，举无不克。然利先发，不则有后忧。”及韦氏平，夜诏权雍州长史，以功授黄门侍郎，参知机务，封齐国公，赐实户二百。坐与薛稷相忿竞，罢政事，为婺州长史。历扬、汴、允三州刺史。

由荆州长史入奏计，因言：“太平公主逆节有萌，陛下往以宫府讨有罪，臣、子势须谋与力，今据大位，一下制书定矣。”帝曰：“畏惊太上皇，奈何？”日用曰：“庶人之孝，承顺颜色；天子之孝，惟安国家，定社稷。若令奸宄窃发，以亡大业，可为孝乎？请先安北军而后捕逆党，於太上皇固无所惊。”帝纳之。及讨逆，诏权检校雍州长史，以功益封二百户，进吏部尚书。

会帝诞日，日用采《诗》《大》、《小雅》二十篇及司马相如《封禅书》献之，借以讽谕，且劝告成事。有诏赐衣一副、物五十段，以示无言不酬之义。

久之，坐冗累，出为常州刺史。后以例减封户三百，徙汝州。开元七年，诏曰：“唐元之际，日用实赞大谋，功多不宜减封，复食二百户。”徙并州长史，卒年五十。并人怀其惠，吏民数百皆缟服送丧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昭。再赠荆州大都督。

日用才辩绝人，而敏于事，能乘机反祸取富贵。先天后，

求复相，然亦不获也。尝谓人曰“吾平生所事，皆适时制变，不专始谋。然每一反思，若芒刺在背”云。

子宗之，袭封。亦好学，宽博有风检，与李白、杜甫以文相知者。

日用从父兄日知，字子骏，少孤贫，力学，以明经进至兵部员外郎。与张说同为魏元忠朔方判官，以健吏称。迁洛州司马，会讎王重福之变，官司逃，日知独率吏卒助屯营击贼，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。迁殿中少监，建言“厩马多，请分牧陇右，省关畿刍调”。授荆州长史，四迁京兆尹，封安平县侯。坐赃，为御史李如璧所劾，贬歙县丞。后历殿中监，进中山郡公。说执政，荐为御史大夫，帝不许，遂为左羽林大将军，而自用崔隐甫。隐甫繇是怨说。日知俄授太常卿。自以处朝廷久，每入谒，必与尚书齿，时谓“尚书里行”。终潞州长史，谥曰襄。

王琚，怀州河内人。少孤，敏悟有才略，明天文象纬。以从父隐客尝为凤阁侍郎，故数与贵近交。时年甫冠，见驸马都尉王同皎，同皎器之。会谋刺武三思，琚义其为，即与周璟、张仲之等共计。事泄亡命，自佣於扬州富商家，识非庸人，以女嫁之，厚给以货，琚亦赖以济。睿宗立，琚自言本末，主人厚赉使还长安。玄宗为太子，间游猎韦、杜间，怠休树下，琚以儒服见，且请过家，太子许之。至所庐，乃萧然窳陋。坐久，杀牛进酒殊丰厚，太子骇异。自是每到韦、杜，辄止其庐。

初，太子在潞州，襄城张 为铜鞮令，性豪殖，喜宾客弋猎事，厚奉太子，数集其家。山东倡人赵元礼有女，善歌舞，得幸太子，止 第，其后生子瑛者也。太子已平内难，召 ，拜宫门郎，与姜皎、崔涤、李令问、王守一、薛伯阳等并侍左右。令问累擢殿中少监，守一太仆少卿。此数人以东宫皆势重天下。

琚是时方补诸暨县主簿，过谢东宫，至廷中，徐行高视，侍卫何止曰：“太子在！”琚怒曰：“在外惟闻太平公主，不闻有太子。太子本有功於社稷，孝於君亲，安得此声？”太子遽召见，琚曰：“韦氏躬行弑逆，天下动摇，人思李氏，故殿下取之易也。今天下已定，太平专思立功，左右大臣多为其用，天子以元妹，能忍其过，臣窃为殿下寒心。”太子命坐，且泣曰：“计将安便？”琚曰：“昔汉盖主供养昭帝，其后与上官桀谋杀霍光，不及天子，而帝犹以大义去之。今太子功定天下，公主乃敢妄图，大臣树党，有废立意。太子诚召张说、刘幽求、郭元振等计之，忧可纾也。”太子曰：“先生何以自隐而日与寡人游？”琚曰：“臣善丹沙，且工谐隐，愿比优人。”太子喜，恨相知晚。翌日授詹事府司直、内供奉，兼崇文学士。日以诸王及姜皎等入侍，独琚常豫秘谋。不逾月，迁太子舍人，兼谏议大夫。太子受内禅，擢中书侍郎。

公主谋益甚，幽求、 谋先事诛之，侍御史邓光宾漏谋，不克，皆得罪。久之，琚见事迫，请帝决策。先天二年七月，乃与岐王、薛王、姜皎、李令问、王毛仲、王守一以铁骑至承天门。太上皇闻外哗噪，召郭元振升承天楼，闭关以拒，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於朝堂，不得入。少选，琚从帝至楼下，诛萧至忠、岑义、窦怀贞，斩常元楷李慈北阙下、贾膺福李猷於内客省。事平，琚进户部尚书、封赵国公，皎工部尚书、楚国公，毛仲辅国大将军、霍国公，守一太常卿、晋国公，各食实户五百；令问殿中监、宋国公，实户三百。琚、皎、令问辞不就，以旧官增户二百。於是帝召燕内殿，赐金银杂皿皆一床、帛二千、第一区。

帝於琚眷委特异，豫大政事，时号“内宰相”。每见閤中，视日薄乃得出。遇休日，使者至第召之，而皇后亦使尚宫劳琚

母，赐赉接足，群臣不能无望。或说帝曰：“王琚、麻嗣宗皆谲诡纵横，可与履危，不可与共安。方天下已定，宜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。”帝悟，稍疏之。俄拜御史大夫，持节巡天兵以北诸军。改紫微侍郎，道未至，拜泽州刺史，削封户百。历九刺史，复封户。又改六州、二郡。

琚自以立勋，至天宝时为旧臣，性豪侈，其处方面，去故就新，受馈遗至数百万，侍儿数十，宝帐备具，阖门三百口。既失志，稍自放，不能遵法度。在州与官属小史酋豪饮谑、搏博、藏钩为乐。每徙官，车马数里不绝。从宾客女伎驰弋，凡四十年。李邕故与琚善，皆华首外迁，书疏往复，以谴谪留落为嫌。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气，欲除之，使人劾发琚宿赃，削封阶，贬江华员外司马。又使罗希奭深按其罪，琚惧，仰药，未及死，希奭缢之。时人哀其无罪。始，琚为中书侍郎，母居洛阳，来京师，让琚曰：“尔家上世皆州县职，今汝无攻城野战劳，以谄佞取容，海内切齿，吾恐汝家坟墓无人复扫除也。”

“琚卒不免。宝应元年，赠太子少保。”

太平之诛，张 召还为大理卿，封邓国公，实封户三百，进京兆尹，入侍宴乐，出主京邑，时人以为宠，然自以干治称。累迁太子詹事，判尚书左右丞，再为羽林大将军，三至左金吾大将军，以年高加特进。子履冰、季良，弟晤，仕皆清近。尝还乡上冢，帝赐诗及锦袍缙彩。乘驿就道，子弟车马联咽。使者赐赉，敕州县供拟，居处尊显。天宝五载卒，年九十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履冰，历金吾将军，季良，殿中监，俱列桀戟。

王毛仲，高丽人。父坐事，没为官奴，生毛仲，故长事临淄王。王出潞州，有李守德者，为人奴，善骑射，王市得之，并侍左右，而毛仲为明悟。景龙中，王还长安，二人常负房服以从。王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，赐饮食金帛，得其欢心。毛仲

晓旨，亦布诚结纳，王嘉之。

韦后称制，令韦播、高嵩为羽林将军，押万骑，以苛峭树威。果毅葛福顺、陈玄礼诉於王，王方与刘幽求、薛宗简及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谋举大计，幽求讽之，皆愿效死，遂入讨韦氏。守德从帝止苑中，而毛仲匿不出，事定数日，乃还，不之责，例擢将军。

王为皇太子，以毛仲知东宫马驼鹰狗等坊。不旬岁，至大将军，阶三品。与诛萧至忠等，以功进辅国大将军，检校内外闲廐，知监牧使，进封霍国公，实封户五百。与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，至连榻而坐。帝暂不见，惘惘若有失，见则释然。开元九年，诏持节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，与左领军大总管王晙、天兵军节度使张说、幽州节度使裴奂先等数计事。

毛仲始见饰擢，颇持法，不避权贵为可喜事。两营万骑及闲廐官吏惮之无敢犯，虽官田草莱，樵斂不敢欺。于牧事尤力，娩息不訾。初监马二十四万，后乃至四十三万，牛羊皆数倍。蒔苜蓿、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。市死畜，售绢八万。募严道僦僮千口为牧圉。检勒刍菽无漏隐，岁赢数万石。从帝东封，取牧马数万匹，每色一队，相间如锦绣，天子才之。还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自开元后，唯王仁皎、姚崇、宋璟及毛仲得之。

然资小人，志既满，不能无骄，遂求为兵部尚书，帝不悦，毛仲鞅鞅。及与葛福顺为姻家，而守德及左监门将军卢龙子唐地文、左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数十人与毛仲相倚杖为奸。毛仲恃旧，最不法。中使至其家称诏，毛仲不甚恭，位卑者，或踞见，讎意即侮谇，以气凌之，直出其上。高力士、杨思勳等衔之。毛仲有两妻，其一上所赐，皆有国色。尝生子，帝命力士就赐，仍授子五品官，还，问曰：“毛仲喜乎？”力士奏：“毛仲熟视臣曰：‘是子亦何辱三品官？’”帝怒曰：“前毛仲

负我，未尝为意，今以婴儿顾云云。”力士等知帝怒，它日，从容曰：“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，不除之，必起大患。”后毛仲移书太原索甲仗，少尹严挺之以闻，帝恐毛仲遂乱，匿其状。十九年，有诏贬灊州，福顺壁州，守德严州，卢龙子唐地文振州，王景耀党州，高广济道州，并为别驾员外置。毛仲四子悉夺官，贬恶地，缘坐数十人。有诏缢毛仲於零陵。

守德本名宜得，立功乃改今名，位武卫将军。尝遇故主於道，主走避，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，亲上食奉酒，主流汗不敢当。数日，入奏曰：“臣蒙国恩过分，而故主无寸禄，请解官授之。”帝嘉其志，擢为郎将。

陈玄礼宿卫宫禁，以淳笃自检。帝尝欲幸虢国夫人第，谏曰：“未宣敕，不可轻去就。”帝为止。后在华清宫，正月望夜，帝将出游，复谏曰：“宫外旷野无备豫，陛下必出游，愿归城阙。”帝不能夺。安禄山反，谋诛杨国忠阙下，不克，至马嵬，卒诛之。从入蜀。还，封祭国公。及李辅国迁帝西内，玄礼以老卒。

赞曰：幽求之谋，绍京之果，日用之智，据之辩，皆足济危纾难，方多故时，必资以成功者也。雄迈之才，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，诚不可与共治平哉！姚崇劝不用功臣，宜矣。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。毛仲小人，志得而骄，不足论已。

卷第一百一十三 列传第四十七

魏韦郭

魏元忠，宋州宋城人。为太学生，跌宕少检，久不调，整屋人江融晓兵术，元忠从之游，尽传所学。仪凤中，吐蕃数盗边，元忠上封事洛阳宫，言命将用兵之要曰：

天下之柄有二，文武而已，至制胜御人，其道一也。今言武者先骑射，不稽之权略；言文者首篇章，不取之经纶。臣观魏、晋、齐、梁才固不乏，然何益治乱哉！养由基射能穿札，不止鄢陵之奔，陆机识能辨亡，无救河桥之败，断可见已。

夫才生於世，世实须才。何世而不生才？何才而不资世？故物有不求，未有无物之岁；士有不用，未有无士之时也。志士在富贵与贱贫，皆思立功名以传于后，然知己难而所遇罕。士之怀琬琰就煨尘、抱栋干困沟壑者，悠悠之人直睹此士之贫贱，安知其方略哉！故汉拜韩信，举军惊笑；蜀用魏延，群臣缺望。此富贵者易为善，贫贱者难为功也。昔汉文帝不知魏尚贤而囚之，知李广才而不用，乃叹其生不逢时。夫以广之才，天下无双，时方岁事匈奴，而卒不任。故近不知尚、广之贤，而远想廉颇、李牧，冯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于也。此身为时主所知，不得尽其才也。晋羊祜谋举吴，贾充、荀勖沮之，祜叹曰：“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。”以二人不同，终不大举。此据立功之地，而不获展其志也。布衣之人，怀奇抱策，而望朝

奏夕召，岂易得哉？臣愿历访文武五品以上，得无有智如羊祜、武如李广而不得聘其才者乎？使各言其志，毋令久失职。

又言：

人无常俗，政有治乱；军无常胜，将有能否。兵为王者大事，存亡系焉，将非其任，则殄人败国。齐段孝玄有言：“持大兵如擎盘水，一致蹉跌，求止可得哉。”周亚夫坚壁以挫吴、楚，司马懿闭营而困诸葛亮，此皆全军制胜，不战而却敌。是知大将临戎，以智为本。今之用人，类将家子，或死事孤儿，进非干略，虽竭力尽诚，不免於倾败，若之何用之？且建功者，言其所济，不言所来；言其所能，不言所藉。若陈汤、吕蒙、马隆、孟观悉出贫贱，而勋伐甚高，不闻其家世将帅也。故阴阳不和，握土为相；蛮貊不廷，擢校为将。今以四海之广，亿兆之众，岂无卓越之士？臣恐未之思乎！

又赏者礼之基，罚者刑之本。礼崇则谋夫竭其能，赏厚则义士轻其死，刑正故君子勛其心，罚重则小人惩其过。赏罚者军国之纲纪，政教之药石。吐蕃本非强敌，而薛仁贵、郭待封至弃甲丧师，脱身以免。国家宽政，罪止削除，网漏吞舟，何以过此。虽陛下顾收后效，然朝廷所少，岂此一二人乎？夫赏不劝，谓之止善，罚不惩，谓之纵恶。臣诚疏贱，干非其事，岂欲间陛下君臣生薄厚哉？正以刑赏一亏，百年不复。故国无赏罚，虽尧、舜不能为。今罚既不行，赏复难信，故议者皆谓比日征行，虚立赏格，而无其实。盖忘大体之臣恐赉勋庸，竭府库，留意锥刀，以为益中国，所谓惜毫厘失千里者也。且黔首虽微，不可以欺，安有寓不信之令，设虚赏之格乎？自苏定方平辽东，李勣破平壤，赏既不行，勋亦淹废，岁月纷淆，真伪相错。臣以吏不奉法，慢自京师，伪勋所由，主司过也，其则不远，近在尚书省中。然未闻斩一台郎、戮一令史，使天下

知之。陛下何照远而不照近哉？神州化首，文昌政本，治乱攸在，臣故冒死而言。夫明鉴所以照形，往事所以知今，臣请借近以为谕：贞观中，万年尉司马玄景舞文饰智，以邀乾没，太宗弃之都市；后征高丽，总管张君义不进击贼，斩之旗下。臣以为伪勋之罪，多於玄景；仁贵等败，重於君义。使早诛之，则诸将岂复有负哉？慈父多败子，严家无格虏。且人主病不广大，人臣病不节俭，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广大，过在於慈父，斯日月一蚀也。

又今将吏贪暴，所务口马、财利，臣恐戎狄之平，未可旦夕望也。凡人识不经远，皆言吐蕃战，前队尽，后队方进，甲坚骑多，而山有氛瘴，官军远入，前无所获，不积谷数百万，无大举之资。臣以为吐蕃之望中国，犹孤星之对太阳，有自然之大小、不疑之明暗，夷狄虽禽兽，亦知爱其性命，岂肯前尽死而后进哉！由残迫其人，非下所愿也。必其战不顾死，则兵法许敌能斗，当以智算取之，何忧不克哉！向使将能杀敌，横尸蔽野，斂其头颅以为京观，则此虏闻官军钟鼓，望尘却走，何暇前队皆死哉！自仁贵等覆师丧气，故虏得跳梁山谷。

又师行必藉马力，不数十万，不足与虏争。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，人税百钱；又弛天下马禁，使民得乘大马，不为数限，官籍其凡，勿使得隐。不三年，人间畜马可五十万，即诏州县以所税口钱市之，若王师大举，一朝可用。且虏以骑为强，若一切使人乘之，则市取其良，以益中国，使得渐耗虏兵之盛，国家之利也。

高宗善之，授秘书省正字，直中书省，仗内供奉。

迁监察御史。帝尝从容曰：“外以朕为何如主？”对曰：“周成、康，汉文、景也。”“然则有遗恨乎？”曰：“有之。王义方一世豪英，而死草莱。议者谓陛下不能用贤。”帝曰：“我适用之，闻其死，顾已无及。”元忠曰：“刘藏器行副於

才，陛下所知，今七十为尚书郎。徒叹彼而又弃此。”帝默然惭。

迁殿中侍御史。徐敬业举兵，诏元忠监李孝逸军。至临淮，而偏将雷仁智为贼败，孝逸惧其锋，按兵未敢前。元忠曰：“公以宗室将，天下安危系焉。海内承平久，闻狂狡窃发，皆倾耳翘心以待其诛。今军不进，使远近解情，万有一朝廷以他将代公，且何辞？”孝逸然之，乃部分进讨。时敬业保下阿谿，弟敬猷屯淮阴，咸请“先击下阿，下阿败，淮阴自破。今淮阴急，敬业必救，是敌在腹背也。”元忠曰：“不然。贼劲兵尽守下阿，利在一决，苟有负，则大事去矣。敬猷博徒不知战，且其兵寡易摇，大军临之，势宜克。敬业畏直捣江都，必将邀我中路，吾今乘胜进，又以逸击劳，破之必矣。譬之逐兽，弱者先禽。今舍必禽之弱，而趋难敌之强，非计也。”孝逸乃引兵击淮阴，敬猷脱身遁，遂进击敬业，平之。还。授司刑正。

迁洛阳令。陷周兴狱当死，以平扬、楚功，得流。岁余，为御史中丞，复为来俊臣所构。将就刑，神色不动，前死者宗室子三十余，尸相枕藉於前，元忠顾曰：“大丈夫行居此矣。”

“俄敕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免死，传声及于市，诸囚欢叫，元忠独坚坐，左右命起，元忠曰：“未知实否。”既而隐客至，宣诏已，乃徐谢，亦不改容。流费州。复为中丞。岁余，陷侯思止狱，仍放岭南。酷吏诛，人多讼元忠者，乃召复旧官。因侍宴，武后曰：“卿累负谤讟，何邪？”对曰：“臣犹鹿也，罗织之吏如猎者，苟须臣肉为之羹耳，彼将杀臣以求进，臣顾何辜？”

圣历二年，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俄检校并州长史、天兵军大总管，以备突厥。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，兼检校洛州长史，治号威明。张易之家奴暴百姓，横甚，元忠笞杀

之，权豪惮服。俄为陇右诸军大使，以讨吐蕃；又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御突厥。元忠驭军持重，虽无赫然功，而亦未尝败。

中宗在东宫，为检校左庶子。时二张势倾朝廷，元忠尝奏曰：“臣承先帝之顾，且受陛下厚恩，不能徇忠，使小人在君侧，臣之罪也。”易之等恨怒，因武后不豫，即共譖元忠与司礼丞高戡谋挟太子为耐久朋，遂下制狱。诏皇太子、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，不能决。昌宗乃引张说为证，说初伪许之，至是迫使言状，不应，后又促之，说曰：“臣不闻也。”易之等遽曰：“说与同逆。说曩尝谓元忠为伊、周。夫伊尹放太甲，周公摄王位。此反状明甚。”说曰：“易之、昌宗安知伊、周，臣乃能知之。伊尹、周公，历古以为忠臣，陛下不遣学伊、周，将何效焉？”说又曰：“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，从元忠则族灭。今不敢面欺，惧元忠之冤。”后寤其谗，然重违易之，故贬元忠高要尉。

中宗复位，召为卫尉卿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不阅旬，迁兵部尚书，进侍中。武后崩，帝居丧，军国事委元忠裁可，拜中书令，封齐国公。神龙二年，为尚书右仆射，知兵部尚书，当朝用事，群臣莫敢望。谒告上冢，诏宰相诸司长官祖道上东门，赐锦袍，给千骑四人侍，赐银千两。元忠到家，於亲戚无所赈施。及还，帝为幸白马寺迎劳之。

安乐公主私请废太子，求为皇太女，帝以问元忠，元忠曰：“公主而为皇太女，駙马都尉当何名？”主恚曰：“山东木强安知礼？阿母子尚为天子，我何嫌？”宫中谓武后为阿母子，故主称之。元忠固称不可，自是语塞。

武三思用事，京兆韦月将、渤海高轸上书言其恶，帝榜杀之，后莫敢言。王同皎谋诛三思，不克，反被族。元忠居其间，依违无所建明。初，元忠相武后，有清正名，至是辅政，天下

倾望，冀干正王室，而稍惮权幸，不能赏善罚恶，誉望大减。陈郡男子袁楚客者以书规之曰：

今皇帝新服厥德，任官惟贤才，左右惟其人，因以布大化，充古谊，以正天下。君侯安得事循默哉？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，本正则天下固，国之兴亡系焉。太子天下本，譬之大树，无本则枝叶零悴，国无太子，朝野不安。储君有次及之势，故师保教以君人之道，用蕴崇其德，所以重天下也。今皇子既长，未定嫡嗣，是天下无本。天下无本，犹树而亡根，枝叶何以存乎？愿君侯以清宴之间言於上，择贤而立之，此安天下之道。旷而不置，朝廷一失也。

女有内则，男有外傅，岂相滥哉？幕府者，丈夫之职。今公主并开府置吏，以女处男职，所谓长阴抑阳也，而望阴阳不愆、风雨时若，得乎？此朝廷二失也。

今度人既多，缙衣半道，不本行业，专以重宝附权门，皆有定直。昔之卖官，钱入公府，今之卖度，钱入私家。以兹入道，徒为游食。此朝廷三失也。

唯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故曰：“天工，人其代之。”夫代天，非材不可也。代非其人，必失天意。失天意而无患祸，未之有也。今倡优之辈，因耳目之好，遂授以官，非轻朝廷、乱正法邪？人君无私，私怒害物，私赏费财，况私人以官乎？此朝廷四失也。

贤者邦家之光，任之致治，弃之生乱。近诏博求多士，虽有好贤之名，无得贤之实。盖有司选士，非贿即势，上失天心，下违人望，非为官择吏，乃为人择官。葛洪有言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浊如泥；高第贤良，吝如。此朝廷五失也。

阉竖者，给宫掖扫除事，古以奴隶畜之。中古以来，大道乖丧，疏贤哲，亲近习，乃委之以事，授之以权。故竖刁乱齐，

伊戾败宋。君侧之人，众所畏惧，所谓鹰头之蝇、庙垣之鼠者也。后汉时用事尤甚，晚节卒乱天下。今大君中兴，独有阍竖坐升班秩，既无正阙，率授员外，乃盈千人，绀青紫，耗府藏。前事之验，后事之师。此朝廷六失也。

古者茅茨采椽，以俭约遗子孙，所以爱力也。今公主所赏倾库府，所造皆官供，其疏筑台沼，崇峙观庑，山无本石，木无近产，造之终岁，功用不绝。夫为君所以养人，非以害人，今外戚不助养而反害之，是使人主受谤天下。此朝廷七失也。

官以安人，非以害于人也。先王欲人治必选材，欲人安必省事，此诚同天下忧也。人有乐，君共之，君有乐，人庆之，可谓同乐矣。如此，则上下无间，而均一体也。今天下困穷，州牧、县宰，非以选进，割剥自私，人不聊生，是下有忧而上不恤也。而更员外置官，非助桀欤？夫人情自以员外吏，恐下不己畏也，必峻法惧之；恐财不己奉也，必枉道夺之。欲不乱，可得哉？古语有之，十羊九牧，羊既不得食，人亦不得息。《书》曰：“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”此言正员犹难其备，况员之外乎！此朝廷八失也。

政出多门，大乱之渐。近封数夫人，皆先帝宫嫔。以为备内职，则不当知外；不备内职，则自可处外。而令出入禁掖，使内言必出，外言必入，固将弄君之法，纵而不禁，非所以重宗庙、固国家。孔子曰：“彼妇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妇之谒，可以死败。”此朝廷九失也。

不以道事其君者，所以危天下也，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，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。今有引鬼神、执左道以惑主者，托鬼神为难知，故致其诈，而据非才之地，食非德之禄，此国盗也。《传》曰：“国将兴，听於民，将亡，听於神。”今几听於神乎？此朝廷十失也。

君侯不正，谁与正之？

元忠得书益惭。以三思专权，思有以诛之。会节愍太子起兵，与闻其谋。太子已诛三思，引兵走阙下，元忠子太仆少卿升遇於永安门，太子胁使从战，已而被杀。议者未辨逆顺，元忠诵言曰：“既诛贼谢天下，虽死鼎镬所甘心。惟皇太子没为恨耳。”帝以其尝有功，且为高宗、武后素所礼，置不问。宗楚客、纪处讷大怒，固请夷其族，不听。元忠不自安，上政事及国封，诏以特进、齐国公致仕，朝朔望。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，暴奏反状，繇是贬渠州司马。杨再思、李峤皆希顺楚客，傅致元忠罪，唯萧至忠议当申宥之。楚客复遣再思与冉祖雍奏元忠缘逆不宜处内地，监察御史袁守一固请行诛，遂贬务川尉。守一又劾：“天后尝不豫，狄仁杰请陛下监国，元忠止之，此其逆久萌。”帝谓杨再思曰：“守一非是。事君者一其心，岂有上少疾遽异论哉？朕未见元忠过也。”

元忠至涪陵，卒，年七十有奇。景龙四年，赠尚书左仆射、齐国公、本州刺史。睿宗诏陪葬定陵，以实封一百五十户赐其子晃。开元六年，谥曰贞。

元忠始名真宰，以诸生见高宗，高宗慰遣，不知谢即出，仪举自安，帝目送谓薛元超曰：“是子未习朝廷仪，然名不虚谓，真宰相也。”避武后母讳，改今名。

韦安石，京兆万年人。曾祖孝宽，为周大司空、郟国公。祖津，隋大业末为民部侍郎，与元文都等留守洛，拒李密，战上东门，为密禽。后王世充杀文都而津独免，密败，复归洛。世充平，高祖素与津善，授谏议大夫，检校黄门侍郎，陵州刺史，卒。父琬，仕为成州刺史。

安石举明经，调乾封尉，雍州长史苏良嗣器之。永昌元年，迁雍州司兵参军。良嗣当国，谓安石曰：“大才当大用，徒劳

州县可乎？”荐于武后，擢膳部员外郎，迁并州司马，有善政，后手制劳问，陟拜德、郑二州刺史。安石性方重，不苟言笑，其政尚清严，吏民尊畏。

久视中，迁文昌右丞，以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太子左庶子，仍侍读，寻知纳言事。时二张及武三思宠横，安石数折辱之。会侍宴殿中，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，安石跪奏“商等贱类，不当戏殿上。”顾左右引出，坐皆失色，后以安石辞正，改容慰勉。凤阁侍郎陆元方自以为不及，退告人曰：“韦公真宰相。”后尝幸兴泰宫，议趋疾道，安石曰：“此道板筑所成，非自然之固。千金子且诫垂堂，况万乘可轻乘危哉？”后为回辇。长安二年，同凤阁鸾台三品，俄又知纳言，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神龙元年，罢政事，俄复同三品，迁中书令，兼相王府长史，封郟国公，赐封三百户，加特进，为侍中。中宗与韦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，赉赐不赀。帝尝幸安乐公主池，主请御船，安石曰：“御轻舟，乘不测，非帝王事”。乃止。

睿宗立，授太子少保，改封郟国，复为侍中、中书令，进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平公主有异谋，欲引安石，数因其婿唐浚邀之，拒不往。帝一日召安石曰：“朝廷倾心东宫，卿胡不察？”对曰：“太子仁孝，天下所称，且有大功。陛下今安得亡国语？此必太平公主计也。”帝矍然曰：“卿勿言，朕知之。”主窃闻，乃构飞变，欲讯之，赖郭元振保护，免。迁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、同三品，俄罢政事，留守东都。

会妻薛怨媼婢，笞杀之，为御史中丞杨茂谦所劾，下迁蒲州刺史，徙青州。安石在蒲，太常卿姜皎有所请，拒之。皎弟晦为中丞，以安石昔相中宗，受遗制，而宗楚客、韦温擅削相王辅政语，安石无所建正，讽侍御史洪子舆劾举，子舆以更赦

不从。监察御史郭震奏之，有诏与韦嗣立、赵彦昭等皆贬，安石为沔州别驾。皎又奏安石护作定陵，有所盗没，诏籍其赃。安石叹曰：“祇须我死乃已。”发愤卒，年六十四。开元十七年，赠蒲州刺史。天宝初，加赠左仆射、郇国公，谥文贞。二子：陟、斌。

陟字殷卿，与弟斌俱秀敏异常童。安石晚有子，爱之。神龙一年，安石为中书令，陟甫十岁，授温王府东阁祭酒、朝散大夫。风格方整，善文辞，书有楷法，一时知名士皆与游。开元中居丧，以父不得志歿，乃与斌杜门不出八年。亲友更往敦晓，乃强调为洛阳令。宋璟见陟叹曰：“盛德遗范，尽在是矣。”累除吏部郎中，中书令张九龄引为舍人，与孙逖、梁涉并司书命，时号得才。

迁礼部侍郎。陟於鉴裁尤长。故事，取人以一日试为高下。陟许自通所工，先就其能试之，已乃程考，由是无遗材。迁吏部侍郎，选人多伪集，与正调相冒，陟有风采，撻辨无不伏者，黜正数百员，铨综号为公平。然任威严，或至詈诘，议者訾其峻。又自以门品可坐阶三公，居常简贵，视僚党泯然；其以道谊合，虽后进布衣与均礼。

李林甫恶其名高，恐逼己，出为襄阳太守，徙河南采访使，以判官员锡善讯覆，支使韦元甫工书奏，时号“员推韦状”，陟皆倚任之。俄袭郇国公，坐事贬守钟离、义阳，后为河东太守。以失职，内怏怏，乃毁廉隅，颇饷谢权幸欲自结。天宝十二载，入考华清宫，杨国忠忌其才，谓拾遗吴豸之曰：“子能发陟罪乎？吾以御史相处。”豸之乃劾陟馈遗事，国忠又使甥婿韦元志左验，陟惶悸，贿吉温求救，由是俱得罪，陟贬桂岭尉，坐不行，徙平乐。会安禄山陷洛阳，弟斌没贼，国忠欲构陟与贼通，密谕守吏，令胁陟使忧死，州豪杰共说曰：“昔张

说被窜，匿陈氏以免。今若诏书下，谁敢庇公？愿公乘扁舟遁去，事宁乃出，不亦美乎？”陟慨然曰：“命当尔，其敢逃刑？”因谢遣，坚卧不出。

岁余，肃宗即位，起为吴郡太守，使者趣追，未至，会永王兵起，委陟招谕，乃授御史大夫、江东节度使。与高适、来瑱会安州，陟曰：“今中原未平，江淮骚离，若不斋盟质信，以示四方，知吾等协心戮力，则无以成功。”乃推瑒为地主，为载书，登坛曰：“淮西节度使瑒、江东节度使陟、淮南节度使适，衔国威命，纠合三垂，翦除凶慝，好恶同之，毋有异志。有渝此盟，坠命亡族，罔克生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神，实鉴斯言。”辞旨慷慨，士皆陨泣。

永王败，帝趣陟赴凤翔。初，季广琛从永王乱，非其本谋，陟表广琛为历阳太守，慰安之。至是，恐广琛有后变，乃驰往谕诏恩释其疑，而后趣召。帝雅闻陟名，欲倚以相，及是迁延，疑有顾望意，止除御史大夫。会杜甫论房琯，词意迂慢，帝令陟与崔光远、颜真卿按之，陟奏：“甫言虽狂，不失谏臣体。”帝繇是疏之。富平人将军王去荣杀其县令，帝将宥之，陟曰：“昔汉高帝约法，杀人者死。今陛下杀人者生，恐非所宜。”时朝廷尚新，群臣班殿中，有相吊哭者，帝以陟不任职，用颜真卿代之，更拜吏部尚书。久之，宗人伐墓柏，坐不相教，贬絳州刺史。还授太常卿，吕諲入辅，荐为礼部尚书、东京留守。史思明逼伊、洛，李光弼议守河阳，陟率东京安属入关避之，诏授吏部尚书，令就保永乐，以图收复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荆州大都督。

陟早有名，而为林甫、国忠摈废。及肃宗择相，自谓必得，以后至不用。任事者皆新进，望风惮之，多言其骄傲。及入关，又不许至京师。郁郁不得志，成疾，且卒，叹曰：“吾道穷於

此乎！”性侈纵，喜饰服马，侍儿阉童列左右常数十，侔於王宫主第。穷治饌羞，择膏腴地艺谷麦，以鸟羽择米，每食视庖中所弃，其直犹不减万钱，宴公侯家，虽极水陆，曾不下箸。常以五采笺为书记，使侍妾主之，以裁答，受意而已，皆有楷法，陟唯署名，自谓所书“陟”字若五朵云，时人慕之，号“郇公五云体”。然家法脩整，敕子允就学，夜分视之，见其勤，旦日问安，色必怡；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。虽家僮数十，然应门宾客，必允主之。

永泰元年，赠尚书左仆射。太常博士程皓议谥“忠孝”，颜真卿以为许国养亲不两立，不当合二行为谥，主客员外郎归崇敬亦驳正之。右仆射郭英乂无学术，卒用太常议云。

斌，父为相时授太子通事舍人。少脩整，好文艺，容止严峭，有大臣体，与陟齐名。开元中，薛王业以女妻之，迁秘书丞。天宝中，为中书舍人，兼集贤院学士，改太常少卿。李林甫构韦坚狱，斌以宗累，贬巴陵太守，移临汝。久之，拜银青光禄大夫，列五品。时陟守河东，而从兄由为右金吾卫将军，绛为太子少师，四第同时列戟，衣冠罕比者。禄山陷洛阳，斌为贼得，署以黄门侍郎，忧愤卒。乾元元年，赠秘书监。

斌天性质厚，每朝会，不敢离立笑言。尝大雪，在廷者皆振裾更立，斌不徙足，雪甚，几至靴，亦不失恭。

子况，少隐王屋山，孔述睿称之，及述睿以谏议大夫召，荐况为右拾遗，不拜。未几，以起居郎召，半岁，辄弃官去，徙家龙门。除司封员外郎，称疾固辞。元和初，授谏议大夫，勉谕到职，数月，乞骸骨，以太子左庶子致仕，卒。况虽世贵，而志冲远，不为声利所迁，当时重其风操。

叔夏，安石兄。通礼家学。叔父太子詹事琨尝曰：“而能继汉丞相业矣。”擢明经第，历太常博士。高宗崩，恤礼亡缺，

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大隐、博士裴守真裡定其制，擢春官员外郎。武后拜治，享明堂，凡所沿改，皆叔夏、祝钦明、郭山恽等所裁讨。每立一议，众咨服之。累迁成均司业。后又诏：“五礼仪物，司礼博士有所脩革，须叔夏、钦明等评处，然后以闻。

“进位春官侍郎。中宗复位，转太常少卿，为建立庙社使，进银青光禄大夫，累封沛郡公，国子祭酒。卒，赠兖州都督、脩文馆学士，谥曰文。子縉。

縉，开元时历集贤修撰、光禄卿，迁太常。

唐兴，礼文虽具，然制度时时繆缺不伦。至显庆中，许敬宗建言：“笾豆以多为贵，宗庙乃旂于天，请大祀十二、中祀十、小祀八。大祀、中祀、簠、簋、俎皆一，小祀无。

“诏可。二十三年，赦令以笾豆之荐，未能备物，宜诏礼官学士共议以闻。縉请“宗庙笾豆皆加十二。”又言“郊奠，爵容止一合，容小则陋，宜增大之。”

兵部侍郎张均、职方郎中韦述议曰：“《礼》：‘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长，苟可荐者，莫不咸在。’圣人知孝子之情深，而物类无限，故为之节，使物有品，器有数，贵贱差降，不得相越。周制：王，食用六谷，膳用六牲，饮用六清，羞用百有二十品，珍用八物，酱用百有二十饔，而以四笾、四豆供祭祀。此祀与宾客丰省不得同，旧矣。且嗜好燕私之饌，与时而迁，故圣人一约以礼。虽平生所嗜，非礼则不荐；所恶，是礼则不去。屈建命去祥祭之芟曰：‘祭典有之，不羞珍异，不陈庶侈。’此则礼外之食，前古不荐。今欲以甘旨肥浓皆充於祭，苟逾旧制，其何极焉。虽笾豆有加，不能备也。若曰以今之珍，生所嗜爱，求神无方，是簠、簋可去，而盘、盂、杯、案当御矣；韶、璃可抵，而箜篌、笙、笛应奏矣。且自汉以来，陵有寝宫，岁时朔望，荐以常饌，固可尽孝子之心。至宗庙法享，不可变古从

俗。有司所承，一升爵，五升散。《礼》：凡宗庙，贵者以爵，贱者以散，此贵小贱大，以示节俭。请如故。”

太子宾客崔沔曰：“古者，有所饮食，必先严献，未化火，则有毛血之荐，未麴蘖，则有玄酒之奠。至后王，作酒醴、用牺牲，故有三牲、八簋、五齐、九献。然神尚玄，可存而不可测也；祭主敬，可备而不可废也。盖荐贵新，味不尚褻，虽曰备物，犹有节制存焉。铏、俎、笱、豆、簠、簋、尊、壘，周人时饌也，其用通於燕享宾客，周公乃与毛血玄酒共荐。晋中郎卢谔家祭，皆晋日食，则当时之食，不可阙於祀已。唐家清庙时享，礼饌备进，周法也；园寝上食，时膳具陈，汉法也。职贡助祭，致远物也；有新必荐，顺时令也。苑囿躬稼所入，搜田亲发所中，皆因宜以荐，荐而后食。则浓腴鲜美尽在矣。又敕有司著于令，不必加笱豆之数也。大凡祭器，视物所宜。故大羹，古饌也，盛以 ， ，古器也；和羹，时饌也，盛以铏，铏，时器也。有古饌而用时器者，则毛血于盘，玄酒于尊。未有进时饌用古器者，古质而今文，有所不称也。虽加笱豆十二，未足尽天下之美，而措诸庙，徒以近侈而见訾抵。臣闻墨家者流，出於清庙，是庙贵俭不尚奢也。”礼部员外郎杨仲昌、户部郎中阳伯成、左卫兵曹参军刘秩等，请如旧便。宰相白奏，玄宗曰：“朕承祖宗休德，享祀粢盛，实贵丰洁。有如不应於法，亦不敢用。”乃诏太常，择品味可增者稍加焉。縉又请室加笱、豆各六，每四时以新果珍饗实之。制“可”。又诏：“献爵视药升所容，以合古。”

二十三年，诏书服纪所未通者，令礼官学士详议。縉上言：“《礼》《丧服》：舅，缌麻三月。从母，小功五月，《传》曰：‘何以小功，以名加也。’而堂姨、舅母，恩所不及焉。外祖父母，小功五月，《传》曰：‘何以小功，以尊加也。’舅，缌

麻三月，皆情亲而属疏也。外祖正尊，服同从母；姨、舅一等，而有轻重；堂姨、舅亲未疏，不相为服；亲舅母不如同爨。其亦古意有所未畅。且外祖小功，此为正尊，请进至大功；姨、舅侪亲，服宜等，请进舅至小功；堂姨舅以疏降亲舅从母一等；亲舅母古未有服，请从袒免。”

于是韦述议曰：“自高祖至玄孙并身谓之九族。由近及远，差其轻重，遂为五服。《传》曰：‘外亲服皆缌。’郑玄曰：‘外亲之服异姓，正服不过缌。’外祖父母小功，以尊加；从母小功，以名加；舅、甥、外孙、中外昆弟，皆缌。以匹言之，外祖则祖也，舅则伯叔也，父母之恩不殊，而独杀於外者有以也。禽兽知母而不知父，野人则父母等，都邑之士则知尊祿，大夫则知尊祖，诸侯及太祖，天子及始祖。圣人究天道，厚祖祿，系氏族，亲子孙，则母党之於本族，不同明甚。家无二尊，丧无二斩，人之所奉，不可贰也。为人后，降其父母丧。女子嫁，杀其家之丧。所存者远，抑者私也。若外祖及舅加一等，而堂舅及姨著服，则中外其别几何？且五服有上杀之义，伯叔父母服大功，从父昆弟亦大功，以其出于祖，服不得过於祖也。从祖祖父母、从祖父母、从祖昆弟皆小功，以其出於曾祖，服不得过曾祖也。族祖祖父母、族祖父母、族昆弟皆缌，以其出於高祖，服不得过高祖也。堂姨、舅出外曾祖，若为之服，则外曾祖父母、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。外祖至大功，则外曾祖小功、外高祖缌。推而广之，与本族无异。弃亲录疏，不可谓顺。且服皆有报，则堂甥、外曾孙、侄女之子皆当服。圣人岂薄其骨肉恩爱哉？尽本於公者末於私，义有所断，不得不然。苟可加也，则可减也，如是，礼可隳矣。请如古便。”杨仲昌又言：“舅服小功，魏徵尝进之矣。今之所请，正同徵论。堂舅、堂姨、舅母，皆升袒免，则外祖父母进至大功，不加报於

外孙乎？外孙而报以大功，则本宗之庶孙用何等邪？”

帝手敕曰：“朕谓亲姨、舅服小功，则舅母於舅有三年之丧，不得全降於舅，宜服緦。堂姨、舅古未有服，朕思睦厚九族，宜袒免。古有同纓緦，若比堂姨、舅於同纓，不已厚乎？《传》曰：‘外亲服皆緦。’是亦不隔堂姨、舅也。若谓所服不得过本，而复为外曾祖父母、外伯叔父母制服，亦何伤？皆亲亲敦本意也。”

侍中裴耀卿、中书令张九龄、礼部尚书李林甫奏言：“外服无降，甥为舅母服，舅母亦报之。夫之甥既报，则夫之姨、舅又当服，恐所引益疏。臣等愚，皆所不及。”诏曰：“从服六，此其一也。降杀于礼无文，皆自身率亲为之数。姨、舅属近，以亲言之，亦姑伯之匹，可曰所引疏耶？妇人从夫者也，夫於姨舅既服矣，从夫而服，是谓睦亲。卿等宜熟计。”耀卿等奏言：“舅母緦，堂姨舅袒免。请准制旨，自我为古，罢诸儒议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初，帝诏岁率公卿迎气东郊，至三时，常以孟月读《时令》於正寝。二十六年，诏縉月奏《令》一篇，朔日於宣政侧设榻，东向置案，縉坐读之，诸司官长悉升殿坐听。岁余，罢。

高宗上元三年，将禘享。议者以《礼纬》三年禘，五年禘；《公羊》家五年再殷祭。二家舛互，诸儒莫能决。太学博士史玄议曰：“《春秋》：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。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，大享。《公羊》曰：‘禘也。’则三年丧毕，新君之二年当禘，明年当禘群庙。又宣公八年，禘僖公。宣公八年皆有禘，则后禘距前禘五年。此则新君之二年禘、三年禘尔。后五年再殷祭，则六年当禘，八年禘。昭公十年，齐归薨。十三年，丧毕当禘，为平丘之会。冬，公如晋，至十四年禘，十五年禘。《传》曰‘有事於武宫’是也。至十八年禘，二十年禘；二十

三年祫，二十五年禘。昭公二十五年‘有事於襄宮’是也。则禘后三年而祫，又二年而禘，合於礼。”议遂定。后睿宗丧毕，祫於庙。至开元二十七年，禘祭五，祫祭七。是岁，縚奏：“四月尝已禘，孟冬又祫，祀礼丛数，请以夏禘为大祭之源。”自是相循，五年再祭矣。

縚终太子少师。

抗者，安石从父兄子。弱冠举明经，累官吏部郎中。景云初，为永昌令，犂穀繁要，抗不事威刑而治，前令无及者。迁右御史台中丞，邑民诣阙留，不听，乃立碑著其惠。开元三年，自太子左庶子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兄，授黄门侍郎。河曲胡康待宾叛，诏持节慰抚。抗於武略非所长，称疾逗留，不及贼而返。俄代王峻为御史大夫，兼按察京畿。弟拯方为万年令，兄弟领本部，时以为荣。坐荐御史非其人，授安州都督，改薄州刺史。入为大理卿，进刑部尚书，分掌吏部选，卒。抗历职以清俭，不治产，及终无以葬，玄宗闻之，特给厩车。赠太子少傅，谥曰贞。

所表奉天尉梁升卿、新丰尉王倕、华原尉王焘为僚属，后皆为显人。升卿涉学工书，於八分尤工，历广州都督，书《东封朝觐碑》，为时绝笔。倕累迁河西节度使，天宝中，功闻于边。它所辟举，如王缙、崔殷等，皆一时选云。

郭震，字元振，魏州贵乡人，以字显。长七尺，美须髯，少有大志。十六，与薛稷、赵彦昭同为太学生，家尝送资钱四十万，会有缣服者叩门，自言“五世未葬，愿假以治丧”。元振举与之，无少吝，一不质名氏。稷等叹骇。十八举进士，为通泉尉。任侠使气，拨去小节，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，以饷遗宾客，百姓厌苦。武后知所为，召欲诘，既与语，奇之，索所为文章，上《宝剑篇》，后览嘉叹，诏示学士李峤等，即授

右武卫铠曹参军，进奉宸监丞。

会吐蕃乞和，其大将论钦陵请罢四镇兵，披十姓之地，乃以元振充使，因覘虏情。还，上疏曰：

利或生害，害亦生利。国家所患，唯吐蕃与默啜耳，今皆和附，是将大利於中国也。若图之不审，害且随之。钦陵欲裂十姓地，解四镇兵，此动静之机，不可轻也。若直遏其意，恐边患必甚於前，宜以策缓之，使其和望勿绝，而恶不得萌，固当取舍审也。夫患在外者，十姓、四镇是也；患在内者，甘、凉、瓜、肃是也。关陇屯戍，向三十年，力用困竭，脱甘、凉有一日警，岂堪广调发耶？

善为国者，先料内以敌外，不贪外以害内，然后安平可保。钦陵以四镇近己，畏我侵掠，此吐蕃之要；然青海、吐浑密迤兰、鄯，易为我患，亦国家之要。今宜报钦陵曰：“四镇本扼诸蕃走集，以分其力，使不得并兵东侵。今委之，则蕃力益强，易以扰动，保后无东意，当在吐浑诸部、青海故地归於我，则俟斤部落还吐蕃矣。”此足杜钦陵口，而和议未绝。且四镇久附，其倚国之心，岂与吐蕃等？今未知利害情实而分裂之，恐伤诸国意，非制御之算。

后从之。

又言：“吐蕃倦徭戍久矣，咸愿解和；以钦陵欲裂四镇，专制其国，故未归款。陛下诚能岁发和亲使，而钦陵常不从，则其下必怨，设欲大举，固不能，斯离间之渐也。”后然其计。后数年，吐蕃君臣相猜携，卒诛钦陵，而其弟赞婆等来降，因诏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往迎。授主客郎中。

久之，突厥、吐蕃联兵寇凉州，后方御洛城门宴，边遽至，因辍乐，拜元振为凉州都督，即遣之。初，州境轮广才四百里，虏来必傅城下。元振始於南硖口置和戎城，北碛置白亭军，制

束要路，遂拓境千五百里，自是州无虏忧。又遣甘州刺史李汉通辟屯田，尽水陆之利，稻收丰衍。旧凉州粟斛售数千，至是岁数登，至匹缣易数十斛，支廩十年，牛羊被野。治凉五岁，善抚御，夷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道不举遗。河西诸郡置生祠，揭碑颂德。

神龙中，迁左骁卫将军、安西大都护。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盛强，款塞愿和，元振即牙帐与计事。会大雨雪，元振立不动，至夕冻冽；乌质勒已老，数拜伏，不胜寒，会罢即死。其子娑葛以元振计杀其父，谋勒兵袭击，副使解琬知之，劝元振夜遁，元振不听，坚卧营为不疑者。明日，素服往吊，道逢娑葛兵，虏不意元振来，遂不敢逼，扬言迎卫。进至其帐，修吊赠礼，哭甚哀，为留数十日助丧事，娑葛感义，更遣使献马五千、驼二百、牛羊十余万。制诏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。

乌质勒之将阙啜忠节与娑葛交怨，屡相侵，而阙啜兵弱不支。元振奏请追阙啜入宿卫，徙部落置瓜、沙间。诏许之。阙啜遂行。至播仙城，遇经略使周以悌，以悌说之曰：“国家厚秩待君，以部落有兵故也。今独行入朝，一矰旅胡人耳，何以自全？”乃教以重宝赂宰相，无入朝，请发安西兵导吐蕃以击娑葛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；请郭虔使瓘拔汗那搜其铠马以助军，既得复讎，部落更存。阙啜然之，即勒兵击于闐坎城，下之。因所获，遣人间道赍黄金分遗宗楚客、纪处讷，使就其谋。元振知之，上疏曰：

国家往不与吐蕃十姓、四镇而不扰边者，盖其诸豪泥婆罗等属国自有携贰，故赞普南征，身殒寇庭，国中大乱，嫡庶竞立，将相争权，自相翦屠，土畜疲疠，财力困穷，顾人事、天时两不谐契，所以屈志於汉，非实忘十姓、四镇也。如其有力，后且必争。今忠节忽国家大计，欲为吐蕃乡导主人，四镇危机

恐从此启。吐蕃得志，忠节亦当在贼掌股，若为复得事我哉？往吐蕃於国无有恩力，犹欲争十姓、四镇；今若效力树恩，则请分于阗、疏勒者，欲何理抑之？且其国诸蛮及婆罗门方自嫌阻，藉令求我助讨者，亦何以拒之？是以古之贤人，不愿夷狄妄惠，非不欲其力，惧后求无厌，益生中国事也。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，不见其使。

又请阿史那献者，岂非以可汗子孙能招绥十姓乎？且斛瑟罗及怀道与献父元庆、叔仆罗、兄倭子，俱可汗子孙也。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之乱，请元庆为可汗，卒亦不能招来，而元庆没贼，四镇沦陷。忠节亦尝请以斛瑟罗及怀道为可汗矣，十姓未附而碎叶几危。又吐蕃亦尝以倭子、仆罗并拔布为可汗矣，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灭，此非它，其子孙无惠下之才，恩义素绝故也。岂止不能招怀，且复为四镇患，则册可汗子孙其效固试矣。献又远于其父兄，人心何繇即附，若兵力足取十姓，不必要须可汗子孙也。

又请以郭虔瓘搜兵税马於拔汗那。往虔瓘已尝与忠节擅入其国，臣时在疏勒，不闻得一甲一马，而拔汗那挟忿侵扰，南导吐蕃。将倭子，以扰四镇。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国，四面无助，若履虚邑，犹引倭子为蔽。况今北有娑葛，知虔瓘之西，必引以相援，拔汗那倚坚城而抗于内，突厥邀伺于外，虔瓘等岂能复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？

疏奏不省。

楚客等因建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，以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，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，代元振领甘、凉兵，召吐蕃并力击娑葛。娑葛之使娑腊知楚客谋，驰报之。娑葛怒，即发兵出安西、拨换、焉耆、疏勒各五千骑。於是阙啜在计舒河与嘉宾会，娑葛兵奄至，禽阙啜，杀嘉宾，又杀吕守素於僻

城、牛师奖於火烧城，遂陷安西，四镇路绝。元振屯疏勒水上，未敢动。楚客复表周以悌代元振，且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，置军焉耆以取娑葛。娑葛遗元振书，且言：“无仇于唐，而楚客等受阙啜金，欲加兵击灭我，故惧死而斗。且请斩楚客。”元振奏其状。楚客大怒，诬元振有异图，召将罪之。元振使子鸿问道奏乞留定西土，不敢归京师。以悌乃得罪，流白州，而赦娑葛。

睿宗立，召为太仆卿。将行，安西酋长有髡面哭送者，旌节下玉门关，去凉州犹八百里，城中争具壶浆欢迎，都督嗟叹以闻。景云二年，进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迁吏部尚书，封馆陶县男。先天元年，为朔方军大总管，筑丰安、定远城，兵得保顿。明年，以兵部尚书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玄宗诛太平公主也，睿宗御承天门，诸宰相走伏外省，独元振总兵扈帝，事定，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。进封代国公，实封四百户，赐一子官，物千段。俄又兼御史大夫，复为朔方大总管，以备突厥。未行，会玄宗讲武骊山，既三令，帝亲鼓之，元振遽奏礼止，帝怒军容不整，引坐熏下，将斩之。刘幽求、张说扣马谏曰：“元振有大功，虽得罪，当宥。”乃赦死，流新州。开元元年，帝思旧功，起为饶州司马，怏怏不得志，道病卒，年五十八。十年，赠太子少保。

元振虽少雄迈，及贵，居处乃俭约，手不置书，人莫见其喜愠。建宅宣阳里，未尝一至诸院廐。自朝还，对亲欣欣，退就室，俨如也。距国初仕至宰相而亲具者，唯元振云。

赞曰：魏、韦皆感慨而奋，似矣。及在悞上侧臣间，临机会，不一引手搯奸邪之谋，诚可鄙哉。至抵后艳主以烝潜撼宗社，亦不肯从也。古所谓具臣者，谅乎！元振功显节完，一跌未复，世恨其蚤歿云。

卷第一百一十四 列传第四十八

李萧卢韦赵和

李峤，字巨山，赵州赞皇人。早孤，事母孝。为儿时，梦人遗双笔，自是有文辞，十五通《五经》，薛元超称之。二十擢进士第，始调安定尉。举制策甲科，迁长安。时畿尉名文章者，骆宾王、刘光业，峤最少，与等夷。

授监察御史。高宗击邕、岩二州叛獠，诏监其军，峤入洞喻降之，由是罢兵。稍迁给事中。会来俊臣构狄仁杰、李嗣真、裴宣礼等狱，将抵死，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、侍御史刘宪覆验，德裕等内知其冤，不敢异。峤曰：“知其枉不申，是谓见义不为者。”卒与二人列其枉，忤武后旨，出为润州司马。久乃召为凤阁舍人，文册大号令，多主为之。

初置右御史台，察州县吏善恶、风俗得失，峤上疏曰：“禁网上疏，法象宜简，简则法易行而不烦杂，疏则所罗广而不苛碎。伏见垂拱时，诸道巡察使科条四十有四，至别敕令又三十。而使以三月出，尽十一月奏事，每道所察吏，多者二千，少亦千计，要在品核才行而褒贬之。今期会迫促，奔逐不暇，欲望详究所能，不亦艰哉。此非隳於职，才有限，力不逮耳。臣愿量其功程以为节制，使器周於用，力济於时，然后得失可以精核矣。”又言：“今所察按，准汉六条而推广之，则无不包矣，乌在多张事目也？且朝廷万机非无事，而机事之动，常在四方，

故出使者冠盖相望。今已置使，则外州之事悉得专之，传驿减矣。请率十州置一御史，以期岁为之限，容其身到属县，过闾里，督察奸讹，访风俗，然后可课其成功。且御史出入天禁，励己自脩，比他吏相百也。按劾回庸，纠撻隐欺，比他吏相十也。陛下诚用臣言，妙择能者委之，莫不尽力效死矣。”武后善之，下制析天下为二十道，择堪使者。为众议沮止。

俄知天宫侍郎事，进麟台少监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迁鸾台侍郎。会张锡辅政，峤，其出也，罢为成均祭酒。俄检校文昌左丞，留守东都。长安三年，以本官复为平章事，知纳言。迁内史，峤辞剧，复为成均祭酒、平章事。

武后将建大像於白司马坂，峤谏：“造像虽俾浮屠输钱，然非州县承办不能济，是名虽不税而实税之。臣计天下编户，贫弱者众，有卖舍、帖田供王役者。今造像钱积十七万缗，若颁之穷人，家给千钱，则纾十七万户饥寒之苦，德无穷矣。”不纳。

张易之败，坐附会贬豫州刺史，未行，改通州。数月，以吏部侍郎召，俄迁尚书。神龙二年，代韦安石为中书令。

峤在吏部时，阴欲藉时望复宰相，乃奏置员外官数千。既吏众猥，府库虚耗，乃上书归咎于时，因盖向非，曰：

元首之尊，居有重门击柝之卫，出有清警戒道之禁，所以备非常，息异望，诚不可易举动，慢防闲也。陛下厌崇邃，轻尊严，微服潜游，阅廛过市，行路私议，朝廷惊惧，如祸产意外，纵不自惜，奈宗庙苍生何？

又分职建官，不可以滥。传曰：“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”自帝室中兴，以不慎爵赏为惠，冒级躐阶，朝升夕改，正阙不给，加以员外。内则府库为殫，外则黎庶蒙害，非求贤助治之道也。愿爱峻班荣，息匪服之议。今文武六十以上，而天造含容，皆矜恤之。老病者已解还授，员外者既遣复留。恐非所以

消敝救时也。请敕有司料其可用进，不可用退。又远方夷人不堪治事，国家向务抚纳而官之，非立功酋长，类糜俸禄。愿商度非要者，一切放还。

又《易》称：“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。”今百姓乏窳，不安居处，不可以守位。仓储荡耗，财力倾殫，不足以聚人。山东病水潦，江左困输转。国匱於上，人穷於下。如今边场少罌，恐逋亡遂多，盗贼群行，何财召募？何众闲遏乎？又崇作寺观，功费浩广。今山东岁饥，糟糠不厌。而投艰厄之会，收庸、调之半，用吁嗟之物，以荣土木，恐怨结三灵，谤蒙四海。

又比缘征戍，巧诈百情，破役隐身，规脱租赋。今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，其中高户多丁，黠商大贾，诡作台符，羸名伪度。且国计军防，并仰丁口，今丁皆出家，兵悉入道，征行租赋，何以备之？

又重赂贵近，补府若史，移没籍产，以州县甲等更为下户。当道城镇，至无捉驿者，役逮小弱，即破其家。愿许十道使访察括取，使奸猾不得而隐。

又太常乐户已多，复求访散乐，独持大鼓者已二万员，愿量留之，余勒还籍，以杜妄费。

中宗以其身宰相，乃自陈失政，丐罢官，无所嫁非，手诏诘让。峤惶恐，复视事。

三年，加修文馆大学士，封赵国公，以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立，罢政事，下除怀州刺史，致仕。初，中宗崩，峤尝密请相王诸子不宜留京师。及玄宗嗣位，获其表宫中，或请诛之。张说曰：“峤诚懵逆顺，然为当时谋，吠非其主，不可追罪。”天子亦顾数更赦，遂免，贬滁州别驾，听随子虔州刺史畅之官。改庐州别驾，卒，年七十。

峤富才思，有所属缀，人多传讽。武后时，汜水获瑞石，峤为御史，上《皇符》一篇，为世讥薄。然其仕前与王勃、杨盈川接，中与崔融、苏味道齐名，晚诸人没，而为文章宿老，一时学者取法焉。

萧至忠，沂州丞人。祖德言，为秘书少监。至忠少与友期诸路，会雨雪，人引避，至忠曰：“宁有与人期可以失信？”卒友至乃去，众叹服。仕为伊阙、洛阳尉。迁监察御史，劾奏凤阁侍郎苏味道赃贪，超拜吏部员外郎。至忠长击断，誉闻当时。中宗神龙初，为御史中丞。始，至忠为御史，而李承嘉为大夫，尝让诸御史曰：“弹事有不咨大夫，可乎？”众不敢对，至忠独曰：“故事，台无长官。御史，天子耳目也，其所请奏当专达，若大夫许而后论，即劾大夫者，又谁白哉？”承嘉惭。至是，承嘉为户部尚书，至忠劾祝钦明、窦希玠与承嘉等罪，百寮震悚。迁吏部侍郎，犹兼中丞。

节愍太子以兵诛武三思而败，宗楚客等谗侍御史冉祖雍上变，言相王与太子谋。帝欲按之，至忠泣曰：“往者，天后欲以相王为太子，而王不食累日，独请迎陛下，其让德天下莫不闻。陛下贵为天子，不能容一弟，受人罗织耶？窃为陛下不取。”帝纳其言，止。寻授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上疏陈时政曰：

求治之道，首于用贤。苟非其才则官旷，官旷则事废，事废则人残，历代所以陵迟者此也。今授职用人，多因贵要为粉饰，上下相蒙，苟得为是。夫官爵，公器也；恩幸，私惠也。王者正可金帛富之，梁肉食之，以存私泽也。若公器而私用之，则公义不行而劳人解体，私谒开而正言塞。日朘月削，卒见凋弊。

今列位已广，冗员复倍。陛下降不嫌之泽，近戚有无涯之

请，台阁之内，殊紫充满，官秩益轻，恩赏弥数。才者不用，用者不才，故人不效力，官匪其人，欲求治固难矣。

又宰相要官子弟，多居美爵，并罕才艺，而更相谗托。《诗》云：“私人之子，百寮是试。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浆，麇麇佩璲，不以其长。”此言王政不平而众官废职，私家子列试荣班，徒长其佩尔。臣愿陛下爱惜爵赏，官无虚授，进大雅以枢近，退小人於闲左，使政令惟一，私不害公，则天下幸甚。且贞观故事，宰相子弟多居外职，非直抑强宗，亦以择贤才尔。请自宰相及诸司长官子弟，并授外官，共宁百性，表里相统。

帝不纳。俄为侍中、中书令。时楚客怀奸植党，而韦巨源、杨再思、李峤务自安，无所弼正，至忠介其间，独不谄随，时望翕然归重。帝亦曰：“宰相中，至忠最怜我。”韦后尝为其弟洵与至忠殇女冥婚。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从礼子无谔。两家合礼，帝主萧，后主崔，时谓“天子嫁女，皇后娶妇。”

唐隆元年，以后党应坐，而太平公主为言，出为晋州刺史，治有名。默啜遣大臣来朝，见至忠我风采，逡巡畏俯，谓人曰：“是宜相天子，何乃居外乎？”太平浸用事，至忠乃自附纳，且丐还，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韦氏难，意怨望易动，能助己，请于帝。拜刑部尚书，复为中书令，封鄴国公，乃参主逆谋。先天二年，主败，至忠遁入南山。数日，捕诛之，籍其家。

至忠始在朝，有风望，容止闲敏，见推为名臣。外方直，纠擿不法，而内无守，观时轻重而去就之。始为御史，桓彦范等颇引重。五王失政，更因武三思得中丞，附安乐公主为宰相。及韦氏败，遽发韦洵垄，持其女枢归。后依太平，复当国。尝出主第，遇宋璟，璟戏曰：“非所望於萧傅。”至忠曰：“善乎，宋生之言。”然不能自返也。姊嫁蒋钦绪，钦绪每戒之，至忠不听。叹曰：“九世卿族，一举而灭之，可哀也已！”不

喜接宾客，以简俭自高，故生平奉赐，无所遗施，及籍没，珍宝不可计。然玄宗贤其为人，后得源乾曜，亟用之，谓高力士曰：“若知吾进乾曜遽乎？吾以其貌言似萧至忠。”力士曰：“彼不尝负陛下乎？”帝曰：“至忠诚国器，但晚谬尔，其始不谓之贤哉？”

弟元嘉，工部侍郎；广微，工部员外郎。

卢藏用，字子潜，幽州范阳人。父璈，魏州长史，号才吏。藏用能属文，举进士，不得调。与兄徵明偕隐终南、少室二山，学练气，为辟谷，登衡、庐，徜徉岷、峨。与陈子昂、赵贞固友善。

长安中，召授左拾遗。武后作兴泰宫於万安山，上疏谏曰：“陛下离宫别观固多矣，又穷人力以事土木，臣恐议者以陛下为不爱人而奉己也。且顷岁谷虽颇登，而百姓未有储。陛下巡幸，讫靡休息，斤斧之役，岁月不空，不因此时施德布化，而又广宫苑，臣恐下未易堪。今左右近臣，以谀意为忠，犯忤为患，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业，百姓亦不知左右伤陛下之仁也。忠臣不避诛震以纳君於仁，明主不恶切诋以趋名于后。陛下诚能发明制，以劳人为辞，则天下必以为爱力而苦己也。不然，下臣此章，得与执事者共议。”不从。

姚元崇持节灵武道，奏为管记。还应县令举，甲科，为济阳令。神龙中，累擢中书舍人，数纠驳伪官。历史部、黄门侍郎、脩文馆学士。坐亲累，降工部侍郎。进尚书右丞。附太平公主，主诛，玄宗欲捕斩藏用，顾未执政，意解，乃流新州。或告谋反，推无状，流驩州。会交趾叛，藏用有捍御劳，改昭州司户参军，迁黔州长史，判都督事，卒于始兴。

藏用善蓍龟九宫术，工草隶、大小篆、八分，善琴、弈，思精远，士贵其多能。尝以俗徇阴阳拘畏，乖至理，泥变通，

有国者所不宜专。谓：“天道从人者也。古为政者，刑狱不滥则人寿，赋敛省则人富，法令有常则邦宁，赏罚中则兵强。礼者士所归，赏者士所死，礼赏不倦，则士争先，否者，虽揆时行罚，涓日出号，无成功矣。故任贤使能，不时日而利；明法审令，不卜筮而吉；养劳贵功，不祷祠而福。”乃为《折滞论》以畅其方，世谓“知言”。子昂、贞固前死，藏用抚其孤有恩，人称能终始交。始隐山中时，有意当世，人目为“随驾隐士”。晚乃徇权利，务为骄纵，素节尽矣。司马承祜尝召至阙下，将还山，藏用指终南曰：“此中大有嘉处。”承祜徐曰：“以仆视之，仕宦之捷径耳。”藏用惭。

无子。弟若虚，多才博物。陇西辛怡谏为职方，有获异鼠者，豹首虎臆，大如拳。怡谏谓之鼯鼠而赋之。若虚曰：“非也，此许慎所谓鼯鼠，豹文而形小。”一坐惊服。终起居郎，集贤院学士。

韦巨源，与安石同系，后周京兆尹总曾孙。祖贞伯，袭郟国公，入隋，改舒国。巨源有吏干，武后时累迁夏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其治委碎无大体，句校省中遗隐，下符敛克不少蠲，虽收其利，然下所怨苦。坐李昭德累，贬鄜州刺史。累拜地官尚书。

神龙初，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时要官缺，执政以次用其亲，巨源秉笔，当除十人，杨再思得其一，试问余授，皆诸宰相近属。再思喟然曰：“吾等诚负天下。”巨源曰：“时当尔耳。”是时虽贤有德，终莫得进，士大夫莫不解体。会安石为中书令，避亲罢政事。

寻迁侍中，舒国公。韦后与叙昆弟，附属籍。武三思封户在贝州，属大水，刺史宋璟议免其租，巨源以为蚕桑可输，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。景龙二年。韦后自言衣笥有五色云，巨源

倡其伪，劝中宗宣布天下，帝从其言，因是大赦。巨源见帝昏惑，乃与宗楚客、郑愔、赵延禧等推处祥妖，阴导韦氏行武后故事。俄迁尚书左仆射，仍知政事。帝方南郊，巨源请后为亚献，而自为终献。及临淄王平诸韦，家人请避之，巨源曰：“吾大臣，无容见难不赴。”出都街，乱兵杀之，年八十。

睿宗立，赠特进、荆州大都督。博士李处直请谥为“昭”，户部员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为相，托韦后亲属，谥“昭”为非。处直执不改，邕列陈其恶，不见用，然世皆直邕。韦氏自安石及武后时宰相待价、巨源皆近亲，其族至大官者，又数十人。

赵彦昭，字奂然，甘州张掖人。父武孟，少游猎，以所获馈其母，母泣曰：“汝不好书而敖荡，吾安望哉？”不为食。武孟感激，遂力学，淹该书记。自长安丞为右台侍御史，著《河西人物志》十篇。

彦昭少豪迈，风骨秀爽。及进士第，调为南部尉。与郭元振、薛稷、萧至忠善。自新丰丞为左台监察御史。景龙中，累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金城公主嫁吐蕃，始以纪处讷为使，处讷辞，乃授彦昭。彦昭顾己处外，恐权宠夺移，不悦。司农卿赵履温曰：“公天宰，而为一介使，不亦鄙乎！”彦昭问计安出，履温乃为请安乐公主留之，遂以将军杨矩代。睿宗立，出为宋州刺史，坐累贬归州。俄授凉州都督，为政严，下皆股栗。入为吏部侍郎，持节按边。迁御史大夫。萧至忠等诛，郭元振、张说言彦昭与秘谋，改刑部尚书、封耿国公，实封百户。

彦昭本以权幸进，中宗时，有巫赵挟鬼道出入禁掖，彦昭以姑事之。尝衣妇服，乘车与妻偕谒，其得宰相，巫力也。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旧恶。会姚崇执政，恶其为人，贬江州

别驾，卒。

和逢尧，岐州岐山人。武后时，负鼎诣阙下上书，自言愿助天子和饪百度。有司让曰：“昔桀不道，伊尹负鼎于汤；今天子圣明，百司以和，尚何所调？”逢尧不能答，流庄州。十余年，乃举进士高第，累擢监察御史。

突厥默啜请尚公主，逢尧以御史中丞摄鸿胪卿，报可。默啜遣贵近颉利来曰：“诏送金缕具鞍，乃涂金，非天子意。使者不可信，虽得公主，犹非实，请罢和亲。”欲驰去，左右色动，逢尧呼曰：“我大国使，不受我辞，可辄去。”乃牵持其人谓曰：“汉法重女婿而送鞍具，欲安且久，不以金为贵。可汗乃贪金而不贵信邪？”默啜闻曰：“汉使至吾国众矣，斯食铁石人，不可易。”因备礼以见。逢尧说之曰：“天子昔为单于都护，思与可汗通旧好，可汗当向风慕义，袭冠冕，取重诸蕃。”默啜信之，为敛发紫衣，南面再拜称臣，遣子入朝。逢尧以使有指，擢户部侍郎。坐善太平公主，斥朗州司马，终柘州刺史。逢尧诙诡，当大事敢徼福，故卒以附丽废，然唐兴奉使者称逢尧。

赞曰：异哉，玄宗之器萧至忠也，不亦惑乎！至忠本非贤，而寄贤以奸利，失之则邀利以丧贤，姻艳后，挟宠主，取宰相，谋间王室，身诛家破，遗臭无穷。而帝以乾曜似之，遽使当国，是帝举不知至忠之不可用，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。或称帝不以罪掩才，益可怪叹。呜呼！力士诚腐夫庸人，不能发擿天子之迷，若曰“至忠贤於初，固不繆於末；既繆於末，果不贤於初。惟陛下图之”，如是，帝且悟往失而精来鉴已。其后相李林甫、将安禄山，皆基于不明，身播岷隩，信自取之欤。

卷第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四十九

姚宋

姚崇，字元之，陕州硤石人。父懿，字善懿，贞观中，为嵩州都督，赠幽州大都督，谥文献。

崇少倜傥，尚气节，长乃好学。仕为孝敬挽郎，举下笔成章，授濮州司仓参军，五迁夏官郎中。契丹扰河北，兵檄丛进，崇奏决若流，武后贤之，即拜侍郎。后尝语左右：“往周兴、来俊臣等数治诏狱，朝臣相逮引，一切承反。朕意其枉，更畏近臣临问，皆得其手牒不冤，朕无所疑，即可其奏。自俊臣等诛，遂无反者，然则向论死得无冤邪？”崇曰：“自垂拱后，被告者类自诬。当是时，以告言为功，故天下号曰‘罗织’，甚于汉之钩党。虽陛下使近臣覆讯，彼尚不自保，敢一摇手以悖酷吏意哉！且被问不承，则重罹其惨，如张虔勖、李安静等皆是也。今赖天之灵，发寤陛下，凶竖歼夷，朝廷乂安，臣以一门百口保内外官无复反者。陛下以告牒置弗推，后若反有端，臣请坐知而不告。”后悦曰：“前宰相务顺可，陷我为淫刑主，闻公之言，乃得朕心。”赐银千两。

圣历三年，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迁凤阁侍郎，俄兼相王府长史，以母老纳政归侍，乃诏以相王府长史侍疾，月余，复兼夏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崇建言：“臣事相王，而夏官本兵，臣非惜死，恐不益王。”乃诏改春官。张易之私有请于

崇，崇不纳，易之譖于后，降司仆卿，犹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出为灵武道大总管。

张柬之等谋诛二张，崇适自屯所还，遂参计议。以功封梁县侯，实封二百户。后迁上阳宫，中宗率百官起居，王公更相庆，崇独流涕。柬之等曰：“今岂涕泣时邪？恐公祸由此始。

“崇曰：“比与讨逆，不足以语功，然事天后久，违旧主而泣，人臣终节也，由此获罪甘心焉。”俄为亳州刺史。后五王被害，而崇独免。历宋、常、越、许四州。睿宗立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进中书令。

玄宗在东宫，太平公主干政，宋王成器等分典闲廐、禁兵。崇与宋璟建请主就东都，出诸王为刺史，以壹人心。帝以谓主，主怒。太子惧，上疏以崇等掣间王室，请加罪，贬为申州刺史。移徐、潞二州，迁扬州长史。政条简肃，人为纪德于碑。徙同州刺史。

先天二年，玄宗讲武新丰。故事，天子行幸，牧守在三百里者，得诣行在。时帝亦密召崇，崇至，帝方猎渭滨，即召见，帝曰：“公知猎乎？”对曰：“少所习也。臣年二十，居广成泽，以呼鹰逐兽为乐。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，无自弃，故折节读书，遂待罪将相。然少为猎师，老而犹能。”帝悦，与俱驰逐，缓速如旨，帝欢甚。既罢，乃咨天下事，衮衮不知倦。帝曰：“卿宜遂相朕。”崇知帝大度，锐于治，乃先设事以坚帝意，即阳不谢，帝怪之。崇因跪奏：“臣愿以十事闻，陛下度不可行，臣敢辞。”帝曰：“试为朕言之。”崇曰：“垂拱以来，以峻法绳下；臣愿政先仁恕，可乎？朝廷覆师青海，未有牵复之悔；臣愿不倖边功，可乎？比来壬佞冒触宪网，皆得以宠自解；臣愿法行自近，可乎？后氏临朝，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；臣愿宦竖不与政，可乎？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，公卿方镇

浸亦为之；臣愿租赋外一绝之，可乎？外戚贵主更相用事，班序荒杂；臣请戚属不任台省，可乎？先朝褻狎大臣，亏君臣之严；臣愿陛下接之以礼，可乎？燕钦融、韦月将以忠被罪，自是诤臣沮折；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，犯忌讳，可乎？武后造福先寺，上皇造金仙、玉真二观，费钜百万；臣请绝道佛营造，可乎？汉以禄、莽、阎、梁乱天下，国家为甚；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，可乎？”帝曰：“朕能行之。”崇乃顿首谢。翌日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封梁国公。迁紫微令。固辞实封，乃停旧食，赐新封百户。

中宗时，近戚奏度僧尼，温户强丁因避赋役。至是，崇建言：“佛不在外，悟之于心。行事利益，使苍生安稳，是谓佛理。乌用奸人以汨真教？”帝善之，诏天下汰僧伪滥，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。

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，帝左右顾，不主其语。崇惧，再三言之，卒不答，崇趋出。内侍高力士曰：“陛下新即位，宜与大臣裁可否。今崇亟言，陛下不应，非虚怀纳谏者。”帝曰：“我任崇以政，大事吾当与决，至用郎吏，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？”崇闻乃安。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。

开元四年，山东大蝗，民祭且拜，坐视食苗不敢捕。崇奏：“《诗》云：‘秉彼蠹贼，付畀炎火。’汉光武诏曰：‘勉顺时政，劝督农桑。去彼螟域，以及蠹贼。’此除蝗谊也。且蝗畏人易驱，又田皆有主，使自救其地，必不惮劝。请夜设火，坎其旁，且焚且瘞，蝗乃可尽。古有讨除不胜者，特人不用命耳。”乃出御史为捕蝗使，分道杀蝗。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：“除天灾者当以德，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。”拒御史不应命。崇移书诮之曰：“聪伪主，德不胜祆，今祆不胜德。古者良守，蝗避其境，谓修德可免，彼将无德致然乎？今坐视食苗，忍而不

救，因以无年，刺史其谓何？”若水惧，乃纵捕，得蝗十四万石。时议者喧哗，帝疑，复以问崇，对曰：“庸儒泥文不知变。事固有违经而合道，反道而适权者。昔魏世山东蝗，小忍不除，至人相食；后奏有蝗，草木皆尽，牛马至相啖毛。今飞蝗所在充满，加复蕃息，且河南、河北家无宿藏，一不获则流离，安危系之。且讨蝗纵不能尽，不愈于养以遗患乎？”帝然之。黄门监卢怀慎曰：“凡天灾，安可以人力制也！且杀虫多，必戾和气。愿公思之。”崇曰：“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，叔敖断蛇福乃降。今蝗幸可驱，若纵之，谷且尽，如百姓何？杀虫救人，祸归于崇，不以诿公也！”蝗害讫息。

于是，帝方躬万机，朝夕询逮，它宰相畏帝威决，皆谦惮，唯独崇佐裁决，故得专任。崇第廛僻，因近舍客庐。会怀慎卒，崇病{疒占}移告，凡大政事，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。乾曜所奏善，帝则曰：“是必崇画之。”有不合，则曰：“胡不问崇？”乾曜谢其未也，乃已。帝欲崇自近，诏徙寓四方馆，日遣问食饮起居，高医、尚食踵道。崇以馆局华大，不敢居。帝使语崇曰：“恨不处禁中，此何避？”久之，紫微史赵诲受夷人赀，当死。崇素亲倚，署奏营减，帝不悦。时曲赦京师，惟诲不原。崇惶惧，上还宰政，引宋璟代，乃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。

帝将幸东都，而太庙屋自坏，帝问宰相，宋璟、苏颋同对曰：“三年之丧未终，不可以行幸。坏压之变，天所以示教戒，陛下宜停东巡，修德以答至谴。”帝以问崇，对曰：“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，而唐因之。且山有朽坏乃崩，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。但坏与行会，不缘行而坏。且陛下以关中无年，轮饷告劳，因以幸东都，所以为人不为己也。百司已戒，供拟既具，请车驾如行期。旧庙难复完，尽奉神主舍太极殿？更作新庙，申诚奉，大孝之德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正契朕意。”赐

绢二百匹，诏所司如崇言，天子遂东。因诏五日一参，入阁供奉。

八年，授太子少保，以疾不拜。明年卒，年七十二。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文献。十七年，追赠太子太保。

崇析贲产，令诸子各有定分。治令曰：

比见达宦之裔多贫困，至铢尺是竞，无论曲直，均受絜，诋。田宅水碓既共有之，至相推倚以顿废。陆贾、石苞，古达者也，亦先有定分，以绝后争。

昔杨震、赵明、卢植、张奂咸以薄葬，知真识去身，贵速朽耳。夫厚葬之家流于俗，以奢靡为孝，令死者戮尸暴骸，可不痛哉！死者无知，自同粪土，岂烦奢葬；使其有知，神不在柩，何用破贲徇侈乎？吾亡，敛以常服，四时衣各一称。性不喜冠衣，毋以入墓。紫衣玉带，足便于体。

今之佛经，罗什所译，姚兴与之对翻，而兴命不延，国亦随灭。梁武帝身为寺奴，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，皆亡国殄家。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，太平公主、武三思等度人造寺，身婴夷戮，为天下笑。五帝之时，父不丧子，兄不哭弟，致仁寿，无凶短也。下逮三王，国祚延久，其臣则彭祖、老聃皆得长龄，此时无佛，岂抄经铸像力邪？缘死丧造经像，以为追福。夫死者生之常，古所不免，彼经与像何所施为？儿曹慎不得为此！崇尤长吏道，处决无淹思。三为宰相，常兼兵部，故屯戍斥候、士马储械，无不谙记。玄宗初立，宾礼大臣故老，雅尊遇崇，每见便殿，必为之兴，去辄临轩以送，它相莫如也。时承权威干政之后，纲纪大坏，先天末，宰相至十七人，台省要职不可数。崇常先有司罢冗职，修制度，择百官各当其材，请无广释道，无数移吏。繇是天子责成于下，而权归于上矣。

然资权譎。始为同州，张说以素憾，讽赵彦昭劾崇。及当国，说惧，潜诣岐王申款。崇它日朝，众趋出，崇曳踵为有疾

状，帝召问之，对曰：“臣损足。”曰：“无甚痛乎？”曰：“臣心有忧，痛不在足。”问以故，曰：“岐王陛下爱弟，张说辅臣，而密乘车出入王家，恐为所误，故忧之。”于是出说相州。魏知古，崇所引，及同列，稍轻之，出摄吏部尚书，知东都选，知古憾焉。时崇二子在洛，通宾客馈遗，凭旧请托。知古归，悉以闻。他日，帝召崇曰：“卿子才乎，皆安在？”崇揣知帝意，曰：“臣二子分司东都，其为人多欲而寡慎，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。”帝始以崇私其子，或为隐，微以言动之。及闻，乃大喜，问：“安从得之？”对曰：“知古，臣所荐也，臣子必谓其见德而请之。”帝于是爱崇不私而薄知古，欲斥之。崇曰：“臣子无状，挠陛下法，而逐知古，外必谓陛下私臣。”乃止，然卒罢为工部尚书。

崇始名元崇，以与突厥叱刺同名，武后时以字行；至开元世，避帝号，更以今名。三子：彝、异、弈，皆至卿、刺史。

弈少修谨。始，崇欲使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，故自右千牛进至太子舍人，皆平迁。开元中，有事五陵，有司以鹰犬从，弈曰：“非礼也。”奏罢之。请治剧，为睢阳太守，召授太仆卿。后为尚书右丞。子闳，居右相牛仙客幕府。仙客病甚，闳强使荐弈及卢奂为宰相，仙客妻以闻，闳坐死，弈贬永阳太守，卒。

曾孙合、勳。合，元和中进士及第，调武功尉，善诗，世号姚武功者。迁监察御史，累转给事中。奉先、冯翊二县民诉牛羊使夺其田，诏美原主簿硃侁覆按，猥以田归使，合劾发其私，以地还民。历陕虢观察使，终秘书监。

勳字斯勤。长庆初擢进士第，数为使府表辟，进监察御史，佐盐铁使务。累迁谏议大夫，更湖、常二州刺史。为宰相李德裕厚善。及德裕为令狐綯等譖逐，撻索支党，无敢通劳问；既

海上，家无资，病无汤剂，勸数馈饷候问，不傅时为厚薄。终夔王傅。自作寿藏于万安山南原崇茔之旁，署兆曰“寂居穴”，坟曰“复真堂”，中斂土为床曰“化台”，而刻石告后世。

宋璟，邢州南和人。七世祖弁为元魏吏部尚书。璟耿介有大节，好学，工文辞，举进士中第。调上党尉，为监察御史，迁凤阁舍人。居官鯁正，武后高其才。张易之诬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语，引张说为验，将廷辩，说惶遽，璟谓说曰：“名义至重，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。缘此受谪，芬香多矣。若不测者，吾且叩阁救，将与子偕死。”说感其言，以实对，元忠免死。

璟后迁左台御史中丞，会飞书告张昌宗引相工观吉凶者，璟请穷治，后曰：“易之等已自言于朕。”璟曰：“谋反无容以首原，请下吏明国法。易之等贵宠，臣言之且有祸，然激于义，虽死不悔。”后不恚，姚 遽传诏令出，璟曰：“今亲奉德音，不烦宰相擅宣王命。”后意解，许收易之等就狱。俄诏原之，敕二张诣璟谢，璟不见，曰：“公事公言之，若私见，法无私也。”顾左右叹曰：“吾悔不先碎竖子首而令乱国经。”尝宴朝堂，二张列卿三品，璟阶六品，居下坐。易之谄事璟，虚位揖曰：“公第一人，何下坐？”璟曰：“才劣品卑，卿谓第一何邪？”是时朝廷以易之等内宠，不名其官，呼易之“五郎”，昌宗“六郎”。郑善果谓璟曰：“公奈何谓五郎为卿？”璟曰：“以官正当为卿。君非其家奴，何郎之云？”会有丧，告满入朝，公卿以次谒，通礼意。易之等后至，促步前，璟举笏却揖唯唯。故积怨，常欲中伤，后知之，得免。然以数忤旨，诏按狱扬州，璟奏：“按州县，才监察御史职耳。”又诏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，辞曰：“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。仲翔罪止赃，今使臣往，此必有危臣者。”既而诏副李峤使陇、蜀，璟

复言：“陇右无变，臣以中丞副李峤，非朝廷故事。”终辞。易之初冀璟出则劾奏诛之，计不行，乃伺璟家婚礼，将遣刺客刺杀之。有告璟者，璟乘庖车舍他所，刺不得发。俄二张死，乃免。

神龙初，为吏部侍郎。中宗嘉其直，令兼谏议大夫、内供奉，仗下与言得失。迁黄门侍郎。武三思怙宠，数有请于璟。璟厉答曰：“今复子明辟，王宜以侯就第，安得尚干朝政，独不见产、禄事乎？”后韦月将告三思乱宫掖，三思讽有司论大逆不道，帝诏殊死，璟请付狱按罪，帝怒，岸巾出侧门，谓璟曰：“朕谓已诛矣，尚何请？”璟曰：“人言后私三思，陛下不问即斩之，臣恐有窃议者，请按而后刑。”帝愈怒。璟曰：“请先诛臣，不然，终不奉诏。”帝乃流月将岭南。会还京师，诏璟权检校并州长史，未行，又检校贝州刺史。时河北水，岁大饥，三思使敛封租，璟拒不与，故为所挤。历杭、相二州，政清毅，吏下无敢犯者。迁洛州长史。

睿宗立，以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在东宫，兼右庶子。先是崔湜、郑愔典选，为戚近干夺，至迎用二岁阙，犹不能给，更置比冬选，流品淆并，璟与侍郎李义、卢从愿澄革之，铨总平允。

太平公主不利东宫，尝驻辇光范门，伺执政以讽。璟曰：“太子有大功，宗朝社稷主也，安得异议？”乃与姚崇白奏出公主诸王于外，帝不能用。贬楚州刺史，历兖冀魏三州、河北按察使，进幽州都督，以国子祭酒留守东都，迁雍州长史。

玄宗开元初，以雍州为京兆府，复为尹。进御史大夫，坐小累为睦州刺史，徙广州都督。广人以竹茅茨屋，多火。璟教之陶瓦筑堵，列邸肆，越俗始知栋宇利而无患灾。召拜刑部尚书。四年，迁吏部兼侍中。

帝幸东都，次崱谷，驰道隘，稽拥车骑，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隐、知顿使王怡等官。璟曰：“陛下富春秋，今始巡守，以道不治而罪二臣，繇此相饬，后有受其蔽者。”帝遽命舍之。璟谢曰：“陛下向以怒责之，以臣言免之，是过归于上而恩在下。姑听待罪于朝，然后诏还其职，进退得矣。”帝善之。累封广平郡公。广人为璟立遗爱颂，璟上言：“颂所以传德载功也。臣之治不足纪，广人以臣当国，故为溢辞，徒成谄谀者。欲厘正之，请自臣始。”有诏许停。

帝尝命璟与苏颋制皇子名与公主号，遂差次所封，且诏别择一美称及佳邑封上。璟奏言：“七子均养，诗人所称。今若同等别封，或母宠子爱，恐伤歧鸫之平。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，文帝纳之，夫人亦不为嫌，以其得长久计也。臣不敢别封。”帝叹重其贤。

皇后父王仁夔卒，将葬，用昭成皇后家窦孝谏故事，坟高五丈一尺。璟等请如著令，帝已然可，明日，复诏如孝谏者。璟还诏曰：“俭，德之恭；侈，恶之大也。僭礼厚葬，前世所诫，故古墓而不坟。人子于哀迷则未遑以礼自制，故圣人制齐、斩、缌、免，衣衾棺郭，各有度数。虽有贤者，断其私怀。众皆务奢，独能以俭，所谓至德要道者。中宫若谓孝谏逾制，初无非者，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。贞观时嫁长乐公主，魏徵谓不可加长公主，太宗欣纳，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谢。韦庶人追王其父，擅作，酆陵，而祸不旋踵。国家知人情无穷，故为制度，不因人以摇动，不变法以爱憎。比来人间竞务靡葬，今以后父重戚，不忧乏用，高冢大寝，不畏无人，百事官给，一朝可就，而区区屡闻者，欲成朝廷之政、中宫之美尔。倘中宫情不可夺，请准令一品陪陵，坟四丈，差合所宜。”帝曰：“朕常欲正身纪纲天下，于后容有私邪？然人所难言，公等乃能之。”即可

其奏。又遣使赉彩绢四百匹。

会日食，帝素服俟变，录囚多所贷遣，赈恤灾患，罢不急之务。璟曰：“陛下降德音，恤人隐，未宥轻系，惟流、死不免，此古所以慎赦也。恐议者直以月蚀修刑，日蚀修德，或言分野之变，冀有瑞合。臣以谓君子道长，小人道销。止女谒，放谗夫，此所谓修德也。囹圄不扰，兵甲不渎，官不苛治，军不轻进，此所谓修刑也。陛下常以为念，虽有亏食，将转而为福，又何患乎？且君子耻言浮于行，愿劝天以诚，无事空文。”

“帝嘉纳。后以开府仪同三司罢政事。”

京兆人权梁山谋逆，敕河南尹王怡驰传往按。牢械充满，久未决，乃命璟为京留守，覆其狱。初，梁山诡称婚集，多假贷，吏欲并坐贷人。璟曰：“婚礼借索大同，而狂谋率然，非所防亿。使知而不假，是与为反。贷者弗知，何罪之云？”平纵数百人。

十二年，东巡泰山，璟复为留守。帝将发，谓曰：“卿，国元老，别方历时，宜有嘉谋以遗朕。”璟因一二级言。手制答曰：“所进当书之坐右，出入观省，以诫终身。”赐赉优渥，进兼吏部尚书。十七年。为尚书右丞相，而张说为左丞相，源乾曜为太子少傅，同日拜。有诏太官设饌，太常奏乐，会百官尚书省东堂。帝赋三杰诗，自写以赐。二十年，请致仕，许之，仍赐全禄。退居洛。乘舆东幸，璟谒道左。诏荣王劳问，别遣使赐药饵。二十五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尉，谥文贞。

璟风度凝远，人莫涯其量。始，自广州入朝，帝遣内侍杨思勳驿迓之。未尝交一言。思勳自以将军贵幸，诉之帝，帝益嗟重。璟为宰相，务清政刑，使官人皆任职。圣历后，突厥默啜负其强，数窥边，侵九姓拔曳固，负胜轻出，为其狙击斩之，入蕃使郝灵亶传其首京师。灵亶自谓还必厚见赏。璟顾天子方

少，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，为国生事，故抑之，逾年，才授右武卫郎将，灵佺恚愤不食死。张嘉贞后为相，阅堂案，见其危言切议，未尝不失声叹息。六子：升、尚、浑、恕、华、衡。

升，太仆少卿。尚，汉东太守。浑，与李林甫善，历谏议大夫、平原太守、御史中丞、东京采访使。在平原，暴敛求进，至重取民一年庸、租。使东畿，薛稷甥女郑寡而美，浑使南尉杨朝宗聘而已纳之，荐朝宗为赤尉。恕，以都官郎中为剑南采访判官，数贪纵不法，阴养刺客。天宝中，浑、恕、尚并以赃败，浑流高要，恕流海康，尚贬临海长史。华、衡亦皆坐贪得罪。广德中，浑起为太子谕德。物议秽薄之，流死江岭。昆弟皆荒饮俳嬉，而衡最险悖，广平之风衰焉。

赞曰：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，顾不伟哉，而旧史不传。观开元初皆已施行，信不诬已。宋璟刚正又过于崇，玄宗素所尊惮，常屈意听纳。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，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。二人道不同，同归于治，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。呜呼！崇劝天子不求边功，璟不肯赏边臣，而天宝之乱，卒蹈其害，可谓先见矣。然唐三百年，辅弼者不为少，独前称房、杜，后称姚、宋，何哉？君臣之遇合，盖难矣夫！

卷第一百一十六 列传第五十

苏张

苏瑰，字昌容，雍州武功人，隋尚书仆射威之曾孙。擢进士第，补恒州参军。居母丧，哀毁加人，左庶子张大安表举孝悌，擢豫王府录事参军，历朗、歙二州刺史。

时来俊臣贬州参军，人惧复用，多致书请瑰，瑰叱其使曰：“吾忝州牧，高下自有体，能过待小人乎？”遂不发书。俊臣未至追还，恨之。由是连外徙，不得入。久之，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州据都会，多名珍怪产，前长史张潜、于辩机货取钜万，瑰单身襍被自将。徙同州刺史。

岁旱，兵当番上者不能赴。瑰奏：“宿卫不可阙，宜月赐增半粮，俾相给足，则不阙番。又宜却进献，罢营造不急者。不见省。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，初不立籍，人畏搜括，即流入比县旁州，更相庾蔽。瑰请罢十道使，专责州县，豫立簿注，天下同日阅正，尽一月止，使梏奸匿，岁一括实，检制租调，以免劳弊。武后铸浮屠，立庙塔，役无虚岁。瑰以为“糜损浩广，虽不出国用，要自民产日殫。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天下僧尼滥伪相半，请并寺，著僧常员数，缺则补。”后善其言。

神龙初，入为尚书右丞，封怀县男。瑰明晓法令，多识台省旧章，一朝格式，皆所删正。再迁户部尚书，拜侍中，留守京师。

中宗复政，郑普思以妖幻位秘书员外监，支党遍岐、陇间，

相煽誅为乱。瑰捕系普思穷讯，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韦后，出入禁中，有诏勿治。瑰廷争不可，帝犹依违。司直范献忠，瑰使按普思者，进曰：“瑰为大臣，不能前诛逆竖而报天子，罪大矣，臣请先斩瑰。”于是，仆射魏元忠顿首曰：“瑰长者，用刑不枉，普思法当死。”帝不得已，流普思于儋州，余党论死。累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进封许国公。

帝南郊，国子祭酒祝钦明建白皇后为亚献，安乐公主为终献。瑰以为非礼，帝前折愧之。帝昏懦，不能从。时大臣初拜官，献食天子，名曰“烧尾”，瑰独不进。及侍宴，宗晋卿嘲之，帝默然。瑰自解于帝曰：“宰相燮和阴阳，代天治物。今粒食踊贵，百姓不足，卫兵至三日不食，臣诚不称职，不敢烧尾。”帝崩，遗诏皇太后临朝，相王以太尉辅政。后召宰相韦安石、韦巨源、萧至忠、宗楚客、纪处讷、韦温、李峤、韦嗣立、唐休璟、赵彦昭洎瑰议禁中。楚客猥曰：“太后临朝，相王有不通问之嫌，不宜辅政。”瑰正色曰：“遗制乃先帝意，安得辄改？”楚客等怒，卒削相王辅政事，瑰称疾不朝。是月，韦氏败，睿宗即位，进左仆射。

景云元年，老病，罢为太子少傅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司空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贞。皇太子别次发哀。遗令薄葬，布车一乘。

瑰治州考课常最，为宰相，陈当世病利甚多。韦温始为汴洲司仓参军，以赇被杖，及用事，惮瑰正，卒不敢伤。开元二年，赐其家实封百户，长子颀固辞，乃擢中子义左补阙。六年，诏与刘幽求配享睿宗庙庭。文宗大和中，录旧德，官其四代孙翔。

瑰诸子，颀、诜显。

颀，字廷硕，弱敏悟，一览至千言，辄覆诵。第进士，调

乌程尉。武后封嵩高，举贤良方正异等，除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。吏部侍郎马载曰：“古称一日千里，苏生是已。”再迁监察御史。长安中，诏覆来俊臣等冤狱，颺验发其诬，多从洗宥。迁给事中、修文馆学士，拜中书舍人。时瑰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父子同在禁筦，朝廷荣之。

玄宗平内难，书诏填委，独颺在太极后筦，口所占授，功状百绪，轻重无所差。书史白曰：“丐公徐之，不然，手腕脱矣。”中书令李峤曰：“舍人思若涌泉，吾所不及。”迁太常少卿，仍知制诰。遭父丧，起为工部侍郎，辞不拜，终制乃就职。帝问宰相：“有自工部侍郎得中书侍郎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任贤惟所命，何资之计？”乃诏以颺为中书侍郎。帝劳曰：“方美官缺，每欲用卿，然宰相议遂无及者，朕为卿恨。陆象先歿，紫微侍郎未尝补，朕思其人无易卿者。”颺顿首谢。明日加知制诰，给政事食，给食自颺始。时李駉对掌书命，帝曰：“前世李峤、苏味道文擅当时，号“苏李”。今朕得颺及駉，何愧前人哉！”俄袭封许国公。

吐蕃盗边，诸将数败，虏益张，秣骑内侵。帝怒，欲自将兵讨之。颺谏曰：“古称荒服，取荒忽之义，非常奉职贡也。故来则拒，去则勿逐，以禽兽畜之，羁縻御之。譬若猎然，羽毛不入服用，体肉不登郊庙，则王者不射也。况万乘之重，与犬羊蚊虻语负胜哉？远夷左衽，不足以辱天子，亦可见矣。虽然，兵法先声后实，陛下姑班亲征之诏，而敕虓将谋夫投会济师，则吐蕃不日崩破，亦无待躬致天讨也。臣谓岐、陇凋弊积年，若千乘万骑，供亿不涯，诚恐徭役内兴，寇掠外虞，斯人不堪，一也。戎虏之性，骤往倏来，败不耻奔，胜不让成。若大军一临边，怖震鸟散，彼出多方，我受其误，二也。太上皇闻陛下身对寇场，不能无忧，烝烝之思，何以自安？三也。汉

蒯成侯谏高帝曰：“上尝自劳，岂谓无人使哉？”高帝以为爱我。今将相大臣，岂无为陛下宣力者，何亲行之遽邪？”不省。

复上言：“王者之师，有征无战，籓贡或阙，王命征之，于是乎治兵其郊，获辞而止，非谓按甲自临。敌人畏之莫敢战也。古天子无亲将，惟黄帝五十二战，当未平之时。自阪泉功成，则修身闲居，无为无事。陛下拨定祸乱，方当深视高居，制礼作乐，禅梁父，登空同，何至厌天居，衽金革，为一日之敌？今吐蕃遣渠领干犯国令，军吏一不胜，而陛下屈至尊为之敌，虽朝鼎夕砧，犹未可以夸四夷，安足劳圣躬哉？虜之入，唯盗羊马，发窖褫衣，未尝杀略边人，其罪易原也。臣恐虜情狼顾，牵连北狄，闻六师之行，入幽、并，犯灵、夏，南动京师，太上皇一致忧劳，是陛下以天下之安，不能宁其亲也。臣固曰，居中制胜，策之上者。若夫择良将，募重而约严，违律必诛，杀敌必赏，多出金以购酋长，虜亡无日矣。愿稍迁延，以须西音。”亦会薛讷大破吐蕃，俘获不貲，由是帝止不行。

时诏立靖陵碑，命颀为之词，辞曰：“前世帝后不志碑，事弗稽古，谓之法。审当可者，祖宗诸陵，一须营立，后嗣谓何？”帝不纳其言。

开元四年，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，修国史，与宋璟同当国。璟刚正，多所裁决，颀能推其长。在帝前敷奏，璟有未及，或少屈，颀辄助成之，有不会意，颀更申璟所执，故帝未尝不从，二人相得欢甚。璟尝曰：“吾与苏氏父子同为宰相，仆射长厚，自是国器；若献可替否，事至即断，尽公不顾私，则今丞相为过之。”

八年，罢为礼部尚书。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，按察节度剑南诸州。时蜀彫边，人流亡，诏颀收剑南山泽盐铁自贍。颀尚简静，重兴力役，即募戍人，输雇直，开井置炉，量入计出，

分所赢市谷，以广见粮。时前司马皇甫恂使蜀，檄取库钱市锦半臂、琵琶捍拨、玲珑鞭，颀不肯予，因上言：“遣使衔命，先取不急，非陛下以山泽贍军费意。”或谓颀：“公在远，叵得忤上意。”颀曰：“不然。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公，吾可以远近废忠臣节邪？”嵩州蛮苴院与吐蕃连谋入寇，获谍者，吏请讨之，颀不听，移书还其谍曰：“毋得尔。”苴院羞悔，不敢侵边。

从封泰山，诏颂朝觐坛，世咨其文。还，分主十铨事。卒，年五十八。帝犹视朝，起居舍人韦述上疏曰：“贞观、永徽时，大臣薨，辄置朝举哀，成终始恩，上有旌贤录旧之德，下有生荣死哀之美。昔晋知悼子卒，平公宴乐，杜蕘一言而悟《春秋》载之。故礼部尚书颀累叶辅弼，奉事轩陛二十余年，今奄忽不还，邦人痛嗟。惟帷尽之旧，股肱之戚，宜即废朝，明君臣之谊。”帝曰：“固朕意也。”即日帐次哭洛城南门，不朝。诏赠右丞相，谥曰文宪。葬日，帝游咸宜宫，将猎，闻之，曰：“颀且葬，我忍自娱哉！”半道而还。

颀性廉俭，奉禀悉推散诸弟亲族，储无长货。自景龙后，与张说以文章显，称望略等，故时号“燕许大手笔”。帝爱其文，曰：“卿所为诏令，别录副本，署臣某撰，朕当留中。”后遂为故事。其后李德裕著论曰“近世诏诰，惟颀叙事外自为文章”云。

诜，字廷言，举贤良方正高第，补汾阴尉，迁秘书详正学士，累转给事中，时颀为紫微侍郎，固辞。帝曰：“古有内举不避亲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晋祁奚是也。”帝曰：“若然，朕自用诜，卿言非公也。”顷之，出徐州刺史，治有迹。卒，赠吏部侍郎。

诜子震，以廕补千牛。十余岁，强学有成人风。颀曰：“吾

家有子。”累迁殿中侍御史、长安令。安禄山隐京师，震与尹崔光远杀开远门吏，弃家出奔。会肃宗兴师灵武，震昼夜驰及行在，帝嘉之，拜御史中丞，迁文部侍郎。广平王为元帅，崇择宾佐，以震为粮料使。二京平，封岐阳县公，改河南尹。九节度兵败相州，震与留守崔圆奔襄、邓，贬济王府长史。起为绛州刺史，进户部侍郎，判度支，为泰陵、建陵卤簿使，以劳封岐国公，拜太常卿。代宗将幸东都，复以震为河南尹，未行，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干，瑰从父兄也。父勣，字慎行，武德中，为秦王谘议、典签、文学馆学士，尚南康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迁魏王泰府司马，博学有美名，泰重之。劝开馆引文学士，著书名家。历史部侍郎、太子左庶子，卒。干擢明经，授徐王府记室参军，王好畋，每谏止之。垂拱中，迁魏刺史。河朔饥，前刺史苛暴，百姓流徙，干检吏督奸，劝课农桑，由是流冗尽复，以治称。拜右羽林军将军，迁冬官尚书。来俊臣素忌之，诬干与琅邪王冲通书，系狱，发愤卒。

张说，字道济，或字说之，其先自范阳徙河南，更为洛阳人。永昌中，武后策贤良方正，诏吏部尚书李景谏糊名较覆，说所对第一，后署乙等，授太子校书郎，迁左补阙。

后尝问：“诸儒言氏族皆本炎、黄之裔，则上古乃无百姓乎？若为朕言之。”说曰：“古未有姓，若夷狄然。自炎帝之姜、黄帝之姬，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。其后天下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黄帝二十五子，而得姓者十四。德同者姓同，德异者姓殊。其后或以官，或以国，或以王父之字，始为赐族，久乃为姓。降唐、虞，抵战国，氏族渐广。周衰，列国既灭，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，下及两汉，人皆有姓。故姓之以国者，韩、陈、许、郑、鲁、卫、赵、魏为多。”后曰：“善。”

久视中，后遑暑三阳宫，沆秋未还。说上疏曰：

宫距洛城百六十里，有伊水之隔，嵒坂之峻，过夏涉秋，水潦方积，道坏山险，不通转运，河广无梁，咫尺千里，扈从兵马，日费资饷。太仓、武库，并在都邑，红粟、利器，蕴若山丘，奈何去宗朝之上都，安山谷之僻处？是犹倒持剑戟，示人樽柄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夫祸变之生，在人所忽，故曰：“安乐必戒，无行所悔。”不可一也。宫城褊小，万方辐凑，填郭溢郭，并锺无所。排斥居人，蓬宿草次，风雨暴至，不知庇托，孤嫠老病，流转衢巷。陛下作人父母，将若之何？不可二也。池亭奇巧，荡诱上心。削峦起观，竭流涨海，俯贯地脉，仰出云路，易山川之气，夺农桑之土。延木石，运斧斤，山谷连声，春夏不辍。劝陛下作此者，岂正人邪？《诗》云：“人亦劳止，迄可小康。”不可三也。御苑东西二十里，外无墙垣扃禁，内有榛业谿谷，猛毅所伏，暴慝所凭。陛下往往轻行，警蹕不肃，历蒙密，乘险巖，卒有逸兽狂夫，惊犯左右，岂不殆哉？《易》曰：“思患豫防。”愿为万姓持重。不可四也。

今北有胡寇觊边，南有夷獠骚徼，关西小旱，耕稼是忧，安东近平，输漕方始。臣愿及时旋轸，深居上京，息人以展农，修德以来远，罢不急之役，省无用之费。澄心澹怀，惟亿万年，苍苍群生，莫不幸甚。臣度刍议，十不从一，何者？沮盘游之娱，间林沚之玩，规远图，替近适，要后利，弃前欢，未沃明主之心，已揆贵臣之意。然不爱死者，惧言责不职耳。

后不省。

擢凤阁舍人。张易之诬陷魏元忠也，援说为助。说廷对“元忠无不顺言”，忤后旨，流钦州。中宗立，召为兵部员外郎，累迁工部、兵部二侍郎，以母丧免。既期，诏起为黄门侍郎，固请终制，祈陈哀到。时礼俗衰薄，士以夺服为荣，而说独以

礼终，天下高之。除丧，复为兵部，兼修文馆学士。

睿宗即位，擢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。谯王重福死，东都支党数百人，狱久不决，诏说往按，一昔而罪人得，乃诛张灵均、郑愔，余讫误悉原。帝嘉其不枉直，不漏恶，慰劳之。玄宗为太子，说与褚无量侍读，尤见亲礼。逾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

景云二年，帝谓侍臣曰：“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，为我备之。”左右莫对。说进曰：“此谗人谋动东宫耳，陛下若以太子监国，则名分定，奸胆破，蜚祸塞矣。”帝悟，下制如说言。明年，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太平公主引萧至忠、崔湜等为宰相，以说不附己，授尚书左丞，罢政事，为东都留守。说知太平等怀逆，乃因使以佩刀献玄宗，请先决策，帝纳之。至忠等已诛，召为中书令，封燕国公，实封二百户。

始，武后末年，为泼寒胡戏，中宗尝乘楼从观。至是，因四夷来朝，复为之。说上疏曰：“韩宣适鲁，见周礼而叹，孔子会齐，数倡优之罪。列国如此，况天朝乎？今四夷请和，使者入谒，当按以礼乐，示以兵威，虽曰戎夷，不可轻也。焉知无驹支之辩，由余之贤哉？且乞寒泼胡，未闻典故，裸体跳足，汩泥挥水，盛德何观焉？恐非干羽柔远，樽俎折冲之道。”纳之，自是遂绝。

素与姚元崇不平，罢为相州刺史、河北道按察使。坐累徙岳州，停实封。说既失执政意，内自惧。雅与苏瑰善，时瑰子颢为宰相，因作《五君咏》献颢，其一纪瑰也，候瑰忌日致之。颢览诗呜咽，未几，见帝陈说忠饷有勋，不宜弃外，遂迁荆州长史。

俄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，入朝以戎服见。帝大喜，授检校并州长史，兼天兵军大使，修国史，敕赉稿即军中论撰。

朔方军大使王峻诛河曲降虏阿布思也，九姓同罗、拔野固等皆疑惧。说持节从轻骑二十，直诣其部，宿帐下，召见酋豪慰安之。副使李宪以虏难信，不宜涉不测。说报曰：“吾肉非黄羊，不畏其食；血非野马，不畏其刺。士当见危致命，亦吾效死秋也。”由是九姓遂安。峻后讨兰池叛胡康待宾，诏说相闻经略。时党项羌亦连兵攻银城，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，破之，追北骆驼堰。羌、胡自相猜，夜斗，待宾遁入铁建山，余众奔溃。说招纳党项，使复故处。副使史献请尽诛之，说不从，奏置麟州以安羌众。

召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让宋璟、陆象先，不许。明年，诏为朔方节度大使，亲行五城，督士马。时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反，自为可汗，掠牧马，西涉河出塞。说进讨，至木槃山禽之，俘获三千。乃议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于唐、邓仙、豫间，空河南朔方地。以功赐实封三百户。故时，边镇兵赢六十万，说以时平无所事，请罢二十万还农。天子以为疑，说曰：“边兵虽广，诸将自卫、营私尔，所以制敌，不在众也。以陛下之明，四夷畏威，不虑减兵而招寇，臣请以阖门百口为保。”帝乃可。时卫兵贫弱，番休者亡命略尽，说建请一切募勇强士，优其科条，简色役。不旬日，得胜兵十三万，分补诸卫，以强京师，后所谓“广骑”者也。

帝自东都将还京，因幸并州。说见帝曰：“太原王业所基，陛下巡幸，振耀威武，以申永思。繇河东入京师，有汉武脍上祠，此礼废阔，历代莫举，愿为三农祈穀，诚四海之福。”帝纳其言，过祠后土乃还。进中书令。

说又倡封禅议，受诏与诸儒草仪，多所裁正。帝召说与礼官学士置酒集仙殿，曰：“朕今与贤者乐于此，当遂为集贤殿。”乃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，而授说院学士，知院事。

东封还，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。诏说撰《封禅坛颂》，刻之泰山，以夸成功。初，源乾曜不欲封禅，说固请，乃不相平。及升山，执事官当从者，说皆引所厚超阶入五品，从兵唯加勋而不赐，众怨其专。

宇文融先献策，括天下游户及籍外田，署十道劝农使，分行郡县。说畏其扰，数沮格之。至是，融请吏部置十铨，与苏釐等分治选事，有所论请，说颇抑之，于是铨综失叙。融恨恚，乃与崔隐甫、李林甫共劾奏说“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，而奏表其间；引僧道岸窥伺时事，冒署右职；所亲吏张观、范尧臣依据说势，市权招赂，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。”其言丑惨。帝怒，诏乾曜、隐甫、刑部尚书韦抗即尚书省鞠之，发金吾兵围其第。说兄左庶子光诣朝堂刑耳列冤，帝遣高力士往视，见说蓬首垢面，席藁，家人以瓦器馈脱粟盐蔬，为自罚忧惧者。力士还奏，且言：“说往纳忠，于国有功。”帝恍然，乃停说中书令，诛庆则等，坐者犹十余人。说既罢政事，在集贤院专脩国史。又乞停右丞相，不许。然每军国大务，帝辄访焉。隐甫等恐说复用，巧文诋毁，素忿说者又著《疾邪篇》，帝闻，因令致仕。

始为相时，帝欲事吐蕃，说密请讲和以休息鄯塞，帝曰：“朕待王君计之。”说出告源乾曜曰：“君好兵以求利，彼入，吾言不用矣。”后君破吐蕃于青海西，说策其且败，因上嵩州斗羊于帝，以申讽谕，曰：“使羊能言，必将曰‘斗而不解，立有死者’。所赖至仁无残，量力取欢焉。”帝识其意，纳之，赐彩千匹。后瓜州失守，君死。

十七年，复为右丞相，迁左丞相。上日，敕所司供帐设乐，内出醪饌，帝为赋诗。俄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十八年卒，年六十四，为停正会，赠太师，谥曰文贞，群臣驳异未决，帝为制碑，

谥如太常，繇是定。

说敦气节，立然诺，喜推藉后进，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。帝在东宫，所与秘谋密计甚众，后卒为宗臣。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，帝好文辞，有所为必使视草。善用人之长，多引天下知名士，以佐佑王化，粉泽典章，成一王法。天子尊尚经术，开馆置学士，脩太宗之政，皆说倡之。为文属思精壮，长于碑志，世所不逮。既谪岳州，而诗益凄婉，人谓得江山助云。常典集贤图书之任，间虽致仕一岁，亦修史于家。

始，帝欲授说大学士，辞曰：“学士本无大称，中宗崇宠大臣，乃有之，臣不敢以为称。”固辞乃免。后宴集贤院，故事，官重者先饮，说曰：“吾闻儒以道相高，不以官阙为先后。太宗时修史十九人，长孙无忌以元舅，每宴不肯先举爵。长安中，与修《珠英》，当时学士亦不以品秩为限。”于是引觞同饮，时伏其有体。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，而供拟太厚，无益国家者，议白罢之。说闻曰：“古帝王功成，则有奢满之失，或兴池观，或尚声色。今陛下崇儒向道，躬自讲论，详延豪俊，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，所费细而所益者大。陆生之言，盖未达邪。”帝知，遂薄坚。

说尝自为其父碑，帝为书其额曰：“呜呼，积善之墓。”说歿后，帝使就家录其文，行于世。开元后，宰相不以姓著者，曰燕公云。大历中，诏配享玄宗庙庭。子均、垧、焮。

均亦能文。自太子通事舍人累迁主爵郎中、中书舍人。开元十七年，说授左丞相，校京官考，注均考曰：“父教子忠，古之善训，王言帝载，尤难以任。庸以嫌疑，而挠纪纲？考上下。”当时亦不以为私。后袭燕国公，累迁兵部侍郎，以累贬饶、苏二州刺史。久之，复为兵部侍郎。

自以己才当辅相，为李林甫所抑，林甫卒，倚陈希烈，冀

得其处。既而杨国忠用事，希烈罢，而均为刑部尚书。坐圻，贬建安太守。还，授大理卿，居常觖望不平。禄山盗国，为伪中书令。肃宗反正，兄弟皆论死。房琯闻之，惊曰：“张氏灭矣。”乃见苗晋卿，营解之。帝亦顾说有旧，诏免死，流合浦。建宫初，赠太子少傅。子濛，事德宗，为中书舍人。

圻尚宁亲公主。时说居中秉政，均为舍人，诸父光为银青光禄大夫，荣盛冠时。玄宗眷圻厚，即禁中置内宅，侍为文章，珍赐不可数。均供奉翰林，而圻以所赐夸均，均曰：“此妇翁遗婿，非天子赐学士也。”圻尝为帝赞礼，举止都雅，帝悦之。因幸内宅，顾圻曰：“希烈辞宰相，孰可代者？圻错愕，未得对。帝曰：“无易吾婿。”圻顿首谢。会贵妃闻，以语国忠，国忠恶之，及希烈罢，荐韦见素代之，圻始怨上。

天宝十三载，禄山入朝，以破奚、契丹功，求平章事，国忠曰：“禄山有军功，然不识字，与之，恐四夷轻汉。”乃止。及还范阳，诏高力士饯滹坡，力士归曰：“禄山内郁郁，若知欲相而不行者。”帝以语国忠，国忠曰：“所告者必张圻。”帝怒，尽逐其兄弟，以均守建安，而圻为卢溪郡司马，坳自给事中为宜春郡司马。岁中，还，圻为太常卿。

帝西狩至咸阳，唯韦见素、杨国忠、魏方进从。帝谓力士曰：“若计朝臣当孰至者？”力士曰：“张圻兄弟世以恩戚贵，其当即来。房琯有宰相望，而陛下久不用，又为禄山所器，此不来矣。”帝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后琯至，召见流涕。帝抚劳，且问：“均、圻安在？”琯曰：“臣之西，亦尝过其家，将与偕来。均曰：“马不善驰，后当继行。”然臣观之，恐不能从陛下矣。”帝嗟怅，顾力士曰：“吾岂欲诬人哉？均等自谓才器亡双，恨不大用，吾向欲始全之，今非若所料也。”圻遂与希烈皆相禄山，圻死贼中。

赞曰：说于玄宗最有德，及太平用事，纳忠惓惓，又图封禅，发明典章，开元文物彬彬，说力居多。中为奸人排摈，几不免，自古功名始终亦几希，何独说哉！至子以利遽败其家。若瑰、颢再世称贤宰相，盛矣！

卷第一百一十七 列传第五十一

魏卢李杜张韩

魏知古，深州陆泽人。方直有雅才，擢进士第。以著作郎修国史，累迁卫尉少卿，检校相王府司马。神龙初，为吏部侍郎，以母丧解。服除，为晋州刺史。睿宗立，以故属拜黄门侍郎，兼修国史。

会造金仙、玉真观，虽盛夏，工程严促，知古谏曰：“臣闻‘古之君人，必时视人之所勤，人勤于食则百事废’。故曰‘不作无益害有益’。又曰‘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’。《礼》：‘季夏之月，树木方盛，无有斩伐，不可以兴土功。’此皆兴化立治、为政养人之本也。今为公主造观，将以树功祈福，而地皆百姓所宅，卒然迫逼，令其转徙，扶老携幼，剔椽发瓦，呼嗟道路。乖人事，违天时，起无用之作，崇不急之务，群心震摇，众口籍籍。陛下为人父母，欲何以安之？且国有简册，君举必记，言动之微，可不慎欤！愿下明诏，顺人欲，除功役，收之桑榆，其失不远。”不纳。复谏曰：“自陛下戡翦凶逆，保定大器，苍生颺颺，以谓朝有新政。今风教颓替日益甚，府藏空屈，人力劳敝，营作无涯，吏员浸增，诸司试补、员外、检校官已赢二千，太符之帛为殫，太仓之米不支。臣前请停金仙、玉真，讫亦未止。今前水后旱，五谷不立，繇兹向春，必甚饥馑，陛下欲何方以赈之？又突厥于中国为患自久，其人非

可以礼义诚信约也。虽遣使请婚，恐豺狼之心，弱则顺伏，强则骄逆，月满骑肥，乘中国饥虚，讲亲际会，窥犯亭鄣，复何以防之？”帝嘉其直，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玄宗在春宫，又兼左庶子。

先天元年，为侍中。从猎渭川，献诗以讽，手制褒答，并赐物五十段。明年，封梁国公。窦怀贞等诡谋乱国，知古密发其奸，怀贞诛，赐封二百户，物五百段。玄宗恨前赏薄，手敕更加百户，旌其著节。是冬，诏知东都吏部选事，以称职闻，优诏赐衣一副。自是恩意尤渥，由黄门监改紫微令。与姚元崇不协，除工部尚书，罢政事。开元三年卒，年六十九。宋璟闻而叹曰：“叔向古遗直，子产古遗爱，兼之者其魏公乎！”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忠。

所荐洹水令吕太一、蒲州司功参军齐浣、右内率骑曹参军柳泽、密尉宋遥、左补阙袁晖、右补阙封希颜、伊阙尉陈希烈，后皆有闻于时。

文宗大和二年，求其曾孙处讷，授湘阳尉，与魏徵、裴冕后擢任之。

卢怀慎，滑州人，盖范阳著姓。祖愬，仕为灵昌令，遂为县人。怀真在童卯已不凡，父友监察御史韩思彦叹曰：“此儿器不可量！”及长，第进士，历监察御史。神龙中，迁侍御史。中宗谒武后上阳宫，后诏帝十日一朝。怀慎谏曰：“昔汉高帝受命，五日一朝太公于栢阳宫，以起布衣登皇极，子有天下，尊归于父，故行此耳。今陛下守文继统，何所取法？况应天去提象，才二里所，骑不得成列，车不得方轨，于此屡出，愚人万有一犯属车之尘，虽罪之何及。臣愚谓宜遵内朝以奉温清，无烦出入。”不省。

迁右御史台中丞。上疏陈时政曰：

臣闻“善人为邦百年，可以胜残去杀”。孔子称：“苟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”故《书》：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”昔子产相郑，更法令，布刑书，一年人怨，思杀之，三年人德而歌之。子产，贤者也，其为政尚累年而后成，况常材乎？比州牧、上佐、两畿令或一二岁，或三五月即迁，曾不论以课最，使未迁者倾耳以听，企踵以望，冒进亡廉，亦何暇为陛下宣风恤人哉？礼义不能兴，户口益以流，仓库愈匮，百姓日敝，职为此耳。人知吏之不久，不率其教；吏知迁之不遥，不究其力。媮处爵位，以养资望，虽明主有勤劳天下之志，然侥幸路启，上下相蒙，宁尽至公乎？此国病也。贾谊所谓蹠整，乃小小者耳。此而不革，虽和、缓将不能为。汉宣帝综核名宝，兴治致化，黄霸良二千石也，加秩赐金，就旌其能，终不肯迁。故古之为吏，至长子孙。臣请都督、刺史、上佐、畿令任未四考，不得迁。若治有尤异，或加赐车裘禄秩，降使临问，玺书慰勉，须公卿阙，则擢之以励能者。其不职或贪暴，免归田里，以明赏罚之信。

昔唐、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鞫。此省官也。故曰“官不必备，惟其才”，“无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”此择人也。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，近古未有。谓不必备，则为有余，求其代工，乃多不厘务，而奉禀之费，岁巨亿万，徙竭府藏，岂致治意哉？今民力敝极，河、渭广漕，不给京师，公私耗损，边隅未静。傥炎成沴，租税减入，疆场有警，赈救无年，何以济之？“毋轻人事，惟艰；毋安阙位，惟危。”此慎微也。原员外之官，皆一时良干，擢以才不申其用，尊以名不任其力，自昔用人，岂其然欤？臣请才堪牧宰上佐，并以迁授，使宣力四方，责以治状。有老病若不任职者，一废省之，使贤不肖确然殊贯，此切务也。

夫冒于宠赂，侮于鰥寡，为政之蠹也。窃见内外官有赇饷狼藉，剽剥蒸人，虽坐流黜，俄而迁复，还为牧宰，任以江、淮、岭、碛，粗示惩贬，内怀自弃，徇货陪费，讫无悛心。明主之于万物，平分而无偏施，以罪吏牧遐方，是谓惠奸而遗远。远州陬邑，何负圣化，而独受其恶政乎？边徼之地，夷夏杂处，凭险扰而难安；官非其才，则黎庶流亡，起为盗贼。由此言之，不可用凡才，况猾吏乎？臣请以赃论废者，削迹不数十年，不赐收齿。《书》曰“旌别淑慝”，即其谊也。

疏奏，不报。

迁黄门侍郎、渔阳县伯。与魏知古分领东都选。开元元年，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。三年，改黄门监。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，宪司按得其罪，业为申列，有诏紫微，黄门覆实。怀慎与姚崇执奏“仙童罪状明甚，若御史可疑，则它人何可信？”由是狱决。怀慎自以才不及崇，故事皆推而不专，时讥为“伴食宰相”。又兼吏部尚书，以疾乞骸骨，许之。卒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成。遗言荐宋璟、李杰、李朝隐、卢从愿，帝悼叹之。

怀慎清俭不营产，服器无金玉文绮之饰，虽贵而妻子犹寒饥，所得禄赐，于故人亲戚无所计惜，随散辄尽。赴东都掌选，奉身之具，止一布囊。既属疾，宋璟、卢从愿候之，见敞篋单藉，门不施箔。会风雨至，举席自障。日晏设食，蒸豆两器、菜数楮而已。临别，执二人手曰：“上求治切，然享国久，稍倦于勤，将有憺人乘间而进矣。公第志之！”及治丧，家无留储。帝时将幸东都，四门博士张晏上言：“怀慎忠清，以直道始终，不加优锡，无以劝善。”乃下制赐其家物百段，米粟二百斛。帝后还京，因校猎、杜间，望怀慎家，环堵庳陋，家人若有所营者，驰使问焉，还白怀慎大祥，帝即以缣帛赐之，为罢猎。经其墓，碑表未立，停辔临视，泫然流涕，诏官为立碑，

令中书侍郎苏颋为之文，帝自书。

子奂、弈。

奂，早修整，为吏有清白称。历御史中丞，出为陕州刺史。开元二十四年，帝西还，次陕，嘉其美政，题赞于听事曰：“专城之重，分陕之雄，亦既利物，内存匪躬，斯为国宝，不坠家风。”寻召为兵部侍郎。天宝初，为南海太守。南海兼水陆都会，物产瑰怪，前守刘巨鳞、彭杲皆以赃败，故以奂代之。污吏斂手，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，远俗为安。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，治广有清节者，宋璟、李朝隐、奂三人而已。终尚书右丞。弈见《忠义传》。

李元纁，字大纲，其先滑州人，后世占京兆万年，本姓丙氏。曾祖粲，仕隋为屯卫大将军，炀帝使督京师之西二十四郡盗贼，善抚循，能得士心。高祖与之厚，及兵入关，以众归，授宗正卿、应国公，赐姓李。后为左监门大将军，以其老，听乘马按视宫禁。年八十卒，谥曰明。祖宽，高宗时为太常卿、陇西公。父道广，武后时为汴州刺史，有善政。突厥、契丹寇河北，议发河南兵击之，百姓震扰，道广悉心抚定，人无离散。迁殿中监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封金城侯。卒，赠秦州都督，谥曰成。

元纁，早修谨，仕为雍州司户参军。时太平公主势震天下，百司顺望风指，尝与民竞碾硞，元纁还之民。长史窦怀贞大惊，趣改之，元纁大署判后曰：“南山可移，判不可摇也。”改好畴令，迁润州司马，以办治得名。开元初，为万年令，赋役称平，擢京兆少尹。诏决三辅渠，时王、主、权家皆旁渠立硞，湑竭争利，元纁敕吏尽毁之，分溉渠下田，民赖其恩。三迁吏部侍郎。会户部杨瑒、白知慎坐支调失宜，贬刺史，帝求可代者，公卿多荐元纁。帝欲擢为尚书，宰相以资薄，乃为户部侍郎。条陈利害及政得失，帝才之，谓可丞辅，赐衣一称、绢二

百匹。明年，遂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清水县男。

元纁当国，务峻涯检，抑奔竞，夸进者惮之。五月五日，宴武成殿，赐群臣裘衣，特以紫服、金鱼锡元纁及萧嵩，群臣无与比。是时，废京司职田，议者欲置屯田。元纁曰：“军国不同，中外异制，若人闲无役，地弃不垦，以闲手耕弃地，省馈运，实军粮，于是有屯田，其为益尚矣。今百官所废职田不一县，弗可聚也；百姓私田皆力自耕，不可取也。若置屯，即当公私相易，调发丁夫。调役则业废于家，免庸则赋阙于国，内地为屯，古未有也。恐得不补失，徒为烦费。”遂止。初，左庶子吴兢为史官，撰《唐书》及《春秋》，未成，以丧解，后上书请毕其功，诏许就集贤院成书；张说致仕，诏在家修史。元纁因言：“国史记人君善恶、王政损益，褒贬所系，前圣尤重。今国大典，分散不一，且太宗别置史馆禁中，所以秘严之也。请勒说以书就馆，参会撰录。”诏可。

后与杜暹不协，数辨争帝前，帝不怿，皆罢之，以元纁为曹州刺史，徙蒲州，引疾去。后以户部尚书致仕，复起为太子詹事。卒，赠太子少傅，谥曰文忠。

元纁再世宰相，有清节，其当国累年，未尝改治第宅，僮马敝弱，得封物赐给亲族。宋璟尝叹曰：“李公引宋遥之美，黜刘晃之贪，为国相，家无留储，虽季文子之德，何以加之！”

杜暹，濮州濮阳人。父承志，武后时为监察御史。怀州刺史李文暕为人所告，诏承志推验，无实。文暕，宗室近属也，卒得罪，承志贬为方义令，迁天官员外郎。见罗织狱兴，移疾去，卒于家。

自高祖至暹，五世同居。暹尤恭谨，事继母孝。擢明经第，补婺州参军，秩满归，吏以纸万番赆之，暹为受百番，众叹曰：“昔清吏受一大钱，何异哉？”为郑尉，复以清节显。华州司

马杨孚，公挺人也，每咨重暹。会孚迁大理正，暹适以累当坐，孚曰：“使若人得罪，众安劝乎？”以状言执政，繇是擢为大理评事。

开元四年，以监察御史覆屯碛西。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、镇守使刘遐庆更相讼，诏暹即按。入突骑施帐，究索左验。虏以金遗暹，暹固辞，左右曰：“公使绝域，不可失戎心。”乃受焉，阴埋幕下。已出境，乃移文畀取之。突厥大惊，度碛追不及，去。迁给事中，以母丧解。会安西都护张孝嵩迁太原尹，或言暹往使安西，虏伏其清，今犹慕思，乃夺服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。明年，于阗王尉迟眺约突厥诸国叛，暹觉其谋，发兵讨斩之，支党悉诛，更立君长，于阗遂安。以功加光禄大夫。守边四年，抚戎练士，能自勤励，为夷夏所乐。

十四年，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遣中使往迎。谒见，赐绢二百、马一匹、第一区。与李元紘轻重不得，罢为荆州都督长史，历魏州刺史、太原尹。帝幸北都，进户部尚书，许扈蹕。还，复东幸，以暹为京留守。暹率当番卫士缮三宫城，浚池，督役不少懈。帝闻嘉之，数赐书褒劳，进礼部尚书，封魏县侯。

二十八年卒，赠尚书右丞相，遣使护丧，禁中出绢三百匹赐之，太常谥曰贞肃。右司员外郎刘同升等以暹行忠孝，谥有未尽，博士裴总谓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，虽勤劳于国，不得尽孝。其子列诉，帝更敕有司考定，卒谥贞孝。

暹友爱，抚异母弟昱甚厚。其为人少学术，故当朝议论，时时失浅薄。然能以公清勤约自将，羸癖为之，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，以终身。既卒，尚书省及故吏致赙，其子孝友一不受，以行暹素志云。

暹族子鸿渐。鸿渐字之巽。父鹏举，与卢藏用隐白鹿山，

以母疾，与崔沔同授医兰陵萧亮，遂穷其术。历右拾遗。玄宗东行河，因游畋，上赋以风。终安州刺史。

鸿渐第进士，解褐延王府参军，安思顺表为朔方判官。禄山乱，皇太子按军平凉，未知所适，议出萧关趣丰安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、节度判官崔漪、支度判官卢简金、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：“胡羯乱常，二京覆没，太子治兵平凉，然散地难恃也。今朔方制胜之会，若奉迎太子，西诏河、陇，北结回纥，回纥固与国，收其劲骑，与大兵合，鼓而南，雪社稷之耻，不亦易乎！”即具上兵马招辑之势，且录军资、器械、储廩凡最，使涵诣平凉见太子，太子大悦。会裴冕至自河西，亦劝之朔方。而鸿渐与漪至白草顿迎谒，说曰：“朔方天下劲兵，灵州用武地。今回纥请和，吐蕃结附，天下列城坚守，以待王命。纵为贼据，日夜望官军，以图收复。殿下治兵长驱，逆胡不足灭也。”太子喜曰：“灵武我之关中，卿乃吾萧何也。”

既至灵武，鸿渐即与冕等劝即皇帝位，以系中外望。六请，见听。鸿渐明习朝章，采旧仪，设坛 遗城南，先一日草其仪上之。太子曰：“圣皇在远，寇逆方结，宜罢坛场，它如奏。”

“太子即位，是为肃宗，授鸿渐兵部郎中，知中书舍人事。俄为武部侍郎，迁河西节度使。两京平，又节度荆南。乾元二年，襄州大将康楚元等反，刺史王政脱身走，楚元伪称南楚霸王，因袭荆州。鸿渐弃城遁，人皆南奔，争舟溺死者甚众。澧、朗、复、郢等州闻鸿渐出，皆窜伏山谷。俄而商州刺史韦伦平其乱。

久之，乃召鸿渐为尚书右丞、太常卿，充礼仪使。泰、建二陵制度皆鸿渐综正，以优，封卫国公。又建言：“《周官》：‘凶荒杀礼。’今承大乱，民人夷残，其婚葬卤簿，非于国有大功及二等以上亲皆不许给。”诏可。

代宗广德二年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寻进中书

侍郎。崔旰杀郭英鞬据成都，邛州牙将柏贞节、泸州牙将杨子琳、剑州牙将李昌膺以兵讨旰，蜀、剑大乱。命鸿渐以宰相兼成都尹、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副元帅、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往镇抚之。鸿渐性畏怯，无它远略，而晚节溺浮图道，畏杀戮。及逾剑门，惩艾张献诚败，惮旰雄武，先许以不死。既见，礼遇之，不敢加譴责，反委以政，日与从事杜亚、杨炎纵酒高会，因荐旰为成都尹，而授贞节邛州刺史，子琳泸州刺史，各罢兵。乃请入朝，许之。及见帝，盛言旰威略可任，宜为留后。献宝器五床、罗锦十五床，麝脐五石。复辅政。议者疾其长乱。进门下侍郎。大历三年，兼东都留守、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副元帅，辞疾不行。又让山南、剑南副元帅，听之。四年，疾甚，辞宰相，罢三日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太尉，谥曰文宪。

鸿渐自蜀还，食千僧，以为有报，搢绅效之。病甚，令僧剔顶发，遗命依浮图葬，不为封树。

张九龄，字子寿，韶州曲江人。七岁知属文，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，方庆叹曰：“是必致远。”会张说谪岭南，一见厚遇之。居父丧，哀毁，庭中木连理。擢进士，始调校书郎，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，为左拾遗。时玄宗即位，未郊见，九龄建言：

天，百神之君，王者所由受命也。自古继统之主，必有郊配，尽敬天命，报所受也。不以德泽未洽，年谷未登，而阙其礼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谓成王幼冲，周公居摄，犹用其礼，明不可废也。汉丞相匡衡曰：“帝王之事，莫重于郊祀。”董仲舒亦言：“不郊而祭山川，失祭之序，逆于礼，故《春秋》非之。”臣谓衡、仲舒古之知礼。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。陛下绍休圣绪，于今五载，而未行大报，考之于经，义或未通。今百谷嘉生，鸟兽咸若，夷狄内附，兵革用弭，乃怠于事天，

恐不可以训。愿以迎日之至，升紫坛，陈采席，定天位，则盛典无遗矣。

又言：

乖政之气，发为水旱。天道虽远，其应甚迓。昔东海枉杀孝妇，天旱久之。一吏不明，匹妇非命，则天昭其冤。况六合元元之众，县命于县令，宅生于刺史，陛下所与共治，尤亲于人者乎！若非其任，水旱之繇，岂唯一妇而已。今刺史，京辅雄望之郡，犹少择之，江、淮、陇、蜀、三河大府之外，稍非其人。繇京官出者，或身有累，或政无状，用牧守之任。为斥逐之地。或因附会以忝高位，及势衰，谓之不称京职，出以为州。武夫、流外，积资而得，不计于才。刺史乃尔，县令尚可言哉？氓庶，国家之本，务本之职，乃为好进者所轻，承弊之民，遭不肖所扰，圣化从此销郁，繇不选亲人以成其敝也。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。今朝廷士入而不出，其于计私，甚自得也。京师衣冠所聚，身名所出，从容附会，不勤而成，是大利在于内，而不在于外也。智能之士，欲利之心，安肯复出为刺史、县令哉？国家赖智能以治，而常无亲人者，陛下不革以法故也。臣愚谓欲治之本，莫若重守令，守令既重，则能者可行。宜遂科定其资：凡不历都督、刺史，虽有高第，不得任侍郎、列卿；不历县令，虽有善政，不得任台郎、给、舍；都督、守、令虽远者，使无十年任外。如不为此而救其失，恐天下犹未治也。

又古之选士，惟取称职，是以士修素行，而不为徼幸，奸伪自止，流品不杂。今天下不必治于上古，而事务日倍于前，诚以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也。所谓末者，吏部条章，举赢千百。刀笔之人，溺于文墨；巧史猾徒，缘奸而奋。臣以谓始造簿书，备遗忘耳，今反求精于案牍，而忽于人才，是所谓遗剑中流，

契丹以记者也。凡称吏部能者，则曰自尉与主簿，繇主簿与丞，此执文而知官次者也，乃不论其贤不肖，岂不谬哉！夫吏部尚书、侍郎，以贤而授者也，岂不能知人？如知之难，拔十得五，斯可矣。今胶以格条，据资配职，为官择人，初无此意，故时人有平配之诮，官曹无得贤之实。

臣谓选部之法，敝于不变。今若刺史、县令精核其人，则管内岁当选者，使考才行，可入流品，然后送台，又加择焉，以所用众寡为州县殿最，则州县慎所举，可官之才多，吏部因其成，无庸人之繁矣。今岁选乃万计，京师米物为耗，岂多士哉？尽冒滥抵此尔。方以一诗一判，定其是非，适使贤人遗逸，此明代之阙政也。天下虽广，朝廷虽众，必使毁誉相乱，听受不明，事则已矣。如知其贤能，各有品第，每一官缺，不以次用之，岂不可乎？如诸司要官，以下等叨进，是议无高卑，唯得与不尔。故清议不立，而名节不修，善士守志而后时，中人进求而易操也。朝廷能以令名进人，士亦以修名获利，利之出，众之趋也。不如此，则小者得于苟求，一变而至阿私；大者许以分义，再变而成朋党矣。故于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，高下有次，则不可以妄干，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饰，而刑政自清，此兴衰之大端也。

俄迁左补阙。九龄自才鉴，吏部试拔萃与举者，常与右拾遗赵冬曦考次，号称详平。改司勋员外郎。时张说为宰相，亲重之，与通谱系，常曰：“后出词人之冠也。”迁中书舍人内供奉，封曲江男，进中书舍人。会帝封泰山，说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所亲摄官升山，超阶至五品。九龄当草诏，谓说曰：“官爵者，天下公器，先德望，后劳旧。今登封告成，千载之绝典，而清流隔于殊恩，胥史乃滥章拔，恐制出，四方失望。方进草，尚可以改，公宜审计。”说曰：“事已决矣，悠悠之言不足虑。”

既而果得谤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，有所关奏，说辄建议违之。融积不平，九龄为言，说不听。俄为融等痛诋，几不免，九龄亦改太常少卿，出为冀州刺史。以母不肯去乡里，故表换洪州都督。徙桂州，兼岭南按察选补使。

始说知集贤院，尝荐九龄可备顾问。说卒，天子思其言，召为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，知院事。会赐渤海诏，而书命无足为者，乃召九龄为之，被诏辄成。迁工部侍郎，知制诰。数乞归养，诏不许，以其弟九皋、九章为岭南刺史，岁时听给驿省家。迁中书侍郎，以母丧解，毁不胜哀，有紫芝产坐侧，白鸠、白雀巢家树。是岁，夺哀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固辞，不许。明年，迁中书令。始议河南开水屯，兼河南稻田使。上言废循资格，复置十道采访使。

李林甫无学术，见九龄文雅，为帝知，内忌之。会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斩可突干功，帝欲以为侍中。九龄曰：“宰相代天治物，有其人然后授，不可以赏功。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”帝曰：“假其名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名器不可假也。有如平东北二虜，陛下何以加之？”遂止。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，九龄执曰：“不可。尚书，古纳言，唐家多用旧相，不然，历内外责任，妙有德望者为之。仙客，河、湟一使典耳，使班常伯，天下其谓何？”又欲赐实封，九龄曰：“汉法非有功不封，唐遵汉法，太宗之制也。边将积谷帛，缮器械，适所职耳。陛下必赏之，金帛可也，独不宜裂地以封。”帝怒曰：“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？卿固素有门阅哉？”九龄顿首曰：“臣荒陬孤生，陛下过听，以文学用臣。仙客擢胥史，目不知书。韩信，淮阴一壮夫，羞绦、灌等列。陛下必用仙客，臣实耻之。”帝不悦。翌日，林甫进曰：“仙客，宰相材也，乃不堪尚书邪？九龄文吏，拘古义，失大体。”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。九龄既

戾帝旨，固内惧，恐遂为林甫所危，因帝赐白羽扇，乃献赋自况，其末曰：“苟效用之得所，虽杀身而何忌？”又曰：“纵秋气之移夺，终感恩于篋中。”帝虽优答，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，而用仙客。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。尝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，子谅劾奏仙客，其语援引书。帝怒，杖子谅于朝堂，流灊州，死于道。九龄坐举非其人，贬荆州长史。虽以直道黜，不戚戚婴望，惟文史自娱，朝廷许其胜流。久之，封始兴县伯，请还展墓，病卒，年六十八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献。

九龄体弱，有憩藉。故事，公卿皆搢笏于带，而后乘马。九龄独常使人持之，因设笏囊，自九龄始。后帝每用人，必曰：“风度能若九龄乎？”初，千秋节，公、王并献宝监，九龄上“事鉴”十章，号《千秋金鉴录》，以伸讽谕。与严挺之、袁仁敬、梁升卿、卢怡善，世称其交能终始者。及为相，谔谔有大臣节。当是时，帝在位久，稍怠于政，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，所推引皆正人。武惠妃谋陷太子瑛，九龄执不可。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：“废必有兴，公为援，宰相可长处。”九龄叱曰：“房幄安有外言哉！”遽奏之，帝为动色，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。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，气骄蹇，九龄谓裴光庭曰：“乱幽州者，此胡雏也。”及讨奚、契丹败，张守珪执如京师，九龄署其状曰：“穰苴出师而诛庄贾，孙武习战犹戮宫嫔，守珪法行于军，禄山不容免死。”帝不许，赦之。九龄曰：“禄山狼子野心，有逆相，宜即事诛之，以绝后患。”帝曰：“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。”卒不用。帝后在蜀，思其忠，为泣下，且遣使祭于韶州，厚币恤其家。开元后，天下称曰曲江公而不名云。建中元年，德宗贤其风烈，复赠司徒。

子拯，居父丧，有节行，后为伊阙令。会禄山盗河、洛，

陷焉。而终不受伪官。贼平，擢太子赞善大夫。

九龄弟九皋，亦有名，终岭南节度使。其曾孙仲方。

仲方，生歧秀，父友高郢见，异之，曰：“是儿必为国器，使吾得位，将振起之。”贞元中，擢进士、宏辞，为集贤校理，以母丧免。会郢拜御史大夫，表为御史。进累仓部员外郎。

会吕温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实，坐斥去，仲方以温党，补金州刺史。宦人夺民田，仲方三疏申理，卒与民直。入为度支郎中。吉甫卒，太常谥恭懿，博士尉迟汾清谥敬宪，仲方挟前怨未已，因上议曰：“古之谥，考大节，略细行，善善恶恶，一言而足。按吉甫虽多才多艺，而侧媚取容，叠致台衮，寡信易谋，事无成功。且兵凶器，不可从我始，至以伐罪，则邀必成功。今内有贼辅臣之盗，外有怀毒螫之臣，师徒暴野，农不得在亩，妇不得在桑，耗赋殫畜，尸僵血流，齧骼成岳，毒痛之痛，诉天无辜，阶祸之发，实始吉甫。”又言：“吉甫平易柔宽，名不配行。请俟蔡平，然后议之。”宪宗方用兵，疾其言丑讪，贬为遂州司马。稍进河南少尹、郑州刺史。

敬宗立，李程辅政，引为谏议大夫。帝时诏王播造竞渡舟三十艘，度用半岁运费。仲方见延英，论诤坚苦，帝为减三之二。又诏幸华清宫，仲方曰：“万乘之行，必具葆卫，易则失威重。”不从，犹见慰劳。鄂令崔发以辱黄门系狱，逢赦不见宥。仲方曰：“恩被天下，流昆虫，而不行御前乎？”发繇是不死。大和初，出为福建观察使。召还，进至左散骑常侍。李德裕秉政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德裕罢，复拜常侍。

李训之变，大臣或诛或系。翌日，群臣谒宣政，牙阖不启。群臣错立朝堂，无史卒赞候，久乃半扉启，使者传召仲方曰：“有诏，可京兆尹。”然后门辟，唤仗。于时族夷将相，颇足旁午，仲方皆密使识其尸。俄许收葬，故齧骸不相乱。已而禁

军横，多挠政，仲方势笏，不能有所绳劾。宰相郑覃更以薛元赏代之，出为华州刺史。召入，授秘书监。人颇言覃助德裕，摈仲方不用。覃乃拟丞、郎以闻。文宗曰：“侍郎，朝廷华选。彼牧守无状，不可得。”但封曲江县伯。卒，七十二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成。仲方确正有风节，既驳吉甫谥，世不直其言，卒不至显。既歿，人多伤之。

始，高祖仕隋时，太宗方幼而病，为刻玉像于茆阳佛祠以祈年，久而刳晦，仲方在郑，敕吏治护，镂石以闻，传于时。

韩休，京兆长安人。父大智，洛州司功参军，其兄大敏，仕武后为凤阁舍人。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告变，诏大敏鞫治。或曰：“行褒诸李近属，后意欲去之，无列其冤，恐累公。”大敏曰：“岂顾身枉人以死乎？”至则验出之。后怒，遣御史覆按，卒杀行褒，而大敏赐死于家。

休工文辞，举贤良。玄宗在东宫，令条对国政，与校书郎赵冬曦并中乙科，擢左补阙，判主爵员外郎。进至礼部侍郎，知制诰。出为虢州刺史。虢于东、西京为近州，乘輿所至，常税厩马，休请均赋它郡。中书令张说曰：“免虢而与它州，此守臣为私惠耳。”休复执论，吏白恐忤宰相意，休曰：“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，岂为政哉？虽得罪，所甘心焉。”讫如休请。以母丧解，服除，为工部侍郎，知制诰。迁尚书右丞。侍中裴光庭卒，帝敕萧嵩举所以代者，嵩称休志行，遂拜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休直方不务进趋，既为相，天下翕然宜之。万年尉李美玉有罪，帝将放岭南。休曰：“尉小官，犯非大恶。今朝廷有大奸，请得先治。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而贪，室宅舆马僭法度，臣请先伯献，后美玉。”帝不许，休固争曰：“罪细且不容，巨猾乃置不问，陛下不出伯献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帝不能夺。大

率坚正类此。初，嵩以休柔易，故荐之。休临事或折正嵩，嵩不能平。宋璟闻之曰：“不意休能尔，仁者之勇也。”嵩宽博多可，休峭鯁，时政所得失，言之未尝不尽。帝尝猎苑中，或大张乐，稍过差，必视左右曰：“韩休知否？”已而疏辄至。尝引鉴，默不乐。左右曰：“自韩休入朝，陛下无一日欢，何自戚戚，不逐去之？”帝曰：“吾虽瘠，天下肥矣。且萧嵩每启事，必顺旨，我退而思天下，不安寝。韩休敷陈治道，多讦直，我退而思天下，寝必安。吾用休，社稷计耳。”后以工部尚书罢。迁太子少师，封宜阳县子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文忠。宝应元年，赠太子太师。

子浩、洽、洪、沘、滉、浑、洄，皆有学尚。

浩，万年主簿，坐籍王鉷家货有隐入，为尹鲜于仲通所劾，流循州。洪为司库员外郎，与沘皆以累贬。洪后为华州长史。浑，大理司直。安禄山盗京师，皆陷贼，贼逼以官，浩与洪、沘、滉、浑出奔，将走行在，浩、洪、浑及洪四子复为贼禽杀之。洪善与人交，有节义，藉甚于时，见者为流涕。肃宗以大 臣子能死难，诏赠浩吏部郎中，洪太常卿，浑太常少卿。沘上元中终谏议大夫。洽，终殿中侍御史。

滉，字太冲，以廕补左威卫骑曹参军。至德初，避地山南，采访使李承昭表为通川郡长史，改彭王府谘议参军。初，沘知制诰，当草王玙诏，无借言，衔之。及当国，滉兄弟皆斥冗官。玙罢，乃擢殿中侍御史，三迁吏部员外郎。性强直，明吏事，莅南曹五年，簿最详致。再迁给事中，知兵部选。时盗杀富平令韦当，贼隶北军，鱼朝恩私其凶，奏原死，滉执处，卒伏辜。迁右丞。知吏部选，以户部侍郎判度支。

自至德军兴，所在赋税无艺，帑司给输乾隐。滉检制吏下及四方输将，犯者痛根以法。会岁数稔，兵革少息，故储积谷

帛稍丰实。然覆治案牒，深文钩剥，人亦咨怨。大历十二年秋，大雨害稼什八，京兆尹黎干言状，滉恐有所蠲贷，固表不实。代宗命御史行视，实损田三万余顷。始，渭南令刘藻附滉，言部田无害，御史赵计按验如藻言，帝又遣御史硃敖覆实，害田三千顷。帝怒曰：“县令，所以养民，而田损不问，岂恤隐意邪？”贬南浦员外尉，计亦斥为丰州司户员外参军。方是时，潦败河中盐池，滉奏池产瑞盐。帝疑，遣谏议大夫蒋镇廉状，镇畏滉，还乃贺帝，且请置祠，诏号宝应灵庆池。

德宗立，恶滉培刻，徙太常卿。议者不厌，乃出为晋州刺史。未几，迁浙江东、西观察使，寻检校礼部尚书为镇海军节度使。绥辑百姓，均租、调，不逾年，境内称治。帝在奉天，淮、汴震骚，滉训士卒，分兵戍河南。既狩梁州，又献縑十万匹，请以镇兵三万助讨贼，有诏嘉劳，进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南阳郡公。李希烈陷汴州，滉遣裨将王栖耀、李长荣、柏良器以劲卒万人进计，次睢阳，而贼已攻宁陵，栖耀等破走之，漕路无梗，完靖东南，滉功多。

时里胥有罪，辄杀无贷，人怪之。滉曰：“袁晁本一鞭背史，禽贼有负，聚其类以反，此辈皆乡县豪黠，不如杀之，用年少者，惜身保家不为恶。”又以贼非牛酒不啸结，乃禁屠牛，以绝其谋。婺州属县有犯令者，诛及邻伍，坐死数十百人。又遣官分察境内，罪涉疑似必诛，一判辄数十人，下皆愁怖。

闻京都未平，乃闭关梁，禁牛马出境，筑石头五城，自京口至玉山。毁上元道、佛祠四十区，修搃壁，起建业、抵京岷，楼雉相望。以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，置馆第数十于石头城，穿井皆百尺。命偏将丘洸督役，日数千人，洸虐用其众，朝令夕办，先世丘垄皆发夷。造楼舰三千柁，以舟师由海门大阅，至申浦乃还。追李长荣等归，以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，增营垒，

教习长兵，毁钟铸军器。陈少游在扬州，以甲士三千临江大阅；滉亦总兵临金山，与少游会，以金缗相餽酬。然滉握强兵，迁延不赴难，而调发粮帛以济朝廷者繇属，当时实赖之。李晟方屯渭北，滉运米馈之，船置十弩以相警捍，贼不能剽。始，漕船临江，滉顾僚吏曰：“天子蒙尘，臣下之耻也。”乃自举一囊，将佐争负之。

贞元元年，加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江淮转运使，封郑国公。以缮治石头城，人颇言有窥望意，虽帝亦惑之。会李泌间关辩数，帝意乃解。二年，更封晋。是岁入朝。滉既宿齿先达，颇简倨，接新进用事，不能满其意，众怨之。献羨钱五百余万缗，诏加度支诸道转运、盐铁等使。

右丞元琇判度支也，以关辅旱，请运江南租米西给京师。帝委滉专督之，而琇畏其刚愎难共事，请自江至扬子，滉主之；扬子以北，自主之。滉由是衔琇。会琇以京师钱重货轻，发江东盐监院钱四十万缗入关。滉给奏“运钱至京师，率费万致千，不可从。”帝责谓琇，琇曰：“千钱其重与斗米均，费三百可致。”帝以谕滉，滉执不可。至是，诬劾琇馈米与淄青李纳、河中李怀光。帝怒，不复究验，贬琇雷州司户参军。左丞董晋白宰相刘滋、齐映曰：“昨关辅用兵，方蝗旱，琇不增一赋，而军兴皆济，可谓劳臣。今被谪无名，刑滥人惧，假令权臣逞志，公胡不请三司鞫之？”滋、映不能用。给事中袁高抗疏申执，滉指为党与，寝不报。

刘玄佐不朝，帝密诏滉讽之。及过汴，玄佐素惮滉，修属吏礼。滉辞不敢当，因结为兄弟，入拜其母，置酒设女乐。酒行，滉曰：“宜早见天子，不可使夫人白首与新妇子孙填宫掖也。”玄佐泣悟。滉以钱二十万缗为玄佐办装，又以绫二十万犒军。玄佐入朝，滉荐可任边事。时两河罢兵，滉上言：“吐

籓盗河、湟久，近岁浸弱，而西近大食，北捍回鹘，东抗南诏，分军外战，兵在河、陇者不过五六万，若朝廷命将，以十万众城凉、鄯、洮、渭，各置兵二万为守御，臣请以本道财赋馈军，给三年费，然后营田积粟，且耕且战，则河、陇之地可翘足而复。”帝善其言，因访玄佐，玄佐请行。会滉病甚，张延赏奏减州县冗官，收禄俸，募战士西讨。玄佐虑延赏靳削资储，辞犬戎未衅，不可轻进，因称疾。帝遣中人劳问，卧受命。延赏知不可用，乃止。滉寻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太傅，谥曰忠肃。

滉虽宰相子，性节俭，衣裘茵衽，十年一易。甚暑不执扇，居处陋薄，取庇风雨。门当列戟，以父时第门不忍坏，乃不请。堂先无挟庑，弟洄稍增补之，滉见即彻去，曰：“先君容焉，吾等奉之，常恐失坠。若摧圯，缮之则已，安敢改作以伤俭德？”居重位，清洁疾恶，不为家人资产。自始仕至将相，乘五马，无不终枵下。好鼓琴，书得张旭笔法，画与宗人干相埒。尝自言：“不能定笔，不可论书画。”以非急务，故自晦，不传于人。善治《易》《春秋》，著《通例》及《天文事序议》各一篇。初判度支，李晟以裨将白军事，滉待之加礼，使其子拜之，厚遗器币鞍马。后晟终立大功。滉幼时已有美名，所与游皆天下豪俊。晚节益苛惨，故论者疑其饰情希进，既得志，则强肆，盖自其性云。子群、皋。

群终国子司业。皋字仲闻，资质重厚，有大臣器。由云阳尉策贤良方正异等，拜右拾遗。累迁考功员外郎。父丧，德宗遣使吊问，俾论譔滉行事，号泣承命，立草数千言以进，帝嘉之。服除，宰相拟考功郎中，帝为加知制诰。迁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兵部侍郎，号称称职。俄拜京兆尹。奏署郑锋为仓曹参军。锋苛敛吏，乃说皋悉索府中杂钱，折余粟麦三十万石献于帝，皋悦之，奏为兴平令。贞元十四年，大旱，民请蠲租赋，

皋府帑已空，内忧恐，奏不敢实。会中人出入，百姓遮道诉之，事闻，贬抚州员外司马。未几，改杭州刺史，入拜尚书右丞。王叔文用事，皋嫉之，谓人曰：“吾不能事新贵。”从弟晔以告叔文，叔文怒，出为鄂岳蕲沔观察使。叔文败，即拜节度，徙镇海，入为户部尚书，历东都留守、忠武军节度使。大抵以简俭治，所至有绩。召拜吏部尚书，兼太子少傅。庄宪太后崩，充大明宫留守。穆宗以旧傅恩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俄为真。又进左仆射。长庆四年，复为东都留守，卒于道，年七十九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贞。

皋貌类父，既孤，不复视鉴。生知音律，常曰：“长年后不愿听乐，以门内事多逆知之。”闻鼓琴，至《止息》，叹曰：“美哉！嵇康之为是曲，其当晋、魏之际乎。其音主商，商为秋，秋者天将摇落肃杀，其岁之晏乎。晋乘金运，商又金声，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晋将代也。缓其商兮玄，与宫同音，臣夺君之义，知司马氏之将篡也。王陵、毋丘俭、文钦、诸葛诞继为扬州都督，咸有兴复之谋，皆为司马懿父子所杀。康以扬州故广陵地，陵等皆魏大臣，故名其曲曰《广陵散》，言魏散亡自广陵始。‘止息’者，晋虽暴兴，终止息于此。其哀愤、躁蹙、憺痛、迫胁之音，尽于是矣。永嘉之乱，其兆乎！康避晋、魏之祸，托以鬼神，以俟后世知音云。”

洄字幼深，廕补弘文生，满岁，参调吏部侍郎，达奚珣以地望抑之。除章怀太子陵令，无愠容。安禄山乱，家七人遇害，洄避难江南，蔬食不听乐。乾元中，授睦州别驾，刘晏表为屯田员外郎，知扬子留后。召拜谏议大夫，与补阙李翰数上章言得失，擢知制诰。坐与元载善，贬邵州司户参军。德宗即位，起为淮南黜陟使，复为谏议大夫。

晏被罪，天下钱谷归尚书省，而省司废久，无纲纪，莫总

其任，乃擢洄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洄上言：“江、淮七监，岁铸钱四万五千缗输京师，工用运转，每缗度二千，是本倍于子。今商州红崖冶产铜，而洛源监久废，请凿山取铜，即治旧监，置十炉铸之，岁得钱七万二千缗，度费每缗九百，则得可浮本矣。江、淮七监，请皆罢。”又言：“天下铜铁冶，乃山泽利，当归王者，请悉隶盐铁使。”从之。复罢省胥史冗食二千人，积米长安、万年二县各数十万石，视年丰耗而发敛焉，故人不艰食。

洄与杨炎善，炎得罪，不自安。无何，奉上疏理炎罪，帝意洄教之，贬蜀州刺史。兴元元年，入为兵部侍郎，转京兆尹。贞元十年，终国子祭酒，赠户部尚书。

赞曰：人之立事，无不锐始而工于初，至其半则稍怠，卒而漫漶不振也。观玄宗开元时，厉精求治，元老魁旧，动所尊惮，故姚元崇、宋璟言听计行，力不难而功已成。及太平久，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擢，狎而易之，志满意骄，而张九龄争愈切，言益不听。夫志满则忽其所谋，意骄则乐软熟、憎鲠切，较力虽多，课所效不及姚、宋远矣。终之胡雏乱华，身播边陲，非曰天运，亦人事有致而然。若知古等皆宰相选，使当天宝时，庸能有救哉！

卷第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五十二

张源裴

张嘉贞，字嘉贞，本范阳旧姓，高祖子吒，仕隋终河东郡丞，遂家蒲州，为猗氏人。以五经举，补平乡尉，坐事免。长安中，御史张循宪使河东，事有未决，病之，问吏曰：“若颇知有佳客乎？”吏以嘉贞对。循宪召见，咨以事。嘉贞条析理分，莫不洗然。循宪大惊，试命草奏，皆意所未及；它日，武后以为能，循宪对皆嘉贞所为，因请以官让。后曰：“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？”召嘉贞见内殿；以帘自鄣。嘉贞仪止秀伟，奏对侃侃，后异之。因请曰：“臣草茅之人，未睹朝廷仪，陛下过听，引对禁近。今天威咫尺，若隔云雾，恐君臣之道有未尽也。”后曰：“善。”诏上帘，引拜监察御史，擢循宪司勋郎中，酬其得人。

累迁兵部员外郎。时功状盈几，郎吏不能决，嘉贞为详处，不阅旬，廷无稽牒。进中书舍人。历梁秦二州都督、并州长史，政以严辨，吏下畏之。奏事京师，玄宗善其政，数慰劳。嘉贞自陈：“少孤，与弟嘉佑相恃以长，今为鄜州别驾，愿内徙，使少相近，冀尽力报，死无恨。”帝为徙嘉佑忻州刺史。

突厥九姓新内属，杂处太原北，嘉贞请置天兵军绥护其众，即以为天兵使。明年入朝，或告其反，按无状，帝令坐告者。嘉贞辞曰：“国之重兵利器皆在边，今告者一不当即罪之，臣

恐塞言路，且为未来之患。昔天子听政于上，黜赋，蒙诵，百工谏，庶人谤，今将坐之，则后无繇闻天下事。”遂得减死。天子以为忠，且许以相。嘉贞因曰：“昔马周起徒步，谒人主，血气方壮，太宗用之，能尽其才，甫五十而没。向使用少晚，则无及已。陛下不以臣不肖，必用之，要及其时，后衰无能为也。且百年寿孰为至者？臣常恐先朝露死沟壑，诚得效万一，无负陛下足矣！”帝曰：“第往，行召卿。”

及宋璟等罢，帝欲果用嘉贞，而忘其名。夜诏中书侍郎韦抗曰：“朕尝记其风操，而今为北方大将，张姓而复名，卿为我思之。”抗曰：“非张齐丘乎？今为朔方节度使。”帝即使作诏以为相。夜且半，因阅大臣表疏，举一则嘉贞所献，遂得其名，即以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迁中书令。居位三年，善傅奏，敏于裁遣。然强躁，论者恨其不裕。

帝数幸东都，洛阳主簿王钧者，为嘉贞缮第，会以赃闻，有诏杖之朝堂。嘉贞畏蔑染，促有司速毙以灭言。秘书监姜皎得罪，嘉贞希权幸意，请加诏杖，已而皎死。会广州都督裴旻先抵罪，帝问法如何，嘉贞复援皎比，张说曰：“不然，刑不上大夫，以近君也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向皎得罪，官三品，且有功，若罪应死，即杀，独不宜廷辱，以卒伍待也。况劝贵在八议乎？事往不可咎，旻先岂容复滥哉？”帝然之。嘉贞退，不悦曰：“言太切。”说曰：“宰相，时来则为，非可长保。若贵臣尽杖，正恐吾辈及之，渠不为天下士君子地乎？”

初，嘉贞在兵部，而说已为侍郎。及皆相，说位其下，议论无所让，故说不平。未几，嘉佑拜金吾将军，兄弟要近，人颇惮媚。帝幸太原，嘉佑以赃闻，说誅嘉贞素服待罪，不谒，遂出为幽州刺史，说代其处。嘉贞衔悔，谓人曰：“中书令幸二员，何相迫邪？”逾年，为户部尚书、益州长史，判都督事，

诏宴中书省，与宰相会。嘉贞衔说不已，于坐慢骂说，源乾曜、王璠共平解，乃得去。

明年，王守一死，坐与厚善，贬台州刺史。俄拜工部尚书，为定州刺史，知北平军事，封河东侯。及行，帝赋诗，诏百官祖道上东门。久之，以疾丐还东都，诏医驰驿护视。卒，年六十四，赠益州大都督，谥曰恭肃。

嘉贞性简疏，与人不疑，内旷如也，或时以此失。有嗜进者，汲引之，能以恩终始。所荐中书舍人苗延嗣、吕太一，考功员外郎员嘉静，殿中侍御史崔训，皆位清要，日与议政事。故当时语曰：“令君四俊，苗、吕、崔、员。”其始为中书舍人，崔湜轻之，后与议事，正出其上。湜惊曰：“此终其坐。

“后十年而为中书令。嘉贞虽贵，不立田园。有劝之者，答曰：“吾尝相国矣，未死，岂有饥寒忧？若以谴去，虽富田产，犹不能有也。近世士大夫务广田宅，为不肖子酒色费，我无是也。”

引万年主簿韩朝宗为御史，卒后十余岁，朝宗以京兆尹见帝曰：“陛下待宰相，进退皆以礼，身虽没，子孙咸在廷。张嘉贞晚一息宝符，独未官。”帝惘然，召拜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，赐名曰延赏。

延赏虽蚤孤，而博涉经史，通吏治，苗晋卿尤器许，以女妻之。肃宗在凤翔，擢监察御史，辟署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府。思礼守北都，表为副，入迁刑部郎中。始，元载被用，以晋卿力，故厚遇延赏，荐为给事中、御史中丞。

大历初，除河南尹、诸道营田副使。河、洛当兵冲，邑里墟榛，延赏政简约，轻徭赋，疏河渠，筑宫庙。数年，流庸归附，都阙完雄，有诏褒美。时罢河南、山南等副元帅，兵屯东都，诏延赏知留守，以兵属。居五年，治行第一，召还。

会李少良劾元载阴罪，载斥其狂，下御史台治讯，而延赏

适拜大夫，不满所私，出为淮南节度使。岁旱，民它迁，吏禁之。延赏曰：“食者，人恃以活。拘此而毙，不如适彼而生。苟存吾人，何限为？”乃具舟遣之，敕吏为修室庐，已逋债，而归者更增于旧。瓜步舟舫津凑，而遥系江南，延赏请度属扬州，自是行无稽壅。

会母丧免，服除，累拜荆南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建中中，西山兵马使张朏袭成都为乱，延赏奔鹿头戍。朏酣乱不设备，延赏谍知之，遣将叱干遂捕斩朏，复成都。自杨国忠讨南蛮，三蜀疲罄。及乘輿临狩，糜用百出。后更郭英鞬、崔宁、杨子琳乱，益矜僭，公私萧然。延赏事为之制，薄入谨出，府库遂实。德宗在奉天，贡献踵道。及次梁，倚剑蜀为根本。即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帝还，诏入秉政。初，吐蕃寇剑南，李晟总神策军戍之，及还，以成都倡自随，延赏遣吏夺取，故晟衔之；至是，镇凤翔，帝所倚重，表陈宿憾，帝不得已，罢延赏为尚书左仆射，然雅意决用之，以晟尝为韩滉识擢，命滉移书道意。及俱入朝，滉从容邀晟平憾，且使荐延赏于帝，于是复拜平章事。既而宴禁中，帝出瑞锦一端分系之，以示和解。晟因为子请婚，延赏不许。晟曰：“吾武夫虽有旧恶，杯酒间可解。儒者难犯，外睦而内含怒，今不许婚衅未忘也。”

先时，吐蕃尚结赞请和，晟奏戎狄无信，不可许。滉亦请调军食峙边，无听和。帝疑将帅邀功生事，议未决。会滉卒，延赏揣帝意，遂罢晟兵，奏以给事中郑云逵代之。帝曰：“晟有社稷功，俾自择代者。”乃用邢君牙，而拜晟太尉兼中书令，奉朝请。是夏，吐蕃背约，劫浑瑊，将校多没，如晟等策。故事，临轩册拜三公，中书令读册，侍中赞礼，或阙，则宰相摄事。晟当拜，而延赏薄其礼，用尚书崔汉衡、刘滋代摄。

时议遣刘玄佐复河、湟，延赏因建言：“今官繁费广，州县残困，宜并省其员，悉收禀料粮课输京师，赏战士。”帝许之。即诏：“上州留上佐、录事参军、司户、司兵、司士各一员，余参军留半；中州减司士；上县令、尉具；中县省尉；京兆、河南府司录、判官，赤县丞、簿、尉，各省半；余府准上州。”诏下，内外始怨。玄佐辞西讨，延赏更用李抱真。抱真怨延赏夺晟兵，不肯行。由是功臣解体。

是年，除吏千五百员，当省者千余。道路訾谤，浸淫闻于上。延赏惧，请诏州县：“或考先满、或摄掌遇停限而官见乏者，听在所择省员有干誉者权补，以才不以资。”而大臣马燧、白志贞、韦伦表言省官太甚，不可行。会延赏疾困，不能事，宰相李泌一切奏复。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太保，谥曰成肃。

延赏更四镇，所至民颂其爱。及当国，饰情复怨，不称所望，亦早不幸，未及有所建明。然帝待遇厚，称其奏议有宰相体，专属以吏事，而以军食委李泌，刑法委柳浑，时以为任职。

子弘靖。弘靖字元理，雅厚信直，以廕为河南参军。杜亚辟佐其府。亚疑牙将令狐运劫饷绢，弘靖直其枉，亚怒，斥出府。裴延龄为德阳公主治第，欲徙弘靖先朝，上疏自言，德宗异之，擢监察御史。累迁户部侍郎、陕州观察使，徙河中节度使。元和中，拜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吴少阳死，其子元济擅总留务，宪宗欲诛之。弘靖请先遣使者吊赠，待不恭，乃加兵，诏可。进中书侍郎，封高平县侯。

武元衡遇害，贼未得，王承宗邸廨卒张晏被告，诏付御史台劾验，有状。弘靖疑御史傅致晏罪，言之帝，不听，遂诛晏，并讨承宗。弘靖曰：“戎事并兴，鲜有济。不如悉力淮西，已平，乃治河朔。”议再迁，乃归政，以检校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为河东节度使。未及镇，诏伐承宗。弘靖自以谏不听，思

自效，乃大阅兵，请身讨贼。诏许出军，无亲往。既王师无功，帝忆曩言，下诏褒美。弘靖亦遣使间道喻承宗，承宗款附。召拜吏部尚书，徙节宣武。宣武承韩弘虐政，代以宽简，民便安之。

长庆初，刘总举所部内属，请弘靖为代，进检校司空，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卢龙节度使。始入幽州，老幼夹道观。河朔旧将与士卒均寒暑，无障盖安舆，弘靖素贵，肩舆而行，人骇异。俗谓禄山、思明为“二圣”，弘靖惩始乱，欲变其俗，乃发墓毁棺，众滋不悦。旬一决事，宾客将吏罕闻其言。委成于参佐韦雍、张宗厚，又不通大体，朘刻军赐，专以法报治之。官属轻佻酣肆，夜归，烛火满街，前后呵止，其诟责士皆曰“反虜”，尝曰：“天下无事，而辈挽两石弓，不如识一丁字。”军中以气自任，衔之。总之朝，诏以钱百万缗贖将士，弘靖取二十万市府杂费，有怨言。会雍欲鞭小将，蓟人未尝更笞辱，不伏，弘靖系之。是夕军乱，囚弘靖蓟门馆，掠其家货婢妾，执雍等杀之。判官张澈始就职，得不杀，与弘靖同被囚。会诏使至，澈谓弘靖曰：“公无负此土人，今天子使至，可因见众辨，幸得脱归。”即推门求出。众畏其谋，欲迁别馆。澈大骂曰：“汝何敢反！前日吴元济斩东市，李师道斩军中，同恶者，父母妻子肉饱狗鼠鸱鸦。”众怒，击杀之。数日，吏卒稍自悔，诣馆谢弘靖，愿革心事之。三请，不对。众曰：“公不赦我矣，军中可一日无帅乎？”遂取硃克融主留后。诏贬弘靖太子宾客。分司东都。再贬吉州刺史。明年，出幽州，改抚州刺史，稍迁太子少师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太子太保。

弘靖少有令问，杜鸿渐、杜佑皆器许。历台阁显级，人以为有辅相才。及居位，简默自处，无所规拂。幽蓟初效顺，不能因俗制变，故范阳复乱。家聚书画，侔秘府。先第在东都思顺里，盛丽甲当时，历五世无所增葺，时号“三相张家”云。

子：文规、次宗。

裴度秉政，引文规为右补阙。度出襄阳，贬温令，度奏置幕府。累转吏部员外郎。右丞韦温劾文规父昔被囚，逗留不赴难，不宜任省署。出为安州刺史，终桂管观察使。子彦远，博学有文辞，乾符中至大理卿。

次宗，开成初为起居舍人。文宗始诏左右史立螭头下记宰相奏对，既退，帝召见审正是非。故开成时事为最详。以称职，兼集贤院直学士。文规左迁，改国子博士、史馆修撰。李德裕再当国，引为考功员外郎，知制诰。出澧、明二州刺史，卒。

孙茂枢，字休府，及进士第。天祐中，累迁祠部郎中，知制诰。坐柳璨事，贬博昌尉。

嘉祐，嘉贞弟，有干略。方嘉贞为相时，任右金吾卫将军，昆弟每上朝，轩盖导盈闾巷。时号所居坊曰“鸣珂里”。后贬浦阳府折冲。开元末，为相州刺史。旧刺史多死官，众疑畏。嘉祐以周总管尉迟迥死国难，忠臣也，立祠房解袂众心。三岁，入为左金吾将军。后吴克为刺史，又加神冕服，遂无患。

源乾曜，相州临漳人。祖师民，隋刑部侍郎。父直心，高宗时太常伯，流死岭南。乾曜第进士。神龙中，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东，奏课最，频迁谏议大夫。景云后，公卿百官上巳、九日废射礼，乾曜以为：“圣王教天下必制礼以正人情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古之择士，先观射礼，非取一时乐也。夫射者，别邪正，观德行，中祭祀，辟寇戎，古先哲王莫不递袭。比年以来，射礼不讲，所司非费，而旧典为亏。臣愚谓所计者财，所亏者礼，故孔子不爱羊而存礼也。大射谓春秋不可废。”

开元初，邠王府吏犯法，玄宗敕左右为王求才长史，太常卿姜皎荐乾曜，自梁州都督召见，神气爽澈，占对有序，帝悦

之，擢少府少监，兼邠王府长史。累进尚书左丞。四年，拜黄门侍郎、同紫微黄门平章事。逾月，与姚崇俱罢。

会帝东幸，以京兆尹留守京师。治尚宽简，人安之。居三年，政如始至。仗内白鹰因纵失之，诏京兆督捕，获于野，絷榛死。吏惧得罪，乾曜曰：“上仁明，不以畜玩置罪，苟其获戾，尹专之。”遂入自劾失旨。帝一不问，众伏其知体而善引咎。

八年，复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进位侍中。建言：“大臣子并求京职，俊駟率任外官，非平施之道。臣三息俱任京师，请出二息补外，以示自近始。”诏可。乃以子河南参军弼为绛州司功，太祝洁为郑尉。诏曰：“乾曜身率庶寮以让，既请外其子，又复下迁。《传》不云乎：‘范宣子让，其下皆让。’‘晋国之人，于是大和’，道之或行，仁岂远哉。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，分任于外。”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补。

帝尝自较其考，与张说偕赐。时议者言：“国执政所以同休戚，不崇异无以责功。”帝乃诏中书、门下共食实户三百，堂封自此始。

东封还，为尚书左丞相，兼侍中。久之，罢侍中，迁太子少师。避祖名，更授少傅，安阳郡公。帝幸东都，以老疾不任陪扈。卒，赠幽州大都督。

乾曜性谨重，其始仕已四十余，历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。为相十年，与张嘉贞、张说、李元纁、杜暹同秉政，居中未尝廷议可否事，晚节唯唯联署，务为宽平惇大，故鲜咎悔。姜皎为嘉贞所排，虽得罪，讫不申救，君子讥焉。

族孙光裕，亦有名，居官号清愿，抚诸弟友义。为中书舍人，与杨滔、刘令植同删著《开元新格》。历尚书左丞，会选诸司长官为刺史，光裕任郑州，为世良吏。卒官。

子洧，以雍睦保家，士友推之。天宝中，为给事中、襄州刺史。安禄山犯河、洛、为江陵大都督长史以御贼，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懿。

裴耀卿，字焕之，宁州刺史守真次子也。数岁能属文，擢童子举，稍迁秘书省正字、相王府典签，与掾丘悦、文学韦利器更直，备顾问，府中号“学直”。王即帝位，授国子主簿，累迁长安令。旧有配户和市法，人厌苦，耀卿一切责豪门坐贾，豫给以直，绝徼欺之敝。及去，人思之。

为济州刺史，济当走集，地广而户寡。会天子东巡，耀卿置三梁十驿，科敛均省，为东州知顿最。封禅还，次宋州，宴从官，帝欢甚，谓张说曰：“前日出使巡天下，观风俗，察吏善恶，不得实。今朕有事岱宗，而怀州刺史王丘饩牵外无它献，我知其不市恩也；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帐，不施锦绣，示我以俭，此可以观政也；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，至曰‘人或重扰，则不足以告成’，朕置书座右以自戒，此其爱人也。”

俄徙宣州。前此大水，河防坏，诸州不敢擅兴役。耀卿曰：“非至公也。”乃躬护作役，未讫，有诏徙官。耀卿惧功不成，弗即宣，而抚巡饬厉愈急。堤成，发诏而去。济人为立碑颂德。历冀州，入拜户部侍郎。

开元二十年，副信安王祚讨契丹，又持帛二十万赐立功奚官，耀卿曰：“帛涉寇境，不可以不备。”乃令先与期，而分道赐之，一日毕。突厥、室韦果邀险来袭，耀卿已还。

迁京兆尹。明年秋，雨害稼，京师饥。帝将幸东都，召问所以救人者。耀卿曰：“陛下既东巡，百司毕从，则太仓、三辅可遣重臣分道赈给，自东都益广漕运，以实关辅，关辅既实，则乘舆西还，事蔑不济。且国家大本在京师，但秦地狭，水旱易匮。往贞观、永徽时，禄禀者少，岁漕粟二十万略足；今用

度浸广，运数倍且不支，故数东幸，以就敖粟。为国大计，臣愿广陕运道，使京师常有三年食，虽水旱不足忧。今天下输丁约四百万，使丁出百钱为陕、洛运费，又益半为营窖用，分纳司农，河南、陕州。又令租米悉输东都。从都至陕，河益湍沮，若广漕路，变陆为水，所支尚赢万计。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，吴工不便河漕，处处停留，易生隐盗。请置仓河口，以纳东租，然后官自顾载，分入河、洛。度三门东西各筑敖仓，自东至者，东仓受之；三门迫险，则旁河凿山，以开车道，运十数里，西仓受之。度宜徐运抵太原仓，趋河入渭，更无留阻，可减费钜万。”天子然其计，拜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转运使。

于是置河阴、集津、三门仓，引天下租繇盟津溯河而西。三年积七百万石，省运费三十万缗。或曰：“以此缗纳于上，足以明功。”答曰：“是谓以国财求宠，其可乎？”敕吏为和市费。迁侍中。

二十四年，以尚书左丞相罢，封赵城侯。夷州刺史杨浚以赃抵死，有诏杖六十，流古州。耀卿上言：“刺史、县令异诸吏，为人父母，风化所瞻。令使裸躬受笞，事太逼辱。法至死，则天下共之。然一朝下吏，屈挫牵顿，民且哀怜，是忘免死之恩，而有伤心之痛，恐非崇守长、劝风俗意。又杂犯抵死无杖刑，必三覆后决，今非时不覆，或夭其命，非所以宽宥之也。凡大暑决囚多死，秋冬乃有全者。请今贷死决杖，会盛夏生长时并停，则有再生之实。”

是时，特进盖嘉运破突骑施还，诏为河西、陇右节度使，因令经略吐蕃。嘉运以新立功，日酣邀未赴屯。耀卿言于帝曰：“嘉运精劲勇烈诚有余，然臣见其夸言骄色，窃忧之，恐不足与立事。今盛秋防边，日月已薄，当与军中士卒相见。若不素

讲，虽决在一时，恐非制胜万全之义。且兵未及训，不能知法；士未怀惠，不可共心。使幸而有楞，非师出以律之善。又万人之命倚于将，示不得已，故凿凶门而出。今酣呶朝夕，胖肆自安，非爱人忧国者，不可不察。苟不易帅，宜严诏申约，以督其行。”帝乃促嘉运诣部，卒无功还。

天宝初，进尚书左仆射，俄改右仆射，而李林甫代之。上日，林甫到本省，具朝服剑佩，博士导，郎官唱案。礼毕，就耀卿听事，乃常服，以赞者主事导唱。林甫惊曰：“班爵与公同，而礼数异，何也？”耀卿曰：“比苦眩，不堪重衣。又郎、博士纷泊，非病士所宜。”林甫默然惭。居一岁，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曰文献。子综，吏部郎中。综子佶。

佶字弘正，幼能文。第进士，补校书郎，判等高，授蓝田尉。德宗诏发畿县民城奉天，严郢为京兆，政刻急，本曹尉韦重规妻乳且疾，不敢免。佶请代役，要如程，当时称其义。

帝幸梁，佶奔见行在，授补阙。李怀光以河中叛，佶建议请讨，帝深器之。诏用卢杞为饶州刺史，与谏官执不可。历迁谏议大夫。黔中观察使。韦士文为夷獠所逐，诏佶代之，部夷安服。

历同州刺史、中书舍人，迁尚书右丞。时李巽以兵部尚书领盐铁，将迁使局就本曹，经构已半，会佶至，以为不可。巽虽怙恩而强，犹撤之，时重其有守。改吏部侍郎，以疾为国子祭酒、工部尚书。卒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贞。

佶清劲明锐，所与友皆第一流，郑余庆尤厚善。既歿，余庆为行服，士林美之。

赞曰：开元之盛，所置辅佐，皆得贤才，不者若张、源等，犹倦事职，其建明有足称道。朝多君子，信太平基欤！张氏三世宰相，然器有所穷，嘉贞穷于俗，延赏穷于伎，弘靖穷于权，惜哉！

卷第一百一十九 列传第五十三

苏尹毕李郑王许潘倪席齐

苏珣，雍州蓝田人。中明经第，调鄆尉。时李义琰为雍州长史，鄆多讼，日至长史府，恟裁决明办，自是无诉者。义琰异之，顾听事曰：“此公坐也，恨吾齿晚，不及见。”

垂拱初，为监察御史。武后杀韩、鲁诸王，付珣密牒按讯，珣推之无状。或言珣助韩、鲁者，后诘之，挺议无所挠，后不悦曰：“卿，大雅士，此狱不足诿卿。”即诏监军河西。五迁右司郎中。御史王弘义附来俊臣为酷，世畏疾，莫敢触其锋。会督伐材于虢，笞督过程，人多死，珣按奏，弘义坐免。迁给事中，进左肃政台御史大夫。后营大像白司马坂，糜用亿计，珣上疏切谏，见纳。

中宗将斩韦月将，珣执据时令不可以大戮，忤三思意，改右台，俄出为岐州刺史。复为右台大夫。会节愍太子败，诏株索支党。时睿宗居籓，为狱辞牵逮，珣密启保辩，亦会宰相开陈，帝感悟，多所含贷。擢户部尚书，封河内郡公。以检校太子詹事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一，赠兖州都督，谥曰文。

子晋，数岁知为文，作《八卦论》，吏部侍郎房颖叔、秘书少监王绍宗叹曰：“后来之王粲也。举进士及大礼科，皆上第。先天中，为中书舍人。玄宗监国，所下制命，多晋及贾曾稿。屡献谏言，天子嘉允。出为泗州刺史，以珣老，请解职奉养。

珣卒，历户部侍郎，袭爵，迁吏部。时宋璟兼尚书事，晋与齐浣更典二都选，既糊名校判，而晋独事赏拔，当时誉之。及裴光庭知尚书，有过官被却者，就籍以硃点头而已。晋因榜选院曰“门下点头者更拟”，光庭以为侮己，出晋汝州刺史。迁魏州，终太子左庶子。

始，晋与洛人张循之、仲之兄弟善，而二人以学显。循之上书忤武后，见杀。仲之神龙中谋去武三思，为宋之慈等所发，死，晋厚抚其子渐，为营婚宦。晋卒，渐丧之若诸父云。

尹思贞，京兆长安人。弱冠以明经第，调隆州参军事。属邑豪蒲氏骜肆不法，州檄思贞按之，撻其奸赃万计，卒论死，部人称庆，刻石叹颂。迁明堂令，以善政闻。擢殿中少监，检校洛州刺史。会契丹孙万荣乱，朔方震惊，思贞循抚境内，独无扰。武后玺书褒慰。

长安中，迁秋官侍郎，忤张昌宗意，出为定州刺史。召授司府少卿。时卿侯知一亦厉威严，吏为语曰：“不畏侯卿杖，祇畏尹卿笔。”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其家坎地，获古戟十二，俄而门树戟，时人异焉。

神龙初，擢大理卿。雍人韦月将告武三思大逆，中宗命斩之，思贞以方发生月，固奏不可，乃决杖，流岭南。三思讽所司加法杀之，复固争，御中大夫李承嘉助三思，而以他事劾思贞，不得谒。思贞谓承嘉曰：“公为天子执法，乃擅威福，慢宪度，谀附奸臣图不轨，今将除忠良以自恣邪？”承嘉惭怒，劾思贞，为青州刺史。或问曰：“公敏行，何与承嘉辩？”答曰：“石非能言者，而或有言。承嘉恃权而侮吾，义不辱，亦不知言何从而至。”治州有绩，蚕至岁四熟，黜陟使路敬潜至部，叹曰：“是非善政致祥乎！”表言之。

睿宗立，召授将作大匠，封天水郡公。仆射窦怀贞护作金

仙、玉真观，广调夫匠，思贞数有损节。怀贞让之，答曰：“公，辅臣也，不能宣赞王化，而土木是兴，以媚上害下，又听小人谮以廷辱士，今不可事公矣。”乃拂衣去，阖门待罪。帝知之，特诏令视事。怀贞诛，拜御史大夫，累迁工部尚书。请致仕，许之。开元四年卒，年七十七，赠黄门监，谥曰简。思贞前后为刺史十三郡，其政皆以清最闻。

毕构，字隆择，河南偃师人。六岁能为文。及冠，擢进士第，补金水尉，迁九陇主簿。居亲丧，毁棘甚，已除，犹屏处丘园。武后召为左拾遗。神龙初，迁中书舍人。敬晖等表诸武不宜为王，构当读表，抗声析句，左右皆晓知。三思疾之，出为润州刺史，政有惠爱。徙卫、同、陕三州，迁益州府长史。

景龙末，召为左御史大夫。会平诸韦，治其党，衣冠多坐，构详比重轻，皆得其情。时李杰为河南尹，与构皆一时选，世谓“毕李”。封魏县男。复为益州长史，按察剑南，振弊柅私，号为清严。睿宗嘉构脩置独行，有古人风，其治术又为诸使最，乃赐玺书、袍带。再迁吏部尚书，并遥领益州长史，徙广州都督。

玄宗立，授河南尹，进户部尚书。久之，移疾，帝手疏医方赐之。当时以户部为凶官，遽改太子詹事，冀其愈。会卒，赠黄门监，谥曰景。

始，构丧继母，而二妹襁褓，身鞠养至成人。妹为构服三年。弟栩，以太府主簿留司东都，闻疾驰归，哀毁如大丧，虽变服未尝笑，天下称其友悌。终荆州司马。

构子炕，天宝末为广平太守，拒安禄山，城陷，覆其家。赠户部尚书。炕生垆，始四岁，与弟增以细弱得不杀，为赏口。河北平，宗人宏以财赎出之。后举明经，为临涣尉。徐州节度使张建封高炕节，闻垆笃行，表署幕府，摄符离令。后调王屋尉，以谨廉闻。喜宾客，家未尝以有无计。及歿，无货以治丧云。

李杰，本名务光，相州釜阳人。后魏并州刺史宝之裔孙。少以孝友著。擢明经第，解褐齐州参军事，迁累天官员外郎。为吏详敏，有治誉。以采访使行山南，时户口逋荡，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，杰为设科条区处，检防亡匿，复业者十七八。神龙中，为河东巡察黜陟使，课最诸道。先天中，进陕州刺史、水陆发运使。置使自杰始。改河南尹。

杰既精听断，虽行坐食饮，省治不少废，繇是府无淹事，人吏爱之。寡妇有告其子不孝者，杰物色非是，谓妇曰：“子法当死，无悔乎？”答曰：“子无状，宁其悔！”乃命市棺还斂之，使人迹妇出，与一道士语，顷持棺至，杰令捕道士按问，乃与妇私不得逞。杰杀道士，内于棺。河、汴之交旧有梁公埭，废不治，南方漕弗通，杰调汴、郑丁男复作之，不费而利。

入代宋璟为御史大夫。尚衣奉御长孙昕素恶杰，遇于道，内恃玄宗娅婿，与所亲杨仙玉共殴辱之。杰诉曰：“败发肤，痛在身；辱衣冠，耻在国。”帝怒，诏斩昕等朝堂。左散骑常侍马怀素建言：“阳和月，不可以殊死。”乃敕杖杀之，谢百官，降书慰杰。

以护作桥陵，封武威县子。初，杰引侍御史王旭为护陵判官，旭贪赃，杰将绳之，未及发，反为所构，出衢州刺史。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复为御史劾免。开元六年卒，帝悼之，特赠户部尚书。

郑惟忠，宋州宋城人。第进士，补井陘尉。天授中，以制举召见廷中，武后问举者，何所事为忠，对皆不合旨。惟忠曰：“外扬君之美，内正君之恶。”后曰：“善。”擢左司御胄曹参军事，迁水部员外郎。后还长安，复以待制召。后曰：“非尝于东都对忠臣者乎？朕今不忘。”迁凤阁舍人。

中宗立，擢黄门侍郎。时议禁岭南酋户不得畜兵，惟忠曰：

“善为政者因其俗。且吴人所谓家鹤膝、户犀渠，此民风也，禁之得无扰乎？”遂止。进大理卿。节愍太子败，守卫诘误皆流，已决，诸韦党请悉诛之，帝欲改推。惟忠奏：“大狱始判，复改讯，恐反侧者不自安，且失信天下。”有诏百司参议，卒论如前，所全贷为多。俄授御史大夫，持节赈给河北道，且许黜陟守宰。还奏称旨，封荥阳县男，迁太子宾客。卒，赠太子少保。

王志愔，博州聊城人。擢进士第。中宗神龙中，为左台侍御史，以刚鸷为治，所居人吏畏讦，呼为“卓雕”。迁大理正，尝奏言：“法令者，人之堤防，不立则无所制。今大理多不奉法，以纵罪为仁，持文为苛，臣执刑典，恐且得谤。”遂上所著《应正论》以见志，因规帝失。大抵以《易萃》之六二曰“引吉无咎”，谓处萃之时，己独居正，异操而聚，独正者危，未能以远害。惟九五应之，乃履正迎吉，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托，期于上应之，不括囊以守禄也。又言：“刑赏二柄，惟人主操之。故曰：‘以力役法者，百姓也；以死守法者，有司也；以道变法者，君上也。’魏游肇为廷尉，帝私敕肇有所降恕，肇执不从，曰：‘陛下自能恕之，岂可令臣曲笔也。’”又言：“为国当以严致平，非以宽致平。严者，非凝网重罚，在人不易犯而防难越也。故舍衔策于奔，是，则王良不能御驛；停药石于肤腠，则俞附不能攻疾。”又言：“汉武帝甥昭平君杀人，以公主子，廷尉上请，帝垂涕曰：‘法令者，先帝之所造也，用亲故诬先帝法，吾何面目入高庙乎？’卒可其奏。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，以奢纵免官。杨素曰：‘王，陛下爱子，请赦之。’帝曰：‘法不可违，若如公意，我乃五儿之父，非兆人之父，何不别制天子子律乎？’故天子操法有不变之义。”凡数千言，帝嘉之。

景云初，以左御史中丞迁大理少卿。时诏用汉故事，设刺史监郡，于天下剧州置都督，选素威重者授之。遂拜志愔齐州都督，事中格，复授齐州刺史、河南道按察使。徙汴州，封北海县男。太极元年，兼御史中丞内供奉，实封百户。出为魏州刺史，改扬州长史。所至破碎奸猾，令行禁信，境内肃然。

开元九年，帝幸东都，诏留守京师。京兆人权梁山妄称襄王子，与左右屯营官谋反，自称光帝，夜犯长乐门，入宫城，将杀志愔，志愔逾垣走，而屯营兵悔，更斩梁山等自归，志愔惭悸卒。

许景先，常州义兴人。曾祖绪，武德时以佐命功，历左散骑常侍，封真定公，遂家洛阳。景先由进士第释褐夏阳尉。神龙初，东都造服慈阁，景先献赋，李迥秀见其文，畏叹曰：“是宜付太史！”擢左拾遗，以论事切直，外补滑州司士参军。举手笔俊拔、茂才异等连中，进扬州兵曹参军。还为左补阙。宋璟、苏頌择殿中侍御史，久不补，以授景先，时议金愜。抨按不避近强。与齐浣、王丘、韩休、张九龄更知制诰，以雅厚称。张说曰：“许舍人之文，虽乏峻峰激流，然词旨丰美，得中和之气。”

开元十年，伊、汝溢，坏庐舍甚众，景先见侍中源乾曜曰：“灾眚所降，王者宜修德应之，因遣大臣存问失职，罪己引咎，以答天谴。公在元弼，庸可默乎？”乾曜悟，遽白玄宗，遣陆象先持节赈贍。

十三年，帝自择刺史，景先由吏部侍郎为刺史治虢州，大理卿源光裕郑州，兵部侍郎寇泚宋州，礼部侍郎郑温琦邠州，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，鸿胪少卿崔志廉襄州，卫尉少卿李升期邢州，太仆少卿郑放定州，国子司业蒋挺湖州，左卫将军裴观沧州，卫率崔诚遂州，凡十一人。治行，诏宰相、诸王、御史

以上祖道洛滨，盛具，奏太常乐，帛舫水嬉，命高力士赐诗，帝亲书，且给笔纸令自赋，赉绢三千遣之。后徙岐州，入为吏部侍郎，卒。

潘好礼，贝州宗城人。第明经，累迁上蔡令，治在最，擢监察御史。坐小累，下除芮城令，拜侍御史，徙岐王府司马。居后母丧，诏夺服，固辞不出。开元初，为邠王府长史。王为滑州刺史，好礼兼府司马、知州事。王御下不能肃，有诏好礼检督王家，至过失皆上闻。王每游观，好礼必谏谕禁切。农月，王出猎，家奴罗{讠列}，好礼遮道谏，王初不许，乃卧马下呼曰：“今农在田，王何得非时暴禾稼，以损下人？要先践杀司马，然后听所为！”王惭，为还。

迁豫州刺史。勤力于治，清廉无所私，然喜察细事，下厌其苛。子请举明经，好礼曰：“经不明，不可妄进。”乃自试之，不能通，怒笞之，械而徇于门。复以公累，徙温州别驾，卒。

好礼博学，能论议，节行修整，一意无所倾附。未尝自列阶勋，居室服用粗苟至终身，世谓近名。

倪若水，字子泉，恒州藁城人。擢进士第，累迁右台监察御史。黜陟剑南道，绳举严允，课第一。开元初，为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，出为汴州刺史，政清净。增修孔子庙，兴州县学庐，劝生徒，身为教诲，风化兴行。

玄宗遣中人捕鬻鹞、溪沴南方，若水上言：“农方田，妇方蚕，以此时捕奇禽怪羽为园御之玩，自江、岭而南，达京师，水舟陆赍，所饲鱼虫、稻粱，道路之言，不以贱人贵鸟望陛下邪？”帝手诏褒答，悉放所玩，谪使人过取罪，而赐若水帛四十段。

时天下久平，朝廷尊荣，人皆重内任，虽自冗官擢方面，

皆自谓下迁。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，过州，若水饒于郊，顾左右曰：“班公是行若登仙，吾恨不得为驹仆。”未几，入为户部侍郎，复拜右丞，卒。

席豫，字建侯，襄州襄阳人。后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孙，后徙河南。长安中，举学兼流略、词擅文场科，擢上第，时年十六，以父丧罢。复举手笔俊拔科，中之。补襄邑尉，奏事阙下，会节愍太子难，安乐公主请为皇太女，豫曰：“昔梅福上书讥后族，彼何人哉！”乃上疏请立皇太子，语深切，人为寒惧。太平公主闻其名，将表为谏官，豫耻污谗谒，遁去。俄举贤良方正异等，为阳翟尉。

开元初，观察使荐豫贤，迁监察御史，出为乐寿令。前令以亲丧解，而豫母病，诉诸朝，改怀州司仓参军。复举超拔群类科。会母丧去。服除，授大理丞，迁考功员外郎，进继清明。为中书舍人，与韩休、许景先、徐安贞、孙逖名相甲乙。出郑州刺史。韩休辅政，举代己，入拜吏部侍郎。玄宗曰：“卿前日考功职详事允，故有今授。”豫典选六年，拔寒远士多至台阁，当时推知人，号席公云。天宝六载，进礼部尚书，累封襄阳县子。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、江东、淮南、河北。南方俗死不葬，暴骨中野，豫教以埋敛，明列科防，俗为之改。

豫清直亡欲，当官不为势权所撼。性谨畏，与子弟、属吏书，不作草字。或曰：“此细事耳，何留虑？”答曰：“细不谨，况大事邪？”及疾笃，遗令：“三日敛，敛已即葬，勿久留以黷公私；货不足，可卖居宅以终事。”卒，年六十九，赠江陵大都督，谥曰文。

帝尝登朝元阁赋诗，群臣属和，帝以豫诗最工，诏曰：“诗人之冠冕也。”

弟晋，亦以文名当时。

齐澣，字洗心，定州义丰人。少开敏，年十四，见特进李峤，峤称有王佐才。

中宗在庐陵，澣上言请抑诸武，迎太子东宫，不报。及太子还，武后召澣宴同明殿，谕曰：“朕母子如初，卿豫有力焉，方不次待尔。”澣辞母老不忍远离，赏而罢。圣历初，及进士第，以拔萃调蒲州司法参军。有父子连坐论死者，澣曰：“条落则本枯，奈何俱死？”议贷其父，太守不听，固争，卒原。景云初，姚崇取为监察御史。凡劾奏，常先风教，号善职。睿宗将祠太庙，刑部尚书裴谈摄太尉，先告。澣奏：“孝享摄事，稽首而拜，恭明神也，而谈慢媿不恭。”并劾谈“神昏形滓，挟邪以罔上。神龙时，事武三思，陷敬暉，没其家以获进。妻外淫，男女不得姓氏。夫告神慢，事主不忠，家不治，有是三罪，不可不置之法。”谈由是下除汾州刺史。

开元初，姚崇复相，用为给事中、中书舍人。论驳及诰诏皆援准古谊，朝廷大政必咨之，时号“解事舍人”。数讽崇年老宜避位。时宋璟在广州，因劝崇举自代，崇用其谋。璟为相，它日问曰：“吾不敢冀房、杜，比尔日诸公云何？”澣曰：“不如。”璟请故，答曰：“前时近郊户三百以为困，今不百户，是以知之。”马怀素等绪次四库书，表澣为副，改秘书少监。

出为汴州刺史，地当舟车凑集，事浩繁，前刺史数不称职，唯倪若水与澣以清毅闻，吏民颂美。玄宗封太山，历汴、宋、许，车骑数万，王公妃主四夷君长马、橐驼亦数万，所顿弥数十里。澣列长棚，帘幕联亘，上食凡千舆，纳筦钥，身进膳，帝以为知礼，喜甚，为留三日，赐帛二千匹。澣以淮至徐城险急，凿渠十八里，入青水，人便其漕。

中书令张说择丞辖，以王丘为左，澣为右。李元纁、杜暹当国，表宋璟为吏部尚书，澣及苏晋为侍郎，世谓台选。尝奏

事，帝指政事堂曰：“非卿尚谁居者。”

是时，开府王毛仲宠甚，与龙武将军葛福顺相婚嫁，毛仲请奏无不从。澣乘间曰：“福顺典兵马，与毛仲为婚家，小人宠极则奸生，不预图，且有后患。高力士小心谨畏，加宦人可备禁中驱使，腹心所委，何必毛仲哉？”又言：“君不密失臣，臣不密失身，惟陛下密此言。”帝嘉纳，且劳曰：“卿第出，我徐计其宜。”会大理丞麻察坐事，出为兴州别驾，澣往饯，因道谏语。察素奸佞，遽言状。帝怒，召澣入殿中曰：“卿向疑朕不密，而反告察，谓何？且察轻躁无行，常游太平门者，讫不知邪？”澣免冠顿首谢，贬高州良德丞，察再贬皇化尉，其党齐敷、郭稟皆流放。

久之，澣徙索卢丞、郴州长史、濠常二州刺史。迁润州，州北距瓜步沙尾，纡汇六十里，舟多败溺。澣徙漕路繇京口埭，治伊娄渠以达扬子，岁无覆舟，减运钱数十万。又立伊娄埭，官征其入；招还流人五百户，置明州以安辑之。复徙汴州。

澣中失势，益怅恨，素操浸衰。更倚力士助，得为两道采访使，兴利以中天子意，衰货财遗谢贵幸。纳刘戒女为妾，不答其妻。李林甫恶其行，欲挤而废之。会其幕府坐赃，事连澣，诏矜澣老，放归田里。天宝初，召为太子少詹事，留司东都。严挺之亦为林甫所废，与澣家居，杖屦经过不缺日，林甫畏之，乃用澣为平阳太守，离其谋。更以黄老清静为治，卒，年七十二。肃宗时，录林甫所陷者，皆褒洗，故澣赠礼部尚书。

澣尝称陈希烈、宋遥、苗晋卿、韦述之才，后皆大显。

麻察者，河东人，由明经第五迁殿中侍御史。魏元忠子升死节愍太子难，而元忠系大理，升妻郑父远，尝纳钱五百万，以女易官。武后重元忠旧臣，欲荣其姻对，授远河内令，子洛州参军。元忠下狱，遣人绝婚，许之。明日，嫁其女。察劾远

败风教，请锢终身，远遂废。当时谓察为公，而终以儉险斥云。

澣孙抗。抗字遐举，少值天宝乱，奉母夫人隐会稽。寿州刺史张镒辟署幕府。抗吏事闲敏，有文雅，从镒镇江西。及以宰相领凤翔，奏署监察御史。李楚琳乱，奔奉天，授侍御史，迁户部员外郎。萧复引为江淮宣慰判官。德宗自梁、洋还，财用大屈，盐铁使元琇荐抗材，改仓部郎中，斡盐利。俄为水陆运副使，护漕江淮，给京师。历谏议大夫，坐小累，为处州刺史。历苏州，徙潭州观察使，召为给事中，迁河南尹，进太常卿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抗无远谋大略，虽用心至精，未乃滋彰苛刻。以病乞身，罢为太子宾客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成。

初，吏部岁考书言，以它官第上下，中书、门下遣官覆实，以为常。抗以尚书、侍郎皆大臣选，今更覆核，非任人勿疑之道。礼部侍郎试贡士，其姻旧悉试考功，谓之“别头”，皆奏罢之。又省州别驾、田曹司田官、判司双曹者，减中书吏员。此其稍近治者云。